

# 本報特別啟事

本報第一冊因急於出版故封面用珂羅版製成自第二期起准用五彩石印美人封面給翠既精印刷尤工刻方落石先此佈聞

# 本報徵文條例

- 一 本報各門皆極歡迎投稿能趨實事尤所拜嘉
- 二 酬品分兩種(甲)現洋(乙)書券
- 三 甲種分三等(一)三元(二)二元(三)一元
- 四 零星稿件酌贈乙種酬品
- 五 來稿務祈繕寫清楚并乞將姓名住址開示無論受酬不受酬均請於稿尾註明
- 六 如係譯稿請將原著一併擲下
- 七 來稿不合者恕不退還惟長篇小說或他種裝訂成冊者不在此例
- 八 酬品於刊出後領取
- 九 如已售版權於本報再投入他報或他雜誌等處者倍罰
- 十 文苑各稿例不奉酬俟選入後酌贈本報
- 十一 如有將家藏古畫及各地風景寫真等片惠寄者本報尤為歡迎俟出版後酌贈本報原件概不退還古畫不在此例

# 本報定報條例

- |   |    |       |
|---|----|-------|
| 冊 | 數  | 一冊    |
| 定 | 價  | 四角    |
| 郵 | 本國 | 五分    |
| 費 | 日本 | 一角六分  |
|   | 外國 | 一角五分九 |
- 一 本報另備定報單定報者將定單填明交清報費郵費本局當按期寄上如不交郵費每期出版時可持定單來取
  - 二 本報為答歡迎者之盛意特畫家鄭曼陀先生繪「雙美花」一雙美紅窗絮五冊書精製水彩石印二尺半闊一尺半凡定全年者贈二種定半年者贈一種
  - 三 零買本報每期附贈彩券一張積此券至十張亦可領彩畫一種惟十張須積十期彩券不得重複定報者照例贈彩券外不贈彩券本外埠一律零買者可向代售處取券本畫約陰歷三月底出版四郵票代洋以九五折計算二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 五 本報另備定報單定報者將定單填明交清報費郵費本局當按期寄上如不交郵費每期出版時可持定單來取

發刊詞一

鬱東璧圖書之府。別戶分門。森西園翰墨之林。同條共貫。是以細流不擇。遂成滄海之深。拾級而登。如攬泰山之大。故巨浸無嫌。蠡測高峯。不阻鵬搏。井底鳴蛙。仍分兩部。管中窺豹。亦見一斑。取義蝨肝。寓言蚊睫。舟輕一芥。鉢散千花。酒國壺天。畫家袖海。翳虞初九。百卽爲小。說之濫觴。招知己兩三。且輯新聞之雜誌。昭明再見。操選政於蕭樓。侯相重逢。萃籤題於鄴架。此同人所以有小說新報之刊也。千仞振衣。萬流仰鏡。語小莫能破道。在中庸作新。良有由誥。傳大學魯多君子。采采泮芹。衛有碩人。猗猗葦竹。南州見雪。頓教俗目都驚。東野爲雲。自必同心。可卜徵文。考獻蘭臭。一堂訂墜。拾遺樺連。千里望龍門。而雲蔚結綠。增光過燕市。而風蕭金黃。生色狙見。由基而懼馬。逢伯樂而鳴翼。北羣空汝南。譽噪品評。月旦弘獎。風流案有玉而皆青。籠無紗而不碧。務陳言之盡。去啓雅化於將來。雖小弗遺。雲紈碎錦。惟新是尙。和璧隋珠。博訪繁徵。檢稿則弛如束筍。旁搜遠紹。採文則譬若積薪。皮裏春秋。斷爛原非朝報。眼前景運。文明况復日新。吾意同人於此。鼓吹休明。鍼砭薄俗。搜街談巷議。不廢說鈴存里。諺衢謠亦資。話柄勸善於焉。懲惡砭愚。因以訂頑。果世宙之大同。豈化神之小補。有文有本。立德立言。煥草昧於經綸。登芸生於衽席。星雲糾縵。新民國之典章。日月升恆。新中華。

之。氣。象。此。又。小。說。新。報。之。所。以。爲。新。也。顧。名。思。義。訓。俗。型。方。木。鐸。和。聲。薰。琴。解。慍。蕉。彈。紙。界。  
 潑。墨。綠。天。花。簇。管。城。盟。香。紅。露。竊。比。小。言。之。賦。宜。開。新。學。之。宗。起。八。代。之。衰。文。爭。吏。部。爲。萬。  
 人。之。敵。才。附。謫。仙。摘。豔。薰。香。尺。牘。則。陳。遵。郤。步。蜚。英。騰。茂。寸。牋。則。揚。子。美。新。論。詩。壓。元。白。名。  
 讀。畫。有。丹。青。引。凌。漢。魏。轢。齊。梁。軒。王。楊。軒。盧。駱。一。編。在。手。萬。類。傾。心。采。及。菲。葑。弱。植。培。深。蘊。  
 沒。俯。慚。樛。櫟。散。材。難。受。雕。刊。眼。霧。五。花。自。封。其。見。耳。雷。兩。豆。少。有。所。聞。詹。詹。奚。與。炎。炎。泄。泄。  
 猶。之。杳。杳。今。日。者。羨。杜。庫。而。多。文。爲。富。陸。廚。而。味。道。之。腴。如。傾。新。釀。而。飲。和。若。烹。小。鮮。而。食。  
 德。遂。使。蓮。生。之。舌。粲。不。禁。茅。塞。之。心。開。臭。味。風。雲。聰。明。冰。雪。擲。地。而。文。披。孫。綽。恍。聞。金。石。之。  
 聲。挾。天。而。才。愧。徐。陵。敢。擬。玉。臺。之。序。

民國四年歙縣東園吳承烜撰

發刊詞二

粵自齊諧志怪裨官采風黃車使者九百本自虞初青谿小姑第三神夫蔣妹一知所及尙俾綴而勿忘十家列存漫曰卑無高論小說之興由來舊已厥後譯聖競出奇文相賞非無哀感頑豔極二十紀無上之美觀詭奇喬皇闢五千年未有之麗製嬪及今茲而小說益蓬蓬勃勃五光十色爲世界陳列品中之宏製矣然而絕或弗續曇影空留駁而不純余心滋佛况乎三傳灰燼够學士之傷心九字塵昏恫國魂其慘死丁此時而幾風會之改良民智之啓鑰又將於何焉是賴嗚呼此小說新報之所絲作也萃狐腋作重裘假屏鏡燭百怪黜綺語而屏佻詞革舊貫而鼎新體筆濯脂匯詞綴歐花軒文輕野去鏽發瑩學東方之滑稽託坡公之笑罵主文盡譎諫之意小雅得怨悱之遺而且半瓜一鱗饒有龍象鉤心鬥角爭爲虎譚東李白西荷馬匯詞海之潮音南烟花北燕支續繁華之豔史遊戲三昧天仙化人咄嗟千言小儒咋舌是誠不朽之盛業允徵小道之可觀已不佞蠹夢春風雌眠墨海萬言十九時竊慕夫莊生滄海一瓢殊自慚乎作者明知儒林腐艸不能掃苔徑而茁芳菲曾納寸縑不足壯旌旗而生顏色而乃穴底狐搽遂得冀羣驥坳既登燕玉市骨之臺遂着林公賦顏之恰篇章小碎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文字因緣姑妄證以我佛之說發刊有日予乃揮



發刊詞

秃筆。貢卮言。以弁其端。

民國四年春軼池倪壯青撰



發刊詞二

小說新報編輯竟國華主任以發刊詞屬余爰弁其端曰慨夫齊諧詭誕不厠四庫之皮郢說荒唐羣訾十洲之記談狐談鬼神話難稽誨盜誨淫邪辭可恥一曲春燈之扇百回野叟之言在作者雖遊戲逢場而議者等俳優誤世馴至卑雅調於么絃抑麗辭爲筵弄徒見濫觴末季語出非倫不知嚆矢先聲理歸正則况采風問俗偏九百之書品翠題紅誇六朝之豔纖不傷雅易索解人辭則傳情可醒酣夢縱豆棚瓜架小兒女閒話之資實警世覺民有心人寄情之作也嗟嗟文章未老竹素有情逞筆端之褒貶作皮裏之陽秋借樂府之新聲寫古人之面目東方曼倩說來開口胡盧西土文章繹出少蟹行鷗突重翻趣史吹歛春池畫蝴蝶於羅裙認鴛鴦於墜瓦使竹林遊歇尙識黃公之爐山陽室空猶聽鄰家之笛看來圖畫道在個中劫後鬚眉毫添頰上着意於村謳俗唱求老嫗之詩解白公用心於索隱猜謎仿幼婦之碑傳黃絹愛情讀新裝簡冊倫理諷舊日文章借古鑑今漫等妄言妄聽玩華要實是在見智見仁發刊日是爲詞

民國四年二月昆陵李定夷譔

# 題詞

壘天政海兩茫茫得失雞蟲舉世狂笑汝曇花空一現千秋不朽是文章  
禍水飛騰不忍論昂頭欲語已聲吞文人拯世慚無術爲賦大招醒國魂  
蒙叟成書本寓言夷堅一志亦奇觀美人香草今非昔千載何人繼屈原  
風雨聲聲筆底哀男兒壯志未全灰十年嘔盡心頭血流向行間字裏來  
騷人咳嗽盡珠珂尺幅汪洋萬象羅天半奇光紛燦爛齊民共仰楚材多

(山淵)

化工不工大造造地球不新天亦老老天日日樂周旋人壽月圓花更好  
社中諸子究人天太息衆生夢可憐筆妙能醫人道苦裨官莫笑野狐禪  
絕俗才華便有情況驅社會進文明洪思覃識羅胸次敢補人間路不平  
一夫呼晷無輕重運入文思是達人願學鸞俄禱哀史咄嗟歎叱總精神

(守黎女士)

# 小說新報第一一年第一期目錄

## ●封面

名畫家俞鏡人先生繪美人花間小坐圖

## ●發刊詞

發刊詞一

發刊詞二

發刊詞三

## ●題詞

題詞一

題詞二

## ●插畫

本報編輯主任李定夷先生小影

本報撰述員山淵醒獨軼池競存之棟易時冠吾

脈脈諸先生小影

目 錄

(東園)

(軼池)

(定夷)

(山淵)

(守黎)

周忽鼎銘拓本

石濤和尚山水真蹟

文徵明先生花卉真蹟

趙善長先生山水真蹟

沈石田先生山水真蹟

海上名妓靈犀館秦樓張鶯鶯小影

前海上名妓萬舟寄廬愛卿愛葉小影

波鐸之基隆敦紀念碑

羅馬聖彼得教堂之風景

西洋名畫小兒遊戲圖三幅

## ●說林

民國金玉娃

華僑慘史 吧城雁語

(指嚴)

(定夷)

清宮宦兒碧血記

明季軼聞之一夏令尹外傳

滑稽小說你今兒有飯喫了

革命外史崇拜英雄

言情小說瓊珠憶話

偵探小說小鐵箱

記事小說瞿曇影

警世小說穢惡記

言情小說英皇福

義烈小說幽恨長埋

以上短篇小說十二篇

歐美名家小說天作之緣

豔情小說仇儂福

(軼池)

(山淵)

(恬予)

(競存)

(欣之)(品丹)

(瀨江濁物)

(醒獨)

(茹勝)

(梅初生)

(待之)

(之棟)(榜辰)

(定夷)

苦情小說孽海波

偵探小說瓊閣戕姝記

醒世小說狎邪鏡

以上長篇小說五篇

●傳奇

金鳳釵傳奇

星劍俠傳奇

●彈詞

芙蓉淚

●野乘

容齋識小錄

食古齋史補

●談屑

(芙蓉)

(易時)

(綺紅)

(瀨江濁物)

(束園)

(醒)

(容庵)

(好事)

仿。盦。筆。記。

省。譽。齋。文。話。

軼。廬。拉。雜。話。

墨。隱。廬。詩。話。

● 文苑

文。十。篇。名。不。備。載

山。淵。詩。藁。

墨。隱。廬。詩。選。

墨。隱。廬。詞。選。

● 諧譜

中。秋。月。

夏。夜。即。事。

勵。志。

(山淵)

(山淵)

(軼池)

(定夷)

暑。假。休。業。詞。

演。說。會。

勸。戒。煙。

● 時調

學。生。恨。

戒。賭。新。曲。

新。十。盃。酒。

新。四。季。相。思。

四。季。花。兒。歌。

十。二。朶。繡。花。

● 諧藪

遊。戲。文。章。十。篇。名。不。備。載

滑。稽。新。語。十。四。則。

(軼池)

(軼池)

(軼池)

(鴻卓)

(豫立)

(笑余)

(笑余)

(我)

(我)

●譯叢

著名美洲 (伍廷芳博士著)

逢一 同譯

易時雜譯

歐戰遠因談

●劇話

脈脈談劇

梨園雜記

伶話星星

●花史

過眼繁華錄

海上花叢之沿革

●豔情尺牘

代金珊珊致某客書

(軼池)

代吳新寶詞史致穎川君書

(笑余)

代比隣新嫁娘致征夫書

(守黎女士)

●補白

顧硯焚燼

贈妓新聯

紫瓊僊館吟草

墨隱廬漫墨

笑余詩話

冰魔室雜綴

匏園隨筆



本報 撰述 員小 影

(其一)



(獨醒)



(淵山)

編輯主任



(定夷)



(世乾)



(存香)



本報譯述員小影

(其二)



(冠 吾)



(之 棟)



(脈 脈)



(時 易)





石濤和尚山水真蹟



石濤和尚山水真蹟  
 青牛隱居  
 石濤和尚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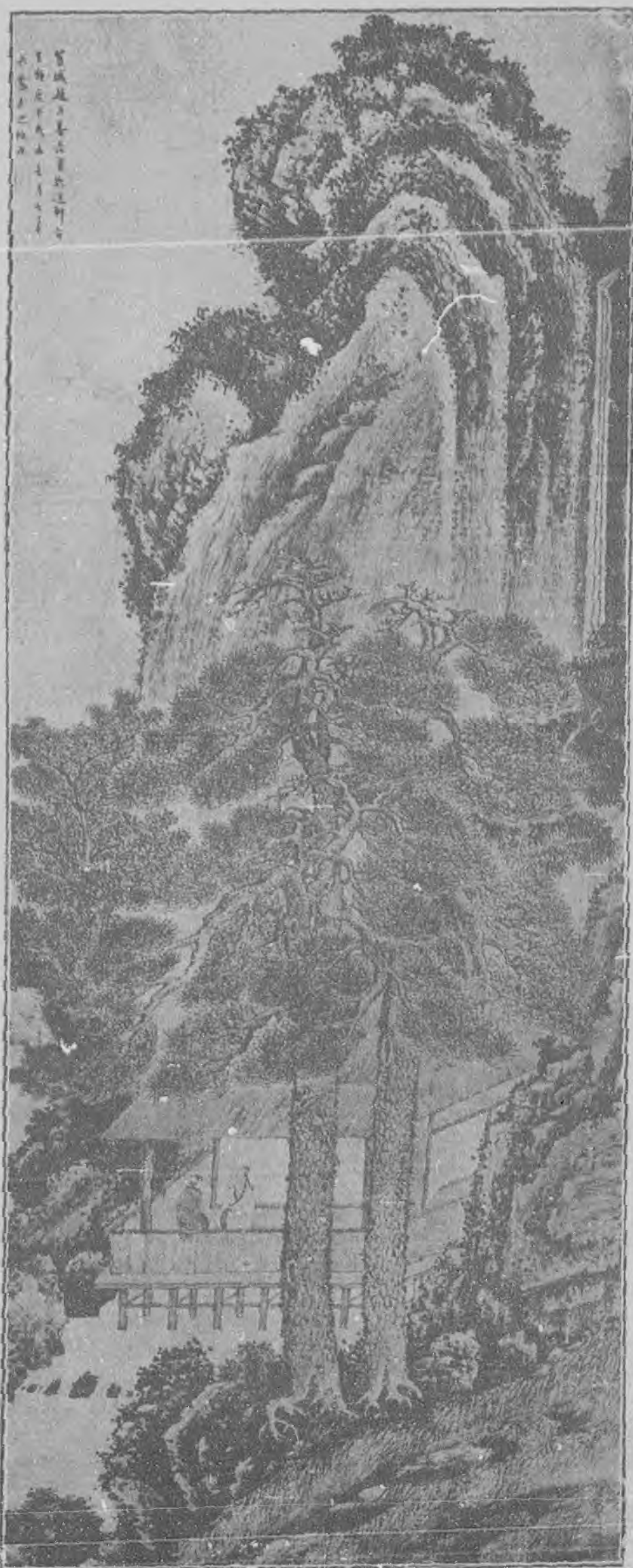
文徵明先生花卉真蹟



文徵明先生花卉真蹟  
 文徵明  
 畫



趙善長先山水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沈石田先生山水真蹟

維時水旱載春風竹樹人  
 布片九乃濟孫所社  
 汪上平以水

心五物皆付何竹地

質社運往葉魚市每

中平委巷區柏乳山

幽竹區虛五翁多六先

現解京惠致

林善先生名于松恩社

後竹地

五元周

輒成春實寫小車過橋因自得友如  
 尋者不用逢人問自石清風引釣竿

早送周考

思遊移家住遠村板橋流水倚雲

根杏花路轉寺西東日榆墀白

到門

解漁圖本



古蹟西郭設橋中十餘松於一延村間  
 說丹丘在大山各苑保康野仙家

沈石



知果次山展底野際焚云石中門花日  
 長春邑開新苑新自東風

東林沈珊



西 洋 名 畫

小 兒 遊 戲 圖

開 說 古 今

坐 騎 涉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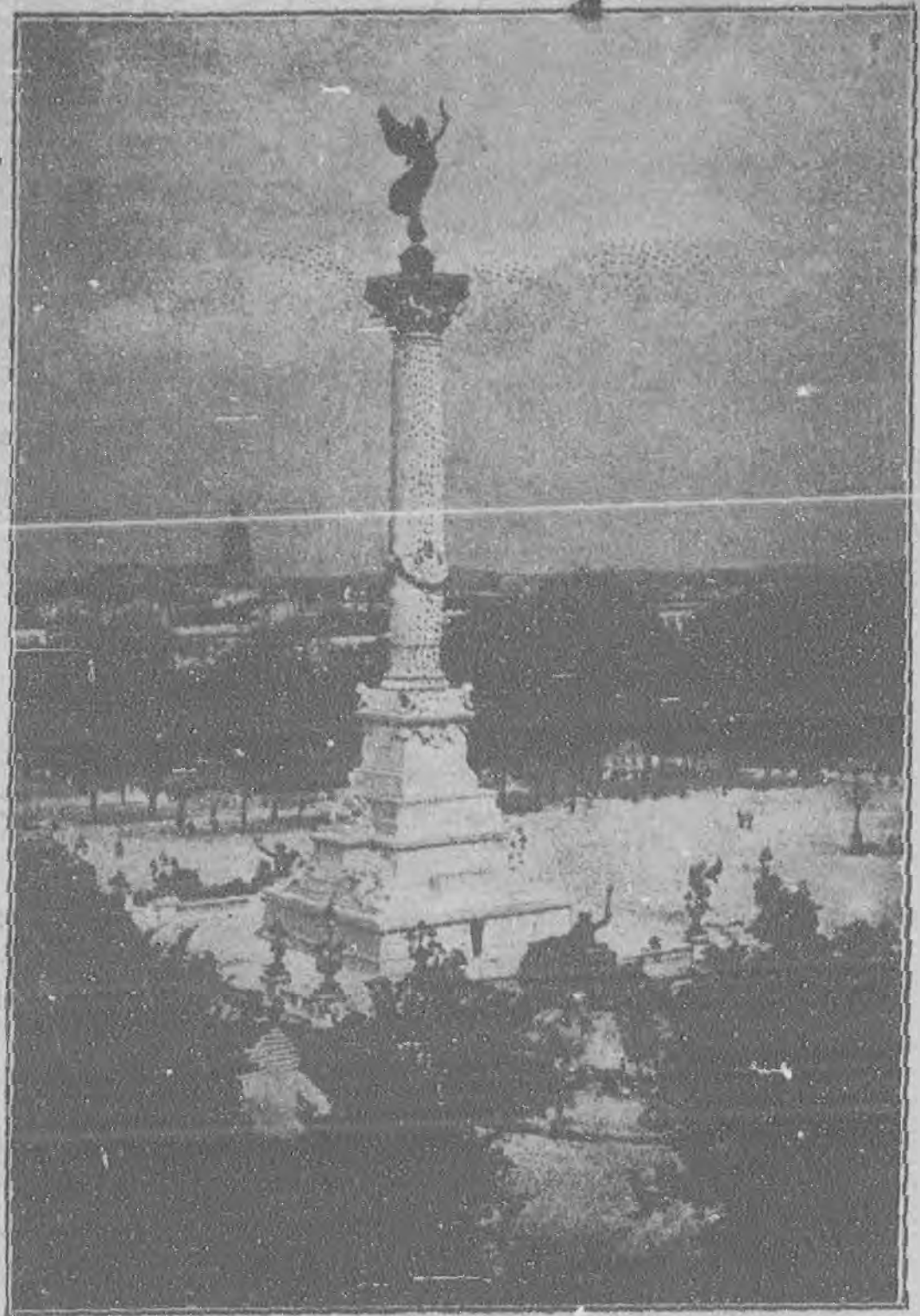


小 舟 輕 試





波鐸之基隆頓紀念碑



波鐸為法國要隘歐戰急時  
 法曾移京於此基隆頓本  
 國會以其地為共和黨員  
 地名以其地為共和黨員  
 地以故即以其地為共和黨員  
 地名以其地為共和黨員  
 地名以其地為共和黨員

羅馬聖彼得教堂之風景



樓 秦 妓 名 上 海



琴 愛 妓 名 上 海



卿 愛 妓 名 上 海





上海名妓張鶯鶯



上海名妓靈犀館小影



上海名妓萬舟居廬



說  
林

# 新年新 五彩月份牌 贈品

時逢獻歲歷象更新本局特請鄭曼陀先生繪美女憑椅小立圖製成五彩月份牌先生爲當代名畫家繪事之精譽滿天下然大都半截美人不加佈景者爲多此圖應本局之請獨繪全身圖亭亭玉立我見猶憐所佈闈景亦極華美印製尤精緻絕倫貌羞於花人淡如菊無一毫塵俗氣今既製月份牌置之座右稽時核日可以爲應用品懸之壁間悅目怡情可以爲裝飾品洵無上之佳製也茲定贈送條款如下

(一) 書籍出售折扣照舊

(二) 凡購本局出版書籍扣實大洋一元以上每人敬贈一幅

(三) 凡購本局代售書籍扣實大洋二元以上每人敬贈一幅

(四) 以向本局總發行所直接購書者爲限凡他處代售本局出版書籍者不贈

(五) 由郵局匯款來購書者照例贈送惟郵資須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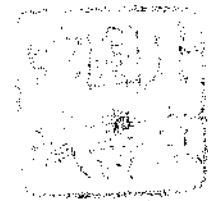
(六) 現批本局出版書籍者實洋五元以上贈送一幅現批外版書籍者實洋十元以上贈送一幅代售處配書者不贈

(七) 另售一幅大洋四角

(八) 該月份牌贈送期限自陽歷元旦起至本月底止

以上八條務請購書諸君注意所有本埠各大書坊所出書籍儀器及各種舊書本局無不齊備也 國華書局謹佈

近世金玉娃



(指嚴)

畫屏釵影紅袖溫香何嘗不是韻事平心論之偶置妾媵未為大惡彼西俗之引為大戒固當別論也惟  
 執袴醜奴薰心肉慾日恃金錢權勢以漁獵却制小兒女供其淫毒蹂躪肉屏香唾以為喜梟首捋蒸以  
 為怒女子何辜遭此殘賊不有以懲之曷以平人間之氣而籍僮夫之口哉故限制之法宜加於世祿而  
 未可一筆抹煞耳前清季年積官成毒寵賂既章淫縱日恣杜少陵所謂鬼妾鬼馬失悲充娛何言之沈  
 痛耶自一夫一妻之唱聲日高新說之儔輒訾妾媵顧放飯齒決漏網吞舟赫赫偉人或秉鈞縮篆為一  
 方表率者則躬自蹈之而恬不為怪且或巧取豪奪鰥人之夫以逞其欲以余所聞尤別有肺腸者儼然  
 居上位而不罣吏議檢舉者亦無奈何洵為奇事雖然亦民國之羞也

漢皋解佩豔迹猶播人齒頰間以故楚娃宋豔頗多韻聞邇來五方雜處萃菁選秀益為物色之淵藪靈  
 秀所鍾正如醴泉芝草不特根源故天生麗質往往不在大家閨秀而獨遇諸小家碧玉由是登徒子者  
 流專於委巷鄉曲中搜剔遺珠或走狗食客廣事漁獵一日得之獻媚於權貴以為梯榮捷徑亦尋常事

無足稱述。有李某者，力役人也。往來河干，俟估客登陸時，爲荷擔，日獲百數十錢，以給饘粥。雨笠泥脛，凄苦萬狀。年且半百矣，得某孀婦，狐綏鳩合，遂公然有家室之好。婦有挈嫁之女子，子二才垂髻，耳覆額，弄梅不過鄉里小娃，絕無異人處。長者稍白晰，眉似曲而臉若暈也。見人輒憨笑，搏土爲小孩，或削竹製小車輪，迎風激之，能疾轉，作胡旋舞，名曰風車，或成錫簫吹之，嘹嘖有聲，或五色紙粘作甲冑戈矛，以逮面具，杯盤筐篋之屬，插竹帚上，出市之，得數十錢歸。傅父母歡笑，李某頗愛之，以其膚色白爲卑田院中所罕有也，呼之爲玉娃娃。次者則圓渦短髮，睫毛濃厚而鼻直口小，亦頗端正，饗人心目，中止知富貴有玉必配，以金因名曰金娃娃。李某有姪氏，傭貴家，頗知世事，因李某賤且窘，不甚往來。嗣聞其已娶，婦始來覘視，見茅屋三椽，結於瓦礫場，上門外泥深沒踝，婦方持瓦盆漿洗室外小金娃，剪紙貼勝，坐階前，雞埘上，姪氏呼而問之，婦以名告。姪氏撫其首，諦視之，笑曰：小妮子，殊可人，入大家供使，令月獲數百錢，不難也。奈何聽其污賤，若此婦，曰寒家安得有門徑？近貴人阿婆肯提携，當沒齒感德也。姪氏曰：是何難事，值得感德耶？勿至別離時節，又繫念掌中珠也。正笑說間，玉娃娃跌歸市餘之斑爛，玩具猶在握也。見客欲匿，母告以故，且令稱謂姪氏笑，驚曰：个妮子長矣，猶髮蓬蓬，作憨態耶？繼而諦視眉目，膚色大悅曰：是兒天生媚骨，不可委之草莽也。盍以昇我他日金娃長，更爲子謀之。是時李某亦歸，聞姪氏語，大喜，遂令玉娃從姪氏游。

賣漿有母，或號淨持玉杵，玄霜於焉是搗。姪氏雖老，而花月場中，固爲識途之馬。堵張某者，善爲蜂蟻，生活移花接木，自是慣家。見姪氏挈玉來，詫爲奇貨，遂思染指。姪曰：未也，吾將引而置之莊嶽之間，遂携之。



入。貴。家。彼。中。妖。姬。艷。婢。無。慮。百。數。十。見。玉。皆。悅。之。蓋。始。已。爲。之。略。施。洗。刷。而。光。艷。漸。發。矣。遂。縱。之。入。衆。香。國。中。凡。一。肌。一。容。一。顰。一。笑。無。不。令。其。耳。濡。目。染。玉。又。敏。悟。竟。能。深。造。自。得。荏。苒。年。餘。玉。已。織。素。裁。衣。苗。條。秀。出。見。者。輒。呼。爲。玉。玲。瓏。絕。不。似。田。間。來。者。始。大。喜。然。防。閑。甚。嚴。凡。蒼。頭。小。廝。輩。有。戲。語。者。必。禁。阻。之。主。人。有。愛。子。年。才。逾。冠。妾。媵。已。滿。前。頗。垂。涎。於。玉。始。不。欲。許。而。故。游。移。其。詞。以。囿。之。主。人。子。果。大。惑。始。謂。之。曰。子。家。胭。脂。虎。且。成。羣。苟。驚。風。草。不。獨。小。妮。子。雞。肋。不。能。當。老。骨。頭。亦。行。將。蠶。粉。此。不。敢。從。命。也。所。不。得。已。者。爲。之。別。築。香。巢。暗。藏。春。色。則。藍。橋。之。夢。君。自。尋。之。老。身。必。掣。雲。英。貢。獻。於。宇。下。矣。主。人。子。急。於。色。不。暇。他。顧。遽。應。之。始。遂。以。玉。設。美。人。計。焉。

姑蘇麋鹿竟沼吳宮彼風流君主不能免亡國之痛况執袴子耶始氏與壻謀欲執而索巨金出擄贖之毒計蓋其女主人知其事斥始而罷以備始怒以是爲要挾主人子鴛鴦睡穩忽受風潮雖以金錢了結公案因驚成疾遂致不起始氏乃避之黃鶴樓邊主人家卒以事無佐證不能訟也顧玉之艷名由是噪江漢間凡貴游之物色佳麗者罔不欲一見玉娃以爲幸而花深葉密非慣事儉香之蜂蝶不易一涉其樊也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李某夫婦分始之餘潤已得温飽則河干亭畔誰復能淒風苦雨致一肩行李哉此時挈金娃與始合居分上下床司奔走役雖屬飲髓亦醉居然食言而肥且金娃已及月圓矣亦復出落風流不亞姊妹異哉老鴉竟生雙白鳳道者莫不橋舌自是朝朝暮暮爲雨爲雲凡墜鞭公子走馬王孫相識者不知幾許忽一日有一褐衣老者踵門問李某詢所以則以求親對李某始瞠目

無語支梧應之。遂送之出。老者約明日相見於江干。李某愧汗交并，求計於妗氏。蓋老者乃一舟子，當李爲役夫時，頗相契。老者有子與玉娃年相若，遂面訂婚姻。老者出金十餘元爲聘禮。李某雖以語婦，然金盡時久，亦復不甚記憶也。至是舟人聞玉娃張艷幟，急欲娶之。愚人無遠計，但思得之可爲利蔽耳。妗氏聞之，啞然曰：「老身千辛萬苦，栽得一株花，彼欲坐享其成，耶非萬金，值不足以婿吾小妮子。窮骨頭其妄想哉！汝第勿往。彼若至，老身自有術驅之。」明日舟人待李，李勿晤。遂又率其子就訪妗氏，出曰：「此間爲老身女壻及甥女耳，安得有李某子？既聘媳於李某，向李某自覓之可也。」舟人顰曰：「然則李某安在？」妗氏曰：「彼備於此，懶不勝操作，已斥之矣。」舟人遂無辭怏怏而去。出語人曰：「吾必求皂白於法庭也。」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前清之風流官吏，日跌宕於花酒中者，驟聞革命義軍起，其情景得毋相似？當玉娃之花好月圓時候，武漢忽建義旗，風鶴頻驚，巢枝不穩。妗氏與李某正謀盡室南下，而貴人星下，謫矣狎客孔某者，爲金娃之定情交。急詣妝閣，力陳己在軍界可作護花鈴，且令金娃遷入己所居，以避他虞。妗氏雖狡惡，至此亦無可奈何。惟玉娃不願從之。往事且齟齬不能就，而烽火益急。妗氏懼甚，日聒玉娃爲權宜計。玉娃猶未允，忽孔某持一書至，密示玉娃。玉娃遂無語，且助室人揜搗，卽日入孔某所居室中，頗異之。詰玉娃終不得要領，蓋玉娃自遇主人子後，頗能識字，固盡知書中語，而幡然變計也。是日玉娃忽托故，他出久之始歸。於是名花有屬，而玉容不憂無主矣。

延年進妹不韋獻，妾且不惜犧牲骨肉以媚主。况與人平分春色，綠楊兩家絕無偏枯之歎乎？孔某計雖狡心亦苦矣。先是玉娃有眷者黃官人，顯宦也。本擬量珠聘去，而妗氏慾壑難填，遂緩其事。玉娃夙聞彼

享用豪華。頗係戀之。及民軍起。顯宦以陰護黨人。故仍得居要秩。且位置益高。因軍中名譽。故又羽書。旁午。似不便涉足花叢。然雅不能忘情於玉娃。孔某本與爲狎友。欲依附以保祿位。遂獻策於顯宦。已必能致玉娃。且夕侍左右。顯宦要以重報。孔遂誘姪氏。玉娃入己室。而走告顯宦。曰。子以千金來。吾可奉美人。充下陳矣。宦大喜。亟譽其能。即夕致千金。姪氏愕然。欲不應。孔某恫喝之曰。予之所以穩棲此間者。黃公力也。子若不更事。忤公意。朝投書。夕逐客矣。當此四面楚歌。去將何之。越雷池一步。恐遭虎口。幸勿後悔。姪氏大懼。問玉娃。玉娃欣然以爲便。姪氏恚而擲千金與李某。曰。塊肉子有分。老身從此爲陌路可也。是晚玉娃肩輿入侯門焉。

一生愛好自天然。玉娃雖出小家。而慧黠過人。略識文字。能於竹骨上火烙作楷書。亦能分淺深。色繡草書。及蘭竹於鵝溪白絹上。復有絕技。一則善彈琵琶。輕撫漫撥。問譜出種種音樂。曲中似有人呼之欲出。近世燕京盛稱玉玉峯爲神手。而不知漢臯李玉娃。可以並駕齊驅也。以故名噪一時。纏頭輒逾常格。黃某既得之。自矜尤物。酒酣耳熱。必誇示同僚。一日孔某邀黃宴於私室。執禮甚恭。同席皆素狎者。飲酒樂甚。而肴饌之佳。大動老饕。逸興因問誰爲廚娘。致烹調精美。若此。孔某囁以。姬人對黃。知爲金娃。若有所根觸。不復置詞。既而出。芙蓉肺一甌。衆客俱詫爲異味。黃某咀嚼之餘。妬形於色。孔固未之覺也。時已被酒益津津。道其寵妾佳處。語幾侵及黃。衆客覺黃色異。急裝點玉娃之擅勝處。折孔之驕氣。黃意稍平。酒罷歸語玉娃。玉不知就裏。頗稱道妹技如易牙。黃私念信矣。將何術以慰饑吻耶。噫。禍水滅人。懷璧爲罪。孔某之運命。自此日卽於崎嶇矣。

孔某者本一牙耶納貲得佐雜下流末秩宦海中賤視之與隸役等願善博能詔笑得黃某歡遂薦之於督轅司會計然非主名簿錄米鹽供備員而已第因是得交貴游通聲氣爲釣餌階梯之用計亦良得年餘竟被舉獎列州縣班儼然衣冠奔競矣民軍驟起黃某以長袖善舞被推筭財政孔某幾葬身火窟幸先時遁僅喪資斧而人口懸漢上一身流落計無所出復求於黃某某憐之得薦軍需所司筆札餬口而已旋以玉娃事爲黃某心腹大相延譽於是驟膺軍務司參謀兼統計官月廩旣優贏餘歲巨萬而氣讎大張直欲凌黃某而上焉雖然孔某本齷齪穢利欲薰心又自恃狡黠驟得司出納要職百計侵漁以飽慾壑舞文乾沒無所不至黃某以感情相得輒袒庇之至是遂謂當事者曰聞孔某近頗溺聲色揮霍之費不吝千萬彼本窶人胡一旦有是盍一稽查之勿令事發貽舉主羞也當事者矍然謝果陰核之盡得孔舞弊狀猶礙於黃之推轂因就商於黃黃怡然曰公事公辦義應爾爾吾輩身居民國猶學前清徇私賄免耶當事者默然事且發矣黃某使其黨告孔曰公入參機密知子罪狀且夕發不行且受大戮念香火情特先告子子苟得生皆黃公恩也孔某感激流涕以眷屬爲託隻身亡命去

鵲巢鳩占古有斯喻况孔某之羽毛皆黃卵翼之乘危而取其室似較他交誼不同雖然黃苟易地思之當必汗下者計亦酷毒矣哉斯時之黃左擁右抱樂且未央會慶祝紀念日張燈開宴徧召僚友水陸畢備莫不饜飫酒數巡黃君起言曰今夕有家婢擅絕技敢一奏於諸君前爲紀念助興味寧不愈於寂寞耶衆皆鼓掌注目傾耳以俟忽絃聲發於簾內初似軍樂一隊出遠山叢林間漸行曠野入市街鼓行而前若遠若近計周轉數道者旋又遠去入遠山叢林而止餘音裊裊不絕如縷忽滴噓有聲似演劇開幕

者須臾歌聲競作。若空城計。洪羊洞。及教子賣馬等劇。音節無不入妙。裂帛一聲。簾中空無人矣。衆皆鼓掌稱得未曾有。於是迴燈復演。擇交誼稍深。位置稍優者。延入精舍。出佳饗。名磁羅列。珍異駝峯。象白無與媲美。嘗一鬻者。津津不置。黃意得甚。有知其隱者。則以西施舌柔荑手等隱語。挪揄之。黃不怒也。自是雙娃之盛名播遐邇。咸慕李某夫婦。若太真之兄弟姊妹。皆列土焉。無何。愛河風急。孽海潮生。黃某之槩底。鴛鴦幾幾爲之驚散。

孔某之亡命也。直東渡瀛島。以爲非黃某。吾且洞胸方感。級無已。忽有軍役數人。問姓名而贈以資。固詢所以。則又黃某之所使也。感益甚。既抵蓬島。念金娃不置。時作緘。洩黃某垂青。願書十去。而不一答。以爲事冗。或避嫌疑。不猜也。閱數月。有自個中來者。探近狀。則以巫臣劫夏姬對孔不之信。既而言者紛紛。度以尺書。久絕事。非無因欲返國。一窮其異。乃僞自東。經商來者。衣服舉動。如賈人狀。至則黃某擁雙娃。事確忿甚。念無力與爭。則又廢然旋自笑曰。吾夙自號智多星。豈此仇不能報耶。徧訪里人。知舟人子曾聘玉娃狀。而金娃亦有夫家。特鄉愚畏勢。不敢過問耳。孔大喜。先呼舟人父子語之。曰。子第聽吾指揮。不患不人財。兩獲也。又召鄉人語曰。子縱不欲得若媳。盍囊其金。舟人子及鄉愚皆樂甚。願如孔教。孔遂奔走謀幹。而黃某強佔羅敷。作妾。且中必疊雙其事。喧傳不可掩矣。

新法檢察廳有起訴權。且可爭裁判之不當。而令重行起訴。是時舟人子訟狀上審。判廳者徇黃某情。賄欲取消之。檢察官爲孔舊友。力起阻梗。必使黃某及玉娃與舟人子對質。且援不能比附。前清弊法爲抵制黃某患之私餌。李某力辨舟人子之誣控。李某衣食於黃以死。自矢必衛黃公。顧甫至法庭。輒暈眩不

能。作。詞。期。期。之。下。舟。人。子。挽。媒。證。口。若。懸。河。李。某。額。汗。如。雨。下。唯。諾。而。罷。裁。判。官。無。以。爲。黃。地。惟。故。展。質。訊。之。期。以。周。旋。之。令。審。速。籌。救。急。策。黃。知。李。懦。不。足。用。百。計。覓。得。李。之。從。祖。以。爲。家。長。也。證。舟。人。子。雖。有。一。言。並。無。聘。禮。舟。人。子。不。允。欲。更。起。訴。從。祖。夜。召。舟。人。子。密。議。許。以。三。百。金。寢。其。事。舟。人。子。少。之。蓋。孔。某。已。調。其。舌。也。從。祖。加。以。恫。喝。不。爲。動。旋。以。五。百。金。遂。許。別。娶。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鄉。人。爭。金。娃。者。又。起。訴。許。以。金。不。願。非。得。人。不。肯。已。既。而。黃。某。知。孔。某。陰。主。其。事。卽。遣。心。腹。某。以。巨。金。誘。之。往。南。洋。經。營。商。業。而。資。以。揮。霍。孔。某。果。從。之。鄉。人。無。援。助。者。勢。頓。衰。遂。以。三。百。金。就。緒。願。檢。察。官。不。之。允。蓋。以。案。既。起。訴。不。能。無。故。消。滅。法。當。以。消。滅。理。由。宣。布。大。衆。不。能。如。前。清。訟。案。之。率。請。消。滅。也。風。雨。將。殘。又。加。霜。雪。黃。某。之。厄。運。乃。復。一。展。

狎客某甲。本訟棍也。刀筆冤魂。不知幾許。生命至是。進曰。公能以千進爲壽。鄙人之不龜手藥。將獻於台前矣。其有意乎。黃某急攝衣謝問計。將安出。某甲曰。使舟人及鄉人各具呈狀。言李某婦有前夫女二。有親生女二。俱名金玉娃。而以大小別之。大金玉娃者。前夫之女也。大玉娃曾字舟人子。故舟人子年頗長。與大玉娃實相若。字二年而病死。今已七年矣。以貧故流轉。就食久不通問。婦再醮。後又生小金玉娃。去年革命軍起。城中騷亂。大金娃不知走失何所。至今未獲。今嫁黃大人爲小妻者。實小玉娃。與大玉娃截然。兩人兩家俱以誤信人言。致起訴訟。今已調查明確。除舟人子願不收聘禮。作大玉娃殮葬費外。其鄉人子俟覓得大金娃時。重緝絲繭。云云。狀成。舟人子與鄉人子果不問狀詞。作何語。但齎諾作字。捧金歡躍而去。

狀既上。檢察官狂笑不已。大聲曰：何酷似西游記小說耶！將以我輩爲稚騃，如入蜘蛛精網中，目不見天日矣。奚可者？非令黃某登法庭與彼輩對質不可。語未已，一從者持密函入，檢察官啓視之，微笑不語。願從者先行，吾且至須臾登車授綬，檢察官公出矣。

燈紅酒綠，春淺夜深，堂前絃管聲與拇戰勸酒聲相搏戰，幾使耳鼓應接不暇。旁一小室，猩紅簾幙，亞字闌干，中有電燈掩映，若火齊珠之耀，流蘇溫香綺影，色色動人，側耳聽之，喁喁私語曰：老三子不聞得饒人處，且饒人乎？昨日一鑽環，今日兩金釧，後事大有可爲子何處覓此大手筆？老三休休設愛我者，必休休忽有人微嘆，且低語曰：吾亦肯了奈老五何？旋嬌聲喘笑曰：羞羞吾家杏妹子已先縛得五虎法矣，尙何能爲語畢，吃吃笑不已。

門階之下，路燈三五淒涼，若僧舍忽有醉漢搖曳而來，一人扶掖之，醉漢大聲曰：官長，卽不了案，吾女遂不爲夫人乎？吾婿當今第一流人物，彼何謂檢察？昨宵夜宴金釧（檢察章）融化矣，扶者掩其口，令勿聲言。醉漢怒斥曰：余偉人戚也，復何畏？且語且東行。

明日某甲報黃某曰：法庭懸示強娶羅敷案，取消矣。黃某笑曰：子誠吾子，房語未已，某甲復附耳語黃某，益喜形於色。曰：又弱一孔，遂莫余毒，今而後喜可知也。

指嚴曰：吾聞前清官吏稽核一案，必有不祧之祕，語謂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料民國偉人之風流禪，先能澈悟此八字。民國法官之上，乘禪先能解脫此八字。試贈以偈曰：以有爲無，有雖有亦如無；如無卽無，有無有卽我有。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一切大政策應作如是觀。





第一則 華僑慘史 吧城雁語

(定 夷)

強權鼎盛。公理淪胥。含生秉氣。之倫所自。詎爲文明者。以余視之。與巢棲穴。居者之行。爲無以異也。強凌弱。衆暴寡。禽獸常然。本不足怪。人而如是。其於禽獸奚擇。南洋之巴達維亞。荷屬土也。吾國閩粵商民。僑居於此者。實繁有徒。何廣才者。華僑之一本。粵籍父爲木商。薄有家資。父死。襲遺產。聞作客。南洋者。頗多。致富而歸。因採陶朱業。買賣於泗水吧城。(卽巴達維亞)間。積廿餘年。權衡母子。居然富家翁矣。年事既高。殫於跋涉。乃徙居吧城。盡室以從。有子二人。長名伯謹。次名仲慎。伯謹紹述父業。且已娶妻生子。仲慎少無行。失愛於父。猶未有室。廣才旋出所蓄購田地。營菟裘。廣廈連阡。良田成頃。壘壘者。盡變爲不動產。蓋是地無華僑集合之銀行存款。荷蘭銀行每多枝節。不得已而出此也。

荷法街道由居民自爲修潔。苟有傾圮。或積垢拘爵。無赦。又納稅之重。幾等英人之於印度。法人之於安南。名目繁多。罄竹難書。大者如人丁。房屋基地。船隻車馬。牛犬。坟墓喪葬。婚嫁生子。分產涉訟。開店巡警。路燈等稅。少則數十盾。(一盾約合洋龍七角)多或千百盾。華僑芸芸。擾擾終年。所獲僅供納稅而已。若置地建屋。更須納地稅屋稅。尤可奇者。屋中所置之几椅門外。所標之姓名。亦在徵稅之列。吧城地居熱帶。終年如夏。野草離離。漸芟漸長。十日不刈。則必拘爵。是不僅道旁爲然。門之內階之下。無乎不然。故有田宅者。卽此刈草及納稅二事。所費足傾其產。何氏田宅。既廣。每月至少雇工三次。其出租之餘。屋又需出租金什一。以繳公家層層重稅。日相盤剝。已足令人破產。又况慾壑難填。銅山可盡。荷吏待遇華僑。

固極苛刻而待遇富素之華僑尤酷所制稅名悉無定額一視華僑財產爲準公家每有建築又輒藉口公益迫勒捐助吧城一隅何氏實爲華僑首富以故益爲荷吏注目某歲之夏荷吏以公衆衛生爲名建造衛生醫院預估開辦經費挨戶攤派何氏於應捐之數而外荷吏更逼捐田畝以爲基地廣才不敢忤其意即報効五畝而實則所謂衛生醫院者衛荷僑之生而已固不容華僑之側足也

華僑經商向多販賣荷蘭貨日本產品間亦有之若華貨則絕無僅有吧城土人強者充兵役弱者理經咒無一從事商業日用所需皆仰給於華商故華人經商南洋每多積資而歸然頻年以來土人困於苛稅之下日漸貧乏因之華商營業亦漸窳敗獲利微而徵稅重不支之態日形顯露伯謹爲人忠厚有餘精明不足非若父之多財善賈者受此影響營業日見短絀廣才見其然乃翻然變計購置小輪二艘一名波那一名里太往來各埠載客運煤其噸數尙不及國中內河小輪而每日每艘須納二十五盾無論風雨晦明開駛停機皆如是也所幸華商小輪頗罕開支而外尙能獲利某歲中央政府派楊杏城氏南往巡視僑民以祖國柔懷遠人大爲歡忭意楊使必能與荷人交涉廢除各種苛稅以故簞食壺漿懽迎惟恐不至使節未至吧城華僑集衆於河干假乘何氏二輪前往迎迓興高彩烈之頃黃龍之旗雙懸桅頂彷彿大旱望見雲霓甘霖之降在即涸轍之魚可潤欣喜之忱誠有不自禁者詎知此一舉也大犯荷人忌諱立時借題發揮扣留二輪充沒公家蓋荷人對於華商輪舟素取締懸掛龍旗今即藉違禁之名而洩睚眦之憤僑民爭之勿許求救於楊使楊使僅以一紙空文咨荷吏以塞責耳於是波那里太僅一反手間遂爲荷人所奪

廣才經此禍變。老年氣衰。鬱成疾病。伯謹徧求名醫。而無一當意。不獲已。乃就診於荷醫。荷醫名勃基隆。爲吧城醫界巨擘。診金異常高昂。出診一次。醫金八盾。車馬之資。藥石之費。猶在外也。向例荷醫治華僑之病。其症應診若干次。由醫生先定。苟病者已愈。醫生謂尙須服藥。病者不敢違也。廣才爲一方巨商。因之勃基隆視爲奇貨。利其多金。施以不着痛癢之劑。以爲延宕計。診治半月。病勢依然。伯謹疑之。欲別求。盧扁則格於成例。既延甲醫。不能再聘乙醫。欲據情責詰。則生死之權。操於其人。苟忤其意。事必無倖。而勃基隆每見伯謹。必慰之曰。令尊之病。斷無意外也。伯謹初猶疑信相參。繼則以爲老年之症。大都如是。漸信。醫生所云計。惟一意交歡其人。冀彼盡心診治。詎知蛇蝎螫人。乘於不備。禍變之來。固爲伯謹所未曾夢見耶。

荷醫通例。藥劑由醫生配合。其遇同國人。則有方脈可見。若診華僑。從未見蟹行鵝突之文字。所書爲何藥石。蓋華僑不解荷國岐黃術。卽見其方。亦如無見臨症。無方之事。積久而成習慣矣。一日勃基隆診脈。既合藥而去。是夕廣才飲之。病遽加劇。肺氣上壅。喘不能臥。伯謹爲之驚極。天光甫曙。卽請勃基隆至。而告以凶變狀。勃亦憂形於色。沉吟久之。乃曰。殆昨宵爲寒氣所侵歟。不然。斷不至若是。言時入病室。先取聽肺氣。驗其呼吸。又以寒暑針量其熱度。既竟。出語伯謹曰。誠有新寒侵入。幸未傷及元氣。服吾藥後。喘卽可平。伯謹唯唯。勃基隆旋辭去。伯謹卽奉藥以進。那知進藥之後。病勢益見危篤。敗象凶狀。層層發現。伯謹疑懼。交并使人往延勃基隆。則以出診還報倉猝之間。不知所措。仲慎則猶優遊市廛。酒食徵逐。尙未知鞠凶之在眼前。是夕廣才竟以不起。伯謹呼天搶地。慟哭失聲。仲雖無行而父子之愛。根於天性。亦

不禁爲之嚎泣矣。有生必死。天理常然。廣才老而殂。謝安用夫。悲苟不揭。開黑幕。伊誰又能料及。苟法華僑有產者。必向荷署存案。苟有子嗣。應於生前爲之分就。代子立名存案。否則其人死後。產業悉數充公。子女不得承襲。統計荷署每歲所獲。此等產業不下數百萬。廣才不料猝遭變故。此事尙未舉辦。爲醫生所偵悉。故施此殘賊手段。以謀奪其產。而結好於荷吏。及廣才死。伯謹卽往訪勃基。勃基隆饗以閉門羹。伯謹始悟其奸。然身處短簷之下。不容不低頭相從。廣才畢生汗血之資。至是盡爲盜糧所未充公者。僅居宅及細軟品耳。乃家產方遭傾覆。殯葬之期。又至。向例平民停柩於家。以二十五日爲限。若馬腰甲必丹雷珍蘭（華人充荷官之名）等死。可停柩三十日。違例則罰銀二百五十盾。何氏田畝悉數充公。既無殯舍。可厝。又無義塚。可埋。伯謹無如之何。乃向荷人購地一角。略加修築。營成幽穴。然而家境益困。幾無以爲生矣。伯謹思量往事。撫念前塵。忘寢廢食。如醉如癡。一夕月明如晝。萬籟無聲。忽聞槍聲起於何氏庭隅。滿階碧血。掩映月光。倍增慘惻。情形有少婦。噉呼於旁。彷彿猶能辯其語。曰。伯謹。汝胡忍捨我去也。家破人亡。期月間事。其傷心慘目。爲何如耶。伯謹之妻胡氏。亦粵人。來歸已是十年。僅生一子。名良福。已九齡矣。丁茲慘故。思以身殉。而念及泉下人血胤。則又躊躇不忍。爲然仲子。旣不能贍養孤兒。寡婦無米之炊。巧婦難爲。即果不死。亦非易於度日者。再三思維。祇有力事省儉。苟一日所有罄盡。惟有求備於人耳。於是決意不死。含辛茹苦。忍泣吞聲。以消磨此殘年。所幸廣才生前慷慨好施。友朋之貧不能生者。常受其惠。今見何氏。疊遭凶變。間有瓊瑤之投。以爲薪米之助。斷炊絕粒。可無慮也。如是年餘。幸能安居。那

知人禍方已而天災又降耶。是臘白喉風症盛行。朝發夕死。猝不及治。症既凶猛。傳染尤速。華醫既不諳治法。荷醫更高自位置。每次出診。非五十盾不辦。雖極貧之家。亦須出此半數。苟能轉危爲安。至少診視四五次。然荷醫亦不能保其必愈。有診視數次而仍不治者。胡氏不幸染及此症。症初作時。喉間先現白點。繼以劇痛。若延荷醫施診。家徒壁立。醫資難謀。若延請華醫。則徒費多金。仍是不救。惟有付諸天命。束手待斃耳。痛哉華僑。遙離祖國。謀食異鄉。生死之權。竟難自操。偶遇時疫傳染之症。大之則爲外人驅逐。焚燬市場。財產盡付一炬。英屬仰光之事。事在清光緒丙午年。其明證也。小之則任人壟斷。任人挪揄。坐視死亡。而無從拯援。吾言及此。心彌痛已。

胡氏自知病已絕望。顧福良而語曰。兒乎。汝父招余赴泉。下余其行矣。所不忍者。惟瞻汝孤兒耳。憶余于歸之時。汝大父方執商界牛耳。富素甲於一方。衣錦披繡。何等華靡。今則家破人亡。不堪回首。余久欲從汝父於地下。祇以汝在。卒未果行。乃天絕吾家。不容不去。余去之後。汝其事叔如父。彼雖無行。究係骨肉。汝憤母怫逆。其意而以至情動之。則覆巢之下。或可得完卵也。福良含淚應之。胡氏顧此孤兒。痛澈心肺。欲言則咽。不能聲。欲泣則淚。珠已枯。延至晚間。竟歸忉利之天。夜半。仲慎方歸。詢知阿嫂病故。恐疫菌傳染。避之勿遑。其忍心滅性。殆類豺狼。良福不知所爲。惟撫屍而嚎。鄰有沈姓者。工人也。聞兒哭聲。叩門問故。兒具以告。沈家赤貧。雖欲援之力。不從心。良福當舉目無親之時。見此善鄰。如依慈母。攀衣求計。堅不放行。沈姓迫於無奈。思久之。乃曰。吾東人楊氏。現任甲必丹也。予昔曾爲彼建屋。聞彼近日備棺百具。代葬僑民之貧不能殮者。今當爲汝可憐之童子。登門懇之。良福曰。伯伯莫誑。余倘汝一去不來。余其奈何。

沈曰癡兒母然余斷不汝誑也言次辭去。

明晨沈姓果領薄棺至面不染漆隙可入光聊勝蘆席裹葬耳既殮卽日就厝於廣才墓側而仲慎始歸。檢查阿嫂遺物悉加鎖鑰而給良福曰汝今少不更事余權爲汝收管汝長當以管匙付汝良福唯唯不敢稍違自是而後仲慎夜常歸宿日亦家居時多與良福共理烹調相處甚得童子何知惟愛是戀雖驟失慈母而有此叔父保育之遂亦不覺所苦一日仲慎語良福曰汝年長矣家居嬉戲實非所宜去此十餘里之梅龍市有義務小學一所專造就僑民子弟今當遣汝往稍識之無可爲異日謀生地歩良福曰離家過遠兒不願往家居良樂廚下尙未斷炊當不至爲餓殍也仲慎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汝以爲廚下餘粒可恃乎不滿十日糧矣此校爲馬來學校入校半年卽可畢業（華僑子弟有力者肄業於荷塾無力者多就讀馬來學校馬來文字係以荷蘭字母拼其土音成之華僑子弟多熟諳馬來言語故入馬來學校半年卽可閱報作書而畢其業因文無文法等諸白話故也）且飲食起居俱勝家中更有各種玩具供給學生遊戲其快樂可想已汝胡戀戀此破窰爲良福聞叔言欣然諾之一星期後仲慎果送良福入學嗚呼詎知此有生以來息息相依之故園從茲一出竟滄桑頓易耶。

良福入校而後轉瞬已是三月此三月間仲慎從未一往問視良福則覺此間良樂不復思及阿叔會校中休假一月良福挾書返家及階叩關有荷人應聲啓門顧之彼此不相認識良福直趨而入荷人急止之曰汝何人而闖入吾家良福曰此余家也余從校歸耳叔父安在汝爲叔父何人止余何爲荷人曰汝殆何氏子乎良福曰然荷人思少頃忽含笑撫之曰汝且入容當告汝以汝叔所在良福卽從之行登堂。

入室大改。舊觀既坐。荷人三五輩。羣來窺視。良福懼甚。反身欲遁。荷人出止之。曰：汝叔以販賣盜贓。今在縲綑之中。當挈汝以往。良福不解。所云惟求導往叔處。荷人允之。立偕之去。旋至一處。警兵執槍。鵠立森然。可畏。良福掩面而進。見無數衣衫襤褸者。居其間。即顧荷人語曰：此丐兒所居也。豈吾叔亦在是耶？荷人曰：此天堂也。汝可直入。覓汝叔。余守此待之。少談。即返。獄規不能逾五分鐘。良福應聲而去。不十步。乍覩仲慎。瞑目垂頭。面無人色。良福遽前呼之。仲慎啓目而視。作驚訝色。曰：良福。誰導汝來。余爲人。栽贓陷害。來此。已是月餘。諸刑備受。一息僅存。死無日矣。雖然。汝大父及汝父。汝母猶且慘死。余更何論。語聲未終。荷人突趨而至。挽良福曰：五分鐘矣。速去。速去。不待答辭。即強執良福而行。

初。仲慎既誘良福入校。即設拍賣所於其宅。將家藏器皿衣飾。盡廉價出售。有賭友某甲。爲仲慎莫逆交。聞仲設肆。因亦出其所有。合資經營。甲本無賴。常作穿窬行爲。既出所貨。鬻於市。屢適爲原主所見。控於荷署。乃執仲慎及某甲。以去。讞成甲處死刑。仲慎以知情不發。故居宅充公。外罰作苦工十年。與土人同一待遇。在仲慎利兒嫂之死。欺凌孤姪。奪其財產。固是死不足惜。所可憐者。三年前。豐衣足食之富戶。一轉瞬間。竟至無家無室。年來華僑衰敗之速。未有甚於何氏者也。

荷署之待土人。也不論貧富。不問老幼。每月每人須當苦工三日。既無工資。酬勞。且當自給饜飧。如稍有體面者。及有資產者。或雇人代庖。或月納五盾。則可免役。所作各工。大致不外開礦墾地。填港伐木。鑿石作路。挑水刈草等事。凡諸徭役。大半施於人跡不到。豺狼盤據之地。蠻烟瘴雨。相與侵凌。常有染疫身死者。或有枵腹從公。冤憤自盡者。其慘酷更較華僑爲甚。若華僑之犯罪者。則亦同作苦役。荷人所居之地。街道平坦。房舍清潔。皆華僑所代經營。而日僅獲一黑麵包者。在彼優勝劣敗。受天演之淘汰。固不足惜。



獨憐我赫赫華胄亦至爲人陵虐一若天下無告之民幼讀越南亡國史載越人開一窗置一欄無不有稅生一子女亦須納稅六金小民恐添丁口無力繳稅甚至夫婦異床而寢手藝之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工資繳稅而外尙不能謀一溫飽當時以息壤之間斷無如此文明國亦斷無如此不平事今觀華僑慘狀彼所號稱文明國者待遇有政府之人尙然想見所載非爲虛語故仲愼與土人同受苦役後不及五旬已是鳩形鵠骨待十年期滿墓上有宿草矣一日之晨獄官入獄巡視見有犯者僵臥牆隅舉杖擊之木然伸手撫之冰然乃呼司役至以芭蕉葉裹其身昇出獄門葬諸郊外而呈報其長官曰盜犯何仲愼以病斃嗚呼此卽仲愼之結果

此時良福何如者荷人既携之出獄仍偕返其家甲語之曰可往汲水乙招之曰可往斧薪前一事尙未竟後一事又踵來奴而蓄之之苦彼小童兮那能堪此不能覲面縱聲惟有背人彈淚一日荷人命取咖啡熱茶撥手杯傾於地玻璃片片作落花形荷人大怒操杖痛笞之兒痛極而號熱淚滾滾哀鳴嗷嗷荷人復盡褫其衣而杖之兒仍呼號如前而聲息漸微逮後竟不復呼傷哉孤兒何物僉父殘暴乃爾仁之賊耶義之賊耶人道之賊耶幸也前者爲兒丐棺之沈某悉兒慘狀求於甲必丹以重金向荷人贖兒養於其家兒始再視天日然而百病叢身沉眠於榻不能復如向之活潑矣

定夷曰僑民慘狀罄竹難書茲之所述猶吧城一隅何氏一家事耳已覺言之痛心聞之酸鼻奈何有懷保小民之責者始終掩耳閉目佯作不聞不知任人摧殘任人踐踏而抱定宗旨以隔岸觀火了之幾曾見其爲僑民請命耶引領南望憂心如搗吾恐僑民怨憤之餘轉將歸咎於祖國烏從而使其向慕更烏從而求其捐輸耶

清宮秘史 宦兒碧血記

(軼池)

「爺做官兒享福如何。今反遭其毒。有子乃興伯道。悲易牙。已有偶家變。不算獨吁嗟。天性胡其酷。此一曲時謠。初不知其適從何來。既而卯角兒童。傳遍京城內外。而哀感靡已。如聞午夜。鵲寄託遙深。不啻春燈燕語。時亡清穆宗中葉也。當日在箝制輿論時代。尙未有民報發生。且覺羅氏文字獄。最爲一種厲禁。羅織瓜蔓。餘威震於殊俗。北京居輦轂下。既事涉官家。雖得有風說方箝口之暇。復疇敢偶語於市。嗟乎。喪明一日。黯銷卜夏之魂。埋恨千年。冤灑蒼弘之血。僅此啞謎。竟謠不有個中人。以揭其内幕。又孰知此啞謎村謳中。偏有一至苦極慘之仕宦傷心史在耶。」

小喜子者。浙產而寺於滿。初以梳頭小黃門入侍。老佛爺左右極博。得那拉氏歡寵。遇亞於李闔。凡當日西后之淫穢醜史。在在爲所目擊。不過供職宮闈。趨承畫諾。威福史中無其表見而已。迨漢陽一霹靂。推倒虜朝。於是一鼓聲。捧出五色蠹中原。光復歡迎文物之新。倒樹飄零。坐看糊猴之散。蓋趙職既拔。而小喜子亦南下。由京抵甬。認族江東。雖釣遊無恙。敝廬依然。而重來燕子。王謝已非矣。加以喜子一脈京腔。未諳鄉諺。而里人不通國語。又以口音柄鑿鬱鬱。幾無與語。予性好奇。時適認課該處原富中學校。耳其人。公餘暇。暑輒召而與語。一夕偶譚及宮庭穢史。遂得一洩童謠之秘。聞竟予爲喜極。距躍起曰。是極妙一則清宮秘史補也。乃急攫以餉我讀者。

湘宦某。陽城清職也。咸同間。某御史以敢諫名。頗蜚聲於臺省。以久於其職。故挈眷來京。家於都下。之某

胡同殆匪伊朝夕矣。御史故有伯道憂華髮星星膝下猶虛旋二房窻室添得石麟湯餅筵開大博交遊光寵楊梯望遂遽吐抑塞胸懷爲官一身榮有子萬事足御史之喜可知已而已而兒年稍長玉立亭亭風神又復俊美雖無王商之威重而饒有子房之嫵媚設竟昇以裘馬駕言出遊五陵年少不啻也顧御史殊義方甚兒年七歲卽延聘一華顯碩宿者教之讀日埋頭於咿唔咕嗶中束縛其自由一如故紙鑽蠅未覩曠之一隙而退食餘閒御史又時時以家教防閑之丈夫最少偏憐子一顆明珠掌上擎兒雖錦樣年華已臻舞象而深居簡出直猶是一建文子之不辨菽麥也。

一日御史第之門首忽發現一乘輿息肩於門之左兩輿夫衣短后赤足跣以俟少頃一年事花甲者自內出韋布儒冠貌矜莊望而知爲老宿沈默無言攝衣登輿去則御史府之西席適以是日放學歸也先是學校未興宦家延師教讀概名家塾塾中又並無春暑兩假惟先生有事或歸里得以自由假其塾是日御史兒之師蓋卽此例顧兒師歸而兒則樂甚猴王乍去滿堂春色難關牛板已虛韞積童心勃發幸嚴岩已入值暢我遊行兼同學之咸歸無人障礙是日也宿雨新晴天光轉媚兒因出遊陽春烟景大塊文章幾於觸目間關一新世界一路輕颺習習吹鬢髮欲亂一若歡迎兒之外遊者微風過處花香陣陣尤送入人鼻觀不迭於是交換炭養以排泄血中濁質鼓舞肌肉以推盪血管行勢兒雖所志不在此而遊興所至忘路之遠近焉。

行行重行行中道何所之兒固無唯一宗旨也不過久伏思動將爲偷閒學嬉遊耳久之往復幾周脛力微疲意欲覓憩所以資教息偶一舉首忽咫尺間突現一絕大圍牆牆之犄角處圍以油綠鐵欄綉聖如

新。髣。髴。豪。家。院。落。時。方。三。月。羣。鶯。亂。飛。出。牆。之。花。木。蔥。蘢。特。甚。百。步。外。已。含。笑。迎。人。而。釀。蜜。之。蜂。探。花。之。蝶。尤。絡。繹。牆。外。不。絕。以。意。度。之。個。中。衆。香。如。海。風。景。當。復。不。惡。偷。許。少。住。爲。佳。安。見。此。間。不。得。少。佳。趣。者。兒。思。及。此。爲。之。喜。極。欲。狂。益。舉。趾。數。數。進。不。數。武。已。抵。彼。牆。門。首。此。借。大。之。園。林。僅。一。頤。而。長。者。候。其。門。第。其。人。却。奇。特。絨。纓。團。服。模。樣。既。非。門。公。而。以。彼。波。紋。登。額。之。人。下。類。乃。光。澤。如。少。年。雞。皮。三。少。耶。弁。而。冠。者。耶。兒。也。何。知。蓋。有。百。思。不。得。其。解。者。矣。

正。凝。視。間。不。料。彼。人。適。昂。其。首。見。兒。亦。熟。視。者。再。既。而。愉。容。靜。氣。展。詢。邦。族。兒。俱。以。告。彼。忽。大。喜。殷。勤。導。入。兒。墜。之。而。其。戶。旋。扃。且。下。鍵。焉。入。門。艸。地。一。片。嫩。綠。如。茵。微。風。所。過。一。碧。成。浪。中。間。甬。道。廣。坦。足。容。駟。馬。道。沿。綠。樹。蔭。鬱。擬。行。蔚。藍。天。中。怡。曠。殆。無。倫。比。範。圍。尤。廓。佔。地。幾。百。數。十。畝。甬。道。盡。處。蟲。起。樓。臺。千。門。萬。戶。金。碧。交。輝。而。高。出。雲。霄。雖。瑤。樓。玉。宇。不。是。過。以。生。長。甲。第。者。之。眼。光。觀。之。尙。歎。得。未。曾。有。其。他。更。何。論。樓。彼。面。似。環。海。海。岸。長。堤。間。琪。葩。瑤。艸。遍。地。皆。是。兒。行。至。此。如。入。五。都。之。市。目。不。暇。給。矣。彼。人。忽。撫。兒。肩。語。以。有。事。覓。離。少。安。毋。躁。兒。方。目。眯。五。色。不。復。他。有。所。聞。卽。縱。之。去。孰。知。金。蟬。一。遺。蛻。遂。聚。九。州。鐵。鑄。成。大。錯。耶。

於是兒復進遊石船妙肖攔斷烟波畫舫雕鏤買完風月他如山光嵐影之倒嵌玲瓏鏤金錯綵之沃施粉飾尤點綴都麗地既引人入勝兒更全神孤注矣乃視綫乍轉忽迎面立一麗人霧縠冰綃廣長曳地裝束不類漢家雖徐娘其年而玉環其韻顛巍巍的臺閣頭上新簪一緋紅繡球花濃馨獨絕此濃粧艷裹之粲者初不知其何來而遽集正驚異間纖纖春筴遽出以握兒手兒驟觀此顏頰手頭如神經猝受

猛。烈。興。奮。劑。不。自。知。其。何。者。爲。是。進。退。爲。之。狼。狽。人。已。喻。其。意。柔。聲。撫。之。曰。官。官。勿。驚。是。處。爲。我。家。上。苑。尋。常。人。豈。輕。易。到。此。乃。者。汲。引。有。緣。尙。不。知。官。官。幾。生。脩。到。也。言。已。不。復。談。其。答。覆。逕。挽。之。行。兒。至。是。身。已。不。復。自。主。一。任。其。牽。曳。而。已。嗟。乎。茫。茫。孽。海。沈。論。不。滓。之。身。馥。馥。香。城。變。現。犁。泥。之。獄。豈。個。兒。所。及。料。哉。

九。重。輦。路。歷。級。而。升。曲。館。蓬。房。移。步。換。影。是。時。已。金。烏。匿。彩。天。色。晚。來。而。園。內。之。亭。閣。樓。臺。忽。從。間。壁。飛。起。千。百。枝。電。光。照。耀。如。同。白。晝。勿。論。漢。宮。傳。蠟。滅。色。無。華。卽。李。青。蓮。當。日。撒。金。蓮。炬。歸。院。時。恐。亦。無。此。光。榮。迤。邐。行。來。最。後。進。一。室。珠。簾。棊。几。妥。貼。華。貴。五。光。十。色。中。紙。醉。金。迷。又。似。別。一。天。地。麗。人。指。謂。兒。曰。此。我。家。金。闕。西。廂。也。而。牽。箔。叩。扉。不。數。雲。屏。十。二。薰。香。入。侍。條。來。彩。女。三。千。迨。錦。墩。坐。定。並。肩。爲。榮。兒。當。此。時。祇。覺。虛。無。縹。緲。非。復。人。間。卽。毛。髮。細。管。霎。時。皆。透。微。暖。而。歌。臺。舞。殿。餘。韻。繞。梁。尤。覺。此。曲。祇。應。天。上。有。也。既。而。銀。屏。闌。瓊。筵。敞。迴。燈。開。宴。綵。衣。行。炙。天。廚。八。珍。都。平。生。所。未。覩。泊。乎。酒。闌。席。撤。已。夜。將。闌。於。是。嬾。娥。迴。避。對。影。不。三。謔。語。調。來。漸。入。魔。境。此。楚。楚。可。憐。之。御。史。兒。遂。萬。劫。墮。落。於。淫。穢。窟。中。而。無。以。自。拔。嗚。呼。法。喜。維。摩。無。遮。會。啓。醍。醐。沆。瀣。歡。愛。緣。聯。余。本。不。欲。以。官。闈。穢。亂。之。迹。玷。污。我。不。律。也。然。而。曲。爲。遷。就。則。妖。婦。之。穢。德。不。彰。長。此。湮。埋。卽。稗。官。之。信。史。何。補。而。况。金。張。門。第。慘。綠。少。年。曙。後。孤。星。光。裕。恭。賴。其。矜。貴。也。何。如。乃。華。年。似。錦。希。望。如。潮。中。僅。此。園。林。一。涉。足。遂。至。舉。千。百。世。乃。祖。乃。宗。之。血。食。不。啻。假。手。以。斬。絕。其。慘。酷。也。又。何。似。則。信。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冤。乎。毒。哉。至。是。而。摩。登。席。開。銅。屏。春。滿。矣。童。子。何。知。躬。逢。艷。遇。對。此。容。光。照。人。衣。香。刺。腦。時。寧。有。不。心。神。俱。蕩。者。故。始。也。禍。福。不。知。計。不。恤。犧。牲。鑿。戰。中。堅。却。

亦買餘勇而奪蠹以舞究之生人精力有限妖婦慾壑難填巫雲暮扇峽雨春沸永夕永朝鼓衰竭焉於是愛之欲其生者惡之即欲其死即於不知不覺間昏夜擗之郊外

維時兒家奚若者闕閱天驕無端走失悠悠生死關切奚如一座莊嚴燦爛之御史府中母哭其兒主責其僕三日以來愁雲慘霧沸反連天然而北京當日租界未闢方帝制以自雄御史亦人臣不能爲咸陽大索之謀便何從得國家偵探之用又况茫茫人海偌大京城譬猶大海一針即欲鹵莽以求而試問一部十七史將從何說起揆索不綦難耶所以賞懸帖募既設想之俱窮夢卜形求復迷信之奚恃所謂上天入地求之遍兩處茫茫皆不見者其情景髣髴似之獨此象齒自焚之彼兒方且再激再厲爲涓滴歸公之報効九華帳裡尙夢魂未驚也詎知禍變之來懸諸眉睫趙孟之所貴即趙孟之能賤直至墮歡莫拾倣屣一投而此最後發見之病兒乃爲家人所百計覓得而昇以去矣

維時彼兒又奚若者絲絲弱喘驚回魔夢之魂點點紅冰彈斷見親之淚吁嗟吁嗟斯何如慘象耶然而隋珠彈雀去後旋來骨肉一家團圓重慶似常情測之兒正天道剝復時顧御史殊不然以爲童年遊蕩後患何堪不有以究詰之將何以申防堵而施懲愆况家教素嚴庭訓之不端尤足爲清白玷所以循循善誘語妙鈎稽迨兒吐露真誠箇中情實業經渙然較量利害乃遂奪其天性之慈愛于是御史起轉籌顏慰之曰兒病矣余心滋痛他日能自悔者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余決不苛責兒言訖揮家人出爐烟颺處已手自將得葷餌至視兒飲已且爲之覆衾囑靜攝不及炊許哭聲繞竹報兒殤焉於是御史遂祿獨送其老



贈 妓 新 聯

(石 峯 張)

官兒碧血記

● 巧春

魏文帝有宮人名段巧笑莫瓊樹  
陳叔寶與狎客唱臨春樂後庭花

● 金玉

身價重於山非萬黃金所能換者  
容華清若水唯一白玉蔗樂似之

● 李如意

在桃李叢中壓倒羣芳譬如北辰衆星皆拱  
從葶蘿村裏營成香窟不意西子今日又生

● 金如玉

安得廣廈千萬間金屋以藏金屏以護  
每聽當筵一兩曲如玉之潤如冰之清

● 葉雲蓮

一葉生涯如雲之過眼  
萬花世界惟蓮是苦心

明季軼聞之一  
夏令尹外傳

(山淵)

雲南僻處邊陲。幽岩密箐。山谷窳。擧去中原絕遠。夙與中國不相通。中國亦以爲苗族所窟宅。視之若甌脫。自莊氏入滇。池名始顯於世。歷代君主往往用術羈縻之。然時服時叛。莫克馴服。元明以來亦沿前朝故智。錫以藩封。令子孫世守其職。其地之官多以其地之人爲之。政教號令自爲風氣。往往不奉朝命。朝廷亦莫若之。何其地居民多古代苗黎。裸獠之遺。漢族移殖者寥寥。故風俗獷悍。不知禮教。喜則莽甘怒則角逐。雄則虺噬。敗則豨烹。雞蟲得失無已時。絕無所謂愛國之念。繫厥匈臆。縱有一二軼事。懿行。足傳久遠。然名不出里閭。事不掛齒。頰風吹不度玉門。關與煙霧俱銷滅。可哀也。洎乎明社將屋。大盜竊國。海飛日暗。天地皆昏。莊烈帝殉社稷。中原臣民殉節捐軀者踵相接。而寥僻窮窳之雲南亦受茲感。刺聞風興起。沐藩心乎明室。獨力撐柱於上。知縣夏祖訓更能誓師拒賊。以忠義感將士。守陴皆哭。全城俱燼。無一爲不義屈者。忠勇節烈之氣。奚多讓中原士大夫耶。且轉移風化。一洗雲南夙昔之塞野功殆不可沒矣。

祖訓字仲有號昭許。生於明季。磊落有大志。體幹魁壘。須髯如戟。雙瞳奕奕有神光。逼人咄咄。人不敢仰視。博學工文章。於四部之書無所不讀。而能識其大者。嘗與人談史及五胡亂華。金元禍宋事。則曠目厲聲。怒髮上指。蓋當其時亂機已兆。邊事日亟。朝廷用人不專。巡撫經略。一年數易。中原士夫。又日以意氣用事。而不知晉宋之覆轍。即在目前。故伊川被髮之憂。不禁縈繞於胸臆也。父母俱亡。惟一妻一妾。妻生

子曰。壽明。妾則舉一女。年尙幼稚。未幾。妻亦死。妾金氏。賢而幼學。事夫盡禮。祖訓卽不復娶。人勸之。則慨然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我躬不閱。遑惜我後。時局如斯。寄身無所。遑復有寄情。妻子地耶。祖訓有僕二人。曰陸朝。曰史倫。世爲夏氏僕。其祖若父。寄身於夏氏門者。已歷數世。二僕世受夏氏恩。媿無以報。故恪恭將事。主維謹。且其人老成持重。於堅忍之中。而有肝膽。祖訓不以僕役視之。恆引以爲友。每談家國事。慷慨激昂。言或出於過激。二僕輒諫止之。曰。大丈夫痛心家國。當從容鎮靜。有術以處之。徐圖挽救之術。奚必效屠沽蠶之攘臂器囂耶。其言義正詞嚴。若父兄之訓子弟。祖訓屏息受教。若門人弟子之於嚴師。蓋二僕深明大義。於天下大勢。能瞭然於胸。故發此文。公儒師所不能發之言。祖訓奉之爲金科玉律。而不敢少違背也。一家之中。內則妻子。外則二僕。餘無它人。每讀書。金氏捧硯於其前。子女佐讀於側。書聲琅琅。昕夕達於外。行客過其廬。聞書聲。無論識與不識者。莫不相顧而語。曰。此夏先生之居也。

未幾。李自成張獻忠二賊。嘯聚羣盜。揭竿而起。四方之盜。多響應之。賊燄大張。州縣望風降附。莊烈帝惻然憂之。知非延攬人才。不足以支危局。乃下求賢之詔。殷殷訪詢。癸未之冬。祖訓適在京師。王少宰昆華。夙聞其賢。乃薦之於廷。帝召對於平臺。奏對稱旨。帝亟賞之。祖訓抗論天下事。聲淚俱下。帝亦泣。乃授呈貢知縣。臨行時。帝猶勉其盡忠報國。祖訓以死自誓。帝目送之。曰。此忠臣也。爲之歎息不置。厥後卒如帝言。

祖訓既奉帝命。携妾與子女。及二僕。兼程以行。風聲雪影。修途萬里。敝車羸馬。跋涉危巖峻坂。間國事繁。懷不自覺。其苦抵任之日。爲甲申六月。時李闖已陷京師。莊烈帝慷慨殉社稷矣。祖訓躡蹻長號。涕泣不

已欲卽以身殉金氏諫之曰先帝召對平臺以重責相付豈可以一死了之耶方今京師失守人心搖蕩各州縣之官俱有遲疑觀望之意余恐此地不久將大亂此時宜以守土救民爲重振刷民氣足食足兵縱海內盡瓦解無尺地片土之存亦當守此呈貢一縣城存俱存城亡俱亡庶可以見先帝於地下而無媿今日死非其時也祖訓恍然曰卿我師也一言醒余迷夢否則余將爲明之罪人矣於是涕泣受事凡地方利害無不竭力籌畫以備他日可以戰可以守又嘗進民於庭訓以大義以忠君愛國相策勵於是呈貢之民無老幼賢愚莫不視祖訓爲父母矣

是時雲南爲沐藩世守之地沐藩世受明朝厚恩深思有以圖報忽聞京師困陷君王殉國驚駭之餘欲泣不已冥思京師雖陷余遠隔萬里力所不能救中原多氣節之士必能起義兵爲帝復讎余當爲明守此藩封毋乘危難遽萌二志於是傳檄諸將士堅守疆圉勿令流賊竄入整軍經武戒備周嚴以爲可以無事矣誰知亂不起於外而起於內不起於流賊而起於叛將耶乙酉四月吾必奎乘明綱解紐滇省孤懸思驅逐沐藩擢雲南爲已有而代其藩封之位突以兵據楚雄叛必奎部下多健兒楚雄之形勢又險峻可守必奎以楚雄爲根据地遂欲縱兵四出王昆華帥兵與之戰不克死之昆華旣死必奎之鋒益不可當矣

祖訓聞昆華死大驚哭曰余生平知己惟昆華一人必奎叛賊不可不討知己之讎不可不復余其速往不能坐視矣金氏復諫曰今日禍患迫於眉睫當重公義而輕私讎必奎以楚雄叛目無沐藩卽目無明室宜討固也然雲南土地寥廓楚雄一府未必足以敵全省討賊之責當由沐藩任之自操必勝之券方

## 夏令尹外傳

## 四

今風聲鶴唳人心洶洶不特呈貢兵單不足以討賊卽兵力充裕公一去則呈貢無主外亂乘虛而入此邑亦拱手而讓於賊矣祖訓然之遂按兵而不敢動時沐藩聞必奎叛赫然震怒自帥勁兵討之檄沙定州會勦果也必奎以一府之衆不足以敵沐藩大兵一至人心頓舍必奎而向沐藩必奎之軍遂各鳥獸散不克成列沐藩執必奎而殺之時沙定州尙失期而未至也

沙定州帥兵至而必奎已誅定州猶要功請階沐藩窺其目眈眈而欲逐逐必有異志不許其請定州屢以爲言沐藩怒斥之定州切齒恨曰方今天下擾攘帝王由我爲之藐汝藩封敢斬余請余誓必令其頸血一污余劍鋒也乃潛謀起兵叛敵沐藩無備突以兵襲入沐府沐藩倉皇驚走墮以身免乘夜奔永昌收拾殘兵重與定州戰彼此相持一載餘兩軍死亡相枕籍勝負卒未決當是時縱無外寇而內亂迭起爭戰連年點蒼之山盡赤昆明之水不流雲南人民罹鋒鏑死亡之憂者已不可勝算矧孫可望李定國輩復伺隙而瞰其後耶

丙戌孫可望李定國等旣屠四川復以蜀兵來攻雲南雲南疲於內地之戰爭無餘力以禦外寇故孫李殺巡方御史長驅入省城所過若狂風掃落箠一切官吏或死或降無一能將兵以拒賊者時惟臨安晉寧崑陽呈貢四縣同樹義旗拒之呈貢獨當其衝受禍爲最烈先是祖訓觀於沐藩定州之戰慨然曰方今危難交迫戮力同心以禦外侮猶恐不足矧自相屠戮乎雲南其不臘矣及聞孫李破省城憤然曰余身與城俱碎此其時矣金氏笑曰爲國而死勝於降賊而生妾雖婦人願從公於地下祖訓曰若可以不死金氏曰公殉國妾違可不殉公今日所須躊躇者存公嗣耳乃以壽明託於姻戚某揮涕屬之曰此夏

氏。一。塊。肉。幸。憐。而。保。之。是。時。壽。明。蓋。甚。幼。也。

祖訓以孤身捍危城。前有重寇。後無援兵。玉石俱焚。無待著蔡。然而殊無餒志。率先登陴。以忠義勵兵士。痛言亡國之慘。兵士望之。皆涕泣憤氣。填胸咸願效死。去祖訓。斯夕。巡城不敢懈。二僕與之俱。陸朝執戟。史倫荷戈。主僕三人。雖皆須髮半白。年將及耄。然昂昂赴氣。騰雲霄。金氏亦糾集城中。健婦女稱娘子軍。以備作巷戰。

賊圍困月餘。矢石如雨。臨安諸城皆破。呈貢巋然猶存。未幾糧盡。兵士餓死者相繼。祖訓猶死守。賊突以雲梯攻城。城陷。殘兵已病。莫能與。祖訓振臂一呼。瘡痍皆起。與賊搏擊於城中。良久。兵士死殆盡。祖訓遂被縛。厲聲罵賊。聳身奮躍。繩皆斷。以頭觸賊。賊怒。以刀割其皮。皮片片落。血飛濺地。盡赤。祖訓益罵不絕聲。乘間投菱角塘。死。金氏抱幼女。哭呼曰。公慢行。妾來矣。亦投水。隨祖訓死。陸朝。史倫。二僕以身。腋祖訓。不獲。助聲罵賊。不已。一殺於賊。一自殺。祖訓之子壽明。其姻戚於城破之日。挾之匿亂屍中。賊不覺。微服以逃。幸脫於禍。夏氏嗣續。獲以延於一線。天不忍絕忠臣孝子之後。其信然耶。賊以呈貢陷。最後怒益甚。大肆屠戮。以洩恨。白髮黃童。無倖免者。朽骨積若山邱。血腥遠聞數里。故雲南之受賊禍。以呈貢爲最酷云。

山淵曰。祖訓死於菱角塘。塘在呈貢城東門厥後。覓其遺骸。終杳不可得。惟有老吏沈逢時。歲時以茶湯奠於塘後。以弔祖訓在天之靈。而誌滄桑之感而已。祖訓死事最烈。忠勇之氣萃於一門。婦孺僕役俱能殺身成仁。在當世不可多覩。乃以僻處雲南。事遂湮鬱不彰。亦以李定國前後易轍轉降。明室當



夏令尹外傳

六

代。不。肯。彰。其。昔。日。之。惡。故。於。祖。訓。殉。節。事。遂。寂。寂。無。聞。亦。可。哀。矣。地。下。有。知。雖。不。爭。此。身。後。之。名。然。發。潛。蘭。幽。後。死。之。責。余。故。旁。參。博。綜。綴。其。事。於。篇。同。時。更。有。知。州。冷。陽。春。者。其。死。節。與。祖。訓。同。而。其。詳。不。得。而。攷。矣。



滑稽小說

# 你今兒有飯喫了

(恬子)

話說北京狗尾巴胡同。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餓倒在路旁。忽來了一個肥胖漢子。形似武行中大老模樣。對着孩子瞧了一瞧。又將腳踢了一踢。道：「你這孩子。可是餓死了嗎？我有麵包在這兒。你可起來喫罷。」那孩子聽了這話。抬起頭來。望了一望。瞧見這漢子。伸手向懷內拿出兩個麵包來。便一個咕嚕的從地上跳了起來。對着漢子。唱個喏。將麵包接去。大嚼。漢子道：「我且問你。看你這個模樣。像是狠聰明的嗎？爲什麼不去幹點買賣。我今天跑來跑去的。瞧你在這兒躺着。也有多時了。孩子道：「不瞞大老講。昨兒到今兒。麵屑還沒有下過肚子。險些餓死了。幹點買賣。生意心下。怎麼不想沒的三吊五吊本錢。叫我去幹什麼事呢？」漢子道：「你話可不是這樣講的。照你這麼講法。那事就不行了。我也沒得三吊五吊本錢。還要撐家立業。咧。今兒遇着我。你可是造化了。且帶你去鬧一會兒罷。不知道你可有這個膽兒去嗎？」這孩子一想。不要本錢的買賣。定是去喫錢。糧。譬如在這兒餓死。就去幹一回罷。便道：「可是去當兵嗎？」漢子道：「照呀。照呀。孩子便跟定一縷烟的奔去。」

到了二條子胡同。這漢子望着所宅子。便大踏步的跨了進去。裏邊有好多人在一塊兒踢箭子。舞石墩。溜繩索。學貓叫。裝狗吠。做種種的遊戲。瞧見這漢子進去。都跑來唱喏。請安。像是狠規矩的樣兒。漢子便對一人道：「這孩子來謀職業的。可領去指點指點。」那人講：「兄弟。隨我到這兒來。孩子便跟到後邊。瞧是一所廚房。不知道爲着什麼緣故。引到這個去處。那人指着一井道：「水在這兒。可汲來。拿到缸內去。又指

你今兒有飯喫了

二

一柴房道。柴在這兒可砍了。拿到筐下去。孩子道。怎麼使我砍柴。擔水。這事使不慣的。我可幹不下去。大老着。我來衝鋒行陣的。不是來幹火頭軍的。勾當。你可不知道。這個道理。要去問個明白。纔是。那人道。你要這麼樣兒。這是此地規矩。要是客師到來。纔可免當這個差兒。不願意也。這個樣兒。若要違你的脾氣。行出去。那就對你不起。了。這孩子本是做官的子孫。一點靈犀。狠聰明的。爲着爹媽去世了。鬧到這個地步。前天聽得別人講。當兵是狠貴重的。就爲這個道理。纔肯跟着漢子跑來。今兒聽這人講的話。不蹊不蹺。做的事。不明不白。心下倒有一點狐疑起來了。便問道。你這兒到底是個什麼。去處。幹的什麼。買賣。我可不能知道。那人笑道。你可還沒有知道嗎。我老實對你講罷。這兒是幹的。沒本錢。買賣。日天有日天的。買賣。晚天有晚天的。買賣。到了此地。不管他是什麼人。就要守着這個規矩。如有半個不是。那就沒得生還的希望了。勸你委屈些。幹一會兒。罷。這孩子知道利害。出於無奈。便依着這人講的事。幹去了。

那位肥胖的這漢子。和着幾個會出去幹買賣的。天天大魚大肉。半麵半飯。嚼的不了。這些在家學習的。徒兒。每一天三餐。每餐只給蔥頭三個。小麵包半塊。薄麥漿一碗。天天如是。毫釐沒得加添的。這一天有一人喘着氣的跑來對漢子講道。今兒在翠花街珠寶舖子裏。瞧見荷包巷黃公館的黃太太。兌着一千二百銀子的珠寶。我方要想下手。他就拿着這珠寶。竟上馬車回公館去了。頃間已打聽明白。這黃太太的上房。做在樓下。靠着坑子後邊。就是他的上房了。漢子道。這是大風。到晚。天待我自去走一遭。孩子在旁。揷嘴道。既有這樣的大風。還讓小徒去。出出手。做個出。手的禮兒。又可喫碗白米飯。兒。漢子道。你這孩子。還沒有受過我的教育。那裏知道。幹買賣的事。麵包還勉強給你喫的。倒要想喫白米飯了。孩子道。教

育是這麼樣。漢子道：我對你講。這個買賣有上中下三等的大術。上等的是騙術。不要動聲色。只要想法兒。別人的東西。就可騙了過來。中等的是劫術。不要用什麼梯兒。只要一根繩子。或一竹子。溜了上去。只叫是攀高風。這東西。不管他擺在什麼地方。只瞧他轉一背兒。便去劫了過來。下等是偷術。日天先到他宅子。四圍走一遭兒。瞧是什麼地方。是裏邊空着的。到晚上。就去開他一洞。只叫是開桃源。從兩腳先挨進去。兩手伸直。擱住腦袋。那就不要用力了。到裏邊將所有東西。捲了過來。這三件事。你一點不懂。就要想去出手了嗎。孩子道：這事有什麼希罕。漢子道：你好大的眼珠。我就拿一件事試你一試。你可做不。到那就對你不起。我人在這兒。你可想一法兒。騙我到這路。抬上去。孩子接口道：這事我可辦不到。你如在上邊騙你下來。這就可行了。漢子道：你既這麼講。我就依你。便大踏步一經跑到上邊。孩子拍着手道：你講騙你不到上邊去。今兒在什麼地方。漢子大驚失色道：好好好。你這孩子倒甚乖巧。但是晚天去用的偷術。你沒有幹過這事。不是當耍的。孩子道：這偷術更沒有什麼希罕。漢子道：你不要誇着大口。我今兒雖被你騙倒。你能將我這人偷去。那就算你一等的大老。孩子道：那事亦容易得。狠。但今兒晚天須帶我去觀個風兒。漢子道：這話還在理。便吩咐一人。晚天三更時份。你可先帶他去。將桃源開好。一切指點。指點待我到四更天氣。自來動手。

二人到了三更時份。便一縷烟的跑到荷包巷。開起桃源來。不多一會。就開的洞穿。孩子道：師父爲什麼到這時。還不見來。你可到那邊去瞧一瞧。我自到這邊去望一望。來。這人不知是計。依着他話。竟跑去了。孩子便向洞內一鑽。來到裏邊探頭一望。正巧黃太太拿着日天兌來的珠寶。瞧了一會兒。擺在梳粧檯。

你今兒有飯喫了

四

的。櫃子內就上床睡了。不多一會鼾聲起來。知道已睡着。便拿房門輕輕挖開。挨身進去。拿了珠寶。探在懷內。又來到外邊。拿大門輕輕啓開。找着一個裝麵粉的布袋子。在洞口守着外邊。這人等了一下。師父就卽跑來。底聲問道。那孩子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人講是到那邊巷口去瞧你老人家去了。師父道。不要去找他。我就進去探一探。你在外邊守着就是了。

這孩子在裏邊聽得有人底聲講話。知道師父來了。望下一瞧。就有兩腳進來。孩子連忙拿着布袋子。向洞口接住。悉索一聲。正好裝在袋內。拿起往上一背。由大門跑出一經跑到二條子胡同。寓內拿着袋子。往下一丟。氣喘喘的不則一聲。在家的這些弟兄都跑來問道。你今兒出手就找了這一袋子東西。要恭喜你了。我替你打開來瞧一瞧。到底是什麼東西。這麼會動的。敢是一個豬豕嗎。明兒殺了。大眾喫一塊兒。倒也很好說。猶未了。袋子裏面忽發聲道。我是我。大眾喫了一驚。連忙把袋打開。說道。不好了。這是師父呀。爲着什麼緣故。要你裝着袋子帶他回來。孩子笑道。我要帶師父回來。做什麼。這是偷來的呀。先前那漢子被裝着袋內。料是被黃家的人捉住。送到官府裏去的。屏聲息氣的不敢則聲。想設法逃去。這兒方才知道被孩子玩弄。便走出袋子。問孩子道。爲什麼將我拿來。孩子道。這是你着我偷來的。漢子直氣得暴跳如雷。別人在這兒幹正事。你跑來當耍兒。今兒這樣大的風。被你幹壞了。是什麼道理。你且講來。倘有半個不是。那真要對你不起。了。徒兒們快拿馬刀來伺候。好替他送終了。孩子不慌不忙的。便向懷內拿出珠寶來。道。別要着急。敢是爲這大風嗎。師父接去瞧了一瞧。道。照呀。照呀。你今兒有飯喫了。

外革命  
崇拜英雄

(競存)

癸丑春月。余因事赴寧。是日也。風雨晦冥。車抵甯時。天色垂暮。亟往旅店投宿。暫息征塵。一宵無話。翌日往訪友人吳君。寒暄數語。相偕外出。行未數武。卽見前導五色旗。招展而來。軍樂之聲。洋洋步伐之聲。橐駝隊容甚整。佇足而觀。煞有尙武氣象。友人告余曰。今爲浙軍攻克南京之紀念日。彼輩軍人前往祭祀。殉難諸烈士。以誌哀悼。以慰忠魂。離此不遠。盍同往該地會觀。其盛乎。余欣然樂從。至則果見國旗飄揚。軍隊整列。各級軍官魚貫而來。互脫帽以行禮。未幾樂聲大作。軍官以下。依次行三鞠躬禮。禮畢。主祭官復登壇演說。惟場合廣而聲浪微。聽不甚晰。要之皆激勵軍人爲國効忠耳。而斯時墓前之古柏蒼松。若相慰藉。若相和答。一腔忠愛之氣。令人油然而生。余顧謂友曰。崇拜英雄。不當如是耶。

詎余崇拜英雄四字。甫脫諸口。友人一時若有猛然記憶。及無限感觸。狀余怪詢。故友曰。果爲英雄。固宜崇拜。然世不乏假名英雄。而居心盜跖者。且有人因迷信英雄。迷信崇拜。而誤盡終身。鑄成大錯者。余愈不能耐。堅欲問故友曰。客歲殘冬某日。天甫黎明。有販菜夫行經烈士塚前。驚見一女子垂首倒地。氣息已無。頸上猶繫繫三尺組。驟見之下。賊怪走告。一時觀者紛來。羣相驚詫。方欲報告。檢廳偵探。究竟忽有人檢其衣袋內。尙藏有日記簿一。展視之。寥寥數語。想卽畢命前數分鐘所書之詞。其文曰。

妾不幸作女子。身方欲振刷精神。勉成事業。以提倡男女平權。光復之役。奔走各地。自問不遺餘力。奈崇拜英雄熱中過甚。以致所適非人。重違夙願。爾後所遭之境。屢瀕於危。實命不猶。亦復何憾。惟雅不



欲以文明之罪多露之羞蒙諸妾身貽譏大雅今特以一死藉明心跡且得與諸烈士相見於地下死亦瞑目矣

各人正在傳誦惋惜間俄而屍屬亦尋踪而至撫之大慟途人詢問源委則曰此女因所適非人幾經魔障幸而免脫歸家家人雖百番解勸終無以自慰昨宵託故他出竟夕未歸亟遣偵騎四出果於是地覓到且已一命嗚呼何忍再報檢廳加女以暴露之苦言畢泣不成聲當卽草棺殮昇之他往後據道路傳言及其家人報告始歎美人薄命自昔已然苟非木石人聞女所遭之厄能不爲之掬傷心淚耶

女呂姓字佩華本湘籍父宦江左移居江寧有年九歲失恃女母祇此掌珠背母之日女痛何似如是者年餘繼母何氏入門秉性賢淑相處尙安厥後何氏產男二賴姊抱持愛護故感情因之愈篤惟女頭角崢嶸意識高尚眉宇間時露英偉氣若本諸天性者然平時對於文字女紅等事惟日夜孜孜頗有競勝心父常謂此女矢志高傲不合女性恐非壽者相頗引以爲憂年及笄父爲選擇佳婿不意夙願未遂忽罹暴疾醫藥罔效越一晝夜而亡至是女搶地呼天痛不欲生較背母時尤甚繼思身殉無裨於事偷能勵志求學我輩女子詎遜男兒他日造成女良教師亦足慰亡親於地下由是求學之心益切其繼母體亡夫愛女之心亦不加阻遂偕閨友三五人同來海上入某校肄業女於各科學皆有心得而體育尤爲注意成績最佳蓋尙武生性使然也逾年義師起東南諸省相繼響應女投筆而起曰生啖胡肉光復漢胃此其時矣急檢行李匆遽出校爾時校中女師及女生皆紛紛回籍獨女則奔走各地時而充女偵探時而作救護婦時而作募餉員苟可爲民軍効勞之處絲毫不遺餘力奔走數閱月尙未回里一省所親

目以女國民誠當之而無愧時則寧垣雖已克復而南北軍尙相持不下北伐北伐之聲不絕於耳女意我輩女子非作男子後盾不可非編成女子北伐軍隊以激勵男子者不可由是編練女隊事亦且夕而成顧以經費支絀不能持久零星募款無濟於事女焦慮萬分計無所出遂請命於某隊官隊官慮姓一時激於女豪之勇氣爲之說項於某旅長前竟得許可大宗款項一時立應此時女之感激涕零匪可言喻由是時與某隊官相往還兩情相洽矢志靡他旋訂白首焉夫於軍事倥傯之際竟得聯茲佳耦世間艷福無過於斯人孰無情對此詎不生羨而孰知此巾幗女豪竟不知不覺斷送於此忍心害理之僉夫耶

盧某一暴戾之武夫耳寓浙台有年少時頗無行里人畏之如虎且與幫匪海盜時通聲氣積有訟案民軍事起乘機冒充軍事偵探僥倖竊功竟得廁身於敢死隊先鋒官之列頻年懸緝重犯於是列衣冠中矣當浙軍出發攻寧時又以光復有功超擢某旅隊官與呂女結識正渠眉飛色舞時也彼時與女往來緣耽女之色與才故假意殷勤無微不至女竟墮其術中及成婚後愛情漸淡旋生意見女則不覺也無何南北統一留守府取消部議裁遣軍士盧某遂至賦閒挈女至滬上終日任情揮霍女阻之不聽未幾囊金告罄女之私蓄亦歸烏有女欲告貸於母家又恐自由締婚竟無良果必爲繼母所嚙碍難啓齒因是一貧如洗不能自拔盧某遂漸萌鬻女之念頗以意挑女勸其他適謂與其牛衣對泣毋寧分道揚鏢詎女意堅不少動且曰女子從一而終當茲女德墜落時代尤不可予人以口舌甘苦同嘗至死靡他息壤在彼君獨不念前情耶某無以難之由是懷恨益深而女則日事女紅藉資餬口心懷坦白毫不介意

奈所獲細微。難資贍養。海上繁華。長安居大。不易。屢與商善。後之策。盧則初聆其言。頗爲厭聞。繼乃惡念頓萌。竟利用其所商。將計就計。詭曰。吾故鄉。雖甚瘠苦。但故屋數椽。薄田數畝。寢於斯。食於斯。聊足自慰。與此間之一無憑藉者。不可以道里計。蒙卿不棄。既甘淡泊。復願操勞。心慰無似。吾意即日回里。再圖良策。卿意何如。女聽其言。卽摒擋歸里。迨抵其地。則身入虎牢。悔已無及。而所謂田廬。薄產。兩屬子。虛僅向某僻處。賃屋一椽。以聊蔽風雨焉。女至是。既墮術中。無可奈何。徒呼負負。又孰知自回里後。盧某對女暴戾。頻加益復。不如前狀。無論何時。輒以細故。任情詬誶。女則自歎薄命。終日以淚洗面而已。一夕。盧託事他出。囑女堅守門戶。善爲防衛。候至中夜。遲遲未歸。正疑慮間。忽聞扣門聲。啓視之。則三五暴徒。已一擁而入。威逼強脅。無所不至。堅欲曳女而行。女抵死不從。以首觸地。慘不忍觀。俄有一人見此。女氣無可奪。遂大聲曰。彼姝既不樂從。相強亦屬無益。小妮子亦大可憐。不如釋之歸。一嘯而散。斯時。女已臥地不省人事矣。及盧歸。始漸蘇。亟告以故。且與商避盜之策。盧曰。此間本是盜鄉。安所往而得樂。土余固無慮。所慮者卿耳。欲籌穩妥之策。計惟遣卿他出。或可相安。距此不數里。有富豪某家。余與其門者通。倘與門者商。懇其於主人前。爲卿說項。引卿於鍼黹。或梳櫛。女備之列。則在卿。旣堪溫飽。而每月備值足資補助。又可免余內顧之憂。卿以爲何如。至事之諧否。雖屬難必。而人謀固不可不臧也。女聽其言。議遂定。越數日。夫報命曰。事諧矣。明晨稍稍整理畢。卽偕卿往某富豪家。何如。女喜出望外。詰朝偕往。至則盧與女略談數語。而別而執。知此一別也。盧已去如黃鶴。杳無蹤跡矣。女則不知也。由門者介紹。見主人。俄而主人出。向女微笑而言曰。汝稔我否。前宵羣暴威汝。脅汝時。最後爲汝解釋。遺衆散去者。卽我也。蓋女入

門時如墮五里霧中初不之覺至是聞言始如大夢初覺知前宵之威脅及今日之售欺均係僮夫同謀夫也不良胡忍心害理一至於此又知所謂富翁者即係盜魁此時萬種愁腸固結不解血淚盈盈幾欲奪眶而出默然者半晌繼思此盜或發婆心憐我之遇有意援我亦未可知姑試言曰前夕蒙君盛意釋我亟難感激靡涯今又蒙寵招使妾侍職侯門得以備值所給俸資贍養感德何似盜曰備值耶此中源委汝尙未知耶抑佯爲不知耶女曰妾之此來祇知被備性質其他底蘊委實不知盜曰此亦難怪此亦莫責卽探囊取一紙出擲與女展視之乃卽盧某親筆所書之賣絕身契也閱畢哀痛欲絕此時情景所謂欲訴無語欲泣無淚滿腔心事付與誰知恨手無寸鐵頃刻畢命於階下耳復哀懇曰前夕旣蒙援手今日何妨釋我且君富有賞財天下多美婦人何苦娶重婚之婦又何忍離間已成之夫婦耶盜曰此事非我之單獨舉動前夕之威逼亦係汝夫囑意謂事果得諧當酬我以五百金如不能強再作計議數日前汝夫數數往來此間正爲汝事今五百金已索去矣汝今此來又將何說之辭且汝不來則已旣來此間則已入我彀中所謂山窮水盡無法挽回者也請速自爲計女爾時欲遁無門覓死不得不得已又徐言曰妾夫不良一再欺妾恩斬義絕亦再無完叙之理惟即欲妾改適婚姻重事亦須擇日行禮萬不可稍涉以苟且且妾尙有數言要於君妾頻年負債纍纍約有數百金之鉅果如適君可否先事代爲清償某雖不仁妾尙未與之斷絕關係宜以訣詞可否要求最後之一面盜領首者再乃曰卿意旣願轉圜所云償債及擇日行禮事一一當如卿命惟要求最後之一面則勢所不能言畢若有所思卽呼侍者取一小篋出親擲與女曰此係汝物汝之登儀償債金胥於是乎在任汝取攜固不計較也女啓視之盡係

纍纍之飾物。女至是。佯作感領狀。陰念婚日。尙未擇定。或尙有最後。亟智得以乘隙。兔脫。亦未可知。故不復堅執如前狀。而盜則恐傷女心。見女痴情未斷。亦不敢遽及於亂。且恐逼女太甚。必致自盡。遭人亡物去之失。姑遲擇日。置酒高會。爲顧女於數日。來苦伺從。嚴密無隙。可乘。用心良苦。其後防衛者。稍弛。某夜乘女侍熟睡時。出賄守門者。謂我藏有小篋。一內儲纍纍者。汝能縱我出。當以爲壽。守門者利其貨。竟縱之女。乃得遁。於是毀其衣。毀其容。沿途行乞。作歸計。以免墮入暴徒手。噫。女之一再遭劫。得以出險入夷。亦可云天宥其衷。良足慶幸矣。抵里後。泣見家人。備陳顛末。且謂繼母何氏曰。男子不告而娶。尙非正辦。女曩者一時錯誤。遽入孽障。自貽伊戚。於人何尤。家人勸慰再三。終至無效。遽於某夕。託故他出。而自畢其命。嗚呼。慘矣。

著者曰。吾國自由締姻。甫見萌芽。而重霧晦。即相逼而來。往往種因不佳。結果遂劣。離婚提訴。貽譏大雅女。以醉心英雄。顛倒過甚。竟致誤適匪人。遭茲磨劫。卒能不爲強暴所污。完茲全璧。終乃自戕於烈士前。以自明。狐死正邱之意。豪氣潔行。兼而有之。安得不亟爲闡微。用愧一般涼德之男子。雖然。彼無知女子。遭人播弄。卒至身敗名裂。引頸就戮。死而不聞者。又豈少也哉。噫。

言情小說 瓊珠憶話

(欣之) (品丹)

春雨連旬。點點滴滴。狂風怒吼。助桀爲虐。時則山色凝翠。樹影模糊。桃李垂頭飲泣。若有深怨。造物無情。何不付以勁質。而一伸其氣耶。已而雨止。風靜。鳥雲陣陣。向東北隅驅逐。去將升之皓月。時露半面。於雲幕間。一角紅樓。高矗於叢林深處。有女郎焉。身倚朱欄。手抱嬰兒。且笑且語曰。汝父行將歸矣。離家半載。汝已長大如許。汝父見之。能母色喜。噫。伊何人而作此賞心語耶。

女郎有桃李之姿。具松柏之操。徐其姓。瓊珠其名。吳王台畔望族也。性喜靜。戀其地之幽僻。遂築樓而居焉。碧水一曲。橫架小橋。杈枒盈岸。間以花柳。誠武陵桃源洞不啻也。女郎與余有結髮緣。影形追逐相依。爲命。諸君欲知女郎之歷史。請誦余之記錄。

余名良玉。居虎阜十里外之小村落。家窶貧。無恆產。生而孤。遺腹也。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年十三。讀於村間義塾中。舉筆成文。頗得塾師愛。三年畢經史。通聲律。余師曾謂良玉之才。不難以文章名世。光揚門楣也。時女父以痰症歿。母老矣。料理需人。遂有雇掌記之議。乃登報招聘。余以塾師之紹介。而往就乏女家。有園曰豫圃。爲二老養晦之處。地可數畝。點綴殊雅。其最著者。爲月舫齋。傍池而築。門前繡球一株。高可齊檐。花時輒觴客於此。其外則曲廊繚池。外堆假山。嵌空玲瓏。一若獅子回頭。見虎丘者。池西有橋。上構小亭。顏曰好風相從。水與池通。蜿蜒至東樓而止。東樓者。母女所居處也。其對曰西樓。女父藏書處。亦讀書處也。牡丹芍藥羅植。其外爲松爲柏爲桃爲李之屬。數不勝記。而盆中之樹。皆百餘年物。離奇天矯。生



面別開春蘭秋菊。瞠乎後矣。女於針黹之餘。二老輒於西樓中。課以吟咏。園中一木一石。無不拈題分咏。今已矣。園西之藏書樓。非復彼父女讀書處。竟爲余之辦事所矣。

女性不喜與生人交。於余亦頗淡然。蓋彼時尙以田舍郎目余。桑麻之談。非所欲聞。以故余至。且二月。未嘗一親丰采。一夕。余晚餐方罷。婢彩霞承盞。具至女所。笑語女曰。瓊姑亦知西樓中人。扇窗垂簾之寓意乎。女藐然曰。眠耳。彩霞搖首曰。否。先生方執一卷書作無聲之誦。讀婢謂曰。日下春矣。可以止矣。孜孜乃爾。亦覺枵腹否耶。曷飯乎。彼諾之。飯甫竟。將向案頭取書復讀。婢遽曰。園中池荷初放。香遠益清。先生何不推窗捲簾。一賞好花。乃終日杜門苦讀耶。彼曰。所以然者。正爲花好耳。言已。復手卷伏案。吟晤矣。嫁後女爲余話舊事。含睇欲笑。若不勝情。脈脈無語者久之。予曰。業已夫婦矣。何事不可言。曷罄言之。使余得成一篇美滿記錄。以供世人茶餘酒後之談助。不亦可乎。顧余之記錄。大半爲女之自述。余以行文之便。變易體例。下文所述。盡出諸瓊珠口矣。

瓊珠之記曰。予聞彩霞言。而知玉郎爲深心人。而悔向者識彼之淺也。阿母復言。吾家典記。今之荊州也。兒願識之否。予自念。素不喜與生人交。然而椿樹早謝。同視無人。苟與訂文字之緣。則綠窗岑寂。賴以消磨。福豈淺鮮。乃竟諾之。若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則予無辭以自解矣。無何。星迴月轉。光入几案前。一清如洗。時當溽暑。苦熱難當。更以蚊集成市。擾人清夢。默念對樓中人。枯坐一室中。渺焉寡儔。其淒涼當復何如其亦萬種低徊如余也耶。

翌日飯罷。赤輪耀射。炎風薰蒸。綠樹叢邊。蟬聲不絕。亭畔之牽牛花。娟娟作媚人態。更以二三粉蝶。點綴

其間益覺動人。時則環池草徑上行者三人。此三人者。諸君必諗爲吾母女及彩霞矣。身衣白縞衫。雙辮間繞有素絨繩者。予也。沿徑而行。忽焉升階矣。忽焉登樓矣。入室矣。予心中怦怦然。不能自制。君方俯案臨蘭亭。私念予在深閨中。依依阿母肘下者。且十五年。當日與玉郎相見。嬌羞至不可耐。阿母如有所覺。從容謂玉郎曰。宿聞先生家貧。好學。令人欽佩。小女好吟咏。稍解翰墨。欲執弟子禮。以求進益。未識蓉幄之中。肯收蓮花弟子否。玉郎方謙讓未遑。而阿母請以明日始置予。春風桃李中園西之藏書樓。復爲予讀書處矣。攻書之暇。予偶瞻望顏色。玉郎亦轉眸向予。乃亟返顧牕外。則萬道金光中。梧桐枝上一雀正啣晴其間。聞彩霞私語曰。姑娘淡素裳裏香汗已濕透襦襟矣。而今日美滿之良緣。實發軔於此。問字花朝。執經雪夜。國學而外。兼及西文課餘。阿母輒徙椅旁坐。以西字母爲問。則翹其唇捲其舌。如鶯啼如燕語。怡如也。日後予業稍深。阿母亦能操簡單之西語。每值夕陽西沒。課罷歸來。見堂上時。阿母輒曰。汝其歸耶。予亦操英語以應之曰。兒歸矣。祝吾母晚安。此景此情。其樂無極。然而非君之循循善誘。不至此。予於此時。以爲一段美滿姻緣。有若天造地設。以玉郎之德之才。實足令人傾倒。王昌不嫁。將待誰屬。矧阿母愛予更願予得佳婿。則天下寧有第二人。可以干預我事者。詎知造物弄人。必欲使予受一大挫折於情濤愛浪之中。忽離忽合。若合若離。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竊信此言之不謬矣。

桂子飄香。皓魄揚輝。月圓花好。又是中秋佳節矣。魚更已躍。阿母歸寢。予以當此平分秋色時。園中一清如洗。雅可作吟咏之資料。因信步至園中。則桐陰未減。蕉葉方舒。老少年紅黃燦爛。掩映生姿。雖桃李芳春。無茲艷麗。既登月舫之齋。憑欄遠矚。瞥見一影方致疑訝。則玉郎亦步月來也。予曰。君亦愛月眠遲乎。

雅人清興。畢竟不凡。因比肩並坐。玉郎乍語予曰。多情哉。蟾魄既騰。其萬丈之光芒。照徹大千世界。今又照見我二人心事矣。女士志在才郎。鄙人冀得佳婦。顧鄙人輒以女士爲可婦。未諗女士亦以鄙人爲可郎。否。予赧然點首者。再携手至梅樹之下。向天盟誓。嗟乎。豈逆料此段姻緣。必欲如歲寒三友之含辛茹苦。而後成就乎。不然。何盟之誓之必于梅樹下也。然而爾時之予。毫不介意。蓋以心理猜度之。可決無意外之風波。以摧折吾二人之愛情也。

予與玉郎定情之後。竊意吾兩人心地光明。自由締姻。無庸深隱。於是白諸堂上。意其快樂。當有不可以筆墨形容者。乃細察阿母面貌。若此才德兼備之玉郎。猶不足入雀屏之選。一片疑團。殊難索解。繼聞阿母曰。先生之才之德之貌。皆足以爲汝偶。即汝母亦深願其人爲汝偶。爲汝籌者久矣。瓊兒乎。亦知汝母所以遲之又久而未果乎。蓋以渠家寒也。予聞之。盈盈之淚。湧貯雙眶。幾不能自制。然而寸心未灰。或爲二次請命。庶乎有濟。因曰。阿母之所慮者。兒謂殊不足慮。淵明作乞食之詩。魯公書借米之帖。自古賢士大都赤貧而名載史冊。千秋不沒。固與天地同壽也。至於金龜之婿。雖有猗頓之富。而奢侈成。呼盧千金。下箸萬錢。縱使金穴銅山。久耗寧有不崩。予言至此。阿母色遽變。厲聲呼予曰。自由自由。污汝名者。即污汝父名。休怨老身。專制自明。日始愼母再言西樓去。予此時之心田。無論何種青梅。不能比其酸楚。而盈眶之淚亦已迸爲亂珠。斬關奪隘而出矣。恐爲阿母所覩。遂掩面歸寢閣。

一槩相對。萬端交集。憶予有生以來。家庭融融。絕不聞詬誶之聲。即阿母教責彩霞。亦未嘗有遽色。一旦以言語抵觸。忽反平生容色。不覺心酸腸斷。臨食唏噓。伏枕飲泣。默念茲後。予與玉郎會期。何日。雖無一

衣帶水之隔。而予不能往。彼不可來。咫尺天涯。相思兩地。從此大好歲月。悉爲予苦惱光陰矣。逾數日。姑母劉以春光明媚。折柬招阿母同遊虎阜。一葉扁舟。載母以去。此時家中。予與玉郎而外。止一彩霞。彼之侍予。不啻紫鷓之於顰。卿紅娘之於雙文。可恃以爲心腹者。也是日。予獨詣西樓。滿擬罄無窮之離懷。日積之相思。以及來日良策。奚啻數千萬言。孰知喉端梗塞。除呼玉哥二字外。絕不能復道。隻字玉郎。百般勸慰。壯淚暗彈。予則情話纏綿。正苦日短。忽見彩霞形色慌張。急來報告。蓋阿母歸矣。予二人相顧失色。罔知所措。正躊躇間。倏聞樓板登登。則春光已洩。阿母直來此間。予木立屏息。齒擊有聲。知覺亦隨之而泯。乃阿母不僅不怒。抑且頓增笑靨。娓娓述虎阜風景。絕不及吾二人。事予以阿母見諒於心。滋慰。逡巡隨之歸。

予神思恍惚。不能遽遽入夢者。蟾圓三度於茲矣。今見慈顏。非若疇昔精神。寧不爲之一爽。蓋阿母雖未置可否。予頗以爲有一線希望也。以故是夕。更未三躍。已入華胥國裏。恍惚與玉郎携手月下。並立梅前一。若去年中秋之情景。俄張目見彩霞旁。立頻呼瓊姑。不止探懷出一函。曰。此一紙書。先生去時。諄諄囑婢呈瓊姑者。予閱未竟。四肢如患重瘧。振動不可名狀。書曰。

良玉鞠躬呈瓊妹。枉次竊以一介寒士。幸登大廈之堂。深感得所。復蒙吾妹器重。願訂白頭。不期事機外洩。逐客令下。然瓜田李下。實處嫌疑。捫心自問。毫不足怪。蓋吾妹管纓世胄。余何人斯。豈能入東牀之選。所可痛者。驪歌遽賦。後會無期。繼今以往。盲人瞎馬。前途難憑。觸目增懷。諒知心人亦同此感傷耳。雖然人壽幾何。河清難俟。設令堂欲別締良緣。亦惟吾妹自決。余矢無怨讟也。嗟乎瓊妹。余行矣。回

憶當時歡情等之滄江掬月。去年今夕。妹嘗造書室。翻閱本邑地圖。余卽指圖中一點曰。此余粉鄉也。妹猶視以目而嗤以鼻。個中情意。當能憶之。今何如乎。尙忍言哉。春寒料峭。諸祈珍重。臨池不禁歛

予讀竟。噉然大慟。轉問君去時情景。則曰。言之無益。徒增姑娘惆悵耳。予嗚咽曰。嗟乎。世間那有此薄命女。耶。彩霞曰。太夫人之心意。殊難測度。當玉先生去時。太夫人親贈一小苴。累累者。殆阿堵也。若接若離。不接不離。瓊姑乎。今日之爲禍者。安知非爲他日福乎。憂能傷人。幸母戚戚。婢意當作一復函。婢往投郵可也。予覺至爲達理。因拈毫書曰。

玉哥文兒。自違丰範。寢食俱廢。竊謂情海多波。自古云然。遭摧折而不更其志。斯謂真情。一絲旣繫。萬劫不磨。兩心相印。無妨株守。以吾哥才能。力圖上進。千將出匣。會有其時。有志竟成。幸毋自餒。春風多厲。珍重自禱。

書竟。默誦一過。一點一筆。俱含酸淚。薄暮時。彩霞袖之去。予目送之。適見窗外蝴蝶翩翩。成雙作對。何物昆蟲。自由意趣。先儂而償。乃返身垂簾。入心神憤。爽然若離羣之雁。回憶當時塗鴉。癸前玉郎。輒羈予腕而正之。予曾掩口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個中情趣。真成煙火神仙矣。

驟聞剝啄聲。急啓而內之。則鳳姊蘭姊也。鳳姊年甫二十。姿容艷絕。秀外慧中。頗好舌戰。適城東閱閣第。蘭姊與予同庚。僅先一月。皓齒明眸。丰神絕世。雖卜鳳者盈門。俱因門楣見却。迄今猶未繫臂。闈友入門。予心頓愜。萬愁千恨。並化爲無限之希望。蓋念若曹俱予表姊。素莫逆。鳳姊利舌。使作說客。則予事諧矣。

不意二姊訊及玉郎事。煩言嘖嘖。譏諷多端。與予之所料。適成一反比例也。

鳳謂玉君之離此。爲吾妹事。人言信乎。予曰。然其奈予母之固執何。二姊外。無可告語。姊其能爲妹助乎。鳳哂曰。瓊妹情何癡。而計何左也。以繡閣名媛。嫁破窰寒儒。貧富懸殊。他日牛衣對泣。後悔莫及。一也。諺云。畫虎畫皮難畫骨。汝以誠心待人人。未必以誠心待汝。白頭偕老。非等兒戲。十郎薄倖。勿蹈前轍。二也。既無父母之命。又無媒妁之言。來蹤去跡。俱涉曖昧。蜚語流播。致壞家聲。三也。有此三端。宜乎姑母之不見許矣。渠爲此鬼崇行爲。無非覬覦我妹之厚奩。何情之足言。吾妹年幼。利害未詳。彩鳳隨鴉。姊頗惜之。予以非可理喻。噴之以鼻。蘭姊又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苟非富勝陶朱。美若徐公者。惡足入雀屏選。何遽種情於彼。竊措大哉。予復置之不答。有頃。蘭姊目視鳳姊曰。忠言既不入耳。何啁噉爲。可以歸矣。乃辭予而去。

自二姊之諷予也。予頓覺嗒然若失。方寸間竟無一息之自安。日復一日。而予病矣。上巳前一日。獨坐樓中。抑鬱誰與語。忽聞瓊兒。瓊兒則阿母呼且入。形頗慌張。氣復喘喘。曰。彩霞亡矣。兒亦知其蹤跡乎。予聞之。驚愕曰。兒不之知。適尙見彼在薔薇棚下。喂鸚鵡。今何往。言未終。忽傳舅氏來。聲音清脆。恍惚彩霞視之。果然噫嘻。舅氏何爲乎。來更何爲乎。彩霞從之。俱來是真令人難索矣。

舅蕭姓。字靈隱。宦家裔。性倜儻。無所出愛。予特甚。予見舅氏前。執其手。泣然曰。舅乎。來何遲也。舅氏喟然曰。彩霞之言。果不謬也。彩霞來言瓊姑久病。吾今效毛遂而爲扁鵲可乎。阿母曰。吾未嘗知汝能醫。舅曰。吾已識病源所在。故自信能醫。母曰。汝方來。何由知之。曰。彩霞爲我述之。汝家典記玉先生安在。予以談



及此事。起身入屏後。繼聞阿母悄然曰。我焉忍阿瓊久病而不之從。玉郎才儲八斗。學富五車。我早知之。奈家世蕭條。所居者虎阜十里外。三間茅屋。兒女終身未敢草率從事。舅笑曰。姊明達人。何猶存世俗之見。不聞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劉邦平民而號天子。元璋布衣而登大寶。彼執綉子坐擁萬金。揮霍無藝。厥後傾家蕩產。而執賤役者。天下豈鮮其人。姊其念之。萬斛明珠。不如一卷詩書之可貴也。阿母遲疑久之。曰。族中人不明是理者。倘責汝多事。譏予老悖。則又奈何。舅曰。苟有其人。吾亦當一試三寸之舌。必玉成其事而後已。母乃首肯。且請爲憲修。舅笑曰。固所願也。舅既去。予詢彩霞。何不預謀而逕往。婢曰。事倘不濟。適增煩惱。故不相聞不意。天從人願。奏績於俄。傾也。噫。此婢誠知予者。誓不相負。

新涼初透。萬里無雲。秋海棠嬌然欲活。喜鵲兒翩翩齊鳴。今日何日。非天孫河鼓得了夙緣之日乎。車馬盈庭。寶從滿座。綠蓋交飛。紅牙細按。盛極一時。日過亭午。采輿臨門。阿母道聲珍重。老淚盈懷。予亦作盡女兒態。泣別登輿去。彩霞媵焉。予知報德之有日也。翌日之晨。殘燈將施。好夢初回。具述從前相思之苦。更及今茲美滿良緣。相與唏噓。相與慰藉。郎謂家况清寒。卿所素悉。白頭慈烏。尙井臼親操。雖云樂此不疲。亦不得已也。予嫣然曰。中饋者婦人之天職。妾雖未習烹飪。當試爲之以分吾姑之勞。

天上長庚。早徵吉夢。予姑止予操作。予知不可強日。惟俯案習篆書一幀。玉郎輒綴以珠圈獎譽。備至一如前者。執卷受業時。一日玉郎赴友人之招。予卸妝未臥。爲彩霞講西廂故事。玉郎歸。撫予肩曰。漏將下。卿尙孜孜未倦耶。予曰。釋此無可消遣耳。迨臨月坐蓐。弄璋叶吉。湯餅筵開。予母戾止。康健猶昔。然鬢髮已稍稍斑矣。予母懷甥吻之者再。曰。眉宇軒昂。必成大器。荀氏之龍。歟。薛家之鳳。歟。予曰。昔晉賈逵生子。

以充名之。蓋謂後日貴顯。常有賓客充闔之慶也。予亦擬命名曰充。僉曰可。於是羣呼之曰充官。

耶家新營一樓。予之室在焉。推窗可望虎阜。澗水潺潺。山花寂寂。每當日落。嶮巖輒懷。充拾級以登。賞桑麻野景。時而焚香煎茗。評詩論文。樂正未央。一日狂風驟作。破屋數間。遽遭傾覆。予姑懷喪萬狀。予坦然曰。阿姑勿悲。奩中備有千金。所以不早白者。黃金爲物。質剛能使人柔。色亮能使人暗。天下英俊。消磨於其中者。不知凡幾。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寧非欲福之而反禍之耶。今既如是。宜別賃房舍。另營新居。於故土。乃出千金付玉耶。賃屋於城東。夜聚斗閣中。議營新屋事。予姑主省儉。漏盡乃寢。翌日遂遷。

賃屋上下四楹。較寬廠。居予姑於下。彩霞伴之。以破岑寂。予室樓上。偶一舉目。則甚囂塵上。世態炎涼。不復有曩時風味矣。向日苦熱。製一布簾。四壁糊以紙。耶書予繪。頗足娛目。乃有笑聲發自東鄰。竊窺之。則曾受其譏諷之鳳姊也。予僅知伊家城東。不期今爲比隣。但語言無味。則面目亦復可憎。察其衣服。不如前之麗都。繼探其近况。則彼稱爲富家子者。以恣意揮霍。而墮其家聲。屋已易主。債負纍纍。噫。閱時僅二年耳。而貧富懸殊若是。殊令人感慨係之。他日玉耶稍稍動問。予俱以告。玉耶喟然曰。吾不自振拔。而一雪此恥者。非夫也。彼人之諷。適足以勵吾志耳。不一月。新廬落成。四週圍以花木。風雅宜人。居其中者。姑媳夫婦。母子主婢。數僅得五蓬壺仙侶。不啻也。

一日午膳方畢。一角公文。忽焉置案頭。玉耶展示曰。事諧矣。蓋以某顯達之保薦。委任爲浙省縣知事也。欣慰之餘。轉深躊躇。耶謂高堂年老。侍奉需人。今視事方始。勢不能板輿就養爲之。奈何。予謂有婦在。無憂也。母謂兒隻身就道。余心何安。况飲食衣服。料理又烏可無人乎。予急曰。有彩霞在。更無憂也。彩霞年

瓊珠憶話

事已長。頗有慧心相處。一如姊妹。况前情具在。義不可負。盍納爲筵室。使隨侍在側。婦代夫子。婢代夫人。此兩全之策也。郎無言而姑以此語出。諸余口頗贊成之。至晚禮成。歡聲達戶外。覺精神上之愉快。三人有同情也。乃決於上元節首途。及期置酒中堂。爲玉郎祖道。予姑勗之曰。爾承上峯特達之知。宜敬慎將事。無忝厥職。飛黃騰達。此特其嚆矢耳。予亦從旁勸勉。代整行裝。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予細語玉郎。前恩不可忘。此卽所以爲報也。相與一笑而別。

越半載。玉郎有書歸。謂上峯因有要公。派赴蘇垣。不日將行。予喜甚。以白姑姑亦驟然與充兒。愁語之時。正倚欄望玉郎歸也。



慶

陳福民

固階予

黃梓度

化早

黃梓度

陳福民

姜宗廣

汪榮全

名

Wang

偵探小說 小鐵箱

英國焦爾威士奴著

瀨江濁物譯述

英京倫敦繁華甲於世界。富商大賈。豪家巨族。星聚雲屯。車馬夾道。市肆林立。茶寮酒舫。銀樓金號。光怪陸離。百貨都全。入其間者。恍疑身到山陰道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有橫衢一道。名曰通加龍。登街橫貫市中。更爲貿易繁盛之區。有哀樸德銀行者。在街之中市。一百九十六號。層樓高聳。裝飾華美。富商哀樸德所設也。樓下窗牖。悉衛以堅固之鐵欄。以防宵小之覬覦。門前有弧形頂廊。置大玻璃門一扇。通至前廡。左爲辦公處。後有狹道。可通至會計長之事務室。右則爲各書記及司簿籍者之辦公所。迴廊盡處。有一小庭。庭中有門。通於別室。恆緊閉之。非有事不啓也。行主哀樸德之私室。在樓之最上層。其住宅則與此銀行相聯。續有門一處。可通往來。另有一黑而且狹之伏道。通至會計長之室。室之後。卽爲庫房。金銀重物。悉藏於此。此庫堅固異常。四壁皆以厚約寸許之鑲鐵爲之。地脚則掘成土坑。先以塞德門土填之。繼以鐵屑築固。後用鐵板鋪地。加以鐵梗。蓋防盜賊由地道而穿入也。其上蓋則純係渾鐵板。覆之。其扉亦用渾鐵鑄成。以機振爲啓閉。若用人力。雖十餘健漢。不能開。以是庫之堅固。言之。無論盜賊不能入。卽水火亦無虞。而此庫建築之精巧。猶未盡也。其最奇者。則爲庫門之鑰匙。形式小巧。望之似無足重輕。而鑰機上有活動之綱鈕。鈕上刻有廿六字母。以爲暗號。每日閉庫時。以五箇字母。隨意拼一暗號。而後下鍵。欲啓此庫。必以一定之字母。先扣於鈕上。然後以匙開之。始可啓庫。此暗號之字母。復時時更換。絕不相同。而每日更換之暗號。惟行主及會計長知之。啓鍵之匙。亦惟行主及會計長各有一具而已。以此之

故。哀樸德銀行。堅固穩妥之名。徧滿倫敦。凡富家重寶。巨室奇珍。以及政府之祕密公文。國家之交涉要件。亦貯存其中。以防不測。哀樸德銀行。有此銅澆鐵鑄千穩萬妥之庫房。雖置天下之至寶於其中。亦可高枕無憂矣。

某日清晨。早膳甫畢。各執事分別辦理公事。衆書記亦紛紛伏案。繕寫文件。忽見門窗啓處。步入一中年。人面色微黑。於微黑中。又略陳紅色。身着黑色舊軍裝。身軀肥胖。鬚鬢蓬鬆。一望知爲久歷風霜。飽嘗征途滋味者。匆匆入公事室。覓會計長。衆書記告以會計長現尙未至。會計室須待十句鐘後。方始開門。其人若迫不能待者。蹙額言曰。須待至十句鐘乎。吾有要件存貯於此。立須取用。昨已與哀樸德君言之。吾以爲當有人在此待吾來。而立刻付吾矣。奈何尙欲守候也。其人絮絮而言。衆書記一若未聞也者。唯謂之曰。會計長未至。吾等無能爲力。蓋以啓庫之鑰匙。在其掌握也。曰。然則可引余往見哀樸德君乎。衆書記躊躇未決。中有一人名培色根者。亦憑窗據案。繕寫文件。答曰。哀樸德君此時當已出外。偕客去。亦無從晤見也。客曰。然則余當復來。語畢而去。培色根曰。此人殊無禮。不識爲何等人也。言時。一書記猛有所見。笑曰。默生來矣。客稍待一分鐘。即可取貯存之物以去。而今無及矣。

默生者。姓孟特。而爲此銀行之會計長。年未三十。頤身玉立。金髮深睛。丰姿翩翩。衣服都麗。濁世之佳公子也。性情鯁直。行止端正。少年老成。真實可靠。爲行主所信任。作此行會計長已七年矣。默行至辦公室。培曰。默君來耶。方有客欲見君。曰。誰也。豈取貯存要件者耶。曰。然。曰。伊當復來。吾固知其必來。取昨日哀君已爲吾言之。然不虞其來如是之早也。吾當取出待伊來。而付之言時。隨啓其事務所而入。一書記曰。

此人何其鎮靜。行主以其晏至，已申斥多次，伊竟如秋風過耳，未嘗稍改其行。一人曰：伊必有賭癖。凡好賭之人，必通宵不寐，但看其形容憔悴，即可知矣。又一人曰：君言是也。余聞諸友人高德云：其前禮拜一夜，輸去一千五百餘磅。培色根曰：此舉不足怪也。使君等身處其境，言至此，忽見會計長室門，頓啓。默生倉皇而出，頓足呼曰：被盜。被盜。吾被盜矣。衆書記見其容色，慌張滿身，戰慄皆大驚，奔至其前，扶之。默生萎於凳中，幾至暈去。衆人紛紛問故。默生躺於凳中，約半時許，始言曰：適間來客欲取之要件，失去矣。衆曰：金銀乎？爲數幾何乎？曰：非也。金銀珍寶，毫無遺失。惟客人之要件，已不見矣。衆曰：是何物耶？曰：吾不知何物也。前日彼客親見行主，謂有至要之件，須於貴行貯存數日。行主允之，彼乃出一小鐵箱，鄭重其事，以付行主。曰：此中之件，至爲緊要。余方從巴黎來，此存於家中，恐有失誤，素知貴行穩妥，非凡故來存貯於此。行主以其珍重，付託親交，吾手命吾好爲收貯。吾遂收於庫內，至堅至固之鐵櫃中。故吾祇知客所存者爲一小鐵箱，而不知其中爲何物也。孰意今日視之，已不翼而飛矣。默生言至此，面色灰白，頓足呼曰：天乎！若爲盜也，何以金銀珍寶充斥其中，而一無所失，祇失此客之小鐵箱，是真不可解也。豈預知此中之物，其值不資，第取此而已足乎？默生如醉如痴，絮絮不已。轉瞬間，此信已傳遍行中，各同事皆來問信。室中幾爲擁滿。培色根曰：默君鑰機有損壞處否？曰：否。一如吾昨日去時所見。培曰：然則何能失去？默曰：吾惟知此小鐵箱，昨日猶在庫中，至今已失去矣。衆人聞言，面面相覷，有一老成者曰：默君無過急，或行主以此物緊要，先行取去，亦未可知。默聞言，似有一線之希望，急從座中躍起曰：然君言是也，必爲行主取去，既而復喟然曰：是必不然。昨晚行主猶爲吾言客於今晨來取此箱，囑吾早來俟之。吾故知其

決未取去。培色根曰：君且勿失望，待吾往詢之。培方欲出門而行，主哀樸德已聞信至。哀樸德者年逾五十，身材中度，髮作金色，體微胖而樞如勤力之工作家，面容和悅，藹然可親，目光靈銳，唇紅如硃。今聞被盜之信，甚爲慌張，易其和藹之容爲驚皇之色。親來詢問，衆人見其來，皆肅然致敬。哀忙問曰：何事？何事？諸君集此何事？默聞其言，掙扎而起，行至其前曰：先生前日存貯於庫中之小鐵箱，今忽失去，而庫之下鑰處一如昨日。哀急曰：子夢囈耶？下鑰處如平日，何能失物耶？况此箱何可失？耶子不聞前日客人之言乎？默至此不復自憶其地位，恃其鯁直之性，答曰：僕非夢囈，僕不過陳說失物之事實耳。哀聞言忿甚，執其臂曰：誰開鎖鑰者？言之速言之！默曰：僕不能舉其名。哀曰：惟爾與我始知開鑰之暗號，惟爾與我乃有鑰匙，除爾我之外，誰復能啓此庫門之鑰者？默聞言既驚且怒，挺身而言曰：先生聽此言，猶云惟僕能盜此箱耶？然僕請下一轉語，或君哀不待其言畢，已怒不可遏，喝曰：汝敢反唇侵我耶？默猶兀立，直視其行主。哀則氣咻咻然，幾不能出聲。衆人見此，明知彼兩人不能干休，皆驚惶不知所出。方忙亂間，聞廊中有脚步之聲，視之，卽適間來取鐵箱之客也。彼匆匆而來，待者欲阻其前，彼推開之，大步而入。衆皆默然。客逕向前，舉其冠曰：諸先生，今又何如？已過十句鐘矣。衆人相顧無答之者。方欲肆其咆哮，忽回身見行主，乃趨前曰：哀樸德君，今幸得見君，余可自賀。余今晨曾來一次會計之室，門未啓，會計長亦未到，卽君亦不在。哀曰：然僕今晨因有事，固遲至此時始來也。客曰：人孰無事，遲早固無礙也。所可異者，余此時再來，非獨會計之室依然未啓，卽彼僕人亦阻吾入，殊堪詫異。請君速以存貯之原件交余。哀低聲曰：請君少待，幸告我以箱中所存者爲何物。客不待其言畢，卽怒而言曰：咄，是何言也。余箱中何



物。鳥用汝。問可速。將來余不能以寶貴之光陰爲汝等耽誤也。哀復低聲曰。客言是也。余本無權力可以問客。惟君所貯存之鐵箱已被盜矣。客聞言。轟立起。直至哀前。緊握其手曰。君言真耶。抑謊。余耶。哀曰。然。昨晚猶無恙。不知何時被盜。余直至此時方知耳。客顏驟變。面如死灰。使非緊握哀手者。必倒於地上矣。哀視客之容。知其驟聞失物之語。急怒攻心。幾至暈去。忙扶之。躺於座中。良久始回復。其本原遽問哀曰。素知君庫堅固。異常盜何由入。耶試爲余言之。哀曰。此盜甚奇。庫之鑰機絕無損壞。金銀等物毫厘未動。祇不見君所貯存之箱耳。客變色曰。是誠奇事。盜既入庫。豈有祇取一箱者。且四無蹤跡。鑰機未損。尤爲可疑。哀曰。余亦因此正在究詰。而君適至。此時惟求君展限一二日。待余究出原物以歸君耳。但須知箱中究存何物。始可以屬偵探耳。客聞言。驟謂哀曰。君有密室乎。余有要事與君言。祈無使他人得知也。哀曰。僕有私室在樓之上層。君可偕往。言訖。謂衆人曰。諸君請各歸其位。各書記聞言。皆自歸其座。復謂默曰。默生此事。皆汝一人之責。試再往庫中搜索。一過或有所得。亦未可知。默亦無言而去。

哀乃偕客上樓。至私室中。緊閉其門。謂客曰。此室惟我與君可以言矣。客曰。君亦知倫敦有浪內而男爵耶。哀曰。知之。男爵爲倫敦首富。君問之何意。曰。余卽其侄。福斯脫也。男爵老而無子。余應受其遺產。余幼卽離倫敦。隨父寓於巴黎。近忽得吾叔函寄遺囑。一紙命余待其故後。執此遺囑。至倫敦承受遺產。生前切勿前來。蓋因族中子侄甚多。盡覩其財產。恐余前來必遭暗害。復懼死後雖有遺囑。恐爲人設法毀去。則余仍不得受其遺產。故於生前爲此未雨綢繆之計。先以遺囑歸余。則後日可免無數爭端。此余叔之苦心也。余得其信。卽遵奉而行。數年之久。未嘗一至倫敦。近忽得一函。謂余叔已故。余得函後。兼程而來。

詎意到此。余叔固安然無恙。蓋有人於暗中圖謀。故以僞信誘余。至此余既悟奸人之意。乃不敢往。面余叔復恐遺囑爲奸人盜去。故存貯於貫行中。待臨行時攜往巴黎。庶可無虞。而不意仍爲奸人所算也。今君既欲以此事付之偵探。萬勿使茲事張揚於外。須於暗中設法。取回方與余事無礙。哀聞言大驚曰。箱中所貯。乃遺囑乎。若爲奸人燬去。奈何。君事既不可張揚。宜囑之私家偵探。此處有亞柔偵探者。屢破奇案。事經其手。無勿成者。與余交最善。余已遣僕往請之來矣。因與君談。未遑見伊。此時想已在會客室中久矣。當請伊來。與之細商。乃按叫人鐘。命僕往客室中請亞柔偵探。僕奉命而去。

未幾。室門忽啓。亞柔入矣。舉止安閑。身材短小。遍身着黑衣。頸圍一摺縐之白領。既入。見哀與福。卽舉其冠。哀謂之曰。亞柔先生。想已知僕邀君之意矣。亞曰。非爲被盜乎。哀曰。唯是一離奇之盜案也。以手指福曰。此爲福斯脫君。失去者。卽爲此君存貯於此之鐵箱。箱中無他物。乃遺囑也。亞曰。遺囑乎。誰之遺囑耶。哀乃以福之言詞。一一告之。亞曰。其事余知之矣。哀君當導余往庫中一察其蹤跡。哀曰。諾。遂偕福亞二人同至庫中。默生則萎坐於庫前。若失其魂魄者。行主至此。彼猶若未知。哀乃以手指默曰。此爲吾會計長。惟此君有鑰匙。及其祕碼。此一言也。似驚。痛默生於夢寐之中。默亦低聲向亞曰。先生恕僕。余東人亦知其碼。而有其匙。亞聞言微應曰。唯唯。面容更爲沉肅。不時察視三人之舉動。默則面色蒼白。憂容可掬。萎於坐中。行主則毅然直立。面紅眼赤。氣洶洶然。福則沉默。其容絕無憂急之態。亞默察三人之舉動。乃答言曰。兩君無多言。此事無論如何。吾必須搜求其證據。以辨明內賊外盜。言既。卽入庫中。盡智竭能。細察一切。驗門鎖。爬爐灰。到處留神。絕無影響。繼乃竭其目力。細視兩壁之塵埃。見左壁則積塵佈滿。右

壁則光潔如新。拭心中暗喜曰：在是矣。然心雖如此，而口中則作失望之語曰：若是堅固之庫房，余殊不信盜能入此室也。且行且言，更暗察三人之面色。行近右壁，舉手叩之以耳帖於上，而細聽之。且復作失望之語曰：固絕無外盜之蹤跡也。行至左，亦作如是之舉，動繼復伏地而窺之。終且仰首而望之。倏來倏往，忽蹲忽起，或暗覷，或偷視，哀樸德或細察福斯脫，或仰面而望，或俯首以思。一霎之間，奔馳往復，周視此室，無微不至。無處不到，使哀等三人不知其爲偵探，驀然見其舉動，必疑爲病狂之人焉。

亞既察視畢，氣喘不已，頻以手巾拭其額汗，曰：余疲矣，盍稍休乎。福卽趨前曰：亞柔君，勞君如此，余心實抱不安。未知略得賊人蹤跡否。亞頻搖其首曰：絕無影響也。君殆欲返寓乎。福曰：然。僕有事，必須過返。第不知此鐵箱可以原璧歸趙否。余心甚惴惴也。言畢，復謂哀曰：余無論如何終必向君索取鐵箱也。哀聞言，期期未答。亞遽以言亂之曰：福君無惶惶也。銀行失物，終須償還。余當請哀君賠還君之鐵箱。君請於明晚仍來此處。余知此鐵箱必難歸還，惟有使哀君償君損失耳。福大喜過望曰：君言若此，余復何慮。當遵君命。明晚來此也。卽舉冠揚長而去。哀則面無人色，緊握亞之手而言曰：君豈已無能爲力乎。鐵箱不得，雖罄余之財產，不足償浪內而男爵遺產萬分之一。君奈何欲余賠償之也。默亦戰慄而言曰：先生盜豈終不可得耶。僕將何以對行主乎。天乎，余惟一死以明余心之潔白耳。亞微哂曰：盜已得矣。余歸此鐵箱如探囊取物耳。哀樸德及默生均大驚曰：君得之乎。盜果誰也。望君明言以去。余等之疑。亞曰：君等無深究。僕尙有言欲詰哀君。君建築此庫之工人爲誰。君尙能憶其名乎。哀曰：余憶之。蓋有名之巧匠瑪璠利也。曰：是矣。君行之前後左右有溝渠乎。哀曰：有之。行之右溝渠至深，屋建已數十年，而溝渠無淤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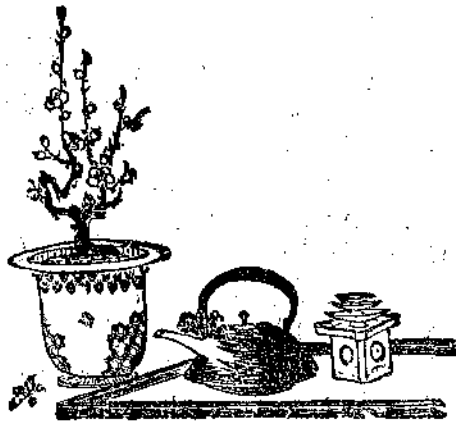
患。故。知。其。至。深。也。曰。然。則。余。與。君。先。探。此。盜。進。出。之。途。可。乎。哀。曰。君。知。盜。所。進。出。之。途。乎。果。何。在。也。亞。曰。君。但。導。余。至。屋。右。溝。渠。之。處。自。可。知。之。此。時。不。必。細。詢。哀。乃。不。復。再。詰。偕。亞。與。默。行。至。渠。前。亞。曰。入。之。哀。與。默。有。難。色。亞。曰。兩。君。不。欲。知。盜。之。蹤。跡。乎。奈。何。畏。此。溝。渠。之。汙。也。譬。之。淘。渠。然。固。無。礙。也。二。人。不。得。已。如。其。言。揜。袖。擄。衣。各。入。渠。中。亞。先。哀。後。默。居。其。中。魚。貫。而。進。愈。深。曲。折。灣。繞。無。異。窄。徑。哀。與。默。至。此。目。瞪。口。呆。不。敢。出。聲。惟。隨。亞。而。行。

行。未。幾。已。至。渠。之。盡。頭。見。一。巨。石。亘。路。亞。以。手。推。之。應。手。而。轉。石。遽。縮。入。忽。現。一。穴。大。如。桌。面。亞。即。入。穴。哀。與。默。亦。放。胆。而。入。則。見。石。級。層。層。如。階。砌。然。蛇。行。而。登。級。盡。現。一。鐵。門。亞。舉。手。捫。之。中。其。機。門。頓。闢。入。而。視。之。非。他。所。也。即。哀。樸。德。銀。行。之。庫。中。耳。哀。與。默。如。入。夢。中。至。此。方。醒。哀。乃。向。亞。謝。曰。非。君。發。此。奇。逕。僕。之。受。害。不。知。伊。於。胡。底。然。細。細。察。視。了。無。痕。跡。君。何。以。知。壁。上。有。此。暗。門。又。何。以。知。進。出。之。道。在。於。渠。中。也。亞。曰。余。非。別。有。他。術。也。不。過。細。心。體。察。各。處。留。神。耳。此。壁。之。門。固。無。痕。跡。然。一。經。進。出。壁。上。之。塵。盡。行。拭。去。以。較。左。壁。之。塵。垢。堆。積。者。固。顯。然。可。見。矣。余。觀。此。狀。偶。憶。及。十。年。前。英。京。銀。行。所。出。盜。案。係。工。匠。於。築。造。房。屋。時。預。通。地。道。於。庫。中。遂。致。發。生。巨。案。株。連。多。人。余。雖。心。中。轉。念。然。未。敢。遽。以。爲。然。也。殆。詢。及。築。造。此。屋。之。工。匠。知。爲。瑪。璠。利。而。余。心。決。然。無。疑。矣。蓋。瑪。璠。利。固。專。爲。此。種。鬼。蜮。伎。倆。者。而。余。又。思。此。種。地。道。必。於。近。河。之。地。築。之。較。易。爲。力。否。則。亦。必。有。至。深。之。溝。渠。方。能。爲。之。此。處。距。河。較。遠。必。通。於。溝。渠。無。疑。哀。樸。德。聞。言。乃。恍。然。大。悟。曰。君。之。料。事。可。謂。毫。髮。無。遺。矣。然。盜。所。進。出。之。途。雖。已。瞭。然。而。爲。盜。者。究。不。知。爲。誰。也。亞。曰。君。欲。知。盜。乎。盜。非。他。即。貯。存。鐵。箱。之。人。也。哀。驚。曰。福。斯。脫。乎。彼。何。爲。自。盜。其。鐵。箱。乎。默。生。

亦曰恐未必然。彼既知有此地。道何勿竟盜取金銀珍寶而欲曲曲折折爲此舉動何也。亞曰彼非不欲盜取金銀。然以一人之力盜之。雖往返數次。所得幾何。且素知庫中所貯存者皆貴家之珍寶。卽盜得之亦不能立時發現於社會而獲其利益。更恐有機關破露之一日。何如坐哀君以監守自盜之名而收照例賠償之利益乎。哀曰是則然矣。第不得福斯脫爲盜之證據。仍無以屈服之也。亞曰君尙以彼爲福斯脫乎。君尙以彼爲應受浪內而男爵之遺產乎。哀曰彼非福斯脫乎。然則誰也。君又何以知其非福斯脫耶。曰福斯脫爲浪內而男爵之姪。余固稔知之。渠今尙安居巴黎。固未嘗一涉倫敦。余惟知其假冒福斯脫。故使余對於此疑難之案。可以無庸躊躇。卽勢如破竹。迎刃而解也。然余雖有此證據。猶未敢遽以爲然。蓋余與福自幼年判袂。至今睽隔多年。音容模糊。難辨認矣。惟提及余名。而彼不能記憶。舊友福雖善忘。必不至此。遺囑之被盜爲其畢身貧富之關係。此宜如何憂愁焦急者。余視其面容。雖亦憂態。可掬然。忻喜之容。常流露於不自知。有時故作焦灼而憂不勝其喜。余更可決其非福矣。及余細細察視庫房之時。故作失望之語。以試之。君等皆以余之喜爲喜。以余之憂爲憂。而彼則反是。余喜則彼憂。余憂則彼喜。余細心搜求蹤跡。彼則時現恐慌。余視及庫之右壁。以手叩之。以耳聽之。而彼則如受巨創。及余失望。謂外盜決不能入。而彼頓露欣慰之容。故余益知所料爲不謬矣。此皆余一一試驗之於適間者。約其明晚至此。可預伏警察於此。捕而訊之。不難得其真情也。哀曰君之所測定可無誤。彼既非福斯脫。不知爲誰也。亞曰以余揣之。彼必爲瑪璿利之子侄也。瑪璿利生前未及施行故貽謀其子侄。俾竟其未竟之志耳。哀等聞亞之語。均佩服不置。

小 鐵 箱

整晚預伏警察捕獲之。訊得真供。果爲瑪璠利之侄。欲藉此詐取哀樸德銀行。以遂其貪心。不謂亞柔偵探竟能偵悉其本末。以致弄巧成拙也。



小說事 瞿曇影

(醒獨)

孫某隱其名。浙江菰邑諸生也。性狡黠。善刀筆。結合吏胥。武斷鄉曲。不務正業。慣以敲詐爲生涯。劣跡纍纍。難更僕數。損人利己。任意橫行。縱道路側目視。勿顧也。

距城十餘里。有何山。山半有霞樓寺。爲清高宗勅建之巨刹。衣鉢代傳。薄有財產。主院僧慧因。中年持戒。蒲團穩坐。靜課法華。早悟色空。屏絕塵慮。初未嘗或玷清規。致貽人以口實。

某涎其資。亟欲中以陰謀。一快染指。奈慧因謹守禪律。無隙可攻。輾轉圖維。未克遂計。然蓄心因之益堅矣。

一日。自縣衙出。私心惛惛。頗涉冥想。瞥觀東牆上粘有黃紙。大書特書曰。今冬傳戒。諦審之。知爲霞樓僧之通告。不覺喜形於色。且默自忖曰。如此如此。未有不墮我陷阱者。

寶幢珠絡。座湧蓮花。鏡鉞聲喧。旃檀香溢。慧因跌坐高壇。作生公之說法。蓋授戒期屆矣。某於是時亦廁身施主中。往與其盛。寺僧識其爲孫。迎迓殷虔。接之以摺紳先生之禮。

慧因降壇後。某故與周旋。譽之爲清修上人。願結方外交。慧因不知是計。誤認爲蘇玉局一流人物。儼莫逆焉。

孫有至戚某。工攝影術。能於剎那之頃。盜人真相。而人不之覺。孫因密與定計。偕遊何山。過訪僧侶。而僞爲非同行者。至則招慧因立松陰下。閒話故事。流連慧因披袈拄杖。廣說菩提。執意一個頭陀。已畢。現鬚



眉於倒影鏡裏耶。

得慧因照像後。復浼友爲施技巧。以土娼阿繡之小影。合攝一鏡。香肩。僂。傍。禿頂。摩。塗。意態。間。殊。形。狎。褻。孫願而大笑。鼓掌稱善。曰。妙哉。妙哉。好一幅梵宮秘戲圖也。

越數晨夕。孫糾友二人。重至霞樓寺。呼某僧而告之。曰。有事與方丈面談。趨之出。母稍緩。某僧稔爲熟客。漫不之拒。遽爲入報。

慧因出。肅衆客坐。欣然問孫曰。檀越何來。呼貧僧何事。孫微哂曰。大和尚抑何撝謙。乃爾君詎貧者耶。願君雖諱。莫如深鄙。人實洞若觀火。今日之來。固有求於上上人。上人道德超卓。果能前知鄙人不虛此一訪矣。

慧因不解所謂。合十而稱曰。阿彌陀佛。孫遂續言曰。大和尚慈航普渡。常參歡喜禪。近亦曾看天女散花否。慧因曰。檀越又詼諧矣。濁世間那有天女。貧僧又非若諸菩薩。安能如維摩經所云者。孫乃忽易其詞。曰。幸毋作假惺惺。願假羅漢數爲上人了。却風流公案。慧因驟然曰。公母戲。公母戲。

孫願謂同黨曰。旣爾盍取示之。一人應聲起。以影片授孫。且曰。慎勿爲彼給奪。孫至是。顏色驟厲。曰。慧因。慧因。汝試審之。五百金不爲多也。我非願念舊交。恐未必肯爲調處。好好清淨佛地。爲爾輩淫僧污盡矣。速。速。速。速。假我。速假我。免貽爾羞。

慧因覩影片。不勝奇訝。曰。阿誰惡作劇。不怕入地獄。此何事耶。而願可捉影捕風。冀損貧僧名譽。是真佛門罪。孫不待其詞畢。曰。證據顯在。尙思抵賴耶。慧因聞之。亦不禁忿忿。

於是唇槍舌劍。交闕一堂。孫友有牛姓者。饒膂力。素以豪俠自命。爰飽慧因以老拳。孫及某從旁助之。慧因猝不及防。陡遭奇窘。惟有連諷救苦救難南無佛而已。

正喧擾間。突聞雲板三響。霎時羣僧齊集。中有持開山鑿者。挺身而前。大呼慧師母。恐聲未畢。鑿下。中孫右臂痛若折。牛與鬪。亦大受創。某欲遁不得。俱被執焉。

翌日。僧訴之官。令以孫牛等捏情圖詐。各處以相當之罰。繫纍者累月。由是益爲鄉里所不齒云。

醒獨曰。孫之計誠巧矣。然圖詐未遂而已。受鐵鑿之擊。嬰纍綫之刑。清夜自思。曾亦自知愧悔否耶。亟記之以爲士之不自好者警焉。



# 紫瓊僊館吟草

(佩箴女士)

墨  
墨  
影

## ●秋夜偶成(辛丑作步嫂氏夢花韻)

月色明如畫。清風動珮環。流螢花徑外。絡緯豆棚間。情比秋雲薄。心逢夏日閒。祇緣吟意懶。詩律未全嫺。

## ●其二

庭院留餘暑。偷閒輟女紅。瓜經冰醞釀。藕想玉玲瓏。聯詠分奇韻。招涼趁晚風。隔簾花影動。階下自鳴蟲。

## ●新秋卽景(辛丑作)

蟬聲收入耳。邊清萬里無。雲正午晴。秋暑困人拋卷睡。夢回忽聽晚鐘輕。

## ●早起口占(壬寅作)

斜倚西窗看日斲。薄涼初試碧羅裙。茶煎丹籠香逾冽。花傍妝臺氣越芬。竹院鳥聲如共語。苔階蝸字自成文。慵梳雲鬢重尋夢。揮扇頻驅豹脚蚊。

警世 殲惡記

(茹勝譯)

俄國舊京莫斯科之南有鎮曰尼格羅。居民凡千餘戶。務耕織者泰半。業商者寥若晨星。以其地交通不便故也。鎮距鉄道線遠。河流且狹隘。惟有舊式航船定期往來。而新製之汽船煤油船等則絕無。至者是以其中居民至老死未越雷池一步者頗不乏人。入其境彌望青葱竹籬茅舍殊饒雅趣。耕者讓畔行者讓道。太古之流風餘韻猶有存焉。斯地之民得天可謂獨厚。故不可思議之奇事竟發見於此。此事而信於耶教史中。當有重大之價值。顧可不必攷其信否。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

巍然矗立鎮中者。耶教禮拜堂也。皈依者以千計。牧師曰費德爾。莫斯科產。駐堂理教務有年矣。講經傳教頗具婆心。人皆以活耶穌稱之。費德爾聞而大喜。故易其衣冠。作古人裝。岸然道貌。且逢人言必稱耶穌。於是費德爾自以爲服耶穌之服。行耶穌之行。言耶穌之言。無媿乎爲活耶穌矣。人以爲名稱其實。益敬信之。然夷考其生平。深論其心術。未嘗有一言一行出於至誠。其對家庭及社會無所往而不施其狡獪。自欺欺人。視爲恆事。其夫人樂嘉氏。富家女也。夔鉅產。擁多金。費德爾涎之。因與之交。故示親暱而求婚焉。夫人震其名。欲藉以自重。許之。費德爾遂如願以償。以清寒之名牧師一躍而爲富家翁。結褵後。夫婦之間。爾虞我詐。言動莫不出自機心。願費德爾貌常藹然。絕無疾言遽色。其奸詐類如此。至其對於教務。視之如營業。以說教爲欺人之具。口雖日言耶穌心實未嘗一念耶穌也。設如人來信教。陽歡迎之。殷殷爲人懺悔。陰則竊笑其愚。以爲中計。入我彀中。殊不知君子可欺以其方。於人無害而已。之陰德實大。

損然費德爾方欣欣然不自知其非也。

鎮有伯福特者爲富不仁橫行鄉里專以魚肉小民損人利己爲務獨霸一鎮者垂數十年跡其罪惡萬死不足以蔽辜而與牧師費德爾交最密聲應氣求同流合汙所謂物以類聚無怪其然二人既狼狽爲奸故伯福特爲人調停爭財奪產事恆勸人捐入教堂以免紛爭有不從者則以強權沒收之而陰與費德爾朋分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均所不計鎮之民俗類溫良忠厚縱飲恨於心莫或起與爲難伯福特遂益肆無忌憚惟所欲爲儼然專制國之雛形也。

伯福特參門客至數十人凡文人武士雞鳴狗盜莫不兼收其尤著者則爲茂里及彼得二人茂里長於文墨司筆札門客之解文學者皆歸管轄爲文務部長彼得工於武藝司武備統門客之有武力者爲武功部長又有葉貢者工心計善奔走率從役往來鄉間專司調查若偵探隊然俱受命於伯福特有事則羣策羣力協以謀人無事則飲酒食肉淫博放縱揮金如土不稍吝雖居窮鄉而其豪奢之狀視倫敦巴黎之紈袴子無多讓也。

伯福特與費德爾各擁貲數十萬其徒黨皆以此致富多則數萬少亦千金然究之地小不足以迴旋不耐鬱鬱居此忽奇想天開欲展驥足於莫斯科或聖彼得堡間惟衆中除費德爾外足未嘗一履異地乃決計先往游歷考察情形然後定進止遂組織游歷團以費德爾生長莫斯科又嘗一至聖彼得堡因推爲團長伯福特副之署茂里爲書記兼會計職彼得得爲護衛葉貢爲庶務全體門客皆行。

部署既畢登航船就道北上赴莫斯科船本甚小不容多載此須驟增客數十人大有人滿之患後至者

概遭迸拒。皆廢然而去。費德爾率衆居上等艙。高談闊論。旁若無人。下等艙中共有十數人。擁擠至無插足地。皆重足而立。側身而坐。船主命船夥理帆索。整理一切。發信號。將開駛矣。突有一人。禹步登舟。船夥拒以客滿。彼置若罔聞。衆皆驚視其人。道貌岸然。裝束與費德爾大同小異。似非鎮中土著。然莫審其何自來。既登舟。趨上等艙。費德爾等故爭就坐。以示擠逼。作不能容狀。其人熟視不作一語。顧而去之。至下等艙口。瞻視良久。趨趨不即入。時船已啓行。艙中一老者。揮衆讓客入。衆或從或不從。排擠久之。始得一隙地。是人謝而入。居之舟行無事。客皆縱談。獨其人靜默不言。周視衆人。若有所思。衆或喜笑。或怒詈。或談家常瑣細。或講鄉里故事。或放聲嗚嗚。而歌。鮮注意及是人者。

船初起碇時。晴日麗空。風平舟穩。既由小河折入。巨浸忽大。風起於東北。發屋折木。天暝晝晦。舟方飄蕩不定。衆皆愉懼。不知所爲。有閉目口呼上帝者。有號泣者。有嘔嘔不知所云者。獨後至之客。夷然不動。下等客中。有一二黠者。創議往請牧師費德爾爲衆祈禱。衆皆揚聲附和之。遂舉創議者代表。以往創議者匍匐至上等艙。則艙中人面皆土色。惶恐萬狀。有甚於下等艙之客。所謂牧師者。且掩面伏艙底。不敢仰視。代表前進。致意請爲衆祈禱。彼乃瑟縮如鼠。期期曰。吾已禱至再至三矣。上帝必援救汝。其稍安毋躁。代表唯唯而退。

代表返述其狀於衆。信者咸呼上帝救我。上帝救我。有一人自恃善泅。不之信。私與其妻議曰。吾解水性。舟即覆。吾能泳。以免。且力能救一人。救汝乎。救吾母乎。時其母方伏而嘔泣。呼上帝不絕口。其妻曰。姆老且悖。即活何益。豈欲活之以噉飯耶。夫曰。爾言是也。乃解帶縛其妻之腰。而繫於身。以爲船覆可相挽。以

出。又。一。人。素。不。信。教。至。是。漫。罵。上。帝。憤。憤。作。此。惡。劇。苟。有。靈。者。汝。輩。如。此。呼。號。當。大。發。慈。悲。立。撥。雲。霧。而。見。青。天。使。風。平。浪。靜。俾。得。安。抵。彼。岸。不。應。使。汝。輩。困。苦。顛。連。如。是。之。久。卽。不。然。亦。當。特。遣。天。使。駕。巨。舟。來。救。汝。輩。出。險。乃。今。一。任。汝。輩。千。呼。萬。喚。杳。然。不。應。汝。輩。亦。可。恍。然。悔。悟。矣。吾。敢。誓。言。實。無。所。謂。上。帝。無。所。謂。耶。穌。無。所。謂。天。使。皆。世。人。妄。造。以。欺。愚。蒙。耳。苟。其。有。之。今。日。汝。輩。斷。不。與。余。懼。此。厄。難。汝。輩。當。可。恍。然。於……言。至。此。其。人。忽。目。瞪。口。呆。期。期。不。能。出。諸。口。繼。以。大。呼。若。猛。受。痛。扶。者。隱。隱。若。有。聲。言。曰。福。善。禍。淫。上。帝。之。道。今。將。降。大。災。於。斯。舟。俾。元。惡。大。愆。及。陽。奉。陰。違。者。俱。盡。於。此。不。得。復。登。大。陸。余。奉。上。帝。命。來。此。代。天。行。道。几。誠。心。奉。教。者。其。母。恐。余。必。不。令。濺。一。滴。水。有。一。念。之。差。者。余。決。不。令。重。見。天。日。於。是。衆。皆。大。呼。敬。謝。上。帝。舉。目。四。矚。瞑。不。見。物。或。攜。燈。視。之。漫。罵。者。已。索。然。無。生。氣。奄。奄。垂。死。矣。燈。光。復。射。及。一。人。瑟。縮。如。鼠。不。敢。稍。動。卽。所。謂。善。泐。者。也。其。妻。伏。其。旁。狀。如。死。二。人。以。帶。相。連。衆。不。解。其。故。以。爲。此。亦。不。信。教。者。如。是。孰。知。彼。夫。婦。固。皆。名。挂。教。籍。者。哉。

無。何。風。益。緊。浪。益。猛。舟。將。覆。矣。船。起。碇。時。所。至。之。客。起。謂。衆。曰。可。隨。我。行。此。時。衆。已。驚。悸。喪。魄。聞。其。言。亦。不。以。爲。異。皆。起。而。從。之。躍。入。水。中。顧。客。所。立。處。若。有。隄。岸。水。波。不。及。暗。中。若。有。燈。前。導。衆。從。之。行。竟。達。彼。岸。迴。顧。來。舟。則。已。覆。沒。不。見。形。影。矣。衆。正。擬。申。謝。客。之。救。命。恩。則。四。覓。不。見。相。與。訝。歎。久。之。檢。得。下。等。艙。中。之。客。僅。少。三。人。一。爲。慢。罵。者。其。他。二。人。卽。善。泐。者。夫。婦。而。上。等。艙。客。無。一。得。幸。免。衆。中。有。審。伯。福。特。黨。之。惡。者。謂。宜。受。此。罰。獨。怪。牧。師。費。德。爾。及。船。主。船。夥。同。遭。是。難。未。免。玉。石。俱。焚。然。回。思。前。此。空。中。神。語。歷。歷。在。耳。未。必。殃。及。池。魚。於。是。衆。始。疑。遭。難。諸。人。皆。有。陰。慝。願。莫。從。證。實。也。



是夜衆登岸。饑寒交迫。正皇遽間。忽有燈光一道。射入眼簾。遂相率隨之行。約里許。燈忽滅。則見漁家三。五星火點點。猶未睡也。趣至款關而入。主人驚問何來。知爲遭難者。則殷殷款待。野蕪鮮魚。頗極豐盛。衆既飽食。迭向主人致謝。主人謙讓不遑。因問得救之由。衆俱告之。述至牧師船夥無辜受禍深致惋惜。主人曰。老夫遯跡海濱數十年矣。耕而食。織而衣。不知理亂。牧師之爲惡。爲善。余所不審。若夫船主船夥。則死猶不足以蔽其辜。此非老夫臆度之言。實信而有證者。衆皆悚然。急請其述顛末。主人許之。

主人徐言曰。前月某日。余與鄰家二三人。釣於海濱。突有一屍浮至。相與撈起。則一中年男子。抱木板。堅不釋。撫之。猶溫。昇歸。施救。旋得甦。詰其覆舟狀。則曰。非舟覆也。誤乘盜船。特躍入海。以逃生耳。問船何名。從何來。曰。尼格羅之定期航船。往莫斯科者。余驚曰。莫斯科在尼格羅北。此在尼格羅南。寧非南轅而北轍乎。其人曰。此盜夥之謀也。此次上等客俱攜有現金。船夥因而生心。始向北行。旣而忽折向南。有識途者起而詰問。船夥支吾其辭。客固問。則答稱。因事繞道。行當復北向也。未幾日暮。暗中莫辨所向。行竟夜達。日東方日出。則船固仍是北行也。客大譁。船夥則出白刃以相威嚇。衆莫敢誰何。頃之。船如入大海。震盪甚烈。時客禁艙中。不得外眺。無從知身在何地。船夥則突起擒客。一一投入海中。余見勢不佳。躍出攬得。一板躍入水中。蓋余素解水性。尙冀一線生機也。浮沈久之。竟不得岸。氣衰力竭。遂緊抱板。逐浪而行。竟得至此。亦云幸矣。予留其人。略事休養。信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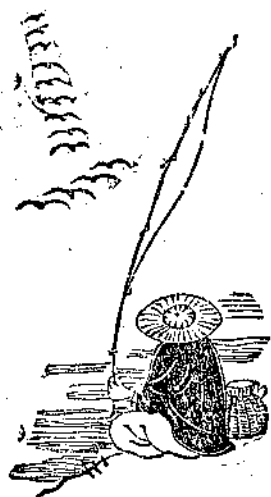
衆靜聽至此。或問曰。先生何以知此次覆沒之船。卽盜船耶。主人曰。實處航船。非皆有定期乎。由貴處往莫斯科之航船。非一月一次乎。衆皆曰。然。主人曰。然則此次覆沒之船。必盜船無疑。嗟乎。天網恢恢。疏而

不漏。由此言之。牧師亦必非善人無疑。縱不爲惡。或奉教不誠。口是心非。故遭天譴。如此且救諸君者。亦知爲何如人乎。衆皆爭呼曰。耶穌！耶穌！主人曰。然則諸君曷勿祈禱。衆聞言頓悟。皆急跪下。高聲祈禱。禱已復合歌詩以美之。然後致謝主人而就寢。

翌日主人送衆行約八哩許。至一市集。附船北行。又易二船。始達尾格羅鎮。民間其事。皆額手稱慶。惟遇難者之家屬。莫不人人驚惶。若大禍之將及。內中以牧師妻樂嘉氏爲尤甚。蓋彼平日亦尙權術。而信教復不甚誠也。乃踉蹌奔入禮拜堂。抵懺悔室。伏地大號。自數其罪曰。吾不應貪名。而與費德爾結婚。既嫁之矣。不應不相待。以誠費德爾。吞沒公產。我不應忍默不言。我擁厚產。不應獨享。豐腴而坐。視人饑寒。不救。有此四罪。死有餘辜。我慈悲之天。父不遽加誅。俾得改過。自新。感謝母。既今而後。當悉反前行。體天父好生之心。救孤恤貧。襄助公益。惟力是視。若有渝斯誓。惟神殛之。樂嘉氏懺悔已。拭淚而起。頓覺神志清明。驚惶若失。而媿怍之心。亦盡消滅矣。出懺悔室。則見男女老幼。陸續而來。皆倉黃無人色。詢之。蓋皆遭難。諸人之家屬。亦來懺悔者。出至公衆祈禱室。則已聚集數百。人會議堂中。善後事。衆公推一年長。而德厚望重者。暫攝牧師事。稽堂中冊籍。則前所沒入堂之財產。數十萬。百無一有。於是衆始知已盡入費德爾私囊。競起訴之。樂嘉氏起立告衆曰。此中情僞。余皆知之。當時懺於先夫之威。未能宣布。凡沒入之款。先夫實皆與伯福特平分。非一人所獨得。余願將先夫遺產。儘數捐入堂中。辦慈善事業。至余個人之產。亦願先捐其半。是時諸懺悔者皆出。伯福特夫人亦在其中。聞之不覺首肯。亦願捐產之半。於是諸遭難者家屬。競願輸納。合計得貲數十萬。遂議擴充禮拜堂。並設施濟所。另舉老成董其事。又設學校專

教貧民子弟。行之期年。尼格羅鎮。遂無凍餒失學者。教務亦蒸蒸日上。闔鎮無不虔誠奉教。莫敢稍存異志。熙熙攘攘。民風益以敦厚。視太古盛世之民。亦無多讓。而牧師夫人樂嘉氏。伯福特夫人。及諸遭難者家屬。咸得無恙云。

茹勝氏曰。怪力亂神。儒家不道。余譯是篇。始以近於提倡神權。或不爲大雅所許。繼而思之。福善禍淫。天理難滅。誅奸鋤惡。人事當然。譯而出之。倘亦能爲社會人心之救濟歟。



# 墨漫廬隱墨

(夷 定)

浙溫雁山靈巖寺於客歲之夏有一書生往遊年約三十許衣衫雖已襤褸氣宇猶是傲岸寄居經旬不言來歷不吐姓名一日忽自縊於寺後之山洞中壁上題詩五首有滿腔熱血洒空山路認河陽夢裏還及且喜長辭徭役苦游魂輾轉雁山傍之句潦倒之意情見乎詞殆風塵中之傷心人歟不然胡爲來此空山冷谷之中一死以了萬事耶當由寺僧錄詩報縣收殮徧訪屍親久無端倪他鄉旅客故國追遙宜其無親朋故舊矣

## ●落水中丞

清光緒朝吳重熹以山東藩司陞任河南巡撫入京謝恩宮門跪安之日適逢久雨之後宮內積水深至數尺重熹本短於視又以天威及咫尺中心惴惴然如有所懼不覺步履慌忙竟至失足落水願召對有定時不及歸寓更易卽拖泥帶水而入西后詢之面赤不能對

## ●雁山縊鬼

言情  
小說  
英皇福

(悔初生)

拱埠商場廣不逾二里許。其間秦樓密密。楚館重重。風流藪澤中不少。怡紅公子。此中風味。固猶是吳苑鶯聲。白門柳色也。中有某校書名月仙。錦瑟年華。綠珠丰韻。今日青樓之麗質。即當年繡閣之佳。人不幸父作道山游。家日益落。名花一朶。誤墮平康。蓋久已穩築香巢。高張艷幟矣。

有鄭秋農者。本維揚世家子。丰神俊逸。年少多才。惟喜作狎邪游。溫柔鄉中。備嘗况味。一日因事赴杭。與友人陳耀卿散步於六橋三竺間。湖光山色。別有幽情。鳥語花香。自饒樂趣。益信西湖山水冠絕中夏。盛名洵不虛也。秋農因語耀卿曰。君久客武林。煙花隊中。得毋一飽眼福耶。耀卿曰。鶯鶯燕燕。大半來自三吳。顧俗粉庸脂。殊難當選。惟月仙爲杭產香閨艷質。降爲曲院名葩。秀外慧中。爲諸姬冠。尋常醜男子未許爲入幕之賓。即有知心人。亦不過煮茗清談。從未聞留髻送客者。秋農聞之。心旌懸搖。已神往於彼美妝閣中。思以得一識面爲快。少頃乃言曰。君旣識箇中人。盍導往。耀卿曰諾。

多情劉阮已到天台。一幼婢報曰。客至矣。月仙聞之。出延客。秋農坐甫定。則見月仙珊珊而來。一種婀娜風度。雖有名畫家。恐擱筆呼負矣。秋農此時。先道傾慕意。月仙十分優待。似非無情者。乃循例歌艷曲。一聲檀板。四座都傾。覺霓裳羽衣。如在人世間也。俄而金烏既墜。玉兔徐升。耀卿爲東道主。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秋農對此艷質。以爲巫山神女。洛浦宓妃。竟於我生親見之。何修而至。此酒闌人散。耀卿秋農俱辭而返。自是而後。秋農無日不往訪月仙。憐卿憐我。意至相得。一日月仙與秋農小酌於妝閣。

酒後下榻之意。微露於言論間。月仙辭之曰。妾雖操賤業。猶守歲。不敢薦枕席。惟願得人而事。秋農喜曰。觀卿風度。必不以鶯花老我。家饒於資。擬以香車迎迓。惟屈在如夫人列。未知能願抱衾裯否。月仙曰。妾願以此身相委。雖嘖彼小星。自知實命。不猶不敢與夫人爭寵。秋農曰。卿美而且賢。他日必能安於室。我當別營金屋以藏阿嬌也。言至此。鐘鳴已十下矣。乃一笑而去。

春宵易過。又是來朝。次日秋農復往月仙家。正值月仙晨起理妝。覺人氣花香。皆足引人入勝。月仙問曰。君何來之早。耶秋農曰。今日天氣晴明。擬與卿同游西子湖。領略湖山風景。月仙曰。善言已。換茜碧羅衣。拖百結長裙。髻上襟間綴以白蘭花。竟體芬芳。令人個個骨醉。妝畢午餐。又罷。乃同往西子湖而去。時則金闈逸女。紈袴王孫。來游者絡繹不絕。每見月仙。目逆而送。眉梢露語。眼角傳情。若驚其美。而艷者未幾。同上畫船。款乃一聲。舟已行矣。秋農憑窗而望。湖光湛綠。山色蔚藍。心神爲之一暢。默念錢塘名勝。膾炙人口。前賢題詠。美不勝收。圖畫天然。西湖仍如西子也。思至此。微微一笑。月仙曰。君何笑耶。秋農曰。卿秀色可餐。獨得湖山秀氣。他日閨中永伴。其樂有倍於今日者。月仙聞之。芳心歡洽。殷勤翠袖。親捧玉鍾。覺香茗之氣。直與粉膩脂香融成一片。秋農此時樂可知也。

俄而斜照催人。匆匆返棹。比至枇杷門巷。燈火已熊。熊矣。月仙乃留秋農飲。杯盤畢。具不乏珍。羞金石同盟尤多。親愛秋農。雖豪飲。然已頹然醉矣。月仙曰。君玉山已頹。盍入黑甜。鄉裏良宵。苦短。來日方長。妾恕不當夕也。秋農曰。卿芙蓉其面。松柏其心。似亦庸中之皎皎者。語畢。乃就寢。一枕方濃。三竿又上。翼日秋農晨起。又與月仙訂約。戀戀不忍舍。自是流連匝月。無頃刻離。蓋二人之眷愛如春。蠶作繭。愈轉愈深矣。

秋風蒨鱸。益增鄉思。秋農擬作歸計。乃與月仙約二月之別。暫返維揚。橙子黃時。當百兩。迓之。若負斯約。有如此。河月仙聞之。且喜且悲。祖道饒筵。陽關送別。驪歌一曲。泣下霑襟。秋農自此行矣。月仙自秋農去後。杜門謝客。惟日上望夫之石。切切盼郎歸。來深望天心。仁愛爲彼。縮短其時間。俾得早見。郎面久之。而秋農不至。月仙一日三秋。閒愁萬斛。以爲鄭郎情好。非泛泛者。何以人如去。鶴書不來。鴻豈夢未。酣尙有蛛絲。窳礙耶。方悵望間。忽聞幼婢報曰。前度劉郎。今又來矣。月仙嫣然一笑。延之入。款待殷殷。絮談種種。旬留數日。如禮迎娶。月仙華妝盛服。麗若天仙。卽以客舍作洞房。新月初圓。雙星同渡。秋農顧而樂之。既而魚更再躍。鼉鼓頻催。月仙卸去殘妝。如豆蔻初開。愈覺嬌羞。可愛秋農促之。寢衾邊。春暖未免。蜂狂枕上。香濃。能無蝶浪。閨房之樂。甚於畫眉矣。後因離家日久。邇室風寒。時近年關。乃與月仙歸。一對璧人。別作溫柔。艷窟。月仙處此。如逢春之枯木。如縱壑之巨魚。方謂並蒂開花。同心永結。豈料情魔紛擾。醋海生波耶。

秋農夫人何氏。美而妬。知秋農已納月仙。不禁波翻醋海。一日招集娘子軍。突至月仙處。指月仙而罵曰。何物淫娼。折我鴛侶。一聲逐客。大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現象。月仙見之魂飛魄散。紅雲朵朵。一時飛上眉梢。雖在窘迫中。愈形斌媚。夫人見楊枝無力。反有憐惜意。金剛怒目。變爲菩提。慈心慰之曰。我與汝素昧生平。並無嫌隙。惟薄倖郎。造此淫孽。當與問罪之師。我爲汝計。不妨重抱琵琶。再擇乘龍。快婿。况楊州爲鶯花淵藪。二分明月。占盡繁華。汝其舍舊謀新。雖遲庸。何傷。月仙泣曰。承蒙夫人厚愛。願乞骸骨歸。妾不願一誤再誤。陷溺於火坑中也。言時。淚隨聲下。如雨。後桃花愴然者久之。



未幾何夫人去。月仙既受風潮。良多怨望。自恨天下女子之命。未有如我之薄者。乃惆悵間。湘簾蕩漾。秋農自外歸矣。坐甫定。見月仙眉峯鎖翠。作嗟歎聲。秋農曰。卿何歎耶。殆有所不足於心耶。月仙聞之。淚已潄潄下。告以故。秋農聞而怒曰。彼何人斯。欲以獅吼手段。折我鳳侶。若再來。當有以對付之。雖然。此地不可再居。盍即移徙。月仙沈思良久。謂秋農曰。妾與君情好。雖密。然暗藏春色。究非盡美。盡善。秋農曰。卿豈別有奇策耶。月仙曰。君但見新人笑。未見舊人哭。夫人之如此。亦情理之常。君若渴彼。注茲。效英皇之故事。調和於伉儷間。夫人當心平氣和矣。秋農曰。善。歸見夫人。色甚不豫。卽問曰。卿何鬱鬱不樂耶。夫人曰。汝得隴望。蜀作此喪心病狂事。我何負於汝。竟使我影隻形單。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秋農曰。卿勿多慮。月仙似美而賢者。言至此。卽以月仙之法告夫人。聞而喜曰。月仙誠善。幾於我見猶憐。彼能爲我。屈我亦樂成人之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汝效而行之。不亦善乎。秋農曰。蒙卿雅意。予實感之。嗣後取懷而與。稱物平施。一生幸福。吾與卿享受不盡。今日當重修舊好。俾解愁懷。連理枝頭。花開如錦矣。夫人聞之。喜形於色。俄而芙蓉帳暖。同夢雙酣。久別重逢。含有無限樂趣。迨至曉鐘驚醒。一竿紅日。已照窗紗。秋農乃一笑而起。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此詩人之明訓也。月仙雖謀善。後策然未知秋農去後。能否爲魯仲連。方躊躇間。忽聞履聲鏗鏘。秋農掀簾而入。月仙曰。君昨夜未歸。妾頗顧慮。此法有無效力。盍爲妾告。秋農曰。賢哉。卿也。卿之良法。我已向夫人商。夫人深表同情。囑我接卿歸去。此後雙飛雙宿。卿可無慮矣。月仙曰。善。是日畫室偕行。乘輿而去。夫人延之入。雖屬嫡庶。儼若主賓。秋農見而喜曰。願汝二人相得甚歡。一則如曉風楊

柳一則如秋水芙蓉。燕瘦環肥。並皆佳妙。我將左擁右抱。如漢高帝入關時。使兩女子洗足也。語畢。捧腹而笑。

時則芳華三月。南國春深。紅杏在林。碧桃滿樹。秋農謂夫人曰。方今良晨美景。正人生行樂之時。我擬與汝二人同游平山堂。一覽陽春煙景。夫人曰。諾。少頃。秋農出。夫人與月仙携手同行。相視莫逆。秋農見之。覺春蘭秋菊。各有丰姿。鬢影衣香。愈形秀麗。秋農處此豪情勝概。不減杜牧當年。既而日之方中。小飲於某酒樓上。秋農左顧右盼。見樓中畫棟飛雲。珠簾捲雨。重以二美在側。飄飄欲仙。此時樂境如游廣寒宮闕。既而飲畢。乃返。

須臾抵家。月仙乃談游西湖景物。以博夫人歡。夫人載笑載言。眷愛如手足。秋農乃謂月仙曰。今日游興正復不淺。卿盍爲我一歌。俾暢懷抱。月仙曰。諾。乃歌最新艷曲。輕圓瀏亮。曲折無不如意。一聲逸響。聞者情移歌罷。餘音猶繞梁也。秋農喜曰。吾今大享艷福。日在美人妝閣中。亦極人生快事。言至此。復命侍女進酒。須臾。婢以酒肴進。秋農且飲且談。心中樂可知也。嗚呼。月仙以閒花野草。能使大婦無妬忌心。美而慧矣。秋農何人得此雙雙佳偶。豈所謂三生石上舊有因緣者乎。

贈 妓 新 聯

(石 峯 張)

英 皇 廟

●金燕 (集六朝文)

反插金鈿橫抽寶樹  
差池燕赴振迅鴻歸

●玉雲 (集紅樓夢目錄)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醉眠芍藥裯

●翠雲

晚翠與張靖之是三生注定事  
朝雲偕蘇玉局作萬里逍遙遊

●大喬

四大之中誰與比  
二喬而外無其人

●昭卿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是所謂賢者  
我不卿卿誰復卿卿如之何勿親

義烈小說 幽恨長埋

(待之)

明月一丸。清風送爽。門外築棚頗宏敞。棚之前闕爲廣場。細草鋪茵。大好佳境。惜紅生晏樂之餘。不覺懷上心來。喟然嘆曰。世界果容此等男子耶。今其人尙無恙耶。我實不解。昭昭者醉乎。夢乎。能容我叩天關而一問乎。同座者咸不解。執惜紅生而詢其故。惜紅生侃侃而談其事。乃白吹縹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惜紅生殆今之多情人哉。

或曰。媧皇鍊石補不盡情。天缺陷。子以一襲青衫。禁得起幾多淚漬。惜紅生拂袖起曰。除却鐵石人兒。知者誰不爲指彈。清淚試聽僕竟其說。則君等皆掩面矣。于是揮涕復坐。惜紅生局外人耳。箇中事則目擊者始也。視其人嫌爲迂拙。繼則揉目正襟。若恐其說之不詳。著者固座中之一人。俟其說畢。笑曰。子仍迂也。何僅思其次焉者。汝述之。棠娘非烈婦乎。倘使棠娘稟性純淑。不逢不若淑女。吉士情種成雙。人孰無死貴乎。名譽今若棠娘。不其流芳千古乎。爰與羊棗孰美。惜紅生破涕爲笑。既而曰。其如名淹沒而不彰。仍足爲棠娘恨。遂驅不律著之爲篇。

惜紅生口中之棠娘。篇中之主人翁也。爲前清某司馬之室。于歸未幾。父母雙故。僅留弱弟。年舞勺耳。寄居于戚鄰家。棠娘不能使隨。姊氏負負恆呼手足連枝。友誼敦篤。棠娘善刺繡。復能居積。節衣縮食。爲夫納粟。聽鼓浙江。幸汲引有人。拔擢無難。五馬高車。飛塵夾道。吾今貴矣。烟花撩亂。何愁金屋無嬌。愛棠娘之心。少殺棠娘。深幃寂處。絕無懟容。但戚戚于物議。曰悠悠之口。宜防亡何。因鬱致疾。當棠娘纏綿病榻之日。卽某作桃葉逆歸之時。明月樓頭。靚裝停影。飛絮欄杆。握臂酬情。但戀新人之笑。未嘗一念舊人之

疾也。

廓落如棠。固不置意。念聲譽之日墮。實足爲棠娘憂。蓋某自賦小星。貪得益彰。棠娘思挽將倒之狂瀾。猶屢進危言。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庸知新歡方濃。益遭嫉惡。由是噤若寒蟬。付之無如何而已。嗟乎。賤妨貴。小加大。小星寵錫增進一層。卽棠娘魔障重加一級。小星名婉兮。性非和順。糸出烟花。巧言令色。狐媚善蠱。始入蘭房。便懷傾軋。一時伺隙未能。並覺對己頗厚。姑緩之以待耳。未忘于心也。棠娘遇下殊寬。古之治家。五尺之童。不入內寢。棠以爲迂。我自坦白。避嫌奚爲。有少僕邵姓。恆出入閨闈。婉兮忽有所觸。曰。機可乘也。寧我負人。重賄少僕。僕知婉固主人寵。弗敢稍逆。竟以莫須有三字。構成冤獄。婉讒于司馬曰。儂呼邵僕。不若棠娘之呼速也。棠素不爭寵。似有可異。某則既存芥蒂于胸。厭棄固意中事。然亦未引爲辱。顰蹙而已。會鄰有女郎。色殊麗。某瞰其母出。援琴挑之。被女投梭。峻拒曰。我將啞。喊兩無所益。終以所里不仁。匝月他徙。知者達之。棠爲大慚。乃責某曰。吾不忍以姑息愛君子。後請痛改聲婉。辭厲不似前之溫良。可接某無悔心。且曰。寧許汝他戀。禁得我無別愛乎。老大婢不知羞恥。尙假猩猩作態耶。

蕙素蘭清。驚風雨。棠娘聞言之下。欲泣無淚。欲語無聲。久之。進詢所由。某直罄之。棠曰。然則宜察之。某曰。察以決疑。不疑何察。汝好爲之。拂袂逕出。棠娘既入蘭房。以手支頤。淚漉漉不自禁。夫也無良。忍心如。此。自揆度曰。白頭有約。蜚語無情。無瑕白璧。受之父母。與其剖白。無日甘聽冷嘲熱諷乎。

遂于是夕。縊死。年纔二十八耳。夫歸而知。並不置意。少僕亦弗遣去。且曰。罪有應得。無面目以對我也。或詢二人既然相通。僕胡不責某曰。僕役耳。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三尺孤墳。離離荒草。乃由惜紅。諸人釀金治之時。某釐羞甬紅之濠河。惜紅爲司筆札。此前清光緒間事。

歌美名家小說

# 天作之緣

(嚴美利之軼事)

吳興周之棟譯

羅榜辰校閱

本篇爲西洋名家小說。原名 The Woman Thou Gavest me. (A Story of O'Neil.) 凡分七卷。共一百十有六章。全書總四十萬言。西洋小說家之圭臬也。譯者附誌。

## 第一卷 家庭時期

### 第一章 家傳

念茲黎庶。沉淪苦海。惟帝在天。實其拯之。此數語者。非吾鄉禮拜堂某日。行大祭禮時之禱告語乎。吾之生與憂患俱來。世之沉淪苦海。未有過於余者。余苟不將其事。一一自述。世之人其孰知之。余之入世也。余父甚厭惡之。以其爲女而不爲男也。聞諸祭師唐諾文曰。余生在十月生之日。大雨滂沱。侵及窗櫺。水自窗之上。截而下。如河流之滾滾。東逝。迨午後四時。大風忽起。馬道兩旁之栗樹。落葉凋零。隨風旋轉。作沙沙之聲。距吾家一英里許。有大海濤聲。澎湃徹於遐邇。自吾家聽之。幾疑爲病犬之呻吟矣。

吾母之室在樓上。其下卽吾父之室。祭師唐諾文時在吾父室中。坐於火爐之旁。以指按鬚。靜聽樓上之聲。默無一語。吾父蹀躞往來。自窗下行至爐旁。更自爐旁行至對面牆下。履聲囊囊。室亦爲之震搖。姨母白禮姬氏。問一下樓報平安。而醫生康賚特。每半小時間。必入吾父室內一次。入則屏息坐爐旁。取板烟而吸之。始返身登樓。以盡其看護之責。吾父性甚急。終乃注視醫生之面而言曰。君下樓久矣。祭師曰。幸毋急。君宜稍耐。醫生曰。時尙早。無患也。吾父曰。請君速上樓。一畢其事。使大小無恙。余當以五百圓爲酬。

天作之緣

二

吾父能力之大。今古罕匹。彼之於余。雖刻忍無愛。余固不能不稱彼爲人傑。使彼而生爲王公。則其能力所及。必使率土人民莫不畏而敬之。而吾父則生爲農人之子。居於哀蘭荒島之上。築土爲墻。藉茨爲蓋。屋之卑窄。如一羣雜色之牛。臨風畏縮。而蹲作一團者。然今其勢力已能若是。非人傑而何。

祖父爲人。乖僻狂妄。絕不自量。雖生長於華門圭竇之家。而獨與貴胄擊長短。以爲己。雖姓阮。而嚴阮字音相近。其先實嚴氏之嫡傳。嚴氏者。愛爾蘭島中之貴族也。居民呼之爲大室嚴家。亦稱獵臺男爵家。彼欲證確其爲嚴氏子孫。於是日則往本處禮拜堂。搜討往籍。夜則至近處旅館中。數典高談。由是遠近之人。半戲半真。稱之爲阮貴人。祖父使酒任氣。一日大醉。與海軍大佐嚴某相爭。嚴某以手棒擊吾祖父。誤中其腦際而死。見者送其尸以還家。無別室。祖母急取捕魚之網。張於室中。使臥尸之牀。與子女所臥之牀相間。吾父兄弟姊妹共六人。自祖父死而撫養之責。惟祖母一人任之。家無恆產。租地而耕。不足供俯畜之需。往往備於富鄰。爲之刈草鋤地。然所獲工資極輕。天晴每日可得九便士。陰雨則僅得六便士。此外每兩星期得牛乳一小罐。罐中間或雜以牛酪。度日之艱如此。壯者且有所不能。現在鬻配於是。子女六人五人皆夭存者惟吾父一人。祖母對人言。恆爲無聊之詞曰。是五人者均不願與我同居者也。

吾父氣質酷肖吾祖。年漸長。頗爲祖母之助。門庭之內。母子煦煦甚相親。樂蓋吾父與人無愛。特後來之變耳。當其童年。對於祖母不若是也。吾父幼時有一故事。吾且述之。一日吾父隨母往耶拉夫平原樵採。既畢。積而捆之。繫以草繩。共拖還家。中途必經一橋。正在下橋之際。一馬車突自道旁大室內趨出。御者爲一英人。衣甚整潔。雙馬精強。飛奔而前。不意樵者之薪適當其衝。乃驚躍而起。車幾覆車中一顯者出。

而大詬時吾祖母髮已禿御者舉鞭擊之急避而免乃中吾父之脛車既去始知顯者爲嚴氏之大老人所稱爲蠟貴人者前殺吾祖父者與此人爲至戚吾祖母懾於威勢鉗口不敢語吾父雖年幼急以破袖自拭其淚忍痛慰之曰母勿悲俟兒年長當爲母置一車爾時誰復敢以鞭擊母久之祖母逝世吾父年甫弱冠肢體精強衷氣宏足雖未受教育舉止不甚嫻雅而識力充強舉世實罕其儔遂立志作新大陸之遊子身孤往所攜行李不過木箱一具耳至在美所作何事余固未知其詳或謂此種生活極爲危險頗有生命之虞同事者往往畏難而退而吾父則處之自然二年而爲工首五年而爲股東不及十年手中資本巨萬剏立大公司籌辦大企業執商業同盟之牛耳矣吾父居恆嘗言曰吾財之來一如磨中之粉落落而出卽已亦不知其來之因其後因何罷業吾父從未爲吾言故吾亦不之知或謂由於政府勒令納資爲報效故然其詳不可得而問矣吾所知者吾父返哀蘭時年已四十有五其時器度人品較諸少年迥然不同詞氣嚴厲眉宇峻岸望而知爲得意人時吾父既富厚視島中人皆無足輕重昔之侮辱吾祖父愚弄吾祖母者今皆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吾父之前如黑甲蟲之跳躍於吾人足下也。

吾父歸國後所爲之第一事卽將昔日租耕之地一律購回并將幼年所居茅屋重行葺治另雇一貧人以守之曰屋雖破或有用之一日也人昔戲稱吾祖爲阮貴人而吾父殊不愧爲阮貴人之子彼見海軍大佐嚴某時已負債纍纍幾無以自活卽出巨資典住其屋而出嚴某於大門之外越一年吾父更娶嚴某之女以爲妻而典居之居亦爲吾父所購有遂出己意大加脩改嚴某有二女長名慧嫻纖秀賢淑



## 天作之緣

## 四

貌愈恭順。則色愈妍麗。一如林間香草。人有履之者。則芬芳撲鼻而來。次名白禮姬。品貌均較姊氏爲次。而炫能鬪智。是其長事。吾父既擇定其長女。而次女甚妬之。然此婚姻之成。絕似商家之購售。價值之高。下進退。惟供者與求者之所好。而貨物不與聞也。時外祖既貧。所欲得者。金錢也。歲用也。至於己之愛女。及虛名。不惜犧牲捨棄之。吾父則雄於財。所缺者貴族之名耳。於是一則以資財爲報酬。一則以貴族之榮名爲贈品。凡嚴氏子孫所得享受之一切特權。吾父均購得之。迨吉期既屆。行婚禮於禮拜堂。婚書簽字。吾父竟以嚴爲姓。昏禮既成。夫婦回家。則嚴氏屋頂高飄二姓之旗。而嚴氏當日以勢凌人之仇。至是始報。而他人以阮貴人之名。戲呼吾祖父者。今竟成爲事實矣。

光陰如箭。轉瞬二年。尙無子息。吾父心中焦切萬分。而外貌實未嘗稍露失望之色。屋宇之修改。既臻妥洽。田地之歲出。亦漸發達。於是進而謀島事之改良。當日者。哀蘭一島。荆榛彌望。居民以畜牧捕魚爲業。雖衣食不虞匱乏。而儻野殊甚。吾父竭其全力。亟亟經營。計將旅館戲園酒肆。以及俱樂部跳舞廳跑馬場。一一建設。并築鉄軌。以達山巔。務使草莽榛狉之地。一變而爲聲名文物之鄉。天下遊客。莫不視爲遊息必往之地。而後已。吾父恆謂島人口。吾輩既居此島。亟宜設法以改造此島。務使此島日進於富庶。當日鄰里之人。無論爲律師爲議員爲銀行股東。見吾父之妙算勝天。莫不贊同其策。共相提攜。乃島事方在進行之際。突得一可驚可愕之消息。則嚴氏之老。即昔年在橋下詬詈吾祖母者。在海外多年。頗不得志。今已染有重症。行抵島上。病勢岌岌危在旦夕。此老終身未娶。故無子嗣。而繼承之者。必爲吾外祖。以次及於吾父之子。外祖既於去冬前卒。而吾父又無子。降而求其次者。惟一反對舊教之十四齡童子。今

肄業於伊登城之某小學者。與嚴氏親最近。以理而論。則嚴氏之產業爵位。必屬此子無疑。吾父得此消息。深爲失望。但事有出人意料者。是春吾母偶病。延康賚特醫生診視。知係受孕之故。吾父驚喜欲狂。所恐者。所生或不爲男耳。雖然。奇思幻想。最足迷人。吾父念念於所生者之爲男。而智慮聰明。遂爲此念之所奪。曾幾何時。而或不爲男之恐慌。消磨淨盡。心中口莫不作生男之預備。平居對於吾母。或對康醫生。所刺刺語不休者。無非所生之男。宜取何名。而與祭師唐諾文言之。尤屢吾父之意。所生之子。必以虎字爲名。蓋見嚴氏族譜。其繼位襲號之人。莫不取名虎字。且嚴氏始祖。最初取名虎字者。實爲哀蘭島之王也。吾母之樂。亦不遜於吾父。大凡爲婦女者。莫不以懷孕爲喜事。爲女初非所問。惟吾母習聞吾父之言。不覺爲吾父所移化。亦漸無生女之疑。然以吾母而論。不應盲從。至是或則以吾父希望。既殷。不欲重違其意。或則顧影自憐。深冀得一精強勇敢之男。以爲宗族光寵。念念於此。遂不覺心爲之醉。如是者。自夏涉秋。凶耗之自蠟臺來者。日以加厲。嚴氏之老。更得新病。神色愈衰。醫生康賚特謂。必不能涉冬。吾父聞信之下。驚愕失色。急與康賚特及祭師唐諾文商酌善後之法。并延一律師。以爲助。且謂康唐諸君曰。事已如此。君等當爲余籌一妥善之法。蓋吾父此時深慮嚴老。一旦不諱。而胎中之子。未生則一切奢望。盡付灰燼。豈不可惜。雖然。人當驚恐之際。畏天好善之念。往往緣之而起。吾父驚恐之下。遂自立願。謂如諸事順手。第一當在聖母神前。立一祭壇。第二環吾家十五里以內之貧苦者。每人給以煤一噸。第三大宴鄰村之年。在六十歲以上者。一面許願。一面又備花炮無數。給與鄰里之逢迎趨承者。使於兒墮地時。燃放之以表慶賀之忱。花炮形式不一。其最精工最巨大之一座。則架於天山之頂。天山正對吾家。

放時現天佑嗣子四大字。并與四鄰約兒一墮地。當鳴巨鐘以爲識。四方一聞鐘聲。卽舉行慶賀之典。蠟臺內之一舉一動。皆遣人祕密偵察。康賚特醫生。則日日來吾家。審視吾母脈象。如是者自九月至十月。兩方面皆平靜無事。當日景况一如司生之神。與司死之神。互相賭勝。而吾父則介於其中。左手牽掣。右手驅策。必使一者奮進。一者敗退。而後已。此時盼胎兒之早出者。不獨吾父一人爲然。卽舉家之人。莫不有急不及待之狀。至其結果如何。讀者當已諒之。惟先期一月。吾母已坐蓐作臨盆之預備矣。

## 第二章 誕降

至六下鐘時。風勢愈猛。馬道兩旁栗樹。殘葉盡落。枝梗乘風傾側。捲絞鈎搭。如爲繩所捆縛者然。浪聲之高。爲從來所未有。海中距岸一英里處。有一巨石。名曰聖母利石。上有巨鐘。波濤飛過石顛。鐘震震作陰沉之聲。有時雨擊窗櫺。如海中巨浪。破船旁砲門而過。其聲可畏也。祭師唐諾文嘆曰。彼燃放花炮之貧兒。此際真可憐也。吾父答之曰。彼不過欲得一晚餐耳。時則天色漸暮。而吾父獨不許燃燈。故其室內昏黑陰沈。惟火爐內之烏炭木柴。時放幽光而已。而風聲暫息之際。聞樓上產婦呻吟聲。及護持者之啐。探問聲。吾父每言曰。爲時諒不遠矣。祭師唐諾文則答曰。願帝助之。及鐘鳴七下。風勢更緊。烟囪受風。發雷鳴之聲。而海中濤聲尤烈。陸地上一切之聲。除風聲外。盡爲所掩。當此天地爲慘之際。忽聞叩門聲。甚急。有女僕應聲而出。吾父急呼之。返親自提燈往啓之。此時風勢既暴。門一脫。門卽應風而開。吾父一啓門。卽奔入廊內。來者身穿號衣。殆貴族之侍從也。既跨一馬。復牽一馬。遍身衣服透濕。臉上汗珠鬩鬩而垂。似遠道而來者。見門啓。卽於風聲中高呼曰。康賚特醫生在此乎。康賚特醫生在此乎。吾父答曰。

彼在此。問彼何爲。來者曰。請告康賚特醫生。有人請彼看病。彼必立即偕余同往。吾父曰。何物怪人。敢謂彼必立即同往乎。來者曰。此爲蠟貴人之言。貴人病甚篤。急欲一見康醫生。吾父此時一念欲延嚴老之殘喘。宜急遣康賚特一念欲己子之。即生宜不遣康賚特。二者交戰於中。有問謂來者曰。幸爲我告貴人。此間有產婦臨盆。康醫生非待至脫胎後不能往也。來者曰。余携一馬同來。康醫生務必與余同往。吾父曰。幸爲我傳語貴人。謂康醫生今在嚴德瑗家。嚴德瑗不令往也。來者曰。貴人命垂盡。不能延至明日。必即得康醫生前往。吾父曰。非得康醫生在此接胎。恐吾子今日夜半已死。來者曰。汝子之生與彼貴人之死孰重。來者言甫出口。吾父已將馬鞍握住。儘力一推。人馬幾倒。并謂來者曰。速離吾門。不者吾將拋汝於路中矣。言畢。返身入內門。隨閉。據祭師唐諾文言。吾父閉門後。蠟臺中之來人。望見吾母樓窗內有燈光外射。即對窗高呼醫生之名。惟其聲隨風飄散。不能達及窗內。移時許久。始聞馬蹄聲掠沙地而去。吾父既入室。怒氣噴溢。頻頻自掉其首。鬚髮上所需之雨隨之而落。蓋念及四十年前橋下之辱。不覺髮指。皆裂。既而罵曰。老賊老賊。汝欲來此請醫乎。吾今所生之子。究爲何人所得乎。此時屋外風愈狂。雨愈大聲。之自海濱來者。如猛獸被擒。欲脫不得。作勢狂嘯。其怪惡不忍卒聞。時姨母白禮姬下樓。告以吾母聞聲震恐狀。而全家僕役。盡集於廳事中。滿面驚疑。講述鬼神之故事。未幾。衆聲頓寂。風與雨均稍稍殺。海中波浪之聲。及聖母利石上之鐘聲。亦漸沒而不聞。譬如地球方在轉旋之際。突爲一物所阻。萬籟均寂。而樓上產婦。呻吟愈急。吾父躺身椅內。兩手緊握。雙目齊閉。祭師唐諾文以手搓念珠。口振振如欲有言。但未作聲。繼聞產婦之聲似已弱。不可支。吾父乃張目側耳而聽。祭師唐諾文亦屏息不出一語。頃之。

其聲愈高愈銳。聽者於此固已心知蒼蒼者之欲趁此闕寂無聞之際。爲世界增一人類也。吾父曰。事畢矣。祭師曰。謝天主及諸神聖之恩。吾父忽大笑而言曰。彼輩今日爲我制勝矣。乃自椅中一躍而起。急行至門旁。將門拉而開之。此時廳事中之僕役皆附耳相訊問。而園丁湯姆急奔至吾父前問應否。鳴鐘。吾父曰。汝乃在此預備鳴鐘耶。甚善。湯姆既鳴鐘。禮拜堂內之鐘應之。其聲之響。雖霹靂亦無以過之。吾父以所期既副。踐履之間自負愈甚。且笑且言曰。彼輩今日爲我制勝矣。彼輩今日爲我制勝矣。正得意間。樓上呱呱之聲忽變而爲一片驚訝之聲。吾父面色徒變。言亦中止。斂聲言曰。此何事乎。康賚特何在。彼何故尙不來。此與我一談乎。祭師曰。請勿過急。諒彼亦即刻下樓矣。此時樓下之人靜坐無言。樓上亦默無聲息。如是者約數分鐘。吾父驚疑莫定。頃之徐步至樓梯之下。輕輕呼醫生之名者。再移時。醫生始歷級而下。但足音甚躊躇甚迂緩。及入室。卽就坐。不發一語於火爐所放之光內。望見其面色白如死灰。三人皆默然。移時。吾父始問曰。事何如矣。康賚曰。事……吾父曰。速言……速言……汝欲云何……抑死乎。康賚特曰。否。非謂此也。吾父曰。然則何如。康賚特曰。女也。吾父曰。女乎。汝謂所生者爲女乎。康賚特曰。然。吾父呼曰。天乎。天乎。遂倒身椅內。口張而不閉。雙目注視爐中火燼。眼珠定而不移。方之片刻之前。笑容可掬者。判若兩人矣。祭師唐諾文見此情形。頗思所以慰藉吾父者。彼意以爲農夫穫稻不免有荆棘之偶。攙生子而生女。其事亦恆有况。女子者人類之花。男子之解愁物也。爲父者初得一女。往往視爲不幸事。及其後也。反覺生女之可樂。而感謝天賜於無窮矣。此時鐘聲尙鏗鏗而鳴。天山上之花炮亦同時齊放。雖受雨稍潮。而光耀奪目。吾父室中。明若亭午。而天佑嗣子四字。固了了在目也。祭師本愛爾蘭

人乃吐其愛爾蘭之土音。且以極和平之語調。勸慰吾父曰。人類之有女。猶世界之有鹽。也有女子在世。界受一切苦惱。故人類得以不熄。如無女子。則世界尙成世界。耶。君試思之。聖塞賚。刺何人。麥格來得馬。利何人。聖母何人乎。此非以女子而受世界之大敬愛者乎。吾父聞祭師之言。怒愈甚。謂祭師曰。休矣。無多言。遂自椅中一躍而起。口中申罵不休。曰。惡鐘。尙不停乎。莽奴。今猶擊鐘耶。速爲我將花炮毀棄。速速。速。速。無稍遲。何物小鬼。擲掄老夫至此。罵畢。復責己之不愼。遂憤憤出室。樓板中有微隙。聲浪通之。怒詈之聲。達及樓上。吾母聞之。羞愧如犯重罪。不禁翻身牀內。放聲而哭。此時精力疲極。又經一氣。面無人色矣。是夜蠟貴人亦死。嗚呼。此事之奇詭。一似有鬼神播弄。其間者。踰月在伊登肄業之童子。遂襲爵。是謂新蠟貴人。此時吾父改造本島之計畫。久已見諸施行。生男之望。旣墮。惟有繼續前功。竭力進行。籍此聊足自慰耳。

### 第二章 親心

前二回之事。皆得諸祭師唐諾文之轉述。而以余自己所知者。則吾母之臥室。甚寬廣。室中置一胡牀。一衣籠。一鏡臺。均極大。又有一祈禱之木墊。牆上高懸聖母利之像。木墊卽置於其下。室有明窗。每日侵晨。羣雀當窗而噪。其聲清脆。可聽。余稍長。始知此室爲吾母之臥室。有時余繞室而行。卽有一極可愛之人。雙手挈余於懷中。余或不愼。而倒於地。則撫慰之不遺餘力。時或以纖纖之手。撫余首。而歌抱余身而行者。乃吾親生之母。非他人也。余自稍解笑語。而後卽見吾母。終日閑居於臥室之內。從未一入他人之室。卽風和日暖之時。偶或乘車一出郊外。則亦暫而不常。嗚呼。蓋自余生而吾母卽淹纏牀褥也。

余自出母懷後。舍吾母而外。最初所識之人面。一爲醫生康賚特。一卽祭師唐諾文。二人皆面堆笑容。出言和藹。康醫生恆於早餐後來診吾母。一見必問曰。夫人今日病體如何。祭師唐諾文。尤必問曰。千金安乎。此二人者。余皆愛之。而於祭師唐諾文。愛之尤甚。彼謂我靈秀如一神羊。彼生平最愛之。於是卽呼我爲神羊。而余則謂彼爲一老童子。以彼對吾母言。謂頗願匍匐地上。與余同作捉迷藏之戲。於胡牀四足之旁。跳跟呼號。同聲歡笑。以爲樂也。余憶當日祭師所穿之衣。作披肩形。頸際扣以鈕。衣裾飄飄然。有二大袋。余視之不啻爲抽屜。碟架之用。無論何種玩具。甚至食餘之餅屑。無一不納於其中。有需則取之。幾等爲貨物之保藏所。吾母呼我爲愛美利。愛之既深。故斷乳甚遲。余之臥於吾母潔白細嫩之胸前而吮乳。今日尙能想見之。余所臥者。爲一藤編之搖牀。置近大牀之旁。吾母夜間時時起而爲我理被。余自幼頭髮深黑。舉動捷速。行步如飛。又好嚶嚶而歌。俯仰之間。狀至可愛。故吾母比余於一鳥。雖然。余如一鳥。而吾母實似一花。面形秀小而腮微紅。腰輕盈不滿一掬。顧盼之間。絕似出水芙蓉。生平好穿黑色衣服。頸際綴以白色之帶。首蒙綢巾。裝束之純樸。如古婦女。嗚呼。吾母之音容笑貌。今日猶在我目中也。余生平走遍天涯。閱人甚衆。覺世間婦女之美。未有出吾母之上者。此非余孺慕深切。故爲溢譽之辭。吾母固確有足以當此之實情。不幸生不逢時。知之者寡。愛之者尤寡。雖吾父亦不以余之眼光觀吾母。但吾父非不愛吾母者。惟彼之愛人。乃與人異。彼自以爲愛人。其實乃似輕人。此余幼時卽知之。而吾母又素畏吾父。一見其面。卽呈種種怯懦之狀。神經必勃勃然躍。吾父見吾母必作一種習慣上之問訊曰。卿安乎。卿之愛女作何狀乎。吾父每一啓口。輒謂余爲吾母一人之所有一。若與彼無分者。余孩提之時。卽明其

意故。父。女。之。間。感。情。甚。薄。且。吾。父。聲。如。洪。鐘。舉。止。粗。豪。益。以。頰。白。之。髮。于。思。之。鬚。余。望。見。其。面。卽。戰。戰。不。已。此。種。畏。悸。之。心。不。知。何。自。而。起。或。則。起。於。母。懷。中。而。墮。地。之。時。卽。攜。之。同。來。耶。時。而。吾。父。在。樓。下。閱。報。余。在。樓。上。跳。躍。歡。呼。吾。父。往。往。出。沈。重。之。音。調。而。呼。曰。請。令。而。女。稍。靜。可。乎。時。而。吾。父。上。樓。余。幸。而。在。牀。上。必。如。鴨。之。沒。水。立。卽。伸。首。入。被。中。直。至。吾。父。出。後。始。敢。探。首。被。外。一。言。蔽。之。余。自。有。生。而。後。從。未。與。吾。父。接。一。吻。或。偶。一。上。吾。父。之。膝。吾。父。每。至。吾。母。房。內。小。坐。余。惟。屏。息。不。言。掩。面。而。倚。於。吾。母。懷。中。而。已。吾。母。見。余。之。震。悸。及。吾。父。之。不。以。余。爲。女。心。甚。不。寧。嘗。作。種。種。計。畫。冀。得。調。和。其。間。無。如。此。種。計。畫。終。成。畫。餅。今。試。述。之。亦。足。見。吾。母。之。苦。心。余。自。幼。髮。光。可。鑒。吾。母。至。寶。愛。之。每。日。爲。余。梳。理。輒。於。中。間。平。分。刷。而。披。之。於。額。之。左。右。蓋。仿。室。中。所。懸。聖。母。利。像。之。裝。束。也。一。日。吾。父。在。室。中。吾。母。乃。牽。余。至。吾。父。膝。前。謂。之。曰。德。瑗。君。不。見。吾。家。美。利。愈。長。愈。美。乎。美。利。之。貌。豈。不。漸。肖。聖。母。乎。君。試。審。之。以。爲。何。如。吾。父。聞。言。曉。曉。而。笑。且。言。曰。彼。果。美。乎。彼。乃。漸。肖。聖。母。乎。然。乎。然。乎。余。自。幼。雅。好。音。樂。室。中。有。一。小。洋。琴。吾。母。所。用。以。教。我。歌。者。一。日。吾。母。又。謂。吾。父。曰。吾。所。親。愛。之。人。乎。君。不。知。吾。家。美。利。有。一。極。優。美。之。歌。聲。乎。其。聲。之。可。愛。有。時。余。閉。目。聽。之。幾。疑。以。爲。天。仙。度。曲。也。吾。父。聞。言。復。笑。如。前。且。言。曰。彼。有。一。優。美。之。歌。聲。乎。彼。之。歌。聲。乃。如。天。仙。乎。其。長。卽。盡。於。此。乎。余。衣。已。多。而。吾。母。猶。爲。余。製。衣。不。已。蓋。吾。母。既。病。家。事。一。切。委。諸。不。願。問。居。無。事。卽。以。裝。飾。己。之。愛。女。爲。消。遣。慈。母。之。情。往。往。而。然。無。足。怪。者。一。日。於。衣。樣。簿。內。檢。得。一。式。此。衣。袒。領。短。袖。長。甫。蔽。膝。吾。母。奇。其。式。卽。按。樣。製。成。爲。我。衣。之。謂。我。父。曰。吾。家。美。利。豈。不。漸。似。成。人。乎。美。利。無。論。穿。何。衣。余。總。覺。其。舉。止。大。雅。也。吾。父。聞。言。狂。笑。更。劇。卽。對。吾。母。曰。彼。之。祖。母。往。時。爲。富。鄰。刈。草。平。時。工。資。



每日僅得六便士。卽炎暑之天。亦不過得九便士耳。吾母信道甚篤。長跪於聖母像前。虔心禱告。殆無虛日。一日與吾父言。謂余方解語。言時卽知以玩耍之偶人。高供於搖籃之前。而自跪於搖籃之內。雙唇翕張。默默如有所禱告。目則注視屋頂幔板。似甚虔心者。并謂吾父曰。余視此女。兩目深秀。信道之根性。殆亦不淺。終必成一修道之女無疑。吾父曰。爲修道女乎。或則有之。亦未可知。然余生平不信修道之事。吾母於此。櫻唇微動。似對吾父曰。吾所親愛之人乎。君言過矣。雖然。吾母之計畫至此。已壓抑無遺。從此不欲再有所言矣。

#### 第四章 愛敵

余家樓下之人。無論男女老幼。莫不視余爲眼中釘。而以姨母白禮姬氏爲尤甚。彼之出嫁。稍後於吾母。其夫名馬立特。一中年之哀蘭人也。曾任陸軍大佐。家居食半俸。好飲酒。與吾外祖爲酒友。旣娶吾姨。未一年而死。身後有二女。其長者爲前氏所生。余生時。姨母已寡。吾父憐其無助。且見吾母已櫻危疾。卽請其來吾家。代吾母料理家事。彼允之。遂挈其二女俱來。白禮姬本以幹練自驕者。其待人嚴刻。自在意料之內。不知彼之嚴刻。不獨對於僕役爲然。卽吾母與余亦必事事聽其指揮。惟待自己親生之女。獨有仁恩。此外無一人不受其殃者。此女長余一歲。面貌頗不俗。雙目流動有神。兩頰團而紅。如初熟之蘋果。髮淡黃。梳理旣愼。鬢卷甚齊。其名曰蓓奢。其母則呼之曰美蓓奢。所穿外衣。恆爲棉織品所製者。腰際束以淡綠之花帶。鬪美恣裝。縱欲肆情。莫食終日不釋手。又作種種驕人之態。一似吾家之驕兒。然前氏所生之女。名曰耐奢。瘦瘠而陋劣。髮則呈紅紫色。舉止頗不閑雅。自知所處地位。隨在依人。一切以逢迎後母。

爲事。吾家園工湯姆。至比之爲三便士之銀幣。取其形之圓滑也。然人頗勢利。凡失寵於其後母者。彼卽落井下石。施種種欺凌之毒手。余卽其所欺之一人。余與蓓奢有爭。彼必力助蓓奢。以取歡於其後母。而後母謂余爲世間最刻毒最陰險之惡物。且歸罪於吾母。謂吾母教戒不嚴。一任余之恣縱而不聞不問。余之疾視蓓奢。已非一日。初則爭而卽平。平而復爭。本不過一種年幼無知之舉動。乃仇怨日叢。所爭愈烈。終受大不幸之結果者。余也。

吾母面貌本極慈藹。眉宇之間和氣充溢。惟愛花過甚。每得花則大樂。湯姆知之。每日侵晨。必於園中採鮮花數枝。送諸吾母。某日湯姆於清早入叩棘夫平原取薪。未及爲吾母採花。余時年已六歲。始知承歡爲子職。見瓶中無花。卽謂吾母曰。母勿慮。兒當爲母採之。遂手挾一剪。亟亟入園中。時當春日。草本之花盛開。余卽擇其顏色最美。香氣撲鼻者。剪取多枝。不意爲耐奢所見。彼卽奔赴而前。厲聲呼曰。美利。汝膽大至是乎。汝不畏汝姨母之譴責乎。汝刻毒陰險之惡物。豈不知此花爲蓓奢所手植。他人皆不得妄採乎。余聞言。再四道歉。並將吾母愛花及湯姆今日未及送花之故。一一言之。耐奢置若罔聞。故厲其詞。而謂余曰。汝母雖愛花。此花固與汝母無與。汝豈不知汝姨母在此。主理衆務。汝家之事。非彼不行乎。余年雖幼。而權利之界。固能辨之一聞此言。心內頗爲不平。夫吾母主母也。余則主母之女也。姨母與其二女。客也。今反客爲主。顛倒一至於此。余又安能己。余蓋祇知己爲主母之愛女。地位甚高。而不知生而爲女。實爲家庭之罪人。萬無與人爭勝之餘地。雖然。憤懣所激。情不自禁。余此時不能復耐。卽將園內之花。凡爲蓓奢所植者。採摘無遺。雙臂挾之。奔入吾母房內。花雖十倍於所需者。然余亦不嫌其多也。未及二

分鐘。姨母已上樓。余聞姨母履聲。及其腰間所懸鑰匙叮嚀聲。自揣今日必不能免於難。而不知當此難者。乃吾母而非余也。姨母一見吾母。即責之曰。蕙賽。汝長此不以而女爲非乎。吾母曰。妹乎。美利此時。又肇何禍乎。姨母曰。汝女所作之事。汝當知之。汝即不知。此時亦當知之。安用問爲。吾母向花一視。似已心知其意。面色立變。遂下氣柔聲而對曰。美利過矣。然余意此時美利心中。且大悔恨。再不敢作此舉動。姨母曰。汝謂悔恨乎。悔恨者。非而女也。後此而女必且時時作若此之舉動無疑。惡物乎。刻毒陰險之惡物乎。余初不料子女有過。而爲之母者。任其肆行無忌。一至於此。吾母此時。作莊重低細之聲答之曰。吾所親愛之妹乎。汝言誠然。惟余既多病。美利又爲余之獨女。汝當體此意也。吾母此時。眼中淚已涔涔。然下他人處此。必且抱歉之不暇。而姨母尙不滿意。急下樓告吾父。吾父聞言。遂謂吾母不勝顧復之責。立命余與吾母異居。而余衣食之事。一切聽命於姨母。自斯以往。余不得與吾母同臥室。所食粗糲。所睡之室。正當客廳之上。雖嚴冬亦不能得煤。而蓆奢則日食膏粱。與其母同起居。稍冷即生煤爐矣。

### 第五章 乳禍

分居而後。吾母至爲鬱抑。然於余不無小益。余自與吾母分居後。時時潛入園中。與湯姆伴談。湯姆未爲園工之前。嘗充水手。今雖鬚眉皓白。而舟子習氣猶在。出言吐語。莫不露舟子本色。人亦溫和。兩目尤藏笑意。彼自稱其目爲船形。目。家中人對余皆寡恩。惟湯姆於余則至厚。彼於姨母。白禮姬氏。咒之罵之。不遺餘力。至呼彼爲龐婦。以無一人不受其管束。無一事不經其處置。主人主婦居然盡一人而兼之也。人有以白禮姬氏虐待工役。霸使佃農告者。湯姆必曰。誠如是。彼死無日矣。湯姆知吾母一生。舍余外無他

愛好無他願欲。以白禮姬氏之故。致吾母女分離。彼因而睡且詛曰。龐婦誠惡鬼哉。吾意彼死後靈魂且焚於地獄也。余既獨居一室。耐奢謂此室有一怪。一遇兒童之乖僻者。怪即出現。故余每夜上牀。心恒膽怯。必以被自蒙其首。惟恐厲鬼或至吾前。如是者約半小時。而始熟睡。湯姆罵姨母之言。余頗記之。余每夜未熟睡之前。亦往往效湯姆之罵而罵之。余之得親康賚醫生之子也。亦於此時。大凡醫生來診吾母。必挈其子乘車同來。余聞門外馬蹄聲。不待門上鈴響。即疾行而出。一俟醫生登樓。即與其子同坐車中。作御者狀。余前此祇知吾母之有病。而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自與此子相親暱。彼恆以所聞於其父者告余。余因知吾母之病。其原因不在藥餌而在乳食。使吾母每日得乳三餐。則其病自愈。余念得乳可愈。則吾母之病。醫之自易。吾家畜牛三頭。美蓓奢居吾家。每日亦食鮮乳二三次。如其乳供吾母。固無患其不起也。

一日午後。余見治乳之工。攪乳既畢。即竊入乳房。見桌上牛乳三大盆。潔白鮮濃。泡沫未銷。余不問事由。急急取其一盆。直向吾母房中奔去。盆既重大。乳又滿而易溢。行不能速。甫及半樓梯。已氣喘欲墮。適耐奢下樓。一見即責曰。美利。汝陰險刻毒之惡物。汝欲此牛乳何用。余既有採花之經驗。知申訴亦未必見原。思欲擁而過之。而耐奢竭力攔阻。必不令前。謂余曰。汝必不得越此一步。汝亦畏汝姨母之責乎。速將此乳放於原處。爲是耐奢故。放其聲。蓓奢時在膳室內。亦聞聲而出。身穿純白之衣。髮際圍以綠色之結。面目白中泛紅。一似泥塑之像。見其姊與余相持。即上樓梯助其姊。於是蓓奢在下。耐奢居上。余則介於二人之中。彼奮力奪余手中之盆。而余必不肯釋手。爭之不已。盆中牛乳幾傾。耐奢曰。彼倔強。性成非鞭。

責不可。吝。奢。曰。彼。竊。吾。乳。吾。必。白。吾。母。余。曰。汝。白。而。母。余。豈。畏。哉。時。余。見。乳。盆。必。爲。彼。所。奪。盛。氣。之。下。即。將。盆。中。之。乳。注。諸。蓓。賽。之。頂。於。是。蓓。賽。之。身。盡。爲。乳。濺。樓。梯。上。牛。乳。汎。然。而。流。如。塗。牆。之。聖。水。彼。姊。妹。遂。狂。呼。耐。奢。之。聲。宏。而。沈。蓓。賽。之。聲。銳。而。亮。其。母。在。房。內。聞。之。飛。奔。而。至。吾。母。亦。勉。力。自。支。駐。足。房。門。之。下。謂。余。曰。美。利。汝。何。爲。乎。姨。母。見。狀。不。發。一。言。即。挈。其。女。上。樓。取。巾。以。揩。其。衣。口。中。喃。喃。曰。傷。哉。吾。兒。吾。曾。囑。汝。切。莫。與。此。惡。物。有。爭。汝。豈。忘。之。乎。拂。拭。既。畢。始。謂。吾。母。曰。惹。賽。汝。女。今。日。之。作。爲。汝。當。見。之。以。如。是。之。年。而。狂。潑。至。是。誠。少。見。哉。此。時。余。已。將。空。盆。放。於。樓。梯。上。而。躲。身。於。吾。母。身。後。吾。母。則。出。其。柔。弱。之。聲。爲。余。辨。護。且。謂。耐。奢。與。美。利。皆。在。髫。齡。此。種。年。幼。無。知。之。舉。動。不。值。成。人。之。聞。問。姨。母。曰。自。汝。言。之。此。爲。年。幼。無。知。之。舉。動。而。不。知。汝。女。之。蓄。意。固。非。年。幼。無。知。者。可。比。吾。但。願。汝。此。後。出。言。切。勿。以。吾。女。與。而。女。相。提。並。論。則。吾。意。亦。足。余。見。吾。母。之。受。辱。憤。懣。不。復。能。耐。乃。緣。樓。梯。而。下。口。中。高。聲。呼。曰。汝。女。美。蓓。賽。人。世。之。惡。鬼。也。吾。知。彼。死。後。靈。魂。且。焚。於。地。獄。中。矣。姨。母。聞。余。罵。聲。急。趨。而。出。然。氣。憤。已。極。幾。乎。不。能。舉。步。行。至。半。梯。面。色。已。如。死。灰。佇。立。久。之。始。奔。赴。而。下。余。避。之。不。及。遂。爲。彼。所。獲。拳。掌。交。加。余。於。爾。時。曾。否。啼。哭。今。已。忘。之。而。吾。母。見。狀。固。已。涕。泗。橫。流。矣。當。此。衆。聲。雜。沓。之。際。吾。父。亦。自。房。中。趨。出。查。問。事。由。其。聲。之。高。亮。實。出。於。衆。人。之。上。全。居。幾。爲。之。震。動。姨。母。將。事。由。一。一。告。吾。父。中。間。言。不。盡。實。吾。母。固。心。知。之。然。實。不。欲。與。之。細。辨。但。以。巾。自。拭。其。泣。而。言。曰。爲。人。母。者。因。己。之。子。女。與。他。人。之。子。女。相。爭。遂。幫。同。己。之。子。女。侮。辱。他。人。之。母。若。此。之。人。余。實。不。屑。與。之。久。居。余。必。捨。棄。此。屋。余。明。日。必。他。行。吾。父。曰。汝。不。應。作。此。語。但。爲。人。父。母。至。不。能。管。束。其。子。女。亦。所。罕。聞。彼。輩。年。齡。均。宜。入。學。余。當。令。彼。三。人。同。赴。學。校。也。

(未完)

小說情 伉儷福

蓉華女士口述  
李定夷氏筆錄

第一章

余夫婦結縭以來。歲星十週矣。鴛鴦夢好。鸚鵡情深。唱隨之樂。十年如一日也。余於光緒癸卯。于歸江氏。當日所謂。翩若驚鴻。矯如遊龍。豔名鵲噪於里閭者。非余所負之虛譽耶。余生而陋。對鏡顧影。自覺眉山。眼水間常多不慊於心者。顧親族戚友。見余必嘖嘖稱許。曰。箇妮子。紅頰凝酥。黛眉倒暈。苗條如許。幾曾多讓。葶蘿村裏人。耶。余屢聞之。輒爲面赤。蓋譽過其實。則不禁自慚矣。今者形容蒼老。齒牙動搖。偶檢十五年。前之寫真。視之。幾不識畫中人。爲阿誰。顧豔麗二字之寵錫。猶未少殺。或以余夫婿情深。女兒花好。更美之。爲福慧雙修。嗚呼。紅顏薄命。今古同然。談何容易。能得雙修。余聞此言。愈爲之喜懼交集。余夫之愛余。女之媚余。可引以爲福。而福不足。蓋阿儂固有伯道之悲者。人以爲美。吾夫亦以爲慧。而余終自覺不美。不慧。福慧雙修乎。言之能母。忤然耶。

今日何日。非余夫婦十年前洞房合盞時乎。韶光百六。虛度年年。十載星霜。一場幻夢。固不必問。余福慧與否。雙修與否。而對此畢生絕大之紀念。正不妨追述十年前後之際。遇成此一小冊。以爲紀念品。若者爲余夫婦月下盟心之時。若者爲余夫婦花前鬪韻之日。何時而余夫婦曾並騎馳騁於平原荒野間。又何時而余夫婦曾雙槳鼓蕩於綠水碧波中。過後思量。歷歷可記。燕居之頃。常與余夫話舊於閨中。紅窗雙影。綺語如綿。其風趣正不減京兆畫眉時。因是余之腦蒂。無刻不深鑲往事。今日述之。其便利如近水。

樓臺彷彿僅隔一宿也。

啓齒之頃。例當先道身世。以清端緒。余姓朱。名淑賢。蓉華其字。後以字行。自號題紅館主。鸚鵡洲畔人也。余父爲名孝廉。曾主兩湖書院山長。受知於張南皮。頗著文名。余母氏江。江亦鄂中望族。余外大父曾開藩黔邊。余父爲其記室。以愛才故。因以愛女妻之。余父感恩知已。伉儷之情。綦篤。余母色殊美。梅妃之明秀。難描。婕妤之溫柔。自裕。余母兼而有之。尤足令人心醉者。嫣然一笑。竹籬問足。使漫山桃李。皆巖俗也。余姊妹凡三人。長姊淑惠。字棠華。仲姊淑嘉。字樺華。余最少。余後尙有季弟一。弟字巖山。少余三歲。棠姊適趙氏。樺姊適江氏。兩姊皆麗於余。而見者則謂余酷肖。余母兩姊實皆不逮。余生五年。余母教余伴兩姊讀蘭閨清課。一燈。呀。唔。余母儼然母也。師者。余聞母譽。兩姊輒生競勝之心。終日伏案。手不釋卷。逾年能屬對矣。能吟詩矣。余母前之獎勵兩姊者。漸且移諸余身。見余之好學。轉時囑余。從姊輟息。謂童年過用腦力。恐有妨於發育也。

余家有園林一所在。居宅之後。栽花種竹。別有洞天。余母嘗言曰。是園雖不廣廓。然爲而父而大父而曾大父三代所悉力經營者。不競華靡而趨幽韻。此中誠饒樂趣。就此數語觀之。園之價值可知。每值豔陽天氣。花開枝上。鳥語樹頭。余姊妹攜手園中。口唱春明花好之曲。其樂洋洋。輒忘時晏。猶憶某日午餐。余母徧覓余等不見。最後則知余姊妹共作迷藏。戲隱園林深處。而故不應聲。又值月白風清之夜。玉宇澄清。人影在地。余姊妹閒步花前。競說古事。余生而胆怯。聞狐鬼之談。必悚然驚懼。棠姊好事。常信口捏造。以戲余。余欲掩耳返走。樺姊助桀爲虐。強挽余手。堅不放行。余哀懇之始免。今日回首。思量當年。

情。景。能。不。爲。之。失。笑。然。亦。足。以。見。余。姊。妹。友。愛。之。情。矣。巖。山。少。長。亦。從。諸。姊。嬉。戲。年。事。雖。幼。而。聰。明。過。於。諸。姊。余。姊。妹。常。爲。所。愚。棠。姊。樺。姊。以。年。齡。懸。殊。故。恆。笑。恕。之。余。則。不。甘。多。讓。輒。小。報。之。然。弟。或。訴。之。於。母。母。又。必。右。弟。而。左。余。且。曰。同。是。所。生。原。無。憎。愛。特。年。長。者。當。稍。讓。年。幼。者。若。樺。兒。與。汝。爭。吾。必。右。汝。矣。余。爲。母。言。所。屈。唯。唯。而。已。

余。外。家。有。兄。妹。行。五。攀。兄。梅。弟。年。齡。相。若。余。外。王。父。生。子。二。長。字。耀。古。次。字。羅。古。大。舅。父。生。子。一。女。一。子。曰。濟。和。女。曰。良。嫻。二。舅。父。生。子。一。女。二。子。曰。濟。華。女。曰。嘉。嫻。光。嫻。兄。弟。姊。妹。常。來。姑。家。余。母。優。遇。諸。姪。不。啻。所。生。諸。人。之。中。良。姊。獨。長。次。則。棠。姊。次。則。華。哥。與。樺。姊。同。庚。又。次。則。和。哥。嘉。妹。皆。余。同。年。也。光。嫻。尙。幼。於。巖。山。少。小。相。逢。耳。鬢。斯。磨。余。姊。妹。固。樂。此。命。儔。嘯。侶。卽。外。家。諸。中。表。亦。咸。樂。余。姊。妹。之。和。靄。可。親。故。過。從。甚。殷。青。梅。竹。馬。之。遊。搏。土。採。花。之。戲。爾。心。如。醉。我。意。若。憨。童。子。無。知。不。解。愛。情。之。爲。何。物。第。覺。形。影。相。依。之。爲。可。樂。耳。然。而。華。哥。待。樺。姊。獨。摯。和。哥。則。尤。與。余。莫。逆。慇。懃。將。護。惟。恐。不。至。迨。樺。姊。稍。長。華。哥。漸。生。顧。忌。形。迹。之。間。不。能。復。如。少。小。情。景。惟。余。與。和。哥。猶。時。攜。手。同。遊。一。日。者。樺。姊。偶。有。小。恙。華。和。兄。弟。同。過。吾。廬。華。哥。聞。姊。病。驚。慌。之。色。畢。現。於。容。諄。諄。詢。余。病。狀。余。不。耐。詳。告。挽。渠。入。室。渠。力。却。之。謂。男。女。有。別。將。貽。姑。母。以。責。余。聞。男。女。有。別。之。說。意。有。所。悟。笑。語。二。人。曰。若。然。余。不。能。伴。兩。哥。矣。華。哥。曰。妹。年。尙。少。可。勿。斤。斤。於。此。盍。語。余。以。樺。姊。病。情。余。俱。告。之。且。詰。之。曰。哥。謂。男。女。有。別。胡。常。與。樺。姊。絮。語。花。前。華。哥。聞。之。啞。不。能。對。實。則。余。之。所。言。別。無。深。意。使。余。當。時。而。知。天。地。間。有。男。女。之。愛。夫。婦。之。倫。者。決。不。作。此。憨。語。蓋。其。後。不。及。三。年。和。哥。遇。余。之。情。更。有。甚。於。彼。二。人。余。又。安。能。以。此。詰。華。哥。哉。



一日大舅母二舅母俱挈子女來視余母。時當初夏。余母特謙之於芳草亭。亭處園之中央。削竹爲棟。誅茅爲頂。綠色半窗環繞。八面人居。其間別有幽景。余母姑嫂閒話亭中。余兄弟姊妹各約伴遊行。大舅母喜顧余母曰。濟和蓉華相愛如許。儼然一雙雛鳳也。余母未及答語。二舅母亦曰。濟華與樺華寧非若鶼相依者乎。吾母曰。兩嫂不嫌陋質耶。但求賣漿老母則好事成。就指顧問事。二舅母笑曰。出一女而歸。兩女吾家好。值得大舅母亦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俟與汝兩兄商定。當使兩兒向丈人峯求婚。吾儕至戚不容外人作伐也。余母頷之。相與一笑而罷。席次二舅母戲語華哥曰。濟華姑母許汝矣。日日向我絮絮不休。但願親上加親。到此時。問還不快。向丈母叩首。華哥喜顧樺姊。樺姊低頭俯視。口將及胸。余惟見其粉白之頸。如染紅脂。其雙頰可知。然舅母言時並未指明何人。余姊妹三人皆在席。余不解棠姊與余何皆處之泰然。而樺姊獨羞赧。乃余之思潮未竟。忽聞有聲震余耳鼓。彷彿其辭曰。和兒。汝亦應向丈母謝恩也。余聞斯言不禁亦作僂僕形。頓覺耳際頰邊如近烈火。雖不能自窺其面。然有樺姊爲比例。則余之形狀可不言而喻。不窺而知矣。時巖山忽語二舅母曰。舅母余異日亦當親登崇階。作新特之求。彼爲此言原是姑作快談。特余姊妹幸有此解嘲語。得漸漸平視。余儉觀和哥則彼亦紅映春山。與余殆相彷彿。惟華哥則笑口常開。較平時更有精彩。餐時諸人皆不復及此事。余姊妹漸復舊態。頃者以羞澀之故不暇他思。今則一變作赧而爲喜悅矣。

## 第二章

前章所述爲余幼年時代之家庭。所舉皆犖犖大端。細故瑣事。茲不贅言。當將余夫婦未婚前之歷史。披

露於諸君之前。余夫婦以舊姻之誼，聯新特之歡。故文定而後過從，如故諸君母求全責備，以經常繩。余夫婦之愛情固皆冰清玉潔絕無瓜田李下之嫌也。自席間發端之後，舅母歸後不十日果即雙雙下聘。余父時慕遊江南，余母不待請命竟納聘禮。蓋兒女之事，余父盡以付妻，且余母深知余父斷不拂逆其意，即往問之亦必唯唯稱諾。故直待受聘之後，乃始函告聘禮既成，舅母果遣華哥利哥來余家叩謝。余母余姊妹聞兩人至如盜賊遇偵探深藏閨中，惟恐人見。余聞人言，凡初與人締姻之女郎兩頰常帶桃紅色，殊不意今竟實行之也。乃華哥不見樺姊，轉向余母尋問。余母覺之立使僕婦召余姊妹赴中堂。余此時心中極願前往，不知何以足重千鈞，竟至不能舉行。樺姊之心余雖不知，然觀其狀當等於余僕婦見余等不行，即往復余母。余母乃含笑而至，顧余姊妹曰：「今後便是一家人，何苦若假猩猩之作態，別嫌明微，祇在寸心之潔矣。作態奚爲？且吾兩家親上加親，本是兄妹幼時同食同遊，每逢聚首一家會未斯須相離。今既聘定，余尤願汝曹意氣相投，俾異日可毋低儗之怨。兒其往母違母命，祇求發乎情止乎禮耳。余等聞母言皆欣然從命，盡燭小女子羞澀之態，攜手同往堂前。余故讓樺姊先行，樺姊入堂一聲華哥兩字未畢，又紅雲滿鬢矣。余則惟視和哥嫣然一笑相對，無言含情脈脈。少間和哥見華哥挈樺姊入園中亦即偕余而往。華哥樺姊擇坐芳草亭中，余兩人則繞園徐步。且行且談，和哥語余曰：「蓉妹，余輩從此爲一家人矣。然余不知結褵而後其樂較諸今日何如？余笑曰：「卿須憐我，我憐卿，哥誓愛余，余誓愛哥，異日之樂亦與今日等耳。和哥曰：「吾意不然。今日者余輩常有別離時，異日則可永叙不散矣。余曰：「此言誠然。余樂與哥長叙，然余知哥心中必與余相同，故向余母下聘也。嗚呼！如許愁語，那裏話來。即

此可見余夫婦當時之天真爛漫固不解男女居室之謂何蓋相愛之情純發乎天性也

未幾僕婦來呼用膳余等至亭中視華哥樛姊則彼已先余而去匆匆赴膳堂華樛二人果先在樛姊視余而笑余揣其意必譏余兩人情話連綿幾至廢食余恨未聞彼二人當時所談者不然余斷不輕讓阿姊也食次余母乃大愉快大喬小喬並得佳婿宜其爾爾時棠姊雖已字人尙未出閣亦與余等同食融融怡怡極家人之樂事矣膳終余夫婦仍徘徊園內余既與和哥習處不復作倪倪怩怩之態和哥顧余曰蓉妹蕙風奏曲好鳥作歌皆若賀余輩之訂婚者而園中琪花瑤草亦含笑臨風有欣欣之色似爲夫婦鳴得意者蓉妹乎余誠樂不可言余笑曰汝也本爲余所心愛英雋拔俗大節落落願學游俠兒矜夸紫騮好如此丰度本不失豪華氣象特余以爲哥尙常努力學問人自呱呱墮地以迄蓋棺論定轉瞬事耳韶華逝去等於蓬柄千秋之謀何可不早和哥見地素高當不以余言爲非和哥聞之顧余而笑旋曰女學士以格言相規耶贈人以言重於金玉余雖不敏敢不拜嘉余意學問一途本無止境卽以妹論家學淵源其程度之深余當執經授業北面紅妝異日正不患無問字處在今未婚時代亦當敬從嘉命努力芸窗總期毋負余愛耳抑余亦有語於妹者男兒固當立不朽之業女子則何苦兀兀窮年人生行樂耳瘦弱如妹寧堪長作蠹魚生活妹不見食字之神仙亦聽秋墳之鬼唱耶余曰哥言良善惟余自覺除偕和哥閒話而外所能怡情悅性者惟此靜坐讀書之樂少時常喜偕兩姊頑耍兩年以來舊態頓改梅花四照絳帳春風是中誠樂雖南面王不易也和哥笑頷之

春篋言愁冬缸訴夢韶華無賴容易年年無何棠姊樛姊相繼出閣矣紅杏盡出東牆幽蘭猶居空谷余

於寂寥無伴之時益沈醉於詩書黃花弱質不勝摧殘病魔乘虛而入此耗傳入和哥之耳倉皇來余家視疾余母導入病室余雖當疾病寡歡之時然見意中人之面頓生意興勉力掙起出余之臂與渠把握渠接余腕俯而吻之旋問余曰妹病耶臥床幾日矣余故笑慰之曰偶爲涼氣所襲稍有不適耳和哥曰妹顏色枯槁龐兒銷瘦如許幸勿玩視之余頷之顧他而語卽曰曩日樺姊抱病華哥不敢逕入其室汝胡不顧及此和哥曰當時有妹在華哥可向妹問訊余今更向誰語且渠兩人當日尙未有婚約余儕今日則已有夫婦之名義矣言次相與粲然

相對無語之頃忽聞窗外有聲曰儂年長矣桃夭不賦花信頻摧郎君幸早爲之計毋使綺羅艷質長守冷淡生涯二人方驚顧間又聞續言曰紅豆春肥青苔秋老此中况味煞難消受余不能忍厲聲喚曰阿嬌癡婢何謔弄乃爾和哥見余動怒急止之曰妹母然余當往責之然如此韻語偶一爲之亦足供余輩一粲妹何怒爲余曰其辭近於狎褻實覺不堪入耳言竟和哥起立出室撫架上鸚鵡而笑曰汝亦太刁舌矣蓉姑日親飼汝汝不感養育恩而轉嘲弄之此果誰所教汝時窗外別無他人阿嬌亦不見和哥不之深究卽返室中笑語余曰空齋寂處繡閣深藏繫念之情彼此相同所幸日後有極大之希望在結褵而後樂且未央也余聽其說一笑領之彼卽致聲珍重而出謂久談恐妨余病也

後此經旬余病瘥矣攬鏡整妝冀和哥來家存問以爲舊恙新瘳意中人見之必笑逐顏開也乃和哥以課務羈身足音竟日不至余則自聯婚以來迄未前往外家以故無從與之謀面而心中則忽忽若有所失初亦不解因何而然乃知女莫若母余母已窺見余隱使僕婦往召和哥來家和哥欣然從之入門相

見。携。手。歡。然。和。哥。曰。余。非。不。欲。來。視。妹。特。恐。妹。見。余。荒。廢。學。業。轉。致。不。安。於。心。故。鎮。日。埋。頭。窗。下。實。則。一。日。十二。時。心。頭。未。嘗。斯。須。忘。妹。鵲。噪。簷。前。則。思。妹。之。舌。泰。鴉。啼。樹。梢。則。念。妹。之。安。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余。之。神。魂。固。無。刻。不。飛。繞。於。左。右。也。余。笑。曰。哥。能。好。學。余。意。良。慰。雖。然。幸。哥。攻。讀。有。定。時。遊。息。亦。毋。間。莫。踏。余。之。覆。轍。和。哥。曰。敬。聞。命。矣。余。輩。久。不。借。遊。妹。能。從。我。往。園。中。一。吸。新。氣。乎。余。領。之。和。哥。又。曰。汝。不。畏。寒。氣。乎。其。母。強。從。余。意。余。曰。昨。日。曾。偕。阿。嬌。入。園。小。坐。病。後。重。視。天。日。良。愜。於。懷。特。園。中。景。象。頓。改。舊。觀。憶。余。臥。病。之。前。桃。花。含。笑。楊。柳。迎。風。欣。欣。向。榮。依。依。作。態。正。當。得。意。之。時。今。則。殘。紅。滿。地。綠。蔭。如。蓋。曾。日。月。之。幾。何。而。滄。桑。其。若。此。余。乃。不。禁。生。無。限。感。慨。矣。言。已。不。禁。愴。然。涕。下。和。哥。力。慰。籍。之。乃。聯。步。入。園。

(未完)



小苦情 孽海波

(英 畫)

第一回 嘆月 失慈

嫦娥獻媚玉兔含霞圓月若輪清光如電疑是山中日還道水底星竹影。舞。舞。添。出。亭。前。麗。彩。松。陰。縷。縷。助。成。樓。外。文。章。妍。花。倍。華。彩。雲。增。色。一。幅。中。秋。夜。景。福。禪。如。錦。上。生。波。良。宵。不。再。好。景。難。留。人。或。捲。簾。調。舞。對。月。飛。觴。效。秉。燭。而。夜。遊。勿。閉。窗。以。推。月。老。幼。相。呼。男。女。共。樂。作。團。圓。叙。焉。然。而。良。宵。未。必。無。愁。好。景。亦。成。悲。概。時。則。固。有。傷。心。者。在。也。桂。花。香。裏。卉。木。叢。中。露。一。灑。團。團。中。朱。蘭。白。砌。苔。逕。縱。橫。四。週。繚。以。短。垣。垣。下。海。棠。如。繡。與。相。對。之。秋。葵。爭。豔。綠。紅。妍。地。無。端。淒。涼。一。女。郎。愁。容。可。掬。坐。梧。桐。陰。下。不。染。月。光。翹。首。視。天。神。意。酸。楚。花。前。飲。泣。月。下。含。悲。一。片。傷。秋。圖。關。開。淚。世。界。

憐。婦。娥。之。孤。棲。兮。與。誰。爲。緣。痛。圓。月。之。不。常。兮。恨。自。年。年。唯。浮。生。之。草。草。兮。醉。夢。如。眠。忙。忙。苦。其。形。役。兮。逐。萬。物。以。爭。妍。獨。予。之。薄。命。兮。早。情。淡。于。紅。塵。悟。身。世。之。與。月。同。情。兮。當。不。期。遠。而。化。烟。嗟。寒。閨。之。岑。寂。兮。誰。識。我。懷。彼。皎。皎。之。月。兮。猶。得。予。爲。之。惜。憐。幸。爾。月。之。一。月。一。度。兮。缺。而。復。圓。奈。人。如。流。水。之。長。逝。兮。死。生。不。可。以。遷。孤。形。而。寡。吁。兮。舉。目。誰。親。洒。盡。啼。鵲。之。淚。兮。預。弔。于。月。前。

譴。既。罷。心。碎。神。離。萬。丈。愁。絲。一。般。心。緒。血。淚。瑩。瑩。已。濕。透。幾。層。羅。帕。斯。時。斯。境。誠。不。勝。其。憔悴。可。憐。之。態。秋。蟲。亂。鳴。秋。林。聲。響。如。助。女。郎。之。嘆。息。落。葉。紛紛。化。千。百。蝴。蝶。逐。風。飛。去。如。不。忍。聞。女。郎。之。悲。哭。而。避。走。者。女。郎。日。擊。耳。聞。俱。屬。傷。心。于。是。心。血。生。潮。欲。罷。不。能。矣。

女郎何人。武陵畢公翰堂之女也。珠娘其名。二八芳齡。閨中待字。姿容秀美。玉質麗人。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腰。聰穎過人。工愁多病。妍花素月。悄雨淒風。皆斷腸時也。幼受母訓。十一能文章。十五已畢業。于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父母愛之不啻如掌上珠。珠娘之名。卽緣是得也。

夜漏沉沉。萬籟寂靜。中聽詠風裏傳音。俄而一陣悲慘詩聲。突觸于珠娘耳膜。審其音來自牆外。詩句隱約可辨。其詩云。

中秋月明難留住。此月原來作暫賓。身世回頭同一轍。塵間誰是百年人。

此生休作南柯夢。世事浮雲似暮煙。智慧偏增憂患量。無邊感觸不成眠。

詩與珠娘之詞兩意相同。俱是對月生情。由情及己。嗚呼。同作多情人。一樣可憐。蟲唱和。不寡情海。增波。珠娘聞之大驚。私忖曰。斯其時尙有人吟詠乎。繼又聞悲嘆聲。喃喃自語聲。足蹈草際窸窣聲。聲聲互雜。聞之且近。珠娘愈覺駭異。又恐爲隔牆耳覺。亟轉身入室去。

一枕新愁不成夢。秋風秋雨夜如年。珠娘既入寢室。體亦疲甚。遂解衣登榻。然猶轉輾尋思。不能成寐。一首斷腸詩直爲情之發生機也。私忖適所聞者語音酸楚。詩意悲傷。其一腹牢騷已昭然可見。夜闌三鼓。尙不作睡。鄉之客而孤吟獨嘆。冒風露中若癡者。然則其人亦爲情所牽。不能自己。有如予者。必也。既而復嘆賞其詩不已。喃喃然不知已背誦幾千百遍矣。于是其詩其人俱已深印腦際。牢不可解。然而其詩雖爲珠娘聞其人。則珠娘未嘗一覩。莫知其爲誰。但云作此斷腸詩之主人翁已耳。

紅日射窗。曉鐘驚夢。樹頭鳥語喚醒愁人。珠娘不過睡三小時。卽起粧台梳洗畢。取案頭紅箋。振筆疾書。

五十六字。蓋卽昨宵聞自牆外之斷腸詩也。書竟復往還讀幾遍。乃夾之于雜書中。早餐甫畢。忽見小婢翠霞入室。謂曰。老主人請姑娘有語。珠娘聞阿父喚。亟至父室。問所事。父曰。東鄰邢君介人。素設一小學在家。今其甥周偉器。來自京師。爲該校主任。僅一月。發達已倍于昔。並附設一女學。學生現已達二十餘人。昨晚介人謁予。以汝介紹爲該女學教員。予念女子有學。他亦無所用于世。祇合立身教育界。上以德化人。爲地方多造就。幾個女人材。已耳。予已許之。汝意云何。珠娘聆言。默思有頃。徐應曰。無如兒體素弱。恐負任教育。非僅不能盡其責。且多招幾番病。却也。翰堂曰。教育果勞神事。但斷勿傷兒也。况校舍與我家。爲左右鄰。咫尺之間。無奔走之勞。而桑梓義務。尤不可却也。珠娘念其父意。旣決。亦不敢重拂之。惟唯而已。越三日。聘書至。期訂于下月一日始。

老天不祐好事多磨。風雲不測。正如大將軍天外飛來。蓋珠娘母忽患傷寒症。乍寒乍暑。終日昏沉。珠娘調藥進湯。不離左右。翰堂延醫問卜。俱屬無效。而病勢愈劇。不十日。竟溘然長逝。嗚呼。酸風楚雨。慘霧愁雲。頓起新喪。同聲一哭。珠娘痛極傷懷。嬌啼欲絕。迴腸九折。難攀婺女之星。悲淚雙流。洒盡杜鵑之血。痛北堂之萱萎。返哺無期。嗟南國之恨長。親恩莫報。素帷長旛。招陰魂兮。渺渺楮錢。薄酒憑哀弔兮。淒淒烏失。慈離愁切。切閨中日月。惟淚痕洗面而已耳。珠娘素善傷心體。且孱弱。今則悲愴過度。遽然病臥矣。而校中受事日期。已逾兩星期餘。自度無力受任。乃請于阿父。招人庖代。父憐之諾。遂致書同學。凌素娟。素娟長珠娘三歲。吳人也。兩人交甚厚。素娟曾致函唁弔。並以勸慰。珠娘作復道謝。並白其所請。



越數日。素娟至。略道寒暄。復敘別况。珠娘執素娟手而泣曰。薄命如予。既遭大故。復抱劇恙。倘能就此。西歸得侍先母于九泉之下。亦所願也。素娟慰曰。此纖介疾耳。當卜不藥而愈。何出此不祥語。死者不可復生。徒悲亦奚濟于事。妹宜珍重。勿自戕貴體。況伯父在。吾妹天職正非輕也。珠娘謝曰。姊言藥石感且謹。記書中所託之事。未卜能如吾意否。素娟曰。吾妹有委。安敢推却。惟恐愚姊才不能勝。有辱吾妹命耳。議既定。素娟庖代。至年終爲期。珠娘又曰。妹終日與枕褥爲伴。苦于岑寂甚矣。今却喜校址與舍近在咫尺。吾姊課罷。乞常顧我。無甚盼切。素娟唯唯。正語際。翰堂自外歸。與素娟禮畢。略道客套語。並回首顧珠娘曰。吾兒素苦寂寞。今得素姊可與常伴矣。已而忽謂素娟曰。該校創辦伊始。房屋供給未必完善。女士何妨下榻于此校址。既如此。近則往返亦無甚苦。既無礙于校事。又得常伴。珠兒一舉兩得矣。珠娘欣然曰。父計良妙。姊意云何。素娟亦樂從之。次日星期得休。暇一日。再次日始往校中任事矣。

黃花九月。飛雁南來。素娟日在校中從事教課。至晚則歸。寢與珠娘同室。二人作閨中佳伴。促膝談心。並肩吟詠。遇星期六。則挑燈達旦。絮絮作長夜談。珠娘多出傷心語。淚潄潄作常態。素娟亦常爲之泣。然每言至同病處。則二人相視涕流。言詞嗚咽。一晚素娟偶翻閱案頭雜書。得一箋視之。乃七絕二首。捧咏一過。不覺爲之淒然。問珠娘曰。是非妹作乎。讀之者酸鼻。不知作之者更當何如也。珠娘不敢以實告。僞應曰。拙句有汚明眸耳。于是二人復談詩中意久之。愈覺淒涼同聲一嘆而置之。

## 第二回

## 送柬

## 探親

一霎西風芙蓉凋謝。瞬息間老秋殆盡。珠娘病稍痊。一日午睡起。蓬髮墮髻。憑欄遙睇。可憐一派園景。觀

之傷心。落葉狼藉。青黃亂雜。假令擊。剗復生于此。藉葬花之餘興。對此薄命物。又不知惹起多少癡情矣。正在默思際。忽見素娟飄然疾來。向珠娘笑曰。癡阿妹。又作何癡想。予爲汝帶得新消息來矣。珠娘不知所云。素娟徐向衣囊中出書一封。遞與珠娘。珠娘亦不知爲何人手筆。其書云。

銅駝世界。知己難求。孤唱寡和。一生是恨。惟我埋恨日。卿亦斷腸時。高山流水。岸頭人果是知音。楚句酸聲。牆外耳竟非俗客。嘆中秋之皓月。彼此同聲。臨半夜之涼園。東西一轍。某也才陋。雅善傷心。歲月蹉跎。南柯不夢。寄無情于世事。遭白眼于人間。素志清貧。不苦他鄉。潦倒幾生。修到却喜客地。相知同是傷心。同作癡夢。何必曾相識。既逢猶恨遲。願結文字之姻緣。忝列同志藉吐衷腸之鬱氣。共慰癡情。唐突上言。幸勿見罪。還祈賜教。匡我不逮。此請畢女士惠鑒。長安周偉器客次上言。

珠娘閱竟。連呼奇異。心怦怦動。兩頰紅如桃花。不能言者。半晌一縷魂。早爲此數行字勾引去矣。俄而擲書案上。手托香腮。作默書狀。俄而復引手取書。兩目呆視者再三。俄而轉首視素娟。偏促如轅下駒。時素娟坐倚上。亦不作語。觀此癡態。惟噤噤默笑而已。良久。珠娘問曰。何來此書奇矣。怪哉。姊果得之自周某乎。抑拾之自道旁乎。素娟笑曰。妹亦太祕密矣。個中事。予已悉其詳。妹尙假猩猩。反向予詰。殆作掩耳盜鈴計耶。珠娘曰。予焉敢隱。姊姊既已悉其詳。亦無庸予贅述矣。然姊何自悉之。並周某何以有此書。尙祈惠述。以釋疑懷。語罷。鞠躬而請之。素娟徐語曰。昨日校中全體學生舉行遠足會。予與偉器俱偕往。既出城。徘徊于西子湖上。領略湖山佳景。名勝古蹟。一一寓目。既而至革命諸烈士枕首處。壘之土荒草滋蔓。偉器指而嘆曰。昔日英雄而今安在。黃土青山。長埋俠骨。彼等爲國犧牲。果大好男兒。然而所懷奇志。

終不得一展。功未全而身先死。生而有恨。死亦含愁。也語竟。悽然久之。予忽憶前晚所見之詩。因信口曰。畢女士所吟「塵間誰是百年人」與「世事浮雲似暮煙」兩句。可爲塚中人弔也。偉器聞之。遽形驚色。目瞠。瞳直注予者半响。旋謂予曰。畢女士之句。令人聞之。腸斷予深。欽佩之。請女士更示其全。以廣所見。予遂悉告之。偉器口稱佳句不已。而面若有思狀。須臾。金烏西墜。天云暮矣。乃率學生。循舊道而歸。今日予至校。課程既畢。偉器迓予入室。既坐。向予曰。女士固知昨日之詩爲畢女士作乎。予曰。誠是某晚偶翻案頭書籍。得一紅箋。卽此詩也。審之。確係畢女士筆跡。先生有所疑。而問乎偉器。曰。女士豈知其然哉。知個中事者。惟畢女士與予兩人而已。予固作是詩之主人翁也。畢女士聞詩者也。知音者也。知予之心者也。予聞此語。若在夢中。急叩其詳。偉器徐續言曰。中秋之夕。皓月高懸。魚躍三更。愁人夢斷。披衣倒履。步入後園。皎皎之月。萬里清光。予滿腹牢騷。無地可吐。偶吟此七絕二首。當時乘興口占。未嘗筆述。人莫之知。而今偏落諸珠娘之手。洵意外事也。假謂此果出于二人。作則安得有一字不易哉。個中緣由。昨費一夜思索。而終不得今知之矣。蓋園之左爲畢宅。之後園。兩園東西毗連。祇一短垣相隔。則人聲必可越牆而達。畢女士殆隔牆聽詠也。此雖予從理想上而得。但亦可必其然者。至是予不覺如夢初醒。顧其言之。楚楚斷非僞語也。偉器又曰。嗚呼。天下之有情人多矣。要無不鍾情于花月。更無不鍾情于中秋之月。鍾情于中秋之月者。又無不樂而賞之。而予則不獨不樂而賞之。而轉悽然傷之。蓋傷心人與衆不同。別有懷抱也。不度茫茫塵間。更有一畢女士。能知我音者。有鐘子期在伯牙。無憾矣。時哉。時哉。予豈忍交臂失之。茲有一函。煩女士便交畢君。作傾蓋之起點云爾。

珠娘聞言。啞然久之。兩目光線直注於素娟面上。不稍轉移。俄而長嘆曰。昔聞其詩。今又聞其人。可憐人。吟可憐詩。聽可憐詩。作可憐書。閱可憐書。而發生許多可憐情。嗚呼。孽矣。素娟曰。然則個中事。果悉如偉器言乎。珠娘曰。然。正語際。翠霞進晚餐。既畢。素娟促珠娘作書復偉器。珠娘有難色。素娟曰。知己相逢。乃生平最快事。當何等欣慰。妹胡獨冷淡。若是。珠娘默思無語。心如作舍道旁。猶豫不決。素娟又固請之。珠娘乃轉身就几。握筆書曰。

周君大鑒。一紙飛來。萬層深意。有懷皆恨。無抱不愁。點點血淚。語語刺心。同是可憐。蟲老天牽合之。滿腹愁腸。從此一吐。然而不言。則已一言。則愈增吾愁。耳嗚呼。不知前生欠下何等冤債。未卜于何日。方得打破此悶葫蘆也。憶自上月中旬三五之夕。觸景生情。因時興感。嘆月影獨照園中。聞吟聲。來從牆外。頓時惹起愁情。方寸擾亂。不覺拜倒。傾心癡魂。飛越問交。有意擬遣一介以相通。相識無門。難命雙童。而前導。突逢如舊原因。所好而投。傾蓋雖歡。猶恐兩懷不契。幸一札之先通。癡情以慰。願兩方之結合。同調相和。嗚呼。予也薄命。頓失慈萱。空教寒閨寂寞。孤影寡形。竟令苦海沉淪。誰憐孰惜。嘆歲月兮悠悠。嗟塵俗兮鬱鬱。驟得知音。兩情傾倒。何須覲面。一語相投。聊借管城。便託素姊。草佈腹言。問訊左右。畢明上復。

書既成。素娟戲謂珠娘曰。予爲汝等作郵使。不啻如作新郎新婦之媒介。娘也。珠娘暈臉。一盞寒燈。照着兩美之面。惟珠娘也。素娟也。嘖嘖低語。吐盡知己之語。二人世界。哭笑並聞而已。作者至是。當轉筆一敘偉器之果爲何如人。庶幾言者無略。閱者明悉矣。偉器長安人。本世家子。年及冠。

畢業于京師師範學校。幼失慈父，遠遊川省。家貧不能自給，幾學淮陰之求食而欲得一第二之漂母，無從也。不得已，乃致書于母舅邢介人，作求援計。介人以書相招，囑主任校事。至杭僅二月，介人既又聘珠娘任附設之女學課程。嘗于偉器前謂珠娘之才，既冠于女羣，且勝于男子。偉器欽慕良甚。既而珠娘遭大故，復抱恙以素娟庖代。偉器深恨無緣一見珠娘也。無何，遠足西湖一段好消息，由素娟帶來矣。一喜一恨同時交集，人面不知何日覩，數行殘墨慰相思。一柬既發，半夜未睡。其候珠娘之覆，有如饑渴。紅日甫升，披衣急起，立校門前專候。素娟來久之，步履響處，素娟珊珊其來矣。偉器驚問消息之善惡，渴望素娟之應聲曰：善。素娟笑目視之，濃墨點點香字，行行之目的物。徐自素娟懷中來矣。展而誦之，忘言忘象。其欣喜之狀，非我中書君可以形容矣。從此情絲緊緊如漆如膠，書來詩往，幾無暇日。而素娟爲兩者傳情之總機關，僕僕形勞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焉。

情種不成眷屬，誤於境遇二字，良非淺也。品德不究，珠玉是求，誰破勢利之見而覩自由之天。偉器才子也，珠娘佳人也，一對大好兒女，正堪配合。素娟嘗於翰堂前竭力爲二人說婚，翰堂性頑固，謂偉器區區窮漢一己之衣食，尙不能豐給，更何以爲家。予祇此一女，寧忍將掌上珠而墜之泥濘中乎。素娟知不可犯，亦不敢多進言，乃謀之於介人。介人達士也，深善之，遂走謁翰堂曰：偉器雖貧，必不長困。君子擇壻不求重聘，此段姻事，據鄙人看來，當不爲惡。翰堂獨不肯遽許，始云再酌，繼云未決，終以女年尙幼，容緩商之。答嗚呼傷矣。予不獨爲可憐之偉器，珠娘更爲熱心之素娟。介人惜也，雖然假令素娟介人得爲媒之效矣，翰堂許之矣，珠娘偉器成眷屬矣，則從此情海波息萬事俱休，而作者可以擱筆，亦不必作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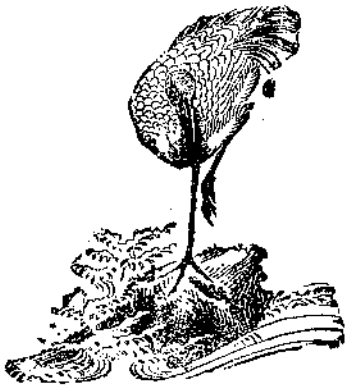
篇。文。字。矣。

西風颯颯驚耗。吹來一日。偉器忽接川中電。云父病。又數日。又電至。云父病篤。招偉器速往。客裏聞耗。倍覺傷膽。遙遙千里。恨不插翅飛去。一視凶善而慰。寸心萬不得已。乃向介人訴過緣由。告貸數百金。赴川以資父藥。臨行。嗚咽作別。介人夫婦俱百般勸慰。偉器一一領諾。已而與素娟作別。慇懃語久。素娟亦憫。惻有恨別之色。繼出珠娘送行詩一首。以相贈。詩云。

策馬匆匆去。探親事最宜。當君離別日。是妾眷懷時。自昔愁無那。而今恨不支。歡來翼不遠。再晤慰相思。

偉器閱後。心蕩神離。徘徊眷戀。悽然淚落。顧謂素娟曰。予就道匆促。且心緒焚亂。畢女士之詩。容予去後。答寄道謝。素娟唯唯。霎時汽笛嗚嗚。望之杳矣。

(未完)



## 笑余詩話

素秋。燕湖錢氏女。幼從父訓。長工音韻。或云父某孝廉。以瘵卒。母尋故。素秋所天。匪人。貧不能自給。故慙。素秋賣笑。非所願也。予於南通花叢物色之。某夕。張子峯石。峽亭。昆仲招飲。同座均一時名宿。如徐子淡廬。金子睡鵬。韓國逋。臣金滄江氏。素秋亦預焉。卽席聯句。得者卽續。不以序輪。峯石首倡曰。今宵第一可憐。宵予續之。云。喚起花魂。借酒澆。素秋笑請破例。連續兩句云。身是落花風。是主願風。擡舉出重霄。蓋座中有欲爲其脫籍者。故爲是詩以言志耳。

前清彭剛直公。以欲妻梅姑不遂。憤不欲生。乃投効行伍。自拚以身殉情。後以軍功。晉秩宮保。復銜命巡閱長江。足踪所至。墨痕殆遍。其所繪梅花英挺絕俗。見者莫不知爲彭郎手筆也。而所題梅花百詠。尤覺風流旖旎。有儒生氣。記得其一云。前身許我是林逋。輪與梅花作丈夫。怪底花容太消瘦。從來仙骨本清癯。

偵探小說 瓊閣戕妹記

(Katharine Green 原著)

(易時)

第一章

賴姆斯台爾之居第爲紐約崇廈之一。巍樓峻宇。上接霄漢。畫棟雕樑。炫人注視。過其地者。類能道之一日之夕。主人逸興。遣飛柬速嘉賓。大張華筵。有跳舞會之開焉。主人廣聲氣。足跡所至。遍交遊。故如約蒞止者。踵相接。余以奉柬。召亦與焉。初舞方罷。樂正未艾。有恩森杜命者。忽自人影散亂中趨。余語曰。我之埃司黛耳。我愛汝。汝之顰笑。使我醉汝之聲音。甘于蜜。汝其肯爲我妻乎。余聞言。兩頰爲之緋然。頰自忖曰。彼得勿數分鐘前。睨我之杜命乎。翩翩美少。若爾人。我又胡爲拒之哉。顧剎那間。思彼所言。殊率直。其間難保無訛誤。則又廢然不敢應。嗟乎。杜命所呼者。果誰乎。其爲畔我而立之密司柏萊乎。抑係站我身後之無名少女乎。若謂果斯伯萊其人也。則彼桃李其顏笑。鑿呈媚固。我見猶憐者。杜命亦可謂識人矣。若爲彼無名之少女。則我固夙知其與杜命無情愫。彼其之子。母乃唐突美人乎。願杜命所語。乃皆非是。彼之趨嚮。實另有所在。爲何我而已。故我當時之愉快。竟有非楮墨所能罄者。旋杜命即挾余臂。自彼衆賓叢集之音樂室。款段步入一耳舍。余張目所至。見舍之一隅。有巨鏡憑垣而立。余之倩影。婷婷然中。站自覺衣香鬢影。流盼生光。則益色然以喜。曰。我之外掛色。何麗微。是人華而我樸。我其望塵却步矣。然是時。余雖樂余之視線。忽接一勁敵。其人手執輕羅扇。貌雖中人。而狐媚絕倫。幾令余心愛之。杜命爲之不能自持。彼覩余與杜命攜手而入。則頻拂其扇于胸次。使其襟上所綴之巨鑽石。耀映放彩。閃爍炫。



人抑若富有。多金將藉。此以自彰者。且拂且俏。目視余。不瞬。使余憤憤之次。幾欲斥其佻。吁。何人。豈何人。蓋一少婦。名斐百爾。助夫人者耳。夫人時蓋憑几坐。其畔爲英倫某顯官。余初不識其爲何人。迨詢于杜侖。知卽吾紐約大資本家斐百爾助之妻。彼顯官者。亦爲賴姆斯迨爾之上賓。則欽敬之心。不覺油然而生。嚮之妒念。亦爲爽然冰釋耳。舍右側有一室。曰瓊閣。繡幃蔽戶。珠簾捲翠。望之沉沉。有鬼氣。殆卽主人慘澹經營之休憩室。余自耳舍窗口默審之。第見其內。電燈羅布。陳飾典麗。娛人心目。頗歎賴姆斯台爾之智爲不可及。室之頂作圓柱之式。其下地板距地。殆可數尺。蓋賴姆斯台爾以欲壯其觀瞻。俾人望而知爲精舍。而築者。余覺其結構特殊。幽雅宜人。卽偕杜侖相將步入。擇椅並坐。共話逸事爲樂。杜侖語余曰。汝實我心愛之人。我意急欲得汝爲妻。特不知汝意何日來歸耳。彼遲回移時。見余梨渦微暈。不置可否。卽續曰。再遲一星期可乎。余漫答之曰。一星期乎。是烏可者。我今身負職守。豈汝未之知耶。杜侖見狀。若不嫌于心。則強笑曰。然則二月來。汝殆未有所備乎。余笑曰。然我實未嘗措意及此。杜侖曰。我意汝之愛我。當必有過于我而無不及者。今若此。能不使我心疚乎。我今知汝所總總爲慮者矣。汝生長膏梁中。必謂倉卒與我結褵。諸凡未就。窒碍至夥。顧我于此。殊敢先以爲慰。蓋我已早作區處矣。余識其誤解。力剖之曰。汝意良屬過慮。我今所執之業。特一看護婦耳。我家雖上有伯父。顧其處境若何。又豈汝所未知者。乃謂我能納汝之愛情于先。而轉不能安汝之貧乎。汝今既決志于一星期內娶我。則我亦惟屏棄一切。以仰體盛意耳。杜侖似甚歡慰。惟若遽有所感。躊躇有頃曰。否。否。使我而不能。香花相供者。則汝因我而遽棄汝伯父之富貴。我又奚忍我今。雖不必能盡如汝伯然。邇日之事。時機所在。要亦當力圖。

報稱用誌。吾鍾愛埃司黛爾之熱忱。爲非常人所能幾及也。言次。若謂其用情之摯。更以目緊注余面。良久始移。余雖不解其辭旨所在。然覺其英姿颯爽。色舞眉飛。亦爲豫然。心快旋余。見彼向戶眈視。俯仰間。忽覩彼胸綴鑽石之少婦。與紳士二人。翩翩偕入。似詣余。僂坐處。行來。即亦循其所向。注視。但見婦之花冠。璀璨有光。顧盼左右。若甚高傲。追隨其傍之紳士。亦頻點首承諾。其身御之外。衫淺緋。爲色絲光可鑒。脅次長裙。修幾及地。回視已之海藍罩衫衣質。雖不相讓。顏色竟若灰敗。不覺咄咄作聲。曰。炫人哉。是婦彼之鑽石光甚。迸射誠高貴之物哉。返顧杜命。方凝神默注。嗒然若喪。彷彿未聞余語。則益握其手而言。曰。果何奇珍。乃克若是。杜命如適甦寤。初無所動。既審爲余所語。即反詢曰。汝殆謂其有異乎。余覺其驚詫失措。忽忽自椅起立。似將趨避。則不加思索。瞿然答曰。彼珍灼爛。環瑋迥非凡品。我意其惟貴爲女王者。始克御之。胡能無異。杜命曰。然則汝亦識鑽石之賤賤矣乎。余笑曰。此我實病未能。惟我覺其蘊光煥發。炫人。神思心乃不能毋動耳。言次。杜命忽凝眸。如有所思。余識其夙操珠寶之業。奇珍異飾。數見不鮮。聞言必且誚余寡陋。亟自剖曰。我亦未嘗不知鑽石之光芒爲不足恃。即可恃矣。其高貴與否。亦非片時可定。第如彼婦所御。外觀既壯。物亦璨麗。實爲我生平所僅見。我乃殊不能不加贊許。吾知汝于彼物。見聞宏博。一經寓目。即能道其價值之昂。幸自試之可矣。抑我有詢于汝者。汝頃語我與彼相識其名。得勿爲斐百爾助夫人乎。余發此問語。意至率直。聲亦雄沈。渾偉。顧杜命則竟茫然無聞。久之不答。其淺碧之雙眸。亦緊蹙。彼婦迴環曲折。略不迴盼。及余直至彼婦步。入複室。爲戶際長幰蔽。隱渺不可覩。後始若悟。余傍立。忤忤返語。然此際余之所詢。爲何彼已遺忘。殆盡雖窮其腦力。亦百索無從矣。余惟覺其鍾情不

專因斐百爾助夫人而自願身世。遂益慨然于結褵後之情況而默語曰：彼人若斯，我其悉從彼言。與諸伉儷乎？脫其果能于一二日間別營菟裘，俾我得所棲止，我尙得而却之乎？我今不以一星期爲可在。彼未嘗不可延爲一日。屆時我又將何以爲辭乎？一時神經既亂，頑劣之意緒亦如滾滾之怒濤，奔騰澎湃而來。昂視間見杜侖之目光又復逼注，複室彼詔媚百出之紳士手拽長幘，桓然引斐百爾助夫人俱出。是其或將他之始克振刷精神，隨杜侖後圖與彼珍貴之鑽石復識一面。當是時不識余心者，必謂余蓄志不定，方寸中略無憎愛之念矣。蓋自斐百爾助夫人之舉止言之，余既嫉之于前，此際實再不能與相覷。晤顧余鍾愛杜侖之心，實擊見其遙顧不已，乃竟不能恕視其去。吁，斯亦奇矣。然職是之故，余此際遂不得不萃余全神注意杜侖所爲與彼婦等之舉動，以察其是否有他。杜侖年少而練，余本無間可言。至是覺前後判若二人，余尤不敢棄余契友之責任，目覩其被蠱而不之援手，蓋是時余皎白之心地已爲嫉視。彼婦之妒念所蔽，彼婦雖妖冶，可人余已不啻羅刹視之。彼婦之行爲雖無瑕，可指余已比諸狗彘所尙未敢脫然出諸口中者，特慮杜侖不快，或且以是短余耳。惟杜侖之意則殊不謂然。彼于斐百爾助夫人之鑽石既炯炯其目如磁石之相引，對於夫人之行止亦耽然熟視不倦。見余約爲跳舞之福克士其人，詣余共語，倏忽如釋重負，竟乘間別余而行。大似斐百爾助夫人轉瞬歸去，非與速謀一晤後且無望者。行且語曰：若曹故人歡齊，允宜偕往會場對舞，以踐夙諾。我今有事與斐百爾助夫人晤談，乞恕作片時之別也。言畢匆匆逕去，使余一腔熱誠轉如盈鍋溫水，遇寒遽冷，迨跳舞已罷，忽憶福克士老于涉世，或知斐百爾助夫人平素始得質之以釋疑竇。福克士當謂余曰：彼婦誠如汝言，名斐百爾助夫人，蓋

亞。丕。那。斐。百。爾。助。之。妻。耳。斐。百。爾。助。爲。吾。紐。約。最。著。名。之。資。本。家。嘗。于。本。埠。第。八。十。六。號。街。築。危。樓。一。座。建。築。之。巧。觀。瞻。之。壯。膾。炙。人。口。若。曹。今。已。析。居。不。共。炊。爨。且。數。稔。汝。今。倉。卒。見。詢。殆。炫。于。彼。胸。次。之。鑽。石。然。乎。彼。物。爲。吾。紐。約。首。屈。一。指。之。珍。品。亦。爲。吾。美。國。全。國。所。僅。有。之。至。寶。口。碑。載。道。早。有。定。評。豈。汝。今。亦。欲。一。接。其。光。彩。乎。余。曰。然。我。嘗。自。遙。見。之。物。果。麗。都。殊。常。斐。百。爾。助。夫。人。之。姿。容。亦。爲。之。益。形。斌。媚。矣。余。言。時。頗。謂。福。克。士。必。稱。余。有。鑒。別。力。顧。彼。殊。不。然。目。余。數。四。乃。向。余。正。色。言。曰。汝。謂。斐。百。爾。助。夫。人。美。麗。乎。吁。是。烏。足。道。者。以。我。觀。之。女。子。所。貴。在。能。有。高。尙。之。道。德。與。潔。白。之。心。地。道。德。與。心。地。苟。能。純。正。不。玷。則。雖。無。價。值。中。人。產。之。殊。珍。爲。表。飾。亦。能。嶄。然。自。露。頭。角。彼。婦。縱。美。特。好。以。殊。珍。驕。人。者。耳。余。旋。舉。目。四。矚。覺。會。場。人。聲。嘈。嘈。觀。舞。之。賓。客。爭。先。恐。後。擁。擠。甚。烈。卽。謂。福。克。士。曰。此。間。人。至。如。鯽。喧。人。欲。昏。吾。儕。其。重。返。廳。事。少。坐。以。資。休。憩。乎。福。聞。言。隨。亦。張。其。修。肥。之。臂。若。古。勇。士。之。拯。人。于。厄。挾。余。纖。腰。復。向。瓊。閣。趨。行。余。入。戶。時。偶。注。複。室。風。動。其。幰。見。斐。百。爾。助。夫。人。兀。然。寂。居。其。淺。緋。色。之。外。衫。飄。揚。于。幰。幘。間。而。杜。侖。已。杳。無。形。蹤。則。心。乃。大。慰。既。見。斐。百。爾。助。夫。人。左。畔。站。一。男。子。狀。似。余。曩。時。晤。于。耳。舍。之。某。顯。宦。而。顏。色。嚴。厲。若。有。所。待。謂。其。與。杜。挾。嫌。則。又。想。入。非。非。曰。杜。侖。之。不。見。殆。爲。若。曹。所。匿。乎。惟。余。實。知。杜。侖。決。不。在。彼。故。少。選。福。克。士。攜。余。偕。入。餐。堂。卽。怡。然。隨。之。同。往。至。則。見。彼。顯。宦。者。手。持。二。纖。小。玲。瓏。之。茶。杯。滿。盛。咖。啡。憑。桌。而。立。已。先。余。儕。在。目。光。灼。灼。直。注。與。殮。堂。對。峙。之。應。接。室。若。欲。脫。眶。而。出。其。眉。宇。間。忽。又。逸。豫。如。昔。陡。憶。彼。人。頃。尙。止。于。瓊。閣。來。去。決。不。能。迅。疾。若。是。卽。依。福。克。士。姑。坐。室。隅。遙。注。其。異。時。殮。堂。中。賓。衆。叢。集。亦。已。幾。無。隙。地。居。中。一。桌。似。有。一。可。怪。之。物。蠕。蠕。而。動。衆。尤。趨。之。如。鶩。余。自。東。徂。西。遍。覓。不。得。杜。侖。

回顧福克士亦隨衆而視。卽自室之一側行向其戶。冀遣一二女友。便叩杜侖所在。詎余方見密司斯柏萊偕其所愛。道出瓊閣而來。竟欲趨前爲禮。一旋踵間。余乃突見一形色倉皇之侍者。踉蹌自內奔出。第主賴姆斯台爾亦如與有成約。趣步相逐。卽此刹那。侍者瞥見賴姆斯台爾。且狂呼而仆。聲震全第。舉殮堂舞場之衆。賓胸息。麀集其地。卽余雖駭極。作顫亦不自覺。而隨衆趨視。吁。是何事。果何差池。乃令彼可敬之賴姆斯台爾。驚惶若是。蓋瓊閣之複室中。實發生一至可慘之命案……彼胸綴鑽石傲睨一切之斐百爾。助夫人不幸被戕死矣。

## 第二章

余時但聞人聲鼎沸中。賴姆斯台爾嗥然大呼曰。斐百爾。助夫人。忽遭暗殺。其身。御鑽石。亦亡。去諸君。幸速鍵各室門戶。不任兇徒漏網。斯須間。神經如遭電刺。卽陡喪知覺。耳目手足亦如爲人束縛。昏暈不省人事。迨遽然甦。啓目環矚。則喧呶擾之殮室。已萬籟俱寂。彼蹀躞室中之賓客。二百餘人。亦形影皆杳。共赴廳事去矣。急支手躍起。見余身安臥廳隅。氣墊上。余心愛之杜侖。方蹙眉侍。余一旁不覺歡怵萬狀。立握其手。吻之以示眷愛。蓋杜侖孔武有力。此際擾攘紛紜。余能得彼爲侶。實不啻行旅之獲護。照顧杜侖見余乃瞪目哆口。殊無一言爲慰。其心中若有無數疑團。夷猶不決。狐疑之色。亦盎然暴露。面際使余轉不知何以爲言。有頃。聞一侍者刺刺自遙行來。若爲千余前之諸賓申述。斐百爾夫人被戕情形。百無聊賴中。忽覺其言甚耐尋味。遂側耳聽之。侍者曰。我頃持冰進。彼猶見其兀坐沙甌上。手接我盤。目我微笑。顧及我復入。則彼已被刺。隕命胸次。鮮血淋漓。不復有鑽石之踪跡矣。言竟。卽覺衆賓或大聲呵

斥。或唏噓歎息。咸相將共趨瓊閣。杜俞亦倏似有感。俯首及余耳畔。微語曰。我等今當離此。我知汝蕙質天賦。弱不堪。風決不能禁。此巨變。意者吾其破窗而遁乎。余怪其謬。則拒之曰。此胡可爲。汝豈不知外間風雨甚暴乎。吾苟慄然外出。其不爲所侵凌者幾希。且我今夕之來。實與吾伯父偕。行。又將何以處。老人乎。杜俞聞言。面際陡呈忸怩之色。審余必不爲動。遂舉步作欲行狀。謂余曰。然我必去。此惟彼見。余泥之以目。則又止而不進。覩顏相向曰。我至愛之。埃及司黛爾。幸恕我出言不擇。我每聞人流血。輒必震驚失常。今者彼婦慘斃。實奪我魄。賴姆斯台爾之跳舞會。固緣是不歡而散。我亦爲彼「碧血」二字中。餒矣。汝今在此。目擊慘狀。亦殊可怖。故我意擬攜汝至伯父處。少寧驚魂。汝能納我言乎。余時昏暈甫止。耳膜之表。彷彿籠罩重幕。彼言初無所聞。忽目光一閃。見斐百爾助夫人。冉冉而至。似在瓊室戶次。爲人襲殺。不覺驚詢曰。杜俞君。汝亦知殺彼婦者爲何人乎。今衆賓叢集廳中。其所議者。諒必彼事。豈汝亦渺無所聞乎。杜俞笑曰。我實無聞。余曰。然則汝奚不趣往一訪。究竟我知吾伯父。今或在彼。汝不行。我將獨往覓之矣。杜俞若遽有感。微頷其首。余知彼已首可。卽握其肥潤之手掌。舉步偕往。蓋斐百爾助夫人之死。實甚慘酷。余雖與彼略無半面之雅。然此際卽景。思情心已搖如懸旌。而溯源窮流之志。亦與時俱切矣。余意衆賓中。或有目覩斐百爾助夫人被刺者。其言當能鑿余所望。顧及余見詢。若曹竟亦茫然。羣謂彼婦之死。雖屬被刺。刺客行凶之迹。實不易得。其自詡達人者。流且謂。使彼婦胸次之鑽石。依然無恙。彼深陷肋骨中之利刃。亦爲兇徒攜去。人必疑其自殺。時刃表鐫字之檢查。似已蕙事。衆賓以警士聞訊未至。咸以面相覷。卽有所見。亦禁不敢聲。余默察瓊閣結構。見其一側有廊外展。臨廊之琉璃窗。啓闔甚易。頗謂兇

徒。之。至。或。卽。賴。彼。爲。問。旋。思。斐。百。爾。助。夫。人。被。刺。時。瓊。閣。中。之。複。室。繡。幃。緊。闔。假。令。兇。徒。越。廊。而。至。廊。中。雪。積。正。厚。必。遺。足。印。不。然。亦。必。爲。廊。外。人。所。見。則。語。于。杜。俞。而。詢。之。曰。汝。亦。謂。我。言。謬。合。乎。我。意。彼。臨。廊。之。窗。遙。望。衝。衢。車。水。馬。龍。罔。不。越。彼。而。過。兇。徒。由。外。竄。入。卽。能。不。遺。足。印。于。雪。中。實。斷。不。能。不。爲。彼。司。閤。者。及。後。至。諸。賓。客。所。瞥。見。汝。意。亦。云。然。乎。詎。杜。俞。之。見。殊。不。謂。當。乃。泰。然。曰。汝。殆。已。忘。彼。小。樹。矣。乎。彼。榭。緊。接。側。廊。與。琉。璃。窗。唇。齒。相。依。往。來。諸。賓。客。中。驅。駕。在。道。不。能。停。鞭。反。顧。更。何。能。阻。兇。徒。之。不。前。旣。見。余。猶。豫。不。信。又。曰。我。今。殊。敢。謂。兇。徒。必。由。廊。中。竄。至。蓋。方。我。入。見。斐。百。爾。助。夫。人。之。際。夫。人。正。憑。窗。外。矚。以。彼。華。服。襯。以。雪。景。實。早。爲。兇。徒。所。注。目。矧。彼。胸。次。之。鑽。石。珍。光。燦。爛。卽。吾。見。之。亦。爲。之。神。往。不。置。者。乎。余。初。聞。其。言。覺。其。自。負。頗。高。理。尙。不。能。服。人。殊。不。之。直。蓋。兇。徒。苟。自。外。至。賴。姆。斯。台。爾。之。司。閤。者。固。非。木。偶。當。不。致。任。其。橫。行。無。忌。旣。見。其。亦。稱。越。廊。而。至。實。獲。我。心。則。謂。之。曰。我。意。斐。百。爾。助。夫。人。之。被。戕。彼。燦。爛。炫。人。之。鑽。石。實。爲。之。媒。介。而。兇。徒。之。得。逞。乃。夫。人。自。暴。色。相。有。以。致。之。耳。時。賴。姆。斯。台。爾。與。諸。侍。役。謂。余。所。言。有。理。已。趣。赴。複。室。窗。次。持。火。驗。視。廊。中。積。雪。余。聞。若。曹。僉。謂。廊。側。小。樹。雖。有。極。深。之。足。迹。緊。指。複。室。廊。中。竟。渺。無。可。覩。念。兇。徒。或。由。瓊。閣。竄。入。複。室。倏。憶。杜。俞。出。複。室。時。另。有。一。人。跟。踏。步。入。頗。欲。詢。彼。顧。末。釋。余。所。疑。顧。余。回。眸。視。彼。彼。嚴。厲。其。色。已。縱。步。別。余。他。之。抑。若。與。賴。姆。斯。台。爾。相。約。團。叙。者。斯。須。且。隨。賴。入。退。憩。室。余。踵。彼。欲。詢。爲。賴。所。延。相。將。俱。入。非。特。不。能。探。知。其。詳。衆。且。目。余。被。嫌。就。檢。其。較。達。者。木。甚。自。適。至。是。慮。余。有。他。尤。羣。噪。曉。曉。謂。賴。姆。斯。台。爾。已。知。兇。徒。必。非。外。人。若。曹。不。久。亦。當。被。檢。而。彼。緊。踵。余。後。之。賁。婦。人。某。則。更。高。舉。花。冠。倡。議。衆。中。謂。凡。案。發。前。嘗。入。瓊。閣。見。斐。百。爾。助。夫。人。之。人。罔。論。先。後。均。在。嫌。

疑之。列第主人果欲檢查。當先注意及彼。然後詳檢。衆賓杜俞入。見斐百爾助夫人。最後婦尤含沙射影。咄咄逼人。大似與有嫌隙。將假此圖報者。謂爲可疑之。尤余與杜俞偕入退憩室之頃。室中先余曹在者。已夥。亦不暇識其爲誰。張目外顧。第見余伯父正自衆中招余。卽不俟賴姆斯台爾之許可。與杜俞出迎。迓家人把晤。備益親摯。彼見杜頗加青眼。惟經余紹介。審爲斐百爾助夫人之友。則握余手而嘆息曰。彼與斐百爾助夫人得勿有素乎。彼今夕被檢。我實望其不爲勘案吏所株連。既續曰。斐百爾助夫人之被刺人。謂出於來賓之手。我亦云然。故我意警吏既至。勢必遍搜衆賓。我今日攜汝來。此乃遭茲不幸。寧初料所及者。言次。若憤不能立去。彼土不豫之色。如初秋白霧。漫繞面際。良久不散。余時遙見退憩室中。人至益衆。彼伴斐百爾助夫人偕入。瓊閣之英國某顯宦。顏色灰敗。目凝若瞪。忽自其內。徐入左側之藏書室。據案兀坐。似遭絕大刺激。不覺大異。急不動聲色。故攜余伯父道出其間。默窺所爲。神往間。陡覺其一舉一動。俱堪令人悚然。祇懼則駭極。自語曰。彼何人。斯乃樂獨止此間。殺斐百爾助夫人者。得弗卽其人耶。

(未完)





# 冰 魔 室 雜 綴

瓊閣戕姝記

十

(好)

山陰周一山茂才。嘗倩畫工繪小影。名醉僧圖。左攜一變童。右抱一妓女。自題一詩。云。木樨。蕩。菖。一。齊。開。畫。紙。姻。緣。事。事。諧。借。問。師。邊。誰。個。著。左。風。懷。是。右。風。懷。可。謂。遊。戲。三。昧。

遺經樓集。金醴香員外著中。多紀恩感遇之作。嘗謂人曰。此。余。有。韻。履。歷。也。按。俞。曲。園。自。述。詩。亦。有。韻。履。歷。又。烏。程。姜。笠。堂。東。鄉。吳。蘭。雪。兩。家。詩。集。人。曰。爲。有。韻。縉。紳。錄。一。見。夙。好。齋。詩。注。一。見。松。心。隨。筆。可。見。名。人。有。同。能。也。

(事)

京師餘園飯莊。向著盛名。每歲春月。達官貴人。絡繹不絕。當年。振。倫。兩。貝。子。亦。時。相。過。從。中。有。精。舍。三。間。鏡。奩。脂。粉。之。屬。畢。備。并。皮。鐵。床。一。具。惟。尋。常。之。客。則。未。易。問。津。有。某。郎。中。言。曾。隨。振。貝。子。到。過。兩。次。其。陳。設。一。切。不。類。飯。莊。也。

北京白雲觀。在西便門外。入春後。在京士女之稽首慈雲者。實繁有徒。當年。內。監。之。佞。佛。者。亦。必。日。有。數。起。今。則。漸。少。矣。

醒世  
小說  
狎邪鏡

(綺 紅)

第一回 遊花園書生結伴 遇佳麗吉士留情

話說自從混沌初開的時候。就有男女的界限。有了男女間的一個情字。就有那無數奇奇怪怪的事情演出來。所以欲說那奇奇怪怪的事。由不能不先攷究。只個情字的性質。論到這個情字。自從數千年來。無論東西各國的通儒。也沒有一個人敢說他是一件什麼的物質。彷彿電學家講的電氣的衣翁。光學家講的日光的衣叟。可意味而不可以言傳。那情字也是這個道理。而且和物理學上所說的一句物質不滅的話相同。所以無論經過幾代的興亡。幾多的變革。這情總是萬古不消滅的。但是雖不能說定他是一種什麼物質。然而用的時候。確有善用與不善用的區別。善用之。則利。不善用之。則害。譬如對於國家社會。能毅用情。自然是好的。譬如對於花柳場中。去用情。那就不得其當了。所以善用這情。可以益身。不善用這情。可以殺身。這全在自己的作用。就是孟子說的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的兩句話。在下編這說部。也為着一個狠有才學的人。因為不能善用其情。把好好兒一條性命。送掉。所以這部小說。可以當做一本醒世的寶鑑。說起來話。狠長哩。浙江杭州城內。有一位少年。姓李。表字伯龍。生得一表人才。聰明非常。中西書籍。無所不讀。他知道路礦一門。為中國最要緊的學問。他在十七歲上。就進了本城的一個鐵路學堂。足足的用了四年工夫。畢業的時候。攷着最優等第一名。當時學堂裏的監督和教習等。見了伯龍。沒有一個不器重他。可是伯龍有這許多的學問。

推原起來也不能不歸功於母教爲什麼呢他的父親名繩祖是個一榜中人做過紹興府學的教諭在伯龍七歲時候已經去世了他的母親鄧太夫人大家出身頗通文墨只生他兄妹三人當時繩祖去世以後那位鄧太夫人把這小兒女就極力管教所以不要說伯龍有學問就是伯龍的兩個妹子也是能文能詩的所以在社會上這家庭教育是萬萬不可少的那伯龍畢業以後學堂裏的監督就薦他到北京奉路局裏總辦派他一個管理車務上的差使伯龍勤勤懇懇盡他的職務總辦見他辦事認真而且少年老練也就十分的器重伯龍到了北京半年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時常聽人說起萬牲園的園景恨不得立刻去逛一回但是在平常辦公時間是不便請假的到了一個禮拜日他去請了三位同事一位姓張名一清在局裏當車務稽查的此人極其靈巧而且在花柳場中狠有些兒資格和伯龍同鄉所以兩個人狠投機還有二位一位姓金名季平一位姓趙名廓如這兩位在局裏當會計科科員的當下四個人坐了兩輛馬車一逕直往萬牲園去看官們記着萬牲園本是北京最有名的一個三貝子花園當時商部衙門提倡農事起見奏准了西太后撥作爲農事試驗場共有八十畝田的廣闊分着動物植物兩院動物院中陳列着走獸飛禽以及各種水族植物院中種植着五穀百草以及各種的異樣花草除這兩院外另造了許多樓閣亭臺以及各色的楓橋水榭此外又建了一所金碧輝煌琉璃瓦的行宮專爲西后和皇上駐駕的處所論到園內的佈置當時有人比過賈家的大觀園可是在下雖瞧過紅樓夢確沒有真的瞧見大觀園不敢下一斷語不過在京城裏面像這樣的園子也算得獨一無二的了當時四個人到了萬牲園裏面那伯龍是沒有到過的所以瞧見這樣別有洞天的園景真把他快活得

一個不亦樂乎。逛了一回，覺得園路幽長，狠有些兒吃力，就想招個地方休息一回。正在這個時候，伯龍一眼就瞧見對面有一羣美人，鶯啼燕語，穿花拂柳的飛舞而來。當下伯龍就在旁邊站住，讓他們過去。中間有一位穿粉色外國花緞夾襖的那位美人，真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伯龍瞧見這樣的美貌，彷彿見了月宮裏的嫦娥一般，就把這兩個眼釘住了。那位的身上狠有些兒捨不得的意思。那位美人見伯龍這樣的瞧法，當時在他身旁過去的時候，也着實的給了他一個眼風。可是這一個眼風險些兒把伯龍的魂靈攝去。當時伯龍瞧那一羣美人兒影子沒有，還是在那裏站着不動呢。正是秋波一轉，攝去吉士之魂，蓮步輕移，宛若迎風之柳。欲知伯龍所瞧的那位美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張一清高談韻事

李伯龍初入花叢

話說伯龍正在那裏站着不動的時候，忽然間覺得背上被人打了一下，趕忙把頭掉回瞧時，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他同來的三個朋友。當下彼此一笑，就一塊兒到那正字樓上面泡了幾壺茶，四個人坐下來。伯龍道：「真了不得，我這兩條腿可真累了。」一清笑着道：「不但你這兩條腿累，我想你這兩個眼也有些兒痠了。」伯龍聽了，就笑着問道：「一清，你適纔瞧見沒有？你可知道他們是那家的？內容爲什麼生得這樣出色？恰巧一清一口茶沒有咽下去，聽着伯龍這樣說話，不禁把一口茶噴了出來，笑得幾乎要死。伯龍和季平廓如三人，瞧一清這樣的笑，不知道他好笑的什麼一事情。季平問道：「一清，你爲什麼這樣好笑？」一清答道：「我不笑別的，我笑伯龍是個外行，什麼教做那一家的？內容他們是靠身子賣錢的，伯龍聽了，纔知道自己誤會也，覺得十分的好笑。當時就問道：「一清，你既知道他們，可和他們認識麼？」一清

答道。有什麼不認識。他們那裏我也常去的。伯龍問道。你既和他們認識。你可知道那一位穿粉色外國花緞的。叫什麼名字。一清答道。你可是問他。他是在八大胡同裏。有些兒名呢。住在柏順胡同一家。金蘭班裏。名字叫金月紅。生意很好。不知道今天怎麼有功夫也到這裏來。逛他的妹子。叫金鳳英。是我招呼的。伯龍聽了一清這一篇的話。一想。怪不得他們常到胡同裏去。逛班子。原來班子裏倒有這樣美貌的姑娘。今天好在無事。我何不叫一清同去。逛。豈不好麼。當時就把這個意思。央着一清。一清聽他說。也要去。逛班子。知道他已經着了那個魔兒。平常邀他去。他不但不肯去。而且還要說人家的壞話。今天他來。央着我。我先把。他難。一下子。瞧他怎麼樣的說法。當下便對伯龍說道。我可不能同你去。偷然同了。你去。將來。你不要。再說。我們的。壞話。麼。伯龍聽了。知道一清是難他的話。也就說道。你真不同我去。我自己。一個人。也會。去的。就是。我。一個人。不會。去。好在。季平。和。廓如。都在。這裏。難道。你。也能。阻。當。他們。不同。我去。可是。我們。去。你。不要。和。我們。一塊兒。就是。了。一清聽着。笑道。你。不要。這樣。的。着急。我是。和你。鬧。頑笑。兒的。你要。去。逛。那我。總。伴。你。去的。伯龍。笑道。不。怕。你。不。同。我去。一清。笑道。真的。麼。一面。說。着。一面。就。取出。一只。打。簧。的。金。錶。來。一。瞧。已有。五。點。鐘。的。辰。光。就。說。道。時候。不。早。我們。趕緊。走。罷。吃了。晚。飯。我們。好。預。備。去。逛。呢。當下。四。個人。就。一塊兒。下了。樓。出了。萬。牲。園。坐上。馬。車。馬。夫。把。鞭。子。一。揚。那。兩。輛。馬。車。就。如。飛。的。去了。看。官。們。知道。北京。的。八大。胡同。在。庚。子。年。前。是。很。清。冷。的。後來。有。了。一。班。官。兒。靠着。花。柳。場。中。運動。那。八大。胡同。裏。面。就。漸漸。的。熱鬧。起來。不要。說。班子。裏。的。生意。很好。就是。幾。家的。館。子。也。着。實。是。興。旺。當。下。四。個人。一直。到。陝。西。巷。有。一。家。醉。瓊。林。番。菜。館。門。前。把。車。停。下。一塊兒。走了。進去。揀。了。一。間。幽。靜。的。座。

兒一清就對季平廓如說道。今天伯龍請我同他去逛班子。這一個飯局一定是伯龍作東的了。伯龍也不睬他。就在主位上先坐了下來。一清笑着道。你們兩位瞧我的話。可是不錯麼。今天伯龍是很願意作這個東道主。所以他在主位上已經坐了。我們也不必客氣。大家就坐罷。當時夥計拿了一塊菜牌過來。大家點了幾樣。什麼鮑魚湯炸桂魚法豬排鐵樹鷄西米粥幾樣菜兒。一清說道。像這樣冷清清的。很沒有趣兒。我們何不叫幾個條子來熱鬧熱鬧。伯龍利季平廓如三位聽了。自然贊成。一清就提起筆來。自己先寫了一張金蘭班金鳳英。另外又寫了兩張。一張是季平叫的聚福班的媛媛。一張是廓如叫的武林金的小紅。可是伯龍沒有條子。一清就給他寫了一張富貴堂裏的花寶林。那一清把這幾張條子寫好以後。一面交給夥計送去。一面就笑着說道。論今晚伯龍的目的。該應去叫金月紅的。可是月紅一來。條子多怕他轉不過來。二來月紅在金蘭班裏。照北班裏的規矩。沒有去招呼他。是不好去叫的。倘然我們寫了條子去。不但他不來。而且他們還要笑我們外行。那是不值得的花寶林。那裏照南班子規矩做的。第一次去招呼的時候。要化兩塊大洋。可是先把他叫了條子。然後去打茶會。就可省去這兩塊大洋。這種樣子。在花柳場中。是行家的辦法。那一清正在那裏高談闊論的時候。叫的條子也就陸續的來了。這一席上。除一清季平廓如外。伯龍是破題兒。第一遭逢場。就是叫的花寶林。因為第一次見面。也是循規循矩的。坐着不動。所以伯龍瞧見他們這樣的熱鬧。就覺着自己非常的冷清。當時也不說話。只是瞧他們在那裏熱鬧。停了一回。條子也去了。菜也完了。伯龍鬧發了。眼一塊兒出了館子的門口。那伯龍就跟了一清季平廓如三個人。往金蘭班裏招呼。月紅去了。正是三生有幸。來訪仙子之居。千里姻緣。慢道。

書生沒福。欲知伯龍招呼月紅沒有。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假慇懃一意下迷湯 慣謔弄幾番調趣語

話說伯龍跟了一清季平廓如到了金蘭班裏。就有一個老媽子笑嘻嘻的出來。把他們四個人領到鳳英屋子裏去坐下。那老媽向着一清問道。張二爺你爲什麼好多日子不來。我們姑娘很想你呢。醉瓊林條子是你二爺叫的麼。那一清正要回答那老媽子話的時候。瞧見鳳英在外面似笑非笑的進來。說道。一清。你這兩天究的在什麼地方逛着。你快說給我聽。不說出來。你今晚不要想出這一扇門兒。一清笑着道。你不叫我出這一扇的門兒。那我是很願意的。當下兩人鬼混了一回。一清問道。月紅在家麼。鳳英道。不在家。你問他做什麼。一清道。沒有什麼。不過坐在我們對面的那位李老爺要招呼他就是了。鳳英聽了。就把伯龍仔細的瞧着。說道。我姊姊雖然不在家。他的屋子可是空着呢。何不就到他屋子裏去。免得等一回兒不空。叫這位李老爺心上不快。看官們知道北京小班的規矩。坐到姑娘的本屋。算有面子的。當下一清就和伯龍季平廓如一起兒的到那月紅屋裏。覺得比鳳英那裏精緻許多。四圍糊的。五色花紙地上鋪着西洋地席。靠牆擺一張新式的銅床。裏面掛着一面大着衣鏡。床上疊着許多五色綢被。左手放着一張紅木的鏡臺。右手放着一面紅木鑲的立鏡。中間放着一張紅木嵌大理石的四方桌子。兩旁放着幾把紅木的交椅。左右壁上掛着四塊紅木的掛屏。一面是鄭板橋寫的阿房宮。一面是仇十洲畫的百美图。真是風雅絕倫。毫無俗氣。見了那個屋子。就想到那屋主人的態度了。當下一清就在那裏談天說地。非常有興。可是伯龍等了許多時不見月紅回來。真是像螞蟻在熱石上跑來跑去的發。

急。只是自言自語，像怪那月紅不回來樣子。正在這個時候，這見門簾一動，就進來了。一位如花如玉的美人，頭上梳一個時式的盤香髻，身上穿一件密色外國花緞襖，下面穿一條月白外國花緞的褲子，足上着一雙粉色花緞的鳳頭鞋，真出落的風流絕世，美貌無雙，就是西子太真，想亦不過如此。看官們知道那進來的這位美人是誰呢？自然就是那有名的金月紅了。當下把個伯龍又驚又喜的一句話兒多說不出來。那月紅對着一清笑了一笑，一眼瞧見伯龍，站在他的側面，覺得很有些兒面熟，想了一回，纔想起白天在萬牲園裏遇見的。當下就輕輕移蓮步的過來，拉住伯龍的手，低聲兒的問道：「你今天不是在萬牲園裏逛麼？」伯龍答道：「是的，我也瞧見你的。」那月紅對他一笑，兩人一塊兒就到床沿那邊去坐了下來。說不出許多親熱的樣子，把個一清和季平廓如三個人瞧了，真是非常的詫異。一清笑着對季平廓如二人說道：「爲人在世，這班子是不能不逛的。可是也有時候，像我們的年紀雖然不大，也已經過時的了。」伯龍這樣稱及，及時行樂的這句話兒，那伯龍和月紅兩人聽了，知道一清在那裏說那取笑的話，也不去理他。停了一回，一清又在那裏說道：「我想不到月紅姑娘也愛小白臉的，像我們這樣的鬼臉，那裏配得上和月紅姑娘親熱呢？」那月紅當時聽着一清取笑自己的話，就對一清說道：「張二爺，你也好意思說那種話麼？什麼叫做愛小白臉，不過我和李老爺說兩句話，也沒有要緊，不像你和鳳英妹子那纔可以說得這個愛字呢。所以我們做姑娘的就叫是苦不會應酬客人呢。自然要叫老爺們生氣，偷能穀應酬一些呢，就要被人家胡說。」那月紅說到這裏，就把頭掉回來，對着伯龍說道：「李老爺，你聽我的話，可是不錯麼？」那一清聽了，就笑着的過來，給月紅說道：「姑娘不要生氣，你瞧我在這



裏給你請安了。月紅瞧了這個樣子也笑着說道：誰給你生氣？你給我好好兒去坐。在那裏罷。當時大家又坐了一回。一清見時候不早，就拉了伯龍幾位走了出來。那月紅送到外面，又給伯龍說了許多的話。瞧着他們一塊兒的往外去了。正是畢竟美人情，意重再三叮囑，務須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 頭兒生日恩客稱觴

## 神女多情巫山尋夢

話說伯龍跟了一清季平廓如四個人，在金蘭班裏走了出來，也就回到局裏。從此以後，伯龍不是同一清，或是同季平廓如，就是他一個人，也時常到月紅那裏去逛。月紅對著伯龍，真是萬分的要好，所以不要說一清當時瞧了希奇，就是在下也有些兒奇怪，爲什麼呢？月紅素來不甚應酬客人的，當時在外面頗有冰桶的名兒，可是這次兒爲甚和伯龍這樣的要好呢？這裏面也有個緣故。月紅雖然做那賣笑的生涯，他也知道在風塵中不是長久的，而且有了三七的年華，不免就存着物色人才的念頭，所以他見了富貴的也並不以爲希奇，就是見了貧窮的也並不存一些兒勢利。現在他見伯龍那樣的丰采，又那樣的誠實，而且又知道他是沒有娶過老婆的人，所以月紅是有心兒去和伯龍要好的。那月紅既有心兒去和伯龍要好，不會應酬自然的，就是俗語所說的天下無難事，這怕有心人。真真一些兒不錯的。一日，伯龍在局裏吃了晚飯，就拉了一清到金蘭班裏，進了院子，就一直到了月紅房中。月紅瞧見他們來了，非常的快活，當下就拉住伯龍問道：你爲什麼這時候纔來到過別地方去？沒有伯龍答道：沒有到別地方，因爲局裏今天公事停得晚一些，所以這時候纔來。當下伯龍就坐了下來，一清被鳳英就拉到自己屋子裏去。那月紅見屋裏沒有別人，就笑着的給伯龍說道：我有件事要和你說，可是說出

來不知道你可應許我麼。伯龍問道：是件什麼事要我應許？月紅道：論我們的交情呢，也並不一定是要你應許。不過你應許了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月紅說完這話，就把個身子倒在伯龍懷裏，只自笑着不說。伯龍瞧了這樣，不知道月紅葫蘆裏藏的什麼藥，就迷住了。兩個眼說道：請你快說給我聽，不要這樣半吞半吐的教人難受。月紅被伯龍催問了幾次，就起來說道：我們的掌班明兒做生日，我想請你在這裏吃一臺酒，請請客，你應許麼？伯龍笑道：我道是什麼事，原來你要我吃一臺酒，那有什麼要緊，你給我定下去就是了。當下伯龍定了一席十兩的酒，和月紅密密切切的說了一回話，又到鳳英房中和一清談了一回。天時不早，伯龍就和一清兩人出來，回到局裏去了。看官們知道班子裏掌班的做生日和官場中長官的做生日是一例樣子的，掌班的做生日是拷嫖客的，竹槓長官的做生日是拷下屬的，竹槓沒有什麼區別的。到了次日，伯龍除邀了一清季平廊如三位外，另外又去邀了幾個外面的朋友，到了下午七八點鐘辰光，就一塊兒到金蘭班裏。只見堂屋裏點了一對二斤頭的蠟燭，院子裏搭着一座小兒的唱臺，各姑娘的屋子裏面這聽得在那裏吃酒打牌的聲音，真是非常的熱鬧。當下伯龍和許多朋友一塊兒到那月紅房裏。那月紅迎着道：我知道你們要來了，所以我把自己的屋子留下來給你們的。一面說着話，一面就招呼打雜們鋪上台面。一會兒台面鋪好，伯龍就招呼大家依次坐下。請一清寫了條子交給打雜的送去。當下月紅給諸位斟了酒，就在伯龍背後一坐，唱了一齣文昭關，又和伯龍說了幾句話。在席上招呼了一回，就輕移蓮步的往外去了。這一晚月紅名下除牌局外，也有八個台面他自己的屋子留給伯龍，其餘的都擺在別的屋裏。這此一端可見他們兩個的交情就不同別的人了。月

紅在這一晚應了外面的條子。又在家裏應酬了幾處的台面。真把他忙個不了。這晚伯龍也非的高興。一席酒直吃到將近一點鐘時候。纔把這個台面散去。當時伯龍送了客人後。就在身邊取出一卷鈔票給月紅說道。這裏面共一百塊洋錢。除開銷外。餘下的就給你隨便兒買的東西罷。月紅當時謝了一聲。就在伯龍手中接了過來。說道。現在已有二點鐘辰光。我想你局裏的門也早已關了。今兒你還是在這一句還沒有說完。月紅的臉上已顯出兩朵紅雲。覺得很不好意思的樣子。停了一回。對老媽子說道。你把李老爺的那件馬褂摺了起來。那伯龍瞧見月紅真心留他。也就不回去。這一宵。天兩人的恩愛。自然是不必說的了。正是百年好合。成全了女愛男歡。一夜恩情。說不盡山盟海誓。欲知伯龍和月紅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傳

奇

本局新書廣告

豔情小說

美人福

出版預告

是書為昆陵李定夷先生新著先生長於小說所著霞玉怨鴛湖潮窗淚影紅粉劫書一篇風行萬家等誦固已有口皆碑不脛而走矣惟是知先生哀情小說是佳未嘗知先生尤長於豔情小說也是編叙述一巨室家庭紅顏少女綠鬟佳人亦富貴亦榮華不淫蕩不穢濁以淋漓酣暢之妙文寫旖旎風流之豔福兼之諧語橫生涉筆成趣歌詞滿紙撫卷有香是誠能於小說界中別闢蹊徑者讀若手置一編也當信斯言之不謬也全書凡十萬言業已付印即日出版封面用珂羅版美人畫裝釘精美定價大洋六角

第一回

第二回

美人福回目

說常理文士逞詞言  
著新書稗官獻薄技  
意合情投釘盟鄂渚  
與高采烈攬勝燕京  
第二回  
作旅行漢水遇良朋  
彼家世鄂州推望族  
客裏話情幾番示意  
湖濱驚豔一見傾心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乘感知音我來不速  
花開解語卿本多情  
進旨筵公夫人慶壽  
簇彩綵金一堂集歡  
燈紅酒綠衆美除舊  
舊遊戲場頭頭翻新  
新俱樂部色頭翻新  
遊湖亭七音聯雅句  
結吟社美起新名  
藍浦種玉離愁伊始  
南浦種玉離愁伊始  
亭短亭長互訴幽懷  
書來書去互訴幽懷  
燕翼堂改名樓閣  
櫻花園更名樓閣  
校舍築成裙釵與學  
秋風戰捷夫婿封侯  
憐名花小婢起貪心  
見寶藏小婢起貪心  
種竹栽花美人度  
純強扶弱義士心腸  
鋤強扶弱義士心腸  
讒人高張淨臣職  
名宦歸去勝地居

片舟雙槳借泛平湖  
萬紫千紅遊香國  
流蘇帳裏絮語綿生  
玉鏡台前柳眉試畫  
乘長風萬里赴西  
渡密月雙輪離祖國  
玉樹瓊花兩情爛熳  
人間天上普慶團圓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傳奇

金鳳釵傳奇

瀨江濁物填詞

楔子

(場上放烟火且拂塵仙裝扮與娘陰魂手執金鳳釵上)

〔踢繡球〕一片和風把環珮聲送。身際白雲簇擁。思往事如春夢。歎人間天上訣別忽忽。

小謫塵寰十九年。曇花一現返瑤天。祇因未遂三生願。死後重來了宿緣。奴家吳氏與娘的靈魂是也。託生豪族。嬌養深。幼擅芳姿。長稱慧性。夙秉詩禮之教。粗識綱常之義。椿庭官居防禦。萱幃早膺榮封。自生奴家。視同櫝中美玉。愛若掌上明珠。襁褓之中。卽許字同僚。崔理事之子與哥爲婦。(指手中釵介)以這金鳳釵爲定。嗣因崔家遊宦遠方。家君辭職返里。中道睽隔。一十五載。加以烽火。連天兵戈。匝地魚沉雁杳。音問鮮通。風泊鸞鴦。宿願難遂。奴家慨歲華之易逝。馳遠道而傷人。悲從中來。情難自遏。因之懷愁積悶。遂染沉疴。纏綿床席。醫藥無靈。抱病半載。遽爾長逝。父母以奴感念崔郎。遂致殤天。故以金鳳釵爲奴殉葬之物。奴自歿後。魂遊地府。其中主者勾稽簿籍。以生前無罪。不復拘禁。因風飄泊。隨意遊行。適遇后土夫人。知奴識字善書。精工翰墨。命隸帳下。經理文牘。掌傳棧奏。自離陽世。來至陰曹。毫無拘束。尙覺優游。雖獲百恩。深每洒思親之淚。而仙凡界隔。總無觀面之時。(拭淚介)也只得鎮定心神。收斂思慮。將那人間眷屬。世上椿萱。齊去胸懷。視同夢幻。了不意今日清晨。忽奉夫人傳呼。而降綸音。謂奴與崔郎情根未斷。宿願須償。尙有一戴冥契。今當會合。且幼妹慶娘。亦與崔郎緣訂三生。當爲夫婦。須奴代作塞修。暗中撮合。因此給假一年。

重來陽世了此一因緣。奴家奉命之後，不敢稽遲。一路行來，已出冥界。（作指點介）你看桃葩吐豔，柳葉垂青，水秀山明，大好風景。紅情綠意，齊闌芳菲，城郭依稀，彷彿生前山河，仍舊不堪回首。視此風景，不覺令奴回憶生前百感叢集矣。（四下觀望指點介）呀！你看那邊香燭烟騰，與羹飯而並列，紙錢灰闕，偕蝶以齊飛，早又是人間清明佳節了。那邊正是奴家埋玉之所，却值母妹同來掃墓，正好趁此機會了却宿緣也。

〔小皮靴〕魂兮歸來，重溯芳蹤，回首春婆一夢。奴家記得謝世之時，炎威剛退，涼飈初回，今日重來，早又桃紅柳綠，春比方新，回首前程，恍如一夢。惟有那青山隱隱，城廓巍巍，還是生前景象。青山無恙，城廓依然，高聳人已隔世，風景依稀，可識舊時儂咳。今日正是清明時節，母妹前來為奴掃墓，仍是悲哀不已，傷心欲絕。奴家看了好生悽楚，人生何事，苦牽縈，但博得淚洒西風，墓木拱猶悲痛。

奴家因母妹掃墓，傷心無限，柔腸百折，何忍再看，不免先行回家，待母妹歸來，再乘機行事便了。（繞場行介）場上放烟火旦下。此劇取錢塘瞿宗吉剪燈新話金鳳釵事，開場頗難下筆，與娘陰魂假託慶娘與興哥會合，若待會合之時，再出陰魂，則以下正文必多阻礙。且金鳳釵已納棺中，何能拾取？傳奇非普通小說可比，普通小說可用補筆提筆，而傳奇不能也。茲用楔子一齣，先使與娘陰魂出場，敘明情根未斷，宿願須償，將下面正文，盡行籠照，則以下諸折毫無阻礙，可以游行自如矣。而清明掃墓，鳳釵出現，慶娘姻緣，均於此處逗出，方始剔透玲瓏，面面俱到。以下正文，隨意舒寫，自無突兀之患矣。（濁物誌）

### 第一折 訪岳

（生扮崔興哥行裝上）

〔戀芳春〕緣訂三生，奔波千里，祇為宿願馳驅，偏是關山迢遞，阻我佳期。一路淒風苦雨，飽嘗征途滋味。今到矣，看南朝春色芳菲，目醉心迷。

廿年歲月感蹉跎，祇為親喪阻伐柯。千里紅絲牽一線，人歸天上聽鳴珂。小生崔興哥揚州甘泉人也，世代簪纓，家傳詩禮，文章江

左不讓王謝聲華。烟月揚州。羣推崔護。豪族家父以鳳閣舍人超拜文昌左丞。一應出守。持節鄧尉。嘗韓隨任官衙。始生小生。因與同僚吳防禦。一見如故。意氣相投。以僚屬之誼。結朱陳之好。於襁褓之中。卽以金鳳釵一隻。聘防禦之女與娘。爲小生之婦。嗣以家父性情鯁直。誤觸上游。降補上都廣德府理事。全家隨往任所。防禦亦乞休返里。自此伯勞東去。海燕西飛。地角天涯。山遙水遠。因烽火之未靖。致音聞之鮮通。歲月匆匆。不覺一十五載。雖嗟姻事多磨。猶幸堂上無恙。不意風木生悲。泉魚隕泣。既失庭前之蔭。復潛堂北之輝。椿庭先以憂勞棄養。萱幃繼以哀毀謝世。賸下小生家徒四壁。孤苦一身。琴書之外。別無長物。孝服既終。宿願須諧。因此不憚千里之遙。來踐三生之約。一路風霜。備嘗艱苦。今日已抵揚州。你看一片笙歌。滿目風光。南朝金粉。與北地鶯花。固大不相同也。

〔懶書眉〕春滿淮江。柳垂絲。南朝風景。圖畫裏。湖山佳勝。饒幽思。觸目無心視。且打疊精神。趕路途。

一路行來。春暖天和。風光滿目。小生只爲姻事。望懷那有心情玩賞。記得父親在日。曾經提及。吳防禦家在揚州城中。春風樓側。待小生趨趕前去。

〔前腔〕任是芳菲徧南都。牽腸自有心腹事。漫將花柳繫春思。况滿懷愁緒。甚心領略湖山趣。

來此已是春風樓側。不知吳家却在何處。〔四周看視介〕呀。前面黑漆雙門。高貼紅簽。寫着吳第兩字。想必就是了。待小生就此進去。〔作進門復止步介〕且住。這家不知可是我岳父家中。倘若錯誤。却大爲不便。

〔破齊陣〕欲進還恐錯。誤休教冒昧前去。惹他猜疑。何妨暫住。待箇人兒傳語。只是門庭寂靜。並無進出之人。這却如何是好。我心下狐疑。步暫停他門前。鵲靜待。何如。這事費躊躇。

你看門上雖有吳第兩字。揭着不知可是我岳父家中。不便造次。且待箇人來。借問一聲便了。〔前後盼望介〕〔丑扮老人拄杖咳嗽上〕路近終嫌遠。年高步自遲。〔拄杖慢行路介〕〔生〕那邊有一老者走來。待小生問他一聲。〔對丑施禮介〕老丈請了。〔丑止步細望介〕原來是位青年公子。公子呼喚老朽。有何見教。〔生〕請問老丈。此處可是吳防禦家。〔丑〕正是他家。〔生〕借光了。



傳 奇

四

(丑)不妨事的(慢步下)(生)却喜正是岳家中並未錯誤你看樓房巍峨高可干霄好生富麗也

〔折桂令〕數。十。進。樓。房。櫺。比。耀。眼。生。輝。(端詳門外介)黑。漆。漆。的。大。門。雙。扇。白。森。森。的。高。牆。四。圍。(聲門內介)錦。幙。懸。窗。低。花。木。繞。庭。西。富。麗。更。饒。清。幽。趣。妙。呵。看。了。這。富。麗。堂。皇。的。房。屋。便。可。想。見。我。那。與。娘。的。美。貌。了。仙。境。只。合。仙。人。住。玉。樓。方。稱。玉。容。居。也。不。枉。我。眠。思。夢。想。千。里。迢。迢。的。趁。盡。長。途。擔。盡。風。雨。受。了。辛。勞。耽。了。憂。慮。

此處既是岳家中待小生逕自入去。

〔尾聲〕從。此。後。琴。調。瑟。御。兩。歡。娛。鸞。鳳。雙。雙。比。翼。飛。好。借。京。兆。綵。筆。窗。下。畫。眉。嫵。(作進門下)

## 第二折 悼亡

(末扮吳防禦含悲上)

〔緜山月〕枉。自。選。乘。龍。明。珠。覆。掌。中。歎。歸。來。坦。腹。難。跨。鳳。但。無。語。相。對。淒。淒。切。切。更。增。悲。痛。

佳婿枉自選乘龍。千里人來已落空。廿載明珠悲覆掌。相看無語怨東風。老夫吳防禦是也。佳婿歸來。愛女已逝。傷心強忍。勉慰遠人之意。斷腸相對。空作楚囚之容。我想崔郎乃故人之子。千里迢迢。來至此地。道路既遠。父兄又歿。教他孤苦一身。何處棲遲。我女兒雖亡。安得視同陌路。因此命他將行李攜來。在外面書齋安息。并約他到女兒靈前。祭奠一番。也不枉他生前記念之意。此時祭筵備齊。只待崔郎前來。便可同往。(生素服上)廿年相思苦。一曲悼亡詞。(見末介)岳父在上。小婿拜揖。(末)郎君免禮。我想與娘薄命。為念郎君。飲恨而亡。今日郎君到來。不能相見。故備下祭筵。同郎君前去祭奠一番。也好慰他泉下幽魂。(生掩泣介)小婿隨侍岳父同往。(末)就此前去。(同行介)(生)

〔前腔〕好。事。已。成。空。腸。斷。秦。樓。夢。對。椒。漿。冥。資。空。悲。痛。恨。遲。來。一。步。玉。樓。春。鎖。洒。淚。西。風。

(末)小女之墓。就在郊外。離此不遠。你我就此前去。(同下)

(場上設坟墓前立一碑上書亡女吳氏與娘之墓八字)(雜挑祭禮香燭生末同上)(末)空將祭禮墳前去(生)點滴何能到九泉(末)小女之墓在東門郊外郎君隨我前去(携手同行介)(生)

〔錦纏道〕望城東。春淡蕩。一路行來柳綠桃花紅。景和融。引人興。悲痛(末)(指點介)那邊棠梨樹下。松柏林中。隱隱的玫瑰高聳。便是小女之墓(生)隔長隄。棠梨初種。傍青山。松柏崇封。看隱隱墳高聳。霎時節恨滿心胸。試問俺這負情。濃到何時。傍你鴛鴦塚。

(作到介)(末)將祭禮擺上(雜列香案擺祭禮介)(生焚香奠酒拜介)(末)傍立哭介(兒呀)崔郎今已到來。你可知道麼(生拜畢哭介)小姐你平日思念小生。怎麼小生來了。又不見你呀。

〔朱奴剔銀燈〕俺與你結良緣。釵聯金鳳。直指望調琴。瑟。媿美梁鴻。誰知你環珮縹緲。上九空。斷腸人枉憶。音容如今呵。你歸天上。俺在人間。花殘月缺。一無指望。除非夢裏相逢了。相逢除非游仙夢。休辜負錦帳芙蓉。

(再奠酒哭介)咳。小姐呵。

〔漁燈兒〕枉了你如花貌。絕世姿容。枉了你擅才華。翰墨精工。枉了你抱堅貞。情深義重。只落得孤墳高聳。夕陽紅。伴嬌姿。翠柏青松。

(頓足大哭介)咳。小姐呵。小生不遠千里而來。只爲着烟事呵。如今却教小生怎樣呵。

〔前腔〕可憐俺。受盡了苦雨淒風。可憐俺。永不能乘鸞跨鳳。可憐俺。只哭得腸斷心痛。俺這裏招魂歌喊。破喉。嚨。你何妨。珮珊珊。一顯靈蹤。

(哭倒地上介)(末)忍淚扶生再四勸介(崔郎)不可過於悲哀。死者不能復生。還宜節哀保重(生)嗚咽不止介(末)咳。崔郎。老夫視爾如子。因何不聽俺言。你再悲傷。教俺更不能堪了(生)聞言拭淚止悲介(岳父之言)敢不謹遵(末)如此方是你我就此回去。

(生)咳你看墳前松楸倒得陪伴小姐小生好恨也

〔小桃紅〕從此腸斷春風反不如楸與松擁香墳常伴仙蹤使俺羨極心還痛但願此身化虬龍邱壟也  
抵天台洞

(末)催郎隨俺這裏來(生拭淚介)小姐俺去也(下)

# 星劍俠傳奇

歙縣

東園倚聲  
絳珠校字

## 提綱 第一齣

(老生扮文星紫袍腰笛上)(四顧介)(歎介)唱

咳 咳 咳 咳

〔商調〕〔蝶戀花〕神吉煞凶皆數定陰慘陽舒莫說難憑信縱使問天天不應世間善惡形隨影  
君相  
為民能造命扶亂持危四海風波靜俠烈幾人存直性雲臺星宿衣冠盛

(笑介)游戲文章舊學家以為不雅

模糊影響史學家以為無稽

幻說鬼神新學家以為迷信

豔情兒女理學家以為邪詞

我也不能顧忌許多且將時事編作星劍俠傳奇則個(下)

陳琴仙女士評

東園精壬學。嘗在德化李公使處。校閱羣籍。旁及數理精蘊。協紀辨方諸書。故談星學。如指上螺紋。提綱一折。為五十餘折之基礎。落落百餘言。已將全部包括。

吳絳珠女士評

昔雲亭山人有言。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駢文小說。無體不備。至於摹寫形容。點綴景物。乃兼畫苑。其旨趣實本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邱明太史公也。於以警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最近且切。誠哉雲亭之言也。今觀星劍俠五十二折。應有盡有。可泣可歌。題綱數言。已窺全豹。

星言 第二齣

(臺西懸紅幕向外介)(幃上正中掛橫匾額書星劍俠三字介) 旁挂劍一柄 劍文刊七星

(雜扮兩仙女絳衣執紅紗燈前導介)

(小生扮天德星黃袍冕旒執玉如意)(末扮天解星綠袍執笏)(外扮天富星紅袍執笏同上)(雜扮兩仙童青衣揮羽扇後隨上)

(小生)香風引到大羅天。(外)上界羣仙待謫仙。

(末)我是玉皇香案吏。(合)造成名冊五千年。

(小生)我天德星君是也。(末)我天解星君是也。(外)我天富星君是也。(小生揖外末介)星君請了。(末外鞠躬介)星君請了。

(小生延坐介)(分坐介)(小生歎介)咳。六合之外。六合之內。人滿天概。是一定氣數。挽回不來的。今日奉玉皇特旨。與兩位星君。磋商。磋商。派那一班星宿下凡。看一半吉神。一半凶煞。走一遭。使之革故鼎新。(外)是。是。(末)派那幾個去呢。(小生)大

家樹酌樹酌。(末)好好。(小生)咳。釀劫的釀劫。解劫的解劫。墮劫的墮劫。逃劫的逃劫。種種不同。總之福善禍淫。天道彰彰。報施不

爽(末)小神責在救民劫數之中開豁越多越好(小生)數定難逃待衆生有悔惡向善之時或者能免萬一(末)是是(小生)天富星君待到塵劫經過那剩水殘山如何恢復虎口餘生如何全活不得不借重星君之力(外)小神責在富民自然以利用厚生爲宗旨俟他日聽候調遣(合唱)

〔高平調〕〔羽衣第三疊〕〔錦纏道〕坐天堂闔天閭案牘忽然忙理清他劫數紅羊

(小生)咳那里來劍氣上沖霄漢(合)

〔玉芙蓉〕何來劍氣衝天上除卻張華誰贊賞三尺仗奪星光月光

(花旦紅衣扮桃花煞上)(末遠視介)那桃花煞來也(花旦進見介)(小生)請坐(花旦)有坐(小生)請天喜天願兩星君進帳(內應介)(生扮天喜星旦扮天願星同上)(唱)

〔四塊玉〕命宮中注紅鸞有願終償

(進見介)(花旦睨生笑介)(合唱)

〔錦漁燈〕紅塵中任去留也須妥當劫灰中報恩讎也要評量談果報賢淑忠貞有下場

(小生)天願天喜兩位星君有兩件無縫的天衣賜賚(仙女捧衣給生旦介)(生換藍袍介)(旦換宮裝介)(拜謝介)(合唱)

〔錦上花〕如作惡降百殃如作善降百祥謝天謝地謝三光

(小生)人人向善世上那有災禍(合唱)

〔一撮掉〕一瓣展心香(小生)

(小生)奉玉皇命令著兩君下界天喜星投生新安文姓家天願星投生錦州鄭姓家兩君存心總要善慈精明中先須渾厚剛毅中先須和順第一勿多殺人天喜心地寬仁無庸過慮惟天願則恩怨分明睚眦必報報讎洩憤必多殺人是吾愛也(旦)小神不嗜殺人仰體上蒼好生之德(小生)好好(生旦分下)(小生)請天目星進帳(淨白袍執拂扮天目星上見小生介)(小生給

淨小旌介) 星君下降塵凡。替天行道。要記清佳兵不祥。殺降非武。八個字。終身誦之可也。(淨) 恪遵訓令。(小生) 汝可託生河南蓋姓家。(合唱)

〔普天樂〕運軍機。開甲帳。草軍書。焚乙杖。長平慎。勿亂坑。降。

(淨) 頓。(怒目下)(小生) 傳天雞。天狗。天怪。天厭。四煞進帳。(老旦) 扮天雞。煞。綠衣執拂。(副淨) 扮天狗。煞。執拂。(貼) 扮天怪。煞。執拂。(丑) 扮天厭。煞。執拂。左右上。入見小生介。(合唱)

〔千秋歲〕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陸生此語非虛誑。看籌添海屋。幾變滄桑。(小生)

四君聽令。玉皇敕你們下凡。搜求孽海中。一班惡人。此乃不得已之苦衷。汝輩切勿戕害良善。塗毒生靈。爲要。爲要。(四煞應介) 噯。

(小生) 視花旦介) 桃花煞。只一場戲。開頭是你。收尾也是你。劍鋒下。休下辣手。要早些兒收心。化惡爲善。(花旦) 謹記在心。(合唱)

〔麻婆子〕游戲游戲。生魔障。前頭是犬羊。逃劫逃劫。開塵網。回頭有虎狼。掣來寶劍倚天長。

(小生) 桃花煞。你可南京投生。栖霞山中武秀才家。花旦笑下。(合唱)

〔滾繡球〕笑中刀。暗藏。斬枯楊。梯不生。染猩紅。姚花豔妝。

(小生) 笑指介) 桃花煞。笑嘻嘻的。追着一班凶煞去了。(合唱)

〔紅繡鞋〕妖星降。將星亡。天緣湊。合兩鴛鴦。

(小生) 起介。(外) 末起介。(同行介)(老生) 扮文星。袍袖遶台急走介。(外) 牽老生衣笑介) 那里去。那里去。(老生) 回顧介) 原來是

天富星君。攔阻我何事。我有空文。無益於世。正寫了顏魯公乞米帖。向天倉乞米。遇你忒巧。既挽住我。就要借一借。你既以富名。切

勿爲富不仁。(外) 我將使天下人富。豈忍令你一個窮措大的窮煞呢。要借多少。向天財處匯撥就是了。(小生) 揖介) 今日遣了許

多神煞下凡。除秀安良。還要借重先生一枝筆。硬憑鐵頑。俟這樁公案完結後。同到天都。大家團聚。先生那時必有新聲。補作鈞天

廣樂。(老生) 尤西堂有鈞天樂一部。星君重敕他演一演。小神心緒惡劣。能做甚南腔北調。(視外介) 你拖出我來。嘔心血。難道你

坐擁厚資。安富尊榮。那偏地哀鴻。耳無聞。目無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關心。我雖富於文。畫餅不能充飢。你富於財。一錢可以活命。你不下凡。我也不去。(小生)文星既去。天福星何能不去。富教兼施。兩有裨益。(老生笑介)呵。呵。呵。你攀我出來弄文。我也攀你出來破破壘壘。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合唱)

〔黃鐘過曲〕〔永團圓〕詞人不受尼山戒。學他曼倩談諧。談諧中有鍼砭。在語亂神。談力怪。傳奇一派。一派花花新世界。世界分中外。文明腐敗。人造劫。天降災。人滿天將概。男盜首。女禍胎。絲亂遲難解。案結早些回。

(老生)這幾句胡謔。就算傳奇麼。待我慢慢的回去。慢慢的譜來。(合唱)

〔尾聲〕辭魏闕。游吳會。入黃山。天都雲海。好待他一班名宿戴星出去帶星回。

榮枯賞罰總天恩。明明在上見天尊。

羣神擁護新天子。民呼無用叩天關。(分下)

樹軒評

神道設教。意在砥惡訂頑。倚聲處。極其諧暢。敘事處。極其明暢。讀星言一齣。可以感發善心。可以懲創惡念。

彈

詞



告 廣 書 新 局 本



定夷為當今小說巨擘是書都  
 說十萬言為先生  
 生平得意之作  
 哀感頑豔情文  
 兼至而造意新  
 穎布局精工尤  
 為特色自出版  
 後遠近爭購如  
 獲至寶初版再  
 版俱不及一月  
 銷路之速實足  
 驚人說者謂駕  
 湖潮已極說部  
 之精湛寶玉怨  
 則尤有甚焉三  
 版早所存無幾  
 已出之書裝釘  
 更加精良仍售  
 大洋六角



是書為定夷傑作結構純  
 用倒提法一  
 洗半鋪直叙  
 之窠臼所凡  
 名士佳人人  
 六七人人結  
 局各異尤特  
 色者書中主  
 疑死復生將  
 蝕出神人鬼  
 緣慳洋七萬  
 盡從空處盤  
 縷綿悱惻又  
 相對淒楚妙  
 亦妙文也自  
 六月初版後  
 即再版十月  
 版銷數之廣  
 其石足以見  
 會歡迎之意  
 三版用石印  
 彩美人封面  
 裝釘更見精  
 良並加入評  
 語題詞仍售  
 大洋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 芙蓉淚彈詞

(醒)

## 第一回 閨况

唉。世界上爲父母的人。對著子女們。那一個不心心歡喜。那一個不時時顧惜。那爲娘親的看了女兒。更是珍逾拱璧。愛若掌珠。總總說不出的憐護。所以大凡做女子的。無論富戶貧家。每以未嫁時爲最快樂。兼之年華嬌小。待字深閨。他一生的希望。又彷彿如錦繡前程。十分燦爛。因爲有了這般的思想。便無一件事不高高興興。真是隨處隨時盡存樂觀主義呢。迨至桃夭實實。句賦于歸。那嫁得如意郎君的自然。夫唱婦隨。比曩時還覺得稱心遂願。倘或遇人不淑。備受折磨。豈不是誤盡終身。反不如學那北宮女。嬰兒子撒其環瑣。至老不嫁。猶得永敍天倫。受父母的歡喜。顧惜。並免却自己許多愁苦酸辛的景况。咧。列位呀。在下的這一番言語。不是憑空要發生感慨。因爲曾經眼見了。一家人家的女兒。好好的父母。將他嫁了。出去。誰知不到十年。竟演成了一本慘史。那種事實。心裏常自記著。就此不免借這枝秃筆。把他

做幾回彈詞小說唱與列位聽聽閒話休絮却說有姜姓女郎小字雲岫（唱）他是生在金閨世族家那詩書門第最清華 幼承姆教嫻閨則 貞靜幽閒德自嘉 乃父是出宰湘南馳政譽 乃母是鳴雞戒旦伴官衙 祇緣秉性耽恬逸 故爾相共還鄉挽鹿車 大好林泉娛養遂 但解這呼僮種竹與栽花 更兼有子肯堂構 已早擷芹芬志不賒 和雲姐兄妹承歡依膝下（白）那二老看了是（唱）真覺得家庭幸福樂無涯（白）看官們知道原來那女公子雲岫有個阿兄榜名係祖瑞二字乃是前清時代吳中的名下士生得資稟出眾儀表非常抑且下筆千言過目成誦到了十三歲上就見賞文宗高高的入泮一時曉得他的無不稱他為神童後來又中了舉人成了進士保薦經濟特科供職學部一步一步的得路青雲飛黃騰蹕這是後話此時且按下不表只說那雲岫小姐當垂髫的時候他父親正在湘潭縣任上見女兒敏悟天成喜弄筆硯真真是如珍如寶的一般愛惜就令他到教讀老夫子那邊與祖瑞公子一同受業那教讀先生自收了這個弟子每每向東翁極口贊揚譽為才女說也奇怪雲姐的學問果然長進得狠容易祇讀了兩三年書竟已字妙簪花才超詠絮若但就吟詩作賦一方面而論直欲與阿兄並駕齊驅的了（唱）這叫做聰穎天生勝古人 又何庸班姬鮑妹道津津 玉臺新詠頻傳誦 那幼慧從知有夙因 况是繡鳳描鸞爭頃刻 薛靈芸端的是鍼神 有時間泥憑師長研經史 有時間也學趨庭把詩禮詢 有時間萱室娛親調玉軫 有時間綺窗聯句雁行親 這其中蘭闈清暇無多事 真只解愁嬉不解顰 博得高堂歡愛甚 誰不羨他生來福命罕同倫（白）那雲姐年未及笄却已詩古文詞種種會做而且做詩的派格極高不是學杜工部便是仿李謫仙每遇成篇靡

不有唐人韻致。他的女紅。又是精緻得了。不得在下。曾見過他。彩繡。揮壽平。畫屏。四幅的。是花鳥。傳神。栩栩欲活。儼然像南田真本一般。你道爲父母的。生了如此的一個好女兒。有不歡喜。逾恆的麼。雲姐的心緒。自然是生小不知愁。那裏還曉得世界上。尙有逆心的境地。到了十四歲那一年。他父親卸了官職。解組歸田。他便也隨著雙親。一同旋里。誰知纔經半載。他的老父。忽然抱病不起。一命嗚呼。雲姐大故。慘遭非常的哀痛。(唱)鎮日間。什詠。我詩涕泗流。頓覺得眼前。天地盡煩憂。閨中伴著娘親住。聽到那寡鵲聲。淒分外愁。縱然他奉侍殷勤。頻慰藉。怎奈一時。悲淚總難收。所幸的是。有兄不負先人訓。已家業能承舉。業脩堪冀。慈顏開笑口。但祇祝春暉日永。蔭長留。(自)着官們知道。雲姐的母親。此際年方四旬。乃是那故去明府公的繼室。溫和柔婉。懿德夙昭。他的母家也係姑蘇城內。數一數二的巨族。雲姐的舅氏沈琦。乃是吳縣一個名孝廉。積學多才。素有聞望。娶妻姜氏。便是雲姐的姑母。親上加親。兩家十分密切。因此那姜氏對於雲姐。雖是姪女。却當作自己女兒一般看待。姑嫂間也甚爲和睦。列位在下。這幾句話。看上去。似是閒文。其實是這一篇彈詞的緊要關鍵。將來尙有極大問題。要從此中發生出來的。是時雲姐的姑母爲了他兄長。棄世料知那嫂氏。淒守鴛幃。定然有悲感難言的狀況。故爾常常來望他母親。見雲姐伶俐聰明。僅此小弱年齡。頗解孝道。越覺得動了憐愛的衷腸。雲姐對著姑母。亦甚依戀。祇因兩方面有了這般的親熱。有分教。(唱)一個是感恩倍昔言難盡。一個是推愛從今過所生。兩兩相關。添摯意。那復知我爲舅母。爾爲甥。(自)要知姜氏和雲姐以後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親情

常言說得好。親一節熱一節。那姜氏和雲姐既有舅甥女的名分。恰又是情關姑姪。自然比那尋常的親戚不同。就是較諸別個人的舅甥恩誼也覺得更形歡愜。雲姐自遭了父喪而後。同著他的哥哥祖瑞公子。看見那母親坐對素帷時。抱未亡之痛。每日間兄妹二人。忍含淚眼。勉強的勸解。無如到了這種時光。做兒女的。雖是盡心侍奉。極意承歡。終不獲消釋寡母悲傷於萬一。你道純孝性成。若雲岫小姐這樣的人。有不暗暗著急的麼。因此便想出了一個妙計。每遇著慈親悶悶不樂的日子。他便與哥哥商量去請那姑母到來。閒談閒談。爲高堂排遣。大約一星期內。總要姜氏回家。二三次。幫他們盡盡孝意。不知不覺的一載有餘。成了慣例了。那姜氏是（唱）多只爲嫂氏情深。未可忘。矧值悲興黃鵠。正新嬌。竹斑滴盡湘娥淚。那鳳別鸞離。枉斷腸。若不是將言語殷殷來解勸。更何以空房顧影。慰淒涼。故而屢向家門返。也無非骨肉推誠出鴈行。似這般姑嫂相親。眞罕觀。可見得感情濃厚。在平常。不然意見難融洽。誰復肯忙把愁塵替掃將。（自）唉。你和他好。他也和你好。乃是交際上一個定理。做人的不可不先自懂得的呀。在下常看見那些做姑嫂的。往往如同仇敵。積不相能。甚至有姑娘在父母面前播弄。是非害陷嫂子的。亦有爲嫂的輕慢小姑。故意違忤。翁姑愛惜女兒的意思。弄得家庭中。全是乖戾氣象。竟無一日享安寧的幸福。唉。真是可嘆啊。可嘆。聞文少贅再說那雲姐的母親沈夫人。平日既然同姑娘和好兼之做了自己家裏的弟婦。更覺得性情結契。言語投機。所以無論若何悲痛。若何傷感。及至見了姜氏到來。便可消却許多哀憤的思想。這個緣由。看官們應早會悟得出。大凡一個人遇着

素常憎惡的人。卽快活時候。也要頓起愁煩。對着向來知己的人。雖憂鬱胸襟。也能觸發興致。那沈夫人與姑娘。便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光景。一日兩人細數家常。互談衷曲。語次姜氏對沈夫人道。嫂嫂切莫因哥哥棄世時。覺傷懷。雖爲婦人的喪了丈夫。長抱終天之恨。但是姪男女輩。均已長成。嫂嫂的後福多著哩。那瑞郎英才卓越。固自不凡。就是雲岫這姑娘兒。也是（唱）生就聰明絕世姿。文章妙擅復工詩。織絨烹飪都嫻習。家政能操事事宜。更有一端堪喜悅。是那性情柔婉色怡怡。所以能孝思純一。彌真摯。弗負劬勞母意慈。（白）况且年齡尙小。今歲是（唱）三五年華剛乍屆。已百般解事免嬌癡。（白）想做娘的。看着女兒。（唱）不知怎樣心中愛。料應可拋却。焚燼身世悲。嫂嫂啊。萬事須從寬處想。莫教終日鎖愁眉。（白）唉。天下事。那能盡如人意。卽如妹結褵十稔。膝下猶虛。豈不是也算得一樁不稱心的事實。好在我早存了個達觀主義。倒也聽其自然。絕不憂慮。不過偶爾念及時。未免有些沒興罷了。誰知那沈夫人聽了他這番言語。便接口回答道。不妨不妨。妹妹這件事。容易得。狠不要說（唱）伉儷雙琴瑟。好他年易卜夢熊祥。（白）就使爲一時未有生育。耿耿於中。爲嫂的。有一句話。要不揣冒昧了。（唱）又何妨權把雲兒當奇女。到堂前命渠跪拜認乾娘。縱然難比親身養。諒姑母是未必憎嫌。故却將（白）姜氏聞言後。趕忙說好極。好極。嫂嫂真是合著我的心願了。小妹原早有這一個意思。只因當着此時。恐怕不該應說。故爾未敢啓齒。雲岫本來是我最心愛的。旣蒙嫂嫂見許。就此決定。可是不得翻悔的呀。沈夫人點了點頭。又微微的笑了。一笑。隨喚了鬢請雲姐來。告知就裏。那雲姐便遵依母命。對姜氏拜了四拜。改稱爲寄母。其時適祖瑞公子剛纔從外面歸來。知道他的妹子過寄。與姑

## 彈詞

## 六

母爲乾女兒也。恭恭敬敬的向姑母賀了一個喜（唱）霎時間歡聲鵲起一堂中。情話滔滔講不窮。從此兩家添愛熱。往來存問日相通。這正是上天有意安排好。那雲姐終身繫碧翁。可惜後來成舛錯。致未能全美。恨填胸。（做書人把親情一段詞彈畢）不免要筆墨閒停。暫息躬（自）列位要曉得。姜雲岫小姐的結局如何。這是說起來話長得狠哩。在下此時實在不能盡情相告了。請列位稍待容慢慢的詳細道來。再會再會。



野乘







容 盒 識 小 錄

(容 盒)

● 清孝莊后祕事

清太宗孝莊后美姿容。富權謀。常參太宗軍事。明督師洪承疇被執。太宗愛其才。百計說之。弗肯降。以語后。后親覘之。素面掩映窗櫺間。洪見之。狂呼曰。雲兒。(雲兒為洪嬖童。貌酷似后。故洪見后而誤謂也)其在邪。趣來。吾幾為汝憔悴死矣。后識其語。使守者叩其故。洪曰。是吾譚郎雲兒也。兵潰相失。思之綦切。頃者警覩。情不自禁耳。守者白后。后復使人告洪曰。雲兒無恙。可還使君。惟使君必為清廷效命。否則咫尺天涯。恐無相見時也。洪愕然不能對。是夜守者進美釀。洪飲而大醉。鏡下盈盈雲兒至矣。洪擁之。臥竟夕。曉日曛曛。詫其不類。后推枕起。侃侃自陳。為國請命。洪驚其豔。且感其情。遽再拜曰。承疇知過矣。所不鞠躬盡瘁者。有如此日。后曰。佳哉。予向以為英雄必富愛情。今而益信使君。今日與予倉卒訂情於森森狴狴中。固使君夢想所不到者。雖然。愛河之水。滔滔孽海之波。疊疊惟大英雄大豪傑。迺能奔放出。入使君。

爲予設身處地。須知吾二人情義至此而已。嗟乎使君長白風雲應運勃起矣。使君勉之。異日戮力中原。卽南朔分天而得此微影之留。一如聞警。欵予行矣。使君勉之。洪拳帷送之涕泗。浪浪襟裒矣。洪降清事傳說不一。茲事幽祕。則鮮有知者。紆母儀之尊。籠絡佐命元勳。至於薦枕而又發乎情。止乎義。求之歷史。絕無僅有矣。

明吳三桂之乞師滿洲也。適清世祖冲齡嗣位。睿王多爾袞以姬旦之親。攝行政事。擬報書謝三桂矣。孝莊后聞其事。驚曰。中原多故。龍蛇起陸。千載一時也。多爾袞奈何失此事機。迺夜召王入對。王嚳焉莫知所云。后深詰之。王歎息曰。春花秋月。人生幾何。臣以天潢之貴。攝理萬幾。都爲過眼烟雲。嘗謂人生世界。上營擾寧。有幾時。惟男女愛情。可爲命宮主宰。蓋吾人性情中。苟無歡苗愛葉之發生。則枯寂心田。必入厭世主義。矧以年來寤寐誠求之矢的。輒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余懷蹙蹙。行同蒲柳。零落耳。何能逐鹿爲雄。邪。后憮然曰。傷哉。王也。長日鬱伊。誰能遣此。雖然。以王深情惻惻。何至有意中人而不遂。雙棲予。今叩此隱祕。王第質言之。未亡人儻能爲將伯也。王曰。天恩高厚。臣知所報矣。免冠叩首。解佩玉一事。進於后。后審視之。則精鏤鴛鴦荷錢也。迺駭然攬王起曰。癡兒何至於相與議兵事。達旦不日而入。旣勁旅出發。入關矣。陳平故事。見之宮闈。當時祕莫能詳。桐城蕭敬孚穆文集中。有記吳三桂起兵後上疏清聖祖一事。疏中稱多爾袞恃功跋扈。流毒宮闈云云。蓋卽指摘此事。信乎一代興亡。必有婦人焉。爲之關鍵也。

●清孝欽后固寵之由

清文宗熱河之狩。孝欽后以貴嬪侍幸。畿輔告警。上怒焉。寡懽。頗荒於色。願上體羸弱。卜晝卜夜。時乞靈於藥餌。風聲所樹。輦轂希承。京津懸壺者爭炫異製。甚至都市列肆。有赫然標御用春藥字樣者。言官據以入諫。上覽奏動容。孝欽侍。上指春藥二字語之曰。以此貽笑中外。殊喪朕德。且茲事胡可批答。孝欽啞曰。是何難。上奇其語。以摺授之曰。汝試爲之。孝欽援筆立批。朕不知春藥爲何物。着該御史明白覆奏。十六字。上大悅。自是臣工章奏。輒與參閱。寵專房矣。厥後穆宗德宗之世。孝欽前後垂簾幾四十年。朝野服其英明。蓋掖廷承恩時已嫻政。聞故駕輕而就熟也。

●清文宗暴崩異聞

清文宗以辛酉七月暴崩。先是上患病。勿豫。已草遺詔傳位穆宗矣。穆宗孝欽后出也。纔十一齡。未幾上疾大漸。忽語孝欽曰。國家多難。載濤（穆宗名）年幼。朕將以弈訢（文宗六弟恭王名）攝政。弈訢盛年。英毅必能勵精圖治。鞏我皇圖。孝欽涕泗不能對。上卽手詔馳驛召弈訢。星夜赴行在。受顧命。時七月既望。溽暑極盛。上苦之行宮。有沼一亭。翼然在水中。中央孝欽侍。上臨幸。晶窗四啓。殘荷之香。沁鼻。上屏絕嬪御。科頭跣足。枕孝欽股而呻吟焉。入夜。傳進冰梅水。忽聞上呼環兒（孝欽小字翠環）忍哉者。再而崩。越三日。弈訢奔喪。受遺詔爲議政王。而兩宮（一謂東后孝貞后。一卽西后孝欽也。孝貞垂簾未久。遇事孝欽獨執行之）垂簾矣。清制后妃無有政權者。有之。惟孝欽后操心積慮。卒以結震日數千年。帝政一統之局。殆非呂雉武嬰所可同日語也。

# 食古齋史補

(好事)

## ●王廉生

王廉生祭酒懿榮。有東怪之。自家徒四壁。不事奔競。泊如也。書法妙絕一時。爲松禪相國所賞。延入西席。使庸菴兄弟受業焉。曾在庸菴處見其所裱冊頁一巨冊。雄健盡脫楷氣。拳匪之亂。合家殉國。哀哉。

## ●劉葆真

武進劉葆真太史可毅。有三狀元之稱。言作賦飲酒猜拳也。始名毓麟。肄業南菁講舍。後以第一人捷南宮。庚子亂時。倉皇出京。遂遭於難。士論惜之。

## ●李毓如

李毓如部郎鍾豫。以書畫名於時。以指蘸墨。隨意爲之。無不入妙。嘗爲人作關山曉月圖。荒寒入古。其所著了了集中。尤多諷世之作。以不容於某尙書。致遭落職。

## ●李芍農

李芍農侍郎文田。書撫北魏。松禪相國潘文勤公。均極賞之。康有爲朝考時。其相國已定爲一等。時侍郎適爲讀卷大臣。摘其有訛字。抑之。或謂康著廣羈舟雙楫。於李書有微詞。故侍郎恨之。此所以報復也。不知稿否。

●徐鐵孫

漢軍徐鐵孫觀察。道光丙申。計偕入都。四月八日。納姬旅舍。甫入門。而南宮報至。黃香鐵學博贈以詩。有報他桃李一齊春句。因繪桃李同春圖。以紀其事。一時爭相題詠。周嘯湄學博一絕云。題名人即畫眉人。真個生花筆。有神多謝東。皇能解事兩番春。作一番春後。觀察殉嚴州之難。樊昆吾上舍。哭而贊之曰。嗟汝鐵。何烈烈。提孤軍。捍全浙。師可潰。鼓不絕。援可亡。戰不輟。手斫三西寶。刀折漁亭痛。洒晶晶血。壯哉。先生。真是鐵。聞者咸謂得此贊。鐵孫可云不死矣。

●何黎閣

順德何黎閣太史。好爲狹邪遊。有妓阿六。頗暱之。賦詩贈云。羣卦謙。皆吉。坤儀許。共參。鼎惟呈。兩兩鄰。已協。三三色。映湘裙。麗聲從。嶰谷探。他年生。驥子。三索倍。宜男。東坡昔詠。崔廿四人以爲奇。而太史乃以多。多爲益善歟。

●黃體芳

黃漱蘭銀臺。簡江蘇學政。按臨蘇屬。有某生遞稟。內開四款。一整頓場規。二嚴辦跨考。三杜絕私買夾帶。四嚴禁賣秀才。黃閣稟大怒。欲飭提調官將該生懲辦。學官在側代爲叩求。謂其素有瘋疾。乃免。至童正場。有一童失去。一履。稟請飭查。黃怒曰。汝履著在汝足。儉兒雖妙。手空空。豈能捉足脫去。顯係擁擠。爭先致有此失。童無言而退。

●徐建寅

徐仲虎觀察。堪深西學。爲湖北鋼藥廠總辦。試驗無烟火藥。竟遭轟斃。時論惜之。南皮尙書親撰一聯以輓之曰。『中華化學。更有何人。從此廣陵成絕調。』今日軍資爲第一事。痛哉歐冶墮洪爐。』

●蔣礪堂

蔣礪堂相國。少入詞館。年二十一時。扈蹕木蘭。先駐山莊。適順天鄉試錄遞至。同人聚觀一過。見大學士于敏中之子。中式第十三名。相與稱賀。及上進哨門。大獵於巴顧溝。于謝恩行幄。上偶憶故相某之子。亦入試。未知取錄否。侍臣覓試錄。則遺於山莊。未敢答也。蔣獨對曰。某人已經中式九十四名。未知果是某之子否。上異之。問能記前二十名否。蔣背誦如流。一無舛誤。侍臣無不詫以爲奇。由是得邀宸眷。其聰穎可謂過人遠矣。

●李谷齋

李尙書容齋。文采風流。一時無兩。居京師時。雅好冶遊。有伶人新婚。戲爲賀新郎詞一闋云。『之子門媚。異却羸來。嬌羞事業。風流經濟。一向喬妝。身是妾。此舉差強人意。指山海香盟粉誓。笑煞逢場花燭。假喜。今嘗花燭。眞滋味。貪美酒。恣尤憐。』個儂本作男兒。戲料無非鉛華侶伴。裙簪班輩。正自難分。姑與嫂漫道。燕如兄弟。恐還是趙家姊妹兒女。溫存原自慣。願卿卿。憐婦如憐婿。今何夕。三生會。

●阮文達

阮文達公平蔡牽。得其兵器。悉鎔鑄秦檜夫婦像。跪於岳忠武廟前。好事者戲撰一聯。製兩小牌題之。作夫婦二人追悔口吻。其一繫秦檜頸上曰。咳。僕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其一繫王氏頸上曰。啐。婦雖長。

舌。非老賊不到。今朝公謁廟時見之。不覺失笑。

### ●僧忠親王遣事

科爾沁僧忠親王。其視師山東也。既擒張洛行於宿州。殲苗沛霖於下蔡。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趨命斬之。賊衆大驚。皆散走。

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熬等軍。與賊戰於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官軍糧絕。逮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啓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蹏逸。不肯行。及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既出堡。卽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陳僅以身免。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堡。不知王所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過圩去。官軍望見。慟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至麥。塍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也。

王性友愛。王弟至營。與同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王。中途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却。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乃免。

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奉炙肉於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偏啖以片脯。乞者種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

### ●西太后逸事



慈禧嘗自製燈虎若干條。拈在佛香閣門首。中者賞元宵三十枚。其最佳者一條。謎面係一佳字。射易經一句。乃射雉。忘一矢也。聞為張長沙所中。

李總管蓮英一日病新愈。慈禧特命內監賜以電帶一條。補腦汁十瓶。鐵酒一打。此皆某公使夫人所進。呈慈禧。因以分賜總管者。

元旦日。仁和相國進宮叩賀。年老龍鍾。匍匐竟不能起。慈禧顧謂蘇拉曰。你帮他。一下子忙罷。相國乃得起立。額上之汗。猶泫泫焉。



𠄎𠄎

𠄎

# 空前南巡名紀

## 出版預告

滿清盛世允推康乾惟物力之饒富以此時舉事之鋪張揚厲亦以此時當日習於歌頌聖明但知為大典而不知為夸靡記載者率多隱諱其遺迹僅得之父老流傳摭舊之士病焉民國而後忌諱胥蠲始稍稍見諸稗官野史類約一斑致足珍賞茲本局覓得當世文家許指嚴先生南巡秘紀全稿凡十則(一)魏子僧(二)水劇場(三)幻桃(四)野叟曝言全稿(五)無髮國母(六)一夜之喇瑪塔(七)獨一無二之孔雀翎(八)青芝岫小史(九)一箭雙鵬(十)海甯陳墓拾聞都六萬餘言事跡離奇皆未經人道即一二與傳聞相合而詳略懸殊先生熟於清代掌故藝林咸知無俟贅述則此書之價值可知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 國民趣史

## 第一輯出版預告

是編為李定夷先生所輯崇紀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市廛各種風趣之事讀之可以噴飯可以拍案第一輯共分六類(一)壽星集(二)遺老傳(三)官場瑣細(四)試院現形(五)裙釵韻語(六)社會怪談每類都數十種材料精美事實諒諧近來坊間所出諧笑之本不涉於淫蕩則近於捏造此編獨力矯前弊無一言流於穢褻無一節不求真實卷首更有滑稽名畫四幅開卷一視便可令人捧腹也全書七萬餘言洋裝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談



屑

# 仿庵筆記

(山淵)

## 西王母

吾國古籍言西王母者甚多。西王母爲何人。則言人人殊。集仙錄且以西王母爲金女。厥姓緱氏。後世方士遂以西王母爲神仙矣。然攷風俗通謂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瑱。穆天子傳亦云。穆王西征。西王母宴之於瑤池之上。則西王母必有其人。然見於舜之時。復見於穆王之時。則必非一人。余攷荀子及新序俱云。禹學於西王國。意西王爲國名。其君爲女主。故曰西王母。或西方有王國。亦稱其君爲西王母。我漢族本自西方來。戰勝蚩尤。奄有中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意當時漢族之國。必蔓延於崑崙之東西。西王國或卽西方之國。虞夏以前。彼此相通。故舜時有玉瑱之獻。塗山大集。亦必執玉帛而來。會禹遂得從而學。殷周以後。國力遠及於東南。西方則道途梗塞。遂相闕隔。周穆王憤而西征。兵力達於崑崙。故得與西王母相會。時人乃以黷武相譏。穆王以後。莫敢西顧。遂不復通矣。

●八駿

穆王西征東徐乘機謀叛。王乘八駿疾歸。不旋踵而亂定。學者於八駿之說。解釋紛紛。有謂一馬而名八駿者。有謂八駿卽八馬者。余謂其說均非。若謂八馬則非一人可乘。若云一馬則穆王先歸。兵士未返。雖速奚濟。竊謂八駿非八馬亦非一馬。乃極言其神速之代名詞也。古人述事。往往以數目形容之。九合未必。九三思未必。三駿馬已足千里。而八其數。其神速可知。故穆王乘八駿。猶後代言天子乘六龍。六龍非龍。則八駿非馬矣。

●古人不嫌同名

古人不嫌同名。史册所載不一而足。如倉頡爲黃帝之臣。而黃帝前之人。君有倉頡氏。一代古之善射者。名羿。堯之臣亦名羿。與黃帝戰者爲蚩尤。黃帝之臣又有蚩尤。佐少昊治西方者亦名蚩尤。孤竹君之子名伯夷。堯之臣亦有伯夷。固不特春秋之時。同時有兩曾參已也。至若君主相傳。亦可合數十代而同一名。如伏羲氏十五世。統稱伏羲氏。神農八世。統稱神農氏。史記所稱神農氏。衰卽指神農之孫帝榆罔是也。余從兄亦韓先生。謂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王逸注楚詞。又謂堯時亦有彭祖。非果能八百歲也。其子孫世爲史官。合數十代而俱沿其始祖之名耳。是則古人不嫌同名。益可見矣。

●古人從母姓

古人得姓。從母不從父。姓字從女。女生女所生也。此則太古榛狂時代。知有母不知有父之遺習矣。故黃帝十五子。得十二姓。同姓者廩二人。堯舜本同宗。堯以二女下嫁於瀉。泗。舜不以爲嫌。蓋同宗不同姓。律以

同。姓。不。昏。之。義。尚。無。背。也。至。古。代。最。著。之。姓。如。姜。媯。嬴。姬。媯。之。屬。其。字。皆。從。女。湯。爲。子。姓。子。亦。女。子。之。稱。均。可。爲。從。母。姓。之。證。是。可。以。攷。見。古。代。之。制。度。矣。

●焚書不祇祖龍

古。今。書。史。之。陋。見。於。史。冊。者。不。下。十。數。固。不。祇。祖。龍。一。炬。也。學。者。以。焚。書。之。罪。集。矢。於。秦。政。秦。政。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此。誠。爲。詩。書。之。第一。陋。然。民。間。之。書。雖。焚。博。士。之。藏。具。在。這。項。羽。入。關。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古。代。之。書。乃。始。蕩。爲。灰。燼。漸。滅。無。餘。此。書。之。陋。二。也。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百。家。皆。充。祕。府。成。帝。時。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之。哀。帝。復。使。其。子。歆。卒。父。業。遂。撰。七。略。凡。三。萬。三。千。九。百。卷。有。禁。中。外。之。別。又。有。太。常。大。吏。中。祕。之。殊。及。王。莽。之。亂。赤。眉。入。長。安。焚。燒。無。遺。其。禍。不。滅。於。項。羽。此。書。之。陋。三。也。光。武。中。興。篤。求。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始。以。充。積。及。董。卓。移。都。競。共。剖。散。王。允。所。收。而。西。者。載。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長。安。焚。蕩。莫。不。泯。盡。此。書。之。陋。四。也。魏。氏。代。漢。采。掇。遺。亡。鄭。默。制。中。經。荀。勗。分。四。部。踰。二。萬。餘。卷。惠。懷。之。亂。靡。有。子。遺。此。書。之。陋。五。也。晉。代。逐。漸。鳩。聚。李。充。校。於。前。徐。廣。校。於。後。宋。元。嘉。以。後。謝。靈。運。王。儉。王。亮。謝。朓。諸。人。俱。造。目。錄。卷。袞。繁。博。齊。末。兵。火。延。燒。祕。閣。晉。宋。齊。三。代。所。藏。之。經。籍。盡。於。一。炬。此。書。之。陋。六。也。梁。初。任。昉。躬。加。部。集。阮。孝。緒。更。爲。七。錄。三。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所。謂。文。武。之。道。盡。於。今。日。此。書。之。陋。七。也。昔。者。鄭。康。成。注。經。多。取。圖。緯。蓋。緯。所。以。輔。經。而。行。不。可。偏。廢。隋。初。牛。弘。請。搜。訪。異。本。異。書。間。出。平。陳。以。後。圖。書。漸。備。隋。煬。乃。有。焚。緯。之。舉。舉。圖。緯。而。盡。空。之。其。罪。與。焚。經。等。此。書。之。

隋八也。唐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命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存者十不  
一二。是則阨於天者矣。此書之阨九也。唐代羣書大備。分爲四部。列於四庫。藏書之盛。超軼前代。祿山亂  
於前。黃巢亂於後。尺簡不存。蕩然俱盡。此書之阨十也。宋興。搜購遺書。置之崇文院。更寫副本。分置龍圖  
閣。太清樓。厥後王堯臣歐陽修等。遂成崇文總目。祥符八年。榮王宮火。一日二夜。焚屋宇二千餘間。祕閣  
三館圖籍。一時俱盡。與唐初之漂流於水者。同一奇災。此書之阨十一也。清乾隆時。開館纂修四庫全書。  
就永樂大典中。編輯古書。共四千餘卷。又大開獻書之路。異書間出。乃提綱列目。成爲書目提要。誠一代  
之壯觀。然當時禁綱綦嚴。文字有獄。已有違禁書目之刊。紀昀等修提要。於明末遺箸。及關於攘夷之書。  
悉行擯斥不錄。其輕者。廬列於附目。是當時書目廬成。而天下書之亡者。已多矣。永樂大典。已後絕不從  
事於纂輯。坐俟其朽腐。諸翰林。更有零星盜取者。及聯軍入京。圖籍四散。永樂大典。亦爲外人挾之。以去。  
此書之阨十二也。自秦政以迄晚清。書之阨。凡十有二。皆犖犖大者。其小阨。不與焉。它若漢武帝表章六  
經。罷黜百家。而百家亡。唐孔穎達等頒十三經正義。以束縛天下。而古注亡。宋元以後。僞書雜出。而真書  
亡。及清代纂修四庫全書。而違禁書亡。攷歷代之藝文經籍志。存於今者。十不四五。則不焚之。焚比水火  
兵燹而更烈也。詎能獨歸咎於祖龍耶。

### ●學者意氣之病

春秋戰國之世。學術最盛。爭辨亦最烈。如孟子之拒楊墨。荀子之非十二子。董無心之難墨子。虞邱說之  
難孫卿。博士臣賢對之難韓子。商君。莊子天下篇之訾毀諸家。不可悉數。然非出於意氣也。後代則有學

黨而無學派。以氣戰不以理戰。如蜀洛之黨。牛李之爭。蘇程之不睦。其禍多起於君子。曷勝浩歎。然古人未嘗無全交之道。如溫公與蜀公至交也。終身不與談樂律。魏公與歐公至交也。終身不與談繫辭。考亭與東萊至交也。終身不與談詩疏。於學問切磋之中。而寓全交之道。學者宜法之也。

## 省讐齋文話

(山淵)

昭明文選不選經史子。學者遂謂經史子非文。隋唐以後。四部攸分。文遂獨立於經史子之外。竊謂孔門四科文學。其一班氏纂志。藝文以稱。蓋究於心者。謂之學。形於外者。謂之文。筆於書者。謂之藝。文者實包羅萬象。兼經史子而言之。攷昭明自序。其不選經史子者。各有取義。非謂經史子非文也。若賈子新書。有過秦論。文選則採入論類。文選第四十九卷。第五十卷。選史論九篇。史述贊四篇。純爲史體。且多採錄於兩漢書中者。是昭明亦選子選史矣。

經爲文體正宗。一切文章莫不本經而出。詩經爲詩騷之濫觴。孟子爲論辨之壑。尚書左傳爲碑銘墓誌及紀事之嚆矢。古代深於經者。必宏於文。子游傳禮子夏傳詩聖門。推爲文學。西京爲經學極盛。文學亦彪炳千載。可知經之與文。原非二涂。阮文達本文選之說。亦謂經不得謂之文。而斷文自孔子易文言始。然文言爲十翼之一。非經也耶。

文之與史。尤難區殊。自古長於史者。必宏於文。未有舍文而言史者。史記一書。爲史家正宗。而龍門文筆。



亦。夔。絕。千。載。言。古。文。者。多。宗。之。歸。震。川。致。力。於。史。記。最。多。故。其。爲。文。能。得。龍。門。之。神。方。望。溪。文。祖。震。川。亦。奉。史。記。爲。圭。臬。歸。方。評。點。史。記。一。書。遂。幾。爲。文。士。之。津。逮。章。實。齋。作。文。史。通。義。乃。合。文。史。而。一。之。矣。至。文。體。繁。雜。其。中。多。有。與。史。體。相。類。者。如。行。狀。碑。文。墓。誌。之。屬。與。史。中。紀。傳。之。體。殊。無。差。異。此。又。顯。而。易。見。者。也。

諸。子。體。裁。各。殊。亦。爲。文。體。所。從。出。賦。爲。文。之。一。端。而。荀。子。有。賦。篇。開。後。代。騷。賦。之。先。河。誄。文。則。出。於。莊。答。辨。客。難。則。出。於。韓。論。辨。則。出。於。孟。漢。代。諸。子。中。如。揚。雄。東。方。朔。劉。向。主。父。偃。莊。助。之。疇。又。皆。宏。於。文。章。成。爲。絕。響。蓋。子。之。體。裁。殊。非。界。限。可。定。自。周。秦。諸。子。及。漢。代。諸。子。外。後。代。罕。有。得。子。之。眞。是。雖。名。子。書。實。卽。文集。惟。唐。子。潛。書。一。二。種。頗。具。子。體。然。不。可。多。觀。是。子。與。文。不。言。合。而。自。合。矣。

昭。明。選。文。以。沈。思。翰。藻。爲。宗。故。經。史。子。多。不。入。其。選。後。儒。昧。於。其。義。凡。選。文。必。摛。經。史。子。而。不。錄。殊。乖。文。旨。自。文。選。以。後。若。唐。文。粹。宋。文。鑑。金。文。最。元。文。類。明。文。案。下。至。李。祖。陶。之。國。朝。三。十。六。家。古。文。錄。姚。氏。王。氏。之。正。續。古。文。辭。類。纂。莫。不。皆。然。惟。曾。文。正。之。經。史。百。家。文。鈔。兼。錄。經。史。黎。氏。之。續。古。文。辭。類。纂。則。採。及。詩。經。是。殆。能。深。知。文。之。範。圍。廣。衍。周。溥。靡。所。不。包。其。識。亦。迴。越。前。人。矣。

古。今。文。體。不。外。駢。散。兩。涂。攷。厥。先。後。實。以。駢。體。爲。最。先。天。生。人。類。斯。有。聲。音。有。聲。音。斯。有。天。籟。村。夫。俗。子。罔。知。文。藝。促。口。而。歌。無。不。聲。調。鏗。鏘。高。下。合。節。此。駢。文。之。起。源。也。出。於。村。夫。俗。子。則。爲。歌。爲。謠。出。於。文。人。學。士。則。爲。文。藝。爲。詞。章。是。以。古。代。箸。作。若。黃。帝。之。銘。擊。壤。之。謠。首。陽。之。歌。罔。不。叶。韻。六。經。亦。排。偶。有。韻。者。多。詩。三。百。篇。尤。爲。數。千。年。詩。詞。之。祖。劉。孟。塗。之。言。曰。經。語。皆。樸。惟。詩。獨。華。故。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出。故。

詞警而創駢語之采色於是乎出。尙書嚴重而體勢本方。周官整齊而文法多。比戴記多累疊之語。繫辭開屬對之門。駢語之體制於是乎出。由其言觀之。則駢文之由來遠矣。故許氏說文。訓文爲造畫。演而繹之。爲文采。爲彩彰。均與駢文之旨合。由周秦以迄六代。幾盡爲駢儷之文。昌黎氏出。始倡爲古文之學。後代宗之。自是治駢文者稀。於星鳳雖有一二作者。然遠遜於古文家之盛矣。

六代以後。更有文筆之分。謂韓長於文。柳長於筆。文筆遂釐然分途。或以駢偶者爲文。直說者爲筆。是皆文士好異之過。而未當於文體者也。古未有於文之外。更立筆之名。古人云。筆則筆。削則削。筆與削對稱。蓋有所增益而書之之意。余意所謂筆者。蓋指短言簡語。而非長篇鉅製之稱。若後代筆記。隨筆漫筆之屬。非文外別有筆也。若云文駢而筆散。則韓柳俱爲散文者。違有文筆之區殊耶。

詩亦文之一端。古人言文。必兼詩言之。詩者排偶有韻之駢文也。詩之句有三言者。有四言者。有五言者。有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以至十餘言者。而文亦然。不過詩則歸於齊。一文則任其變化。若七言古風。長短參錯。何以異於文。耶。箴銘頌贊。聲韻鏗鏘。何以異於詩。耶。故古代言文。未有舍詩而文。可稱完備者。亦未有別詩於文外。而獨爲一涂者。文選以文名。詩居賦次。踰十餘卷之多。詩中分別門類。尤爲詳晰。唐人編古文苑。歌曲之下。繼之以詩。宋時編文苑英華。姚鉉編唐文粹。詩均居第二。此古人選文。必兼詩之證也。古代論文之書。首推劉氏彥和。與劉知幾之論史。並爲儒林之圭臬。其文心雕龍一書。第三篇以下。二十五篇以上。俱論文體。區爲二十二門。而論詩及樂府特詳。此古人論文。必兼詩之證也。自呂東萊編宋文鑑。遺詩不錄。後代金文最元文類明文案。皆沿之。下至茅鹿門之八家文鈔。李邁堂之金元明八家古文

選李祖陶之國朝文錄。曾文正之經史百家文鈔。姬姬傳王益吾之正續古文辭類纂。亦然。自宋明以來。不特古文與駢文分。而文亦與詩分矣。

### 軼廬拉雜話

(軼池)

#### ●陸貴廷

陸先生貴廷。鄞縣名進士也。賦性風流。而有季常之懼。嘗眷一鄰近某女尼。為夫人偵悉。驅逐。先生忿極。竟賦詩賭氣。以去。終身未返。詩曰。小謫星娥替月姿。夕陽天末起相思。願將羅襪留塵蹟。慵倩雕欄倚瘦肢。團絮姻緣風易散。落花消息雨。先生夫人聞名兩姐。先知無端一舸辭家去。江上青衫記舊時。

#### ●周中規

蕙省周中規。天才放逸。歷年小試。常以槍替入場。某歲為錢學使所察獲。枷示學院門首。願錢終心愛其才。試畢將釋之時。枷猶未脫也。召見時。周即朗吟曰。親老家貧不自由。全憑筆墨度春秋。今朝始信文章妙。密密連圈鎖到頭。

#### ●闈聯

前清光緒間。吾浙某屆鄉闈。主試李文田。與副主試陳鼎。通同鬻弊。聲名狼籍。好事者撰以聯曰。少有文才李仲約。(文田字)祇須約會大開鼎。記陳伯商。(陳鼎字)本可商量未幾事。聞於朝興大獄焉。

●保甲局聯

清季某保甲局董事多邑紳。專驚外觀。而辦事極糊塗。某日啓戶。忽有一聯貼其門上。急撕去之。已喧傳遠近矣。其聯曰：「保甲總局酒局肉局洋烟局局內者甘局外者苦。」「董事諸公猪公狗公烏龜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

●頤和園之瑣譚

園內之佛照樓。其工程由前門外四家木行合包。共用內帑三百餘萬。竣工後。壁間均嵌電燈。一白通宵。光明如晝。以舊有之佛香閣較之。真有小巫大巫之分。

頤和園智慧海中。新製畫舫一艘。雕鏤精工。金碧璀璨。入夜點琉璃燈無數。烟波倒浸。密若繁星。不下於昔年之丁字簾前半塘橋下也。

園內湖中。時有蒸汽船。笛聲嗚嗚。往來其際。又有石船。以松花石砌成。有船唇。有舵尾。蓬窗一啓。在水中。夾石梁橫於前。如長虹。亘臥山光嵐黛。一望可收。

●某學使

學使任閩中。聲名狼藉。卒被言官彈劾。褫職去。遁來滬江。眷公陽里小金寶仙。揮霍殊甚。蓋盡取其鬻秀才賣廩生之囊中物。爲纏頭錦。買笑資也。有人戲作律賦一篇以贈之。其首段曰：「閩山偷渡。滬濱私棲。技工拍馬。名喚談鷄。掉得槍花。種種包餘。腹艸萋萋。訪豔初來。公陽試尋。南北新歡。甫訂寶仙。不是東西。」人咸謂其雅切。惜全稿予已忘之矣。

學使在滬時。又眷小金小寶。某君亦贈以聯語云。一本參來栽了。個騰雲舫。斗萬金賺到分些。與小寶先生。滬諺呼妓亦曰先生。其關合入妙處。真是天衣無縫。又集吳語成一聯曰。銅錢眼裏翻舫。斗告化淘中。弄活猴亦佳。

學使未通籍時。曾遊金陵。有釣魚巷一妓。名小仙者。學使愛之甚。未匝月。川資盡化爲烏有。欲治歸裝。計無所出。後在小仙妝閣。私取金釧一雙。連夜出水西門。至下關。附汽船而遁。至今秦淮曲院中。尙有談其軼事者。

學使在都。不名一錢。而好爲狹邪遊。韓家潭。石頭胡同。王廣福斜街。往來習熟。揣聲色。伺喜怒。上而老斗。下而諸郎。未有人厭之者。一時有花面篋片之目。

## 墨隱廬詩話

(定 夷)

韓國自覆亡而後。志士輩出。或擲荆卿之七。誓報國仇。或起討虜之兵。謀驅異族。若安重山。全海山。諸人。其行爲皆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也。全海山爲義兵首領。既被日人所執。神色不改。獄中賦絕命詩曰。書生誤作戰征衣。太息空因素志違。痛哭朝廷多吝賊。忍論海外寇侵圍。白日吞聲江水逝。青天咽淚雨絲飛。從今別卻榮山路。化作啼鶻總可哀。纏綿悱惻。令人不忍卒讀。未幾被戕。金醉堂。韓國遺老也。仕韓。任按察使議事官等職。國變而後。掛冠歸隱。嘗航海來我國。駐旌秦淮烟水間。

對人輒言憂國之淚已枯忠君之懷未遂每獨居無聊卽賦詩見志其金陵懷古云殷社舊墟草色多春風立馬暮雲過千年東海孤臣淚一灑長江添碧波登金陵南城有感云春雨金陵曉泊舟登高一蕩百年愁山河盡帶氤氳氣天地中間佳麗州日滿古宮香霧宿風清紫陌淡烟流回頭宇宙男兒老恨未曾生此夏州謁明孝陵云春草荒陵暗夕烟石麟古刹幾經年東臣舊服餘恩澤拜泣彤廷輦路邊鷓鴣雨過暮鴉來瞻望松形如揖陪悽彼風泉無限感鍾山依舊荆花開統觀數詩忠君憂國之忱情見乎詞古人云詩以言志詩者心之聲也文之華也金氏遭國多故宜其詩如是之沉痛也

吾友某君贈韓人詩曰故國河山依舊在誰彈血淚弔遺民而今亡國翻新樣縱有桃源難避秦言辭沉痛讀之不禁涕淚滂沱誠恐一剎那間此點點滴滴者將不暇爲他人洒耳

幸德秋水者日本社會黨首領也以謀去除政府故爲日政府所捕而置之極刑秋水家有老母年七十餘矣聞秋水被捕因嬰重疾時秋尙在獄中知母病危殆既不能侍奉湯藥又不能定省晨昏寄詩郵呈其母曰鳩鳥喚晴烟樹昏愁聽點滴欲消魂風風雨雨家山夕七十阿娘泣倚門其母獲詩倍增愁思因偕義子熊太郎走東京晤秋水於獄而戒秋水曰家事勿愁母病無妨宜潔汝最後之身雖死猶生矣嗚呼賢母也不愧秋水之母

伊藤博文爲日本重臣生平毀譽姑不具論聞博文頗好詩而不甚佳常就正於其友森槐南其將之韓國志感曰乾坤不變今古相通魚躍淵水鳶飛太空又述懷云身世委古劍心分社稷憂功名千載下聊欲補重飮雄心傑意概可想見又車中二首云千里歸程五日間滄波看盡又青山人生逆旅無安息日

月。循。環。也。一。般。韓。山。五。載。夢。魂。清。談。笑。三。回。協。約。成。世。上。毀。譽。何。足。問。丈。夫。晚。節。不。求。名。讀。其。末。聯。博。文。固。具。自。知。之。明。往。復。撫。誦。不。禁。興。無。限。感。觀。流。血。風。雲。兒。之。徽。號。非。偶。然。也。

森槐南者。東方詩人也。當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刺時。森槐南亦同時受傷。蓋以深於漢文。故博文擊之。同行。博文乘鐵嶺丸渡滿洲時。船長某善吹洞簫。一曲雅奏軟媚。老雄森南槐卽景賦詩。以呈博文。云。翔鳥千羣駐碧霄。魚龍夜靜海迢迢。仙心已跨遼東鶴。鐵嶺秋高聞洞簫。不逾日。博文竟死於安重根。手跨鶴之句。遂成讖語矣。

伊藤博文生平極嗜色。年七十餘。尙作狎邪遊。其少年時爲某妓書扇曰。豪氣堂堂橫太空。日東誰令帝威隆。高樓傾盡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玩其語氣。畢竟不凡。



文苑



# 本局新書廣告

全書

## 知事必讀

出版

◀讀不可不者學法政心留般一○讀不可不驗試事知應○讀不可不事知怪現▶

▲本書內容 是書一名牧民錄為卷凡十二曰政治源流考上曰政治源流考中曰政治源流考下(以上為上編)(所輯周禮史書攝取精華皆以關於政治者為斷如郡國道路析疆分治以及州縣官制租稅沿革提綱列表加以按語眉批外國歷史於政治地理種族面積人口及日本維新四十年財政盈虛消長共列一百餘表考證循覽瞭如指掌)曰憲法曰行政曰財政曰國際交涉(以上為中編)曰民法曰商法曰刑法曰民刑訴訟法曰文牘式(以上為下編)關於政治學探古今中外學說之精華資料豐富文義顯豁使讀者一目了然

▲本書特色 本書為應知事試驗者惟一之參考書今以關於知事試驗科目特色述下(一)甄錄試之論文(命題不外周漢唐宋參考上編第一第二兩卷中國數千年舊政治學應有盡有臨場無慮枵腹)(二)第一試之現行法令解釋(中編第四卷民國新約法逐章逐條解釋使過渡時代法治精神開發無遺他如各項最新法令凡關於地方行政範圍內者無一遺漏且每卷法令之前採各種學說總論分論詳備淺顯不啻為現行法令逐項解釋)(三)第一試之國際條約大要(中編第七卷之國際法規中外條約中外商約逐項提要說明如關於陸海戰法規一類取各國最新條約反覆詮釋此類不但供應試者參考即歐洲戰事延及關於中立國權利義務各種制限凡政界商界一般關心時局者俱可購置一編隨時參考緣參考本書較諸參考各種國際學及各種約章為簡便且可一目了然不費腦力)(四)第二試之關於行政策問(第五卷行政總論分論及第一卷所輯周禮一種於地方行政切近時勢立言其詳其備)(五)第一試之設案判斷(下編第九卷商法第十卷刑法第十一卷民刑訴訟法總論分論原則手續無不詳晰一經參考聽訟判牘直如反掌)刑法一編詳釋刑罰學大家編述的古今一切按我國現狀立言迥非墨守泰西學說者可比尤為唯一之特色

定價 每編一元八角上中下三編五元四角單購一編概不折扣

## 法蘭西紙幣禍史

是書為美博士(韓益脫) Andrew White 之原著游學美國康乃大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吳江鄭之君所編譯其於法國創發紙幣之始因暨濫發紙幣之惡果均逐按年代之先後詳述利害意義警調詞旨顯明吾國當財政策亂財學不可不人手一編焉定價大洋六角

## 最新實用演講術

近年來吾國開會演說之事日必數起而於演講一術絕無善本且每事必先於行偶或臨場乏術勢必騰笑外人故特請葉君鳴鶴編輯是書實列身議會議院及熱心時事諸君不可不備之書也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 歐美禮俗新編

本局因民國成立事步武泰西後慶特煩凌君啓鴻亟將歐美各國旅行造訪結婚婚葬宴會等禮編譯成書俾邦人士有所適從詢各界所歡迎也每冊二角半

## 民國新約法解釋

上下古今縱橫世界引證立言切按時勢計一冊裝演精美實價大洋二角



文苑

●邊廬吟草自序

(漆園舊吏)

彼夫平子吟懷盡入工愁之句。杜陵詩集半多傷亂之辭。感遭逢於鸚鵡賦中。禰正平現身說法。訴幽怨於琵琶曲裏。白司馬撫景傷情。蓋慷慨當以慨古今。應有同心而情見乎詞。歌咏無非言志也。僕生不逢辰。書徒能讀。文章憎命。班定遠筆。竟難投。依傍無門。馮傳舍。銖終徒擊。誤潘岳閑居歲月。只堪歌事。遂情就。襄陽多病。工夫惟有迷花醉月。青衫一領。空留羅隱。虛名黃卷。十年枉費。希文苦學。闡南華之微旨。寓意遙深。鳴東野之雄心。不平自寫。而豈徒哉。良有以也。且也。士風日替。李方叔辜負能文。國步多艱。蘇李。子空勞挾策。未立功。猶冀立言。馬長卿篋中存藁。或當歌亦以當哭。阮嗣宗醉後狂言。亦譚風月。慚無徐勉。高懷禁作。香奩不學。義山別體。而憂愁靡已。三閩氏易發離騷。太息如聞。賈長沙能無痛哭乎。已焉哉。萬言無補。韓非子孤憤。何為胡為乎。一斗難分。謝靈運。天才獨授。不求工。拙同虞卿。寫盡窮愁。敢說流傳。乞子產加以潤色。嗟此日境。迷蝶夢。吟老蘧廬。徵前身。宦隱漆園。猶稱舊吏。忝附梓工。疾沒世。同歸艸腐。別無花樣。寫半生無限。杞憂。留一卷。誤訛魚豕。願邀王衍。離黃問卅年。身世蜉蝣。端賴管城。代白爾。

●梁溪李文韻詩序

(右軍後人)

彙七十八家之烟花世界。紙醉金迷。覽三百六旬之風月場中。魂與色授。新新寒食。孰知閨婦之愁。夜夜元宵。同具王孫之樂。流連於秦樓楚館。解語有花。懷抱以越女。燕姬纏頭。乏錦腰。藏十萬。何須騎鶴揚州。買笑千金。誰是求凰。司馬則有天南才女。燕北羈身。趁春光明媚之餘。八叉門韻。值淑景清和之始。七步呈才。第思走馬。章臺原具非常之賞。鑑究之登龍。魏闕罕出色之文章。北里胭脂。分列環肥。燕瘦。南朝金粉。特評素口。蠻腰。其或工於歌曲。側耳自有周郎。其或善於應酬。傾心豈無杜牧。有色有聲之地。獨擅專長。多才多藝之中。誰包衆有。可惜鶯鶯燕燕。皆一一無當。品題徒勞。小小端端。或雙雙各書姓氏。而曷若該詞史並蓄兼收。左宜右有。不但出風入雅。腹詩書而氣自華。緣知薛吏枕經心。李杜而才獨絕。願借畫眉之筆。句句點梅。羨他繡口之才行。行若錦裝成。大冊定投報以瓊瑤。唱和諸家。幸宏收夫。珊網是爲序。

●爲胡君讓之百壽印譜徵詩啓

(東園)

伏羲開畫卦之宗。菁華治洩。蒼頡革結繩之陋。書契以興。發思古幽情。掌摩銅狄。著通靈美術。則傲石農星。見老人描寫有赤文綠字。風希往哲。貽留有黃卷青緗。奇握龍蛇。一變而象形如舊。體摩蝌蚪。再傳而鳥篆忽新。此安定後昆。楚陽醫士。有胡君讓之者。所以集百家之說。判百壽之章也。繆篆漢廷。排窩唐代。藻飾鉤心。而變白花箋耀手。而研紅鉅細。洪纖劉欽。謨則義參九疊。神奇工巧。李陽冰則法備四功。河洛圖書發明。爰畫國家竹帛。篆刻題名。禹鼎鑄功。湯盤銘德。縱橫排盪。屈曲繞繚。泐大吉祥。雙魚漢洗。識宜

孫子五鹿晉磚屏棄蟲書珍逾鴻寶分虞夏商周爲四代合王楊姜趙於一堂著手成春介眉祝嘏杏林  
董奉砭鍼而妙悟懸鍼橘井蘇耽藥石而奇爭煑石壽年攸永修真自守譜章壽考維祺傳後遂成印史  
詳明註脚雅言如釋蟲魚貴當恆心文變恍占虎豹詠南山而思萬壽數溢何多緬西伯而錫九齡夢徵  
尙少百朋之賜詩言壽而魯頌三朋百福之祥書言壽而箕疇五福眼簾霧斂雙瞳不至眩花腦鏡日磨  
兩耳無嫌塞豆繁徵博引用一用三糾繆訂譌斯千斯萬歲期頤而總記印章傳絳縣之真仙數大衍而  
重周譜牒誌青城之耆宿神乎技矣蔑以加諸宜乎無翅自飛來禽帖選不脛而走擊馬名馳舊金山石  
緘孔阜新玉海津逮靡涯東園薇露盥香菊霜餐秀搓橙展卷兜眼籬根起草挑燈蝦鬚簾畔六書辨體  
如聞金石之聲百壽成圖儼繪丹青之色伏乞雕龍碩彥繡虎名賢榮一字之褒勝兼金之贈揮毫珠玉  
得題詩之妙手表揚滿紙琳瑯庶集古之苦心頓慰

美人福說部序

(吁公)

眞真假假演出紅樓舊夢空空色色幻成碧落奇緣誦王建之宮詞當爲情死讀徐陵之艷體每覺魂飛  
當其寫怨烏絲寄懷紅豆珠璣落紙歌哭當場猶李學士之清狂借詠名花傾國屈大夫之孤墳聊吟香  
草美人耳嗟我詞人遭逢不偶撫銅駝而泣下驚白雁之飛來六合繩繩踣地安歸上園蒼蒼呼壁不應  
若借三都作賦之才續九百虞初之什黃鐘塵棄豆馬術工豈造物生材之初意才人賣技之本色哉然  
而青衫淚泣自古工愁紅粉飄零至今薄命冬青樹冷落釵鈿滄海波荒悽涼琴劍聽落葉哀蟬幾番  
欲哭寫窮途末路一樣可憐每讀定夷之哀情小說而知其情懷別抱代人寫照也吾與定夷河海遭逢

文苑

四

因緣翰墨幾場詩酒共話劫後殘灰一桌煙波來作日邊旅客時則一弓冷月寒生雁影之天千丈華絲  
 白到騷人之鬢凋年急景密雪嚴霜擁裘不溫隱几如蟄而定夷以所著美人福郵示囑予爲之序卷舒  
 三頁春暖一堂觀其描來仙境比宋玉之寓言話到閨情寫韓陵之變相纏綿芬馥艷麗莊諧意欲使普  
 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全世界好兒女各慶團圓其殆補情天之缺陷開香國之別蹊乎獨不念春花春  
 草夢冷紅樓拜雨秋風露零小院倚梧桐而吊影對紈扇而嘶風落月杜鵑有血空梁燕子無言馴至白  
 楊煙罩黃土雲封公子情癡空撰芙蓉之詠美人句妙忍教鸚鵡之啼原草不綠楚棠亂開東風寒食難  
 招柳七之魂衰草斜陽誰吊楊家之冢而君獨效精禽之填海潑綺語而橫箋若夫瑤臺舊侍降闕名姝  
 擁帚掃花裁詩奪錦莫呼姊弟贈別號爲詩翁慣慕神仙拾餘芳於膩友平臺茗約小院棋談披家慶之  
 圖紅禪錦髻赴仙庭之會檀板雲璈蓮葉嘗來好添食譜鸚哥喚起都雜詩聲觀其青描螺黛綠襯鳳鞋  
 鳥語鶯啼之處水流花謝之時篆煙微爇繡幕低垂聯行屐齒攬勝芳辰花有價而能評繭無絲而不吐  
 每至涼螢墜月小扇輕羅四壁蟲吟萬家砧急玉樓偏倚金粟斜飄拋紅豆之玲瓏相思入骨誦碧雲之  
 清麗銀籟無聲或則燭何須刻爐好同圍君吟秋水寒香儂得灞橋佳句豈人間之寶眷抑天上之仙儔  
 誰謂定夷哀情之是錄而靳綺語之橫生哉嗟夫繪閨閣之間情沁愁入紙記風塵之歷史故事傳神琵琶  
 曲苦托恨事於趙家蝴蝶夢酣契寓言於莊叟大塊之文章假我不費裁縫中年之哀樂如君正須陶  
 寫燕來燕去海市樓台花落花開佛門泡電渾忘綺語之懣吾識閑愁之托云耳

●爲國華報當選各伶徵求小傳軼史詩文啓

(吁公)

目驚花艷招綠衣。三數於尊前。手觸春穠畫紫玉。一雙於腕底。芙蓉屏展無非綠。酒銀燈。玳瑁筵。開盡是紫簫。玉笛輕裾艷侶。能爲秦腔。長袖少年雅善楚舞。惆悵青溪之曲。嚮絕么絃。淒涼紅兒之詞。歌騰小海。娉婷玉貌。婉轉歌喉。摹顰笑之餘。妍春日妝前之色。繪合離之墜緒。曉風笛裏之聲。新弦。瑛管。莫言粉墨當場。舊隊。霓裳。合是衣冠。古樣嗟乎。浮雲京國富貴。胡孫來日。江山風花幻夢。論黃土搏人之說。賞賤何分。作飛花墜地之觀。茵溷立判。一代伶官之傳。千秋樂府之遺也。自念巷伯傷懷。周郎顧曲。借粉墨之迷離。品菊梅之次第。貶桃褒李。同操退老之公評。嬖蘓寵蓮。不阿袁公之私好。草綠章於連夜。誰屬鰲頭。燒紅獨於通宵。吾填虎榜。王昌第一。求諸鬚眉巾幗之間。鄒策無雙。不出牝牡驪黃之外。使騏驎空羣於冀北。瓊瑤畢萃於宣南。珊瑚海裏絕無頭蓬耳。攀之婆甲乙圖中。不有網漏珠遺之憾。胭香粉膩。黛影釵光。新標獨艷之幟。別選羣芳之譜。然而蛾眉易老。遲暮未幾。駿骨難求。過此不再。使一聲羌笛。飛出關山。萬片天花。散落塵壙。則紅衣刼慘。白雁聲淒。烏號昨夜之樓。鶯囀誰家之曲。東城父老。追思開寶繁華。南內王孫。不見雪鴻泥爪。張緒輯妝樓之記。龜蒙錄侍兒之名。所以紀當日風華。留後來模樣也。同人有感於斯。擬借徐陵之筆。書薛濤之箋。察眉黛之可憐。約釵光而使聚綺懷。有托雅什。同登本諸美人。香草之思。極乎舞榭歌樓之趣。使玉堂金馬。王夷甫借作清談。月扇雲衣。劉夢得錄爲佳話。其爲傳播。夫豈尋常。嗟嗟江河。憔悴半是文人。絲竹流連。都非樂地。借人酒杯。澆我塊壘。應禿三千之管。續較鉛黃。如叙十二之釵。細描黛綠。手繪烏絲之界。舊樣新翻。選飛白練之裙。筆香色艷。或詩或賦。一字皆珍。是曲是詞。片言如玉。錄仿小名人繫一傳。品紅題翠。艷溢行間。白紵黃河。歌翻紙上所望。風流學士俊逸。才人一掬英雄之。

淚酒偏當場。千秋風月之詞。助人下酒。客有彈成艷曲。字應飛入珠船。是爲啓。

●招朱晚秀辭并序

(守黎女士)

壬子孟冬之某日。清江奇女子。九香閣主人。朱女士晚秀。以遺咯血症。殁於甬北建船廠之寄廬。邦之人識晚秀者。咸戚戚然爲晚秀悲。爲晚秀惜。晚秀爲人。華豔明慧。工韻學。兼伉爽。有巾幗丈夫氣。時論稱之。適人不淑。於遇。此儻中道。恆鬱鬱不得志。華年初度。因是以歿。可哀也已。晚秀始爲解語花。迺終於空中。絮云其歿也。余擬爲文以傳之。以盡言者之責。忽忽至今。無以應也。余識晚秀久。心有不能已於言者。寒宵坐雨。枯寂無聊。用作招魂之章。晚秀有知。得尙聆余之一言否。辭曰。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滿埃塵兮。房櫺空虛。月西淪兮。鏡函不飛。印笑頰兮。葬華辭芳。蘭萎春兮。玉玦已碎。苔生菌兮。遺掛在壁。喚眞眞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素閣。威鳳飛兮。銀荷影寂。鸞信稀兮。蘭息一絲。人已飛兮。翟言匪誠。奈長離兮。睇娥月之欲墮。又婺星之失輝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妙臺。娉質修容兮。金星入命。謫璇宮兮。沈沈墨池。唱惱公兮。絮萍身世。歎飛蓬兮。邢尹相鬪。芳譽隆兮。頰霞縷縷。藥店飛龍兮。香桃一握。謝靈歸芎兮。燕支化淚。痕斷紅兮。繡被淒馨。冷芙蓉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西有芳塚。宮閉幽兮。白日黯澹。元雲流兮。青草漫漫。莽自愁兮。寒颼亂竄。鬼啾啾兮。白奈一叢。蒼落秋兮。風雨芳靈。誰爲儔兮。杪杪默默。思悠悠兮。彩雲易散。貉一邱兮。粉灰香。劫我心。孔憂兮。魂兮。

歸來乎。

●吳冰仙女士小傳

(葉應)

吳夫人名綃。字素公。一字冰仙。家世三讓之苗裔。歸高陽許氏。壬辰進士蘭陵之配。幼敏慧。好書。丹青。不去手。善繪事。每經點綴。靈動如生。所居墳籍。塞坐吟詠。清婉。吳中閨秀。徐小淑。能詩文。端容善畫。一時有盛譽。惟夫人兼此二長。或謂過之也。性至孝。二尊嘗有疾。刺血書禱。輒愈。蘭陵多內寵。夫人撫愛如同生。時稱有鶻巢之德焉。文磊落。有俠氣。已而好仙。嘗遇異人。示以前因。居恆道服。不為俗世梳妝。泊如也。家有古琴。閑夜風月好時。撫弄終夕。不倦。泠泠作雅操。不為繁手。淫聲。尤工絲竹管絃。諸雜技。靡不曲盡其妙。性耽弈。不惜玉鈿寶釧。一時有「賭却釵頭玉步搖」之句。誠閨闈之絕才。彤管所僅見也。有嘯雪菴集一卷行世。

●舫廬跋

(豫立)

茅君雲章。淹雅士也。閉戶自精。開卷獨得。百家六藝。頗嘗流覽。又復潛心金匱。希志歧黃。故入其室者。熙熙然樂登春臺也。顏其齋曰舫廬。蓋有取乎屋小如舟等米家書船耳。夫茅君研究學科。為迷津之寶筏。參詳醫術。作普渡之慈航。廬以舫名。斗室盱衡。其隱寓同舟共濟之懷抱哉。

●題遜廬小影

(叔惠)

張世鏞。字識孫。號遜廬。浙江鄞縣人。年十五肄業上海中西書院。能文。凡消寒社探驪社海上文社。所刊文稿中。率見其鉅著。在院七年。精曉英文。比歸。迭主商業等學校英文講習。凡三載。顧性戇直。不合時宜。



欲以醫自隱。迺廣羅古今醫籍。朝夕窮究。既悟舊醫學說。憫恍無憑。復改習西醫於吾蘇之福音醫院。五年畢業。今夏還山。出其素學爲桑梓造福。才期月耳。病而受其治愈者。已難縷指。算余來茲邦。創立病院。弗完弗備。猥荷獎借。引以爲契。能無赧然爰進頌詞。且勗之焉。頌之曰。君之術。儕僉盧歸吳。下民其蘇。鬱鬱鄧山杏八株。一入君家便特殊。用夷變夏。吾道不孤。勗之曰。除舊布新。今迺勝昔。潛移默化。匹夫有責。醫界鼎革。豈在旦夕。鑠金毀積。母爲阮籍。助之哉。思無斁。

### ●十二必齋吟草序

(鴻卓)

不佞幼好詞章學。蓋嘗與葉君鎮虹羅君雁峯李君雁湖謝君家駿等。日以吟詠爲戲。謔焉舉業廢。不得已而犇走大江南北。肄業於學校。從事於科學。雖星期課暇。腦海騷波。間時而動。然已野放而不文矣。軍國病夫。學堂貶子。今歲之冬。偶以腦底教育熱度。一時所觸。復觀光於吾鄉師範傳習所。有正學先生李君崇甫者。出十二必齋詩兩卷。命余作序。嗚呼。神州夕陽。國魂憔悴。四面楚歌。睡獅夢顛。有志丈夫。愛國男兒。爲賈長沙。爲鄭所南。挾言論自由。權而著書立說。爲蚩蚩者告松柏後彫。於歲寒。鷄鳴不已。於風雨。此固仁人君子之苦心。而亦聖人所深許也。不然。卽游清議館。登風波壇。揚葩振藻。而譜爲歌謠。叩騷壇之警鐘。爲現世商學軍女諸界告。此功爲何如乎。有心哉崇甫先生也。其詩之清和雅馴。處雖饒有太平氣象。然水鹽味雖淡。猶濃承平雅頌之聲。蓋寓有屈子之悽情焉。先生爲亞白先生文孫。亞白先生爲吾鄉詩伯。其詞其章。吾未嘗見。然觀崇甫幼年之作。有如此。而亞白先生之詩。可想見已。

# 山淵詩稿

## 入都

一劍隨身雪裏過。西風落日渡漳沱。文章觀海波瀾闊。詩句入燕慷慨多。雲影孤鴻沈紫塞。濤聲萬馬走黃河。媿無三寸驚人舌。排議金門氣不磨。

## 十一月六日出都許杏莊景劭以詩送行步均答之

心灰已寸寸。羽芥徒分分。語出淮南子燕地無春色。人情比夏雲。蕭條屠狗市。煊赫海龍君。功德萬方頌。平演

孰獻文。

世態那堪問。天心未可知。枝宜傾北向。川孰障東之。勳業萬人骨。功名五穀皮。行將浮海去。吾道竟如斯。鮑叔當知我。曾參竟殺人。有弓蛇幻影。無齒象焚身。飢孰憐臣朔。人爭識伯醜。嗟余書一束。十載歷辛勤。歸去尋真我。狂吟傲帝侯。雞鳴風雨晦。龍嘯海天幽。菊影團彭澤。山光迎柳州。勸君揚子筆。勿寫畔牢愁。

## 許子東渡許唐山日本林子西行林韻宮赴秘魯余適先期南歸二子送余於正陽門外口占

### 數絕留別二子亦卽以送二子行也

半年踏遍薊城塵。雲凍霜飛草不春。燕趙雄風銷歇盡。悲歌今日竟無人。片帆怒鼓破浪風。極目扶桑曉日紅。居此詎能長鬱鬱。余將馬首亦瞻東。

天賦才華未有倫。漢槎西去穩吟身。韻宮隨吳公使赴秘魯道經歐州諸國荔公以後無消息。君是高涼第二人。余郡陳荔前清時充日美祕三國欽差大臣為中外通使之始

世道如斯不忍談。正陽門外柳毵毵。最憐知己分三道。君各東西我向南。

●感懷 用蘇東坡均

西北風高葉打門。濃雲似墨壓孤村。悠悠萬古無春色。歲歲青山有燒痕。哀雁叫羣秋欲冷。暗風吹我病誰溫。竭來怕聽渭城曲。暮雨瀟瀟正斷魂。

●題黃仲則兩當軒詩集

側身天地嘆栖遲。卅載飄蓬兩鬢絲。四海浪游孤劍在。滿胸悲憤幾人知。放歌恨少幽燕氣。仲則嘗與人書自謂詩少幽燕豪士氣又有詩云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下筆羣驚絕妙詞。荒寺一棺斜照裏。詩人末路竟如斯。

●送蔡喜夫之上海

我亦異鄉客。今朝又送行。秋聲生馬足。詩句壯游旌。錢別樽無酒。隨身劍有聲。臨歧應忍淚。勿向別離傾。文章誰第一。吾愛蔡中郎。得句泣風雨。揮毫凜雪霜。吉金歐氏錄。書畫米家航。萬象窮蒐採。大哉不可方。未識荊州面。臨流幾溯洄。登堂詩作贊。握手畫為媒。往復書盈篋。慇懃酒滿杯。秋風忽吹徹。愁上粵王臺。國學淵夷甚。羣經瓦礫場。乾坤孰提挈。天地有文章。風雨思君子。詩書即漢疆。此行應不負。吾道視興亡。天風忽妬我。吹瘦夢中魂。弔古淚俱盡。驚人舌尚存。廢興吾黨事。刻苦墨家言。寄語諸君子。指貞社諸友終當儒教尊。

江流變珠海。秋氣滿吳淞。笠影荒煙白。鞭絲夕照紅。馬空冀之北。鄭去道其東。聽否山淵客。書聲夜益洪。

● 臥病西窗下

臥病西窗下。西風生微涼。窗外樹扶疏。林木鬱青蒼。縱橫田數頃。春水流湯湯。細雨濕春韭。淺水浮新秧。白鷺時三五。拍拍飛且翔。農夫荷耒耜。斫夕田家忙。薄莫悠然歸。歌聲起夕陽。天然一畫圖。此是白雲鄉。憶我去年時。倚窗夏日長。遙望窗外田。微風吹綠浪。種菜兼種芋。芋肥菜花香。病中日如年。鬱鬱今一霜。菜甲割將盡。芋熟可為糧。而我疾未瘳。欲飛病在牀。飢鶴鳴我側。藥碗陳其傍。病入詩人骨。瘦比黃花黃。天地有真樂。真樂在田莊。天地有真愁。愁債病者償。苦樂皆自取。天道亦何常。幸我愁病中。菜根亦能嘗。雲煙為羹枕。天地中心藏。起視窗前月。皎皎生夕光。

墨 隱 廬 詩 選

● 歸舟

自交軒冕貴。倍覺布衣尊。陶令腰難折。張儀舌尚存。論文惟一笑。下筆敢千言。我愛孟夫子。扁舟歸鹿門。

● 歲暮

無端臘鼓又催年。子夜焚香默告天。一筆舐乾瀛海水。預為萬物洗腥羶。

● 家居

偶息勞人。轍家居俗。慮清花迷春五色。藥煮夜三更。剖面防風勁。當頭羨月明。金匱如可借。刮目慰予情。

●和趙孝廉慰花詞寄太湖

入繭春蠶自縛身。情絲難斷證前因。慰懷今夕秦淮月。遠照江頭喚渡人。原來刻骨是相思。紅豆嵌殼謹護持。昨夜人魚新炙好。酒邊分食會醫癡。

●申江度歲

曲欄爲趁晚晴憑。人立高樓第一層。雲氣白涵三泖水。電光紅掣六街燈。官廚笑我豬肝累。臘鼓催人馬齒增。眼底浮塵渾不染。心清何似玉壺冰。

昨夜春回斗柄東。幾番微雨幾番風。江湖落魄誰知己。山水娛情此寄公。餞歲一樽新蠟綠。迎年雙珮舊猩紅。看他寶馬香車過。求福司徒古廟中。

屏山寂寂漏遲遲。甲煎香沉夜午時。兩字吉凶勞鏡聽。半生甘苦只燈知。班超未肯輕投筆。賈島何曾濫祭詩。又是一年將盡夕。梅花依舊發南枝。

冶游不費買花錢。金碧樓臺自管弦。蕉鹿幻生前度夢。尊鱸忽續再來緣。房櫳氣煖恆春地。燈火光清不夜天。一捻桃符聊檢點。江城明日卽新年。

●閨中雜詠 辛亥舊作

(浣仙女士)

▲對鏡簪花

折得閒堦數朶芳。深閨豔助鏡中妝。雲鬟低禪金釵重。雪腕高擎玉指涼。髻影半欹花氣襲。奩波斜映粉

痕。香。綠。窗。簪。就。無。雙。品。應。滅。姮。娥。夜。月。光。

▲剪燭聽雨

刻。漏。遲。遲。倍。寂。寥。紗。窗。靜。閉。影。蕭。蕭。一。簾。細。雨。人。難。寐。半。壁。疏。燈。手。自。挑。蕉。葉。滴。殘。詩。思。淡。杏。花。飄。落。夢。魂。銷。鑪。香。煙。裊。春。寒。重。倦。向。妝。臺。卸。翠。翹。

▲倚欄垂釣

半。捲。湘。簾。篆。裊。煙。雕。欄。偶。倚。夕。陽。天。桃。花。水。漲。紅。侵。袖。荷。葉。風。飄。翠。疊。錢。雙。鯉。爭。啣。香。餌。墜。一。竿。斜。挂。綵。絲。牽。池。塘。浪。靜。清。如。許。對。影。嬋。娟。倍。覺。妍。

▲捲簾待燕

滿。地。桐。陰。欲。暮。時。晶。簾。半。捲。燕。歸。遲。珊。珊。瘦。骨。春。衫。薄。寂。寂。空。梁。日。影。移。倚。檻。累。人。頻。佇。望。啣。泥。何。處。任。差。池。烏。衣。巷。口。風。光。好。莫。待。黃。昏。月。上。墀。

●擬工部詠懷古跡五首

(沁 涵)

素。貧。家。業。風。塵。隔。垂。老。年。華。日。月。催。五。夜。魂。夢。歸。劍。外。三。秋。景。色。傍。城。隈。岫。雲。畢。竟。無。心。出。天。馬。寧。因。市。骨。來。嘆。息。黃。金。新。買。士。燕。京。終。古。峙。高。台。懷。黃。金。台。

荆。卿。臨。別。動。悲。歌。風。簾。蕭。蕭。感。慨。多。劍。氣。森。寒。秦。胆。魄。地。圖。淪。沒。舊。山。河。咸。陽。灑。血。終。黃。土。易。水。尋。踪。盡。碧。蘿。壯。士。不。還。天。地。蹙。虎。狼。蹲。窟。嘆。如。何。懷。荆。卿。

羣。山。繞。郭。陣。雲。屯。邑。傑。猶。傳。祖。逖。村。草。澤。漁。樵。談。往。事。松。楸。祠。宇。上。朝。墩。中。原。易。主。孤。臣。泣。獨。戍。臨。江。萬。

馬。奔。樽。酒。豚。蹄。一。瞻。拜。衣。冠。晉。代。至。今。存。懷。祖。豫。丹。

炎。漢。中。興。銅。馬。帝。千。秋。遺。跡。鄴。南。亭。洛。陽。宮。殿。遙。相。望。天。上。星。辰。各。效。靈。古。驛。蒼。茫。盤。鷲。鳥。荒。邱。寥。落。散。

流。螢。行。人。莫。道。興。亡。事。水。咽。淅。泚。不。忍。聽。懷。千。秋。亭。

誓。掃。邊。陲。紆。國。難。寧。南。心。跡。遜。蛾。眉。諸。軍。灑。淚。勤。王。日。兩。弟。從。征。血。戰。時。讀。史。羞。稱。崇。嘏。傳。賜。詩。光。耀。木。

蘭。辭。廢。營。猶。庇。西。來。客。京師成都館  
即其舊營地極。目。京。華。有。所。思。懷。秦。良。玉。

●二十感懷索海內吟坛和

(吁公)

歲。聿。云。莫。二。十。歲。之。韶。華。已。過。茫。茫。身。世。歲。月。悠。悠。讀。李。賀。詩。吾。當。二。十。不。稱。意。一。心。愁。謝。如。枯。蘭。之。句。不。覺。泣。然。嘆。古。今。人。之。同。淪。落。也。率。賦。四。律。誌。予。懷。耳。並。請。諸。大。吟。壇。賜。和。

潘。鬢。淒。清。只。自。知。鎖。無。聊。賴。矯。龍。姿。丁。年。冠。劍。原。嫌。早。兩。字。功。名。已。識。遲。白。髮。高。堂。游。子。夢。青。燈。矮。屋。故。鄉。詩。十。年。磨。劍。雄。心。晦。願。遂。屠。龍。再。幾。時。

春。花。秋。月。等。閒。過。廿。載。飄。零。喚。奈。何。紅。粉。憐。才。倩。影。淡。青。衫。落。魄。淚。痕。多。琴。心。劍。膽。伊。涼。曲。滯。氣。迴。腸。子。夜。歌。生。恐。負。人。重。負。已。潘。車。擲。果。可。憐。佗。

愁。謝。枯。蘭。祇。自。傷。鬢。絲。禪。榻。兩。茫。茫。石。能。磨。鏡。劉。公。幹。憂。可。傷。人。盛。孝。章。短。缺。求。魚。羞。噲。伍。長。門。作。賦。爲。人。忙。縱。予。落。落。秋。螢。火。雅。不。與。爭。魘。魅。光。

乘。風。破。浪。願。終。賒。王。粲。登。樓。豈。憶。家。哀。雁。宵。征。銜。破。月。大。江。東。去。唱。銅。琶。熱。懷。空。灑。新。亭。淚。冷。雨。頻。欺。故。國。花。淒。絕。南。洲。徐。孺。子。遲。遲。學。種。邵。平。瓜。

●雪山

(澹素)

此峯真箇是飛來白玉芙蓉。一朵開著屐好吟亭畔。絮騎驢難覓嶺頭梅。乍看似滴非蒼翠。便使多殘豈  
劫灰。雲雨夜深寒凍合。那堪仙女下陽台。

●雪塔

散花人到梵王宮。多寶莊嚴盡化工。四角有時還碍日。七層無處不驚風。月中舍利光何燦。水面浮屠色  
更空。乘興若容登絕頂。願題名字問蒼穹。

●雪屏

梁園昨夜報陽春。玉案珠簾鬥嶄新。雲母好遮花御史。水晶應賜虢夫人。不搖銀燭光偏冷。便畫金鵝夢  
未真。怪煞妓圍俱縞素。近前丞相合生嗔。

●雪燈

挑燈幾度咏尖叉。此夜焚膏賽九華。織素有光寧向壁。讀書無火是誰家。清寒已盡三條燭。照睡還看六  
出花。記取元宵佳節近。鬧蛾殘柳莫爭誇。

●雪獅

居然幻相長毛蟲。白澤呼名偶擅雄。乘氣豈能騰海外。因風只合吼河東。黃金高座非難燦。紅樹新妝愧  
未工。若使龍邱居士見。定拋拄杖又談空。

●雪猫



漫賭圍棋枕兩奩。狸奴如玉傍雕簷。聘來那得魚穿柳。引去還宜飯裹鹽。比似虎頭原有樣。奈他鼠輩只趨炎。牡丹此日飛紅盡。冷眼無須一線添。

●雪羅漢

朝來誰為啓禪關。面壁瞿曇杖錫還。解脫有心如止水。游行無意定寒山。經翻貝葉空濛裡。社結蓮花頃刻間。自是此身同幻影。點頭莫歎石多頑。

●雪美人

玉骨珊珊未有瑕。是耶畢竟又非耶。春心已似泥沾絮。妾貌應同雨着花。後夜思量成逝水。前身風味記煎茶。賣珠侍婢今何在。倚竹無言日又斜。

●新秋書感

四壁蟲聲裡。愁人夢不春。有懷皆世事。未了只吟身。大地風霜肅。中年哀樂真。滄桑何待劫。東海已揚塵。

(軼池)

指近日日人  
估青島事

●秋興

壯不如人願已違。况驚秋信到柴扉。楓林畫裏霜華爛。砧杵聲中燈火微。旅客踏殘黃葉路。陣鴻衝破碧雲衣。學書學買今何適。悶倚樓頭訴夕暉。

▲滬事書感借題文明雅集壁上

鎮日驕陽作老晴。花園夜夜競遊行。江南畢竟民權振。違禁兜風到五更。

●自述

駒隙韶光逝水過。功名事業兩蹉跎。愛看小說獨成癖。苦詠歪詩漸入魔。交久始歎知己少。家貧自覺負人多。用舊句年來尙有信心語。壯志未同鐵硯磨。

家住廉泉讓水間。當門荒徑長茅菅。天涯作客輪躡。瘁海內無文翰墨閒。說部風流耽素志。書城歲月老朱顏。卅年閱歷今何得。略解人情世故艱。

●暮春卽景

韶華歸去太匆匆。十二欄干徒倚中。芳艸空庭隨意綠。用病骸句落花滿地可憐紅。驚醒客夢清明雨。撩亂閨情上巳風。最是不堪傾聽處。聲聲啼鳩過牆東。

●詠漁

一葉扁舟安樂窩。年華世事兩消磨。生涯溷跡江湖澤。行李隨身網笠簑。楊柳風前橫笛弄。蘆花月上扣舷歌。賣魚換酒歸來晚。醉臥蓬窗靜不波。

●詠樵

森林缺處露峯腰。樵徑模糊認幾條。半世光陰雙斧老。闔家衣食一肩挑。歌聲和月來時早。擔影壓雲歸路遙。莫笑山人生計拙。幽居猶幸絕塵囂。

墨隱廬詞選

●花發沁園春 春日宮詞四闋

(東園)

▲春聲

意惹鶯鶯情牽燕燕建章門戶深鎖玉珂飛鵲金鑰沈魚杏苑曉來風大羊車又過歌舞地梨雲夢墮環珮響隔宮花萬千朵一曲陽春誰和枉紫韻纏綿紅腔嬾娜桃緋鳳瑟柳幄鸞簫賺得玉顏笑破鸚哥罵我還說甚萍因絮果何處笛吹落梅花動愁懷不能臥

▲春影

御柳梳煙禁花籠日粉衣晴曬蝴蝶鴨浮水煖魚聚橋低桃漲深深幾尺簾疏幕密倒多少樓臺金碧宮牆隔送過鞦韆沈香猶記亭北惆悵儂青妃白認絳燭蠟光畫屏猩色釵枝金鳳衫葉銀鵝虛度放燈時節珠嬌翠怯聊檢點歌裙舞筵問新寵今夜平陽海棠曾照明月

▲春痕

永巷苔青長門草綠鶯窠猶在宮樹歌衫粉暈舞袖香凝花外月明輦路泥黏柳絮宮鞋濕潘妃小步尋舊迹蓮瓣銷金蘼蕪芳徑幽處記得海棠秋暮金屋無人淚癢化露斛珠綴白鈿盒描黃眉樣玉環還妒東風院宇又滿地落紅無數泣飛燕斜倚闌干帶梨花一枝雨

▲春色

柳綠垂絲桃紅濯錦韶光點綴明媚玉樓選豔金屋藏嬌想像衆香國裏蜂愁蝶醉東風起楊花滿地飄雪白莫化浮萍御溝流出春水照淡舊時珠翠正朶殿雲開蕊宮日麗園關不住塵泥都輕又到牡丹

天氣姚黃魏紫誰畫得胭脂滿紙杏衫薄低笑梅妃恁芳容懶梳洗

●賣花聲

梅窗雪晴對月賦感

(絳珠)

心緒亂如麻。何以爲家。客中孤負好年華。幾度欲歸歸不得。 (謂欲返秣陵未克) 渺渺天涯。四面凍雲遮。香逗梅花。朔風吹雪濕窗紗。夜半不知明月上。疏影橫斜。

●浣溪沙

梅窗風雪賦呈東園

(蘋香)

一樹梅花一放翁。 (成句) 一番芳訊一番風。暗香和雪濕簾櫳。十錯春燈歌子夜。幾聲臘鼓響丁冬。桃符又換去年紅。

●前調 雪後

(東園)

門巷蕭條掃雪天。朔風如箭月如弦。騎驢人在灞橋邊。餞臘昨宵傾綠酒。買春今夕選青錢。辛盤檢點過新年。



筆  
 隨  
 園  
 苑

文

苑

●釋跨竈

子過於父。俗謂跨竈。釋者紛紛。莫衷一是。王耶雜箴云。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吳崇賀人生子曰。寄語王。渾防跨竈。是其說由來已久。輒無定論。及讀海客日譚云。邊塞相馬者。言馬前蹄有兩隙。名曰竈門。凡善走如騾。駉。驢。前蹄落地。後蹄必跨過前蹄之先。謂之跨過竈門。夫跨從足後步過。前是後人。追及前人也。以擬父子於義。近是。

●釋爬灰

吳越俗諺。以公儉媳曰爬灰。人云亦云。悉數典而忘其祖。相傳有媳炊爨。而翁以吸煙爲由。爬灰取火。與媳私暱者。此說似得自齊東。無從徵信。及觀地方風俗記。謂古有神廟。香火極旺。廟祝貪婪甚。每值香客出門。輒爬灰而儉其錫。後鄰里效尤。咸知灰中有錫。爭相儉竊。儉錫與儉媳同音。故俗謂儉媳之公曰爬灰者。

歌

謔

# 本局新書廣告

## 出版最新尺牘教科書版

是書為吳興包延輝君所編選材取義均極純正所列書札類皆關於德育智育體育者為多文字由淺而深篇幅由短而長最合學校生徒之用且格式完備註解詳晰即無師教授者亦易於模仿而篇首之稱謂說明尤為書中特色全書四册定價大洋四角

月出二册

### 消閑鐘

每册一角

### 大贈彩

本雜誌由李定夷君主編內容豐富趣味深長有說部志苑雜誌等門無美不收所收必佳現出至第十一集自本期起特備彩贈送以答歡迎者之盛意凡購十二期贈洋一元鄭曼陀先生所繪五月份牌一冊美書戲三種外埠函購郵資自備

#### 新劇 妻黨同惡報

是書羅端甫先生所編端甫文學優美前在民權報主撰論說搖筆千言洋洋洒洒都成名論而于小說尤所擅長有雙文恨史之作刊載民權報惟小說惜墨如金不可多觀茲經友人商之數次始得斯作誠佳製也定價大洋三角

#### 新劇 家庭恩怨記

家庭恩怨記為新劇同志會之佳作分前後二本他劇團甘拜下風茲書即本其原有脚本編輯而成出陸非非君主稿洵新劇小說之佳構也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二角

#### 新劇 不情人

不情人即惡家庭新劇之最價值者也本局特請著名評劇家陽羨生編為小說繪影繪聲栩栩欲活俾有觀劇癖者得知劇中情節為益不少也定價大洋二角

# C 調 中 秋 月 44

歌  
譜

6 5 6 5 | 6 5 3 - | 1 2 3 - 3 |  
 夜 涼 露 冷 雲 衣 霧 縠 都 ... 淨 鵝 黃  
 3 5 6 6 5 3 | 5 2 5 2 5 | 3 |  
 月 ... 子 潑 ... 地 賽 水 銀 今 ... 夕  
 2 1 1 7 6 | 5 6 1 1 7 6 | 5 6 |  
 ... 何 夕 年 ... 年 ... 紀 念 天 ... 宇 ...  
 1 1 1 | 1 3 2 - 1 | 3 2 6 5 ||  
 澄 清 最 關 ... 情 閨 婦 客 子 征 人



● 中 秋 月 (軼 池)

夜涼露冷 雲衣霧縠都淨

鵝黃月子

潑地賽水銀 今夕何夕

年年紀念

天宇澄清 最關情

閨婦客子 征人



E 調

# 夏夜卽事 2/4

|    |    |    |    |    |    |    |    |    |    |    |    |    |   |
|----|----|----|----|----|----|----|----|----|----|----|----|----|---|
| 5̣ | 1̣ | 1̣ | 5̣ | 3̣ | 3̣ | 6̣ | 6̣ | 5̣ | 3̣ | 2̣ | 1̣ | 2  | 0 |
| 不  | 堪  | 回  | 首  | 小  | 年  | 陽  | 曜  | 朦  | 朧  | 掩  | 眸  | 徂  |   |
| 3̣ | 3̣ | 5̣ | 5̣ | 2̣ | 3̣ | 2̣ | 1̣ | 6̣ | 6̣ | 2̣ | 2̣ | 5̣ | 0 |
| 峯  | 雲  | 突  | 起  | 景  | 風  | 和  | 扇  | 炎  | 威  | 掃  | 蕩  | 無  |   |
| 6̣ | 6̣ | 6̣ | 1̣ | 6̣ | 6̣ | 6̣ | 5̣ | 6̣ | 5̣ | 6̣ | 1̣ | 2  | 0 |
| 流  | 螢  | 熠  | 耀  | 似  | 火  | 歸  | 鳥  | 啾  | 啾  | 引  | 其  | 離  |   |
| 3̣ | 3̣ | 5̣ | 5̣ | 6̣ | 5̣ | 3̣ | 3̣ | 2̣ | 2̣ | 5̣ | 6̣ | 5  | 0 |
| 此  | 間  | 空  | 氣  | 爽  | 人  | 胸  | 坎  | 清  | 新  | 供  | 吸  | 呼  |   |

歌 譜

●夏夜卽事

(軼池)

不堪回首。

小年陽曜。

朦朧掩眸徂。

峯雲突起。

景風和扇。

炎威掃蕩無。

流螢熠耀如火。

歸鳥啾啾引其離。

此間空氣。

爽人胸坎。

清新供吸呼。

C 調 勵 志 4/4

歌 譜

2 1 2 3 | 5 3 2 - | 3 5 6 5 6 | 2̇ 7 6 5 |  
 少年... 聽 請... 聽 莫 辜 負 青 春 放 棄 青 春  
 3 5 6 - | 2̇ 1̇ 2̇ - | 3. 5 6 5 | 3 5 2 - |  
 想 幾 多... 過 眼 的... 慘 綠 少 年 成 華 鬢  
 6 1̇ 2̇ - | 1̇ 2̇ 6 5 | 6 5 3 2 - ||  
 好 男 兒... 奮... 志... 上... 進

● 勵 志 (軼 池)

少年聽  
請聽

莫辜負青春

放棄青春

想幾多

過眼的

慘綠少年成華鬢

好男兒

奮志

上進

# C 調 暑假休業詞 44

|   |   |    |    |    |    |   |   |    |   |    |    |    |   |   |
|---|---|----|----|----|----|---|---|----|---|----|----|----|---|---|
| 5 | 5 | 5  | 3  | 5  | 5  | i | i | 2̇ | i | 2̇ | 3̇ | 2̇ | 0 |   |
| 鴉 | 鳩 | 一  | 聲  | 報  | 道  | 春 | 去 | 盛  | 夏 | 又  | 行  | 令  |   |   |
| i | i | 2̇ | 2̇ | 6  | 6  | 5 | 5 | 3  | 3 | 5  | 3  | 2  | 0 |   |
| 炎 | 威 | 逼  | 人  | 定  | 章  | 休 | 業 | 暑  | 假 | 期  | 已  | 臨  |   |   |
| 3 | 5 | 3  | 5  | 6  | 6  | - | 6 | 5  | 3 | 5  | 3  | 5  | 6 | 0 |
| 學 | 期 | 攷  | 試  | 胥  | 畢  |   | 師 | 生  | 話 | 別  | 在  | 俄  | 頃 |   |
| i | i | 2̇ | 2̇ | 3̇ | 3̇ | i | i | 6  | 6 | i  | i  | 5  | 0 |   |
| 回 | 歸 | 家  | 庭  | 定  | 省  | 餘 | 閑 | 莫  | 負 | 寸  | 金  | 陰  |   |   |

歌 譜

## ●暑假休業詞 (軼池)

(一) 鴉鳩一聲 報道春去 盛夏又行 令

炎威逼人 定章休業 暑假期已 臨

學期攷試胥畢 師生話別在俄頃

回歸家庭 定省餘閑 莫負寸金 陰

(二) 半載告罄 白日無常 黃金又虛 牝

咄爾甯馨 曾否進步 自問盍拊膺

一月假期已滿 早秋開校僅轉瞬

學無止境 休沐暇暑 溫故可知新

C 調 演 說 會 2/4

歌 譜

|         |     |         |   |         |     |
|---------|-----|---------|---|---------|-----|
| 1       | 1 6 | 5       | 5 | 5 6 5 3 | 2 - |
| 國       | 魂 兮 | 誰       | 招 | 耳 灌 文 明 | 潮   |
| 5       | 3 5 | 2 3 2 1 |   | 6 2 1 6 | 5 - |
| 歎       | 中 原 | 山 河 如 死 |   | 振 作 在 吾 | 曹   |
| 1 2 3 6 |     | 5 6 5 3 |   | 2 5 3   | 5 - |
| 傀 儡 登 場 |     | 赤 手 幸 勿 |   | 笑 願 今   | 朝   |
| 2 3 2 1 |     | 6 1 1 3 |   | 2 1 6 1 | 5 - |
| 淚 枯 甘 紀 |     | 血 迸 萬 言 |   | 國 民 記 取 | 牢   |

● 演說會

(軼池)

(一) 國魂兮誰招。耳灌文明潮。歎中原。山

河如死。振作在吾曹。傀儡登場。赤手

幸勿笑。願今朝。淚枯甘紀。血迸萬言

國民記取牢

(二) 舌敝兮唇焦。語語忠忱告。痛同胞。四

百萬萬。大局幾個曉。請君傾聽。靜坐

莫叫囂。願今朝。剷除積習。淘汰迷信

培植維新苗

# 勸戒烟 24

調 C

1 1 3 | 2 2 1 | 2 2 3 3 | 5 0 |  
 民 命 兮 何 堪 毒 哉 國 菌 三

6 6 5 | 1 1 6 6 | 5 5 5 3 | 2 0 |  
 時 文 與 纏 足 鴉 片 尤 糜 殘

1 1 1 | 2 2 5 5 | 3 3 5 5 | 6 0 |  
 任 英 雄 蓋 世 個 中 墮 落 振 作 難

1̇ 1̇ 2̇ 2̇ | 6 5 5 | 6 6 6 2̇ | 1 0 |  
 事 功 甘 坍 場 長 夜 漫 漫 無 時 且

1̇ 1̇ 1̇ 1̇ | 2̇ 1̇ 6 | 5 5 3 1̇ | 2 0 |  
 誰 謂 烟 鎗 鈍 殺 人 如 麻 沒 遮 攔

3 3 2 1 | 3 5 5 | 6 6 6 1̇ | 5 0 |  
 誰 謂 烟 燈 小 燒 盡 田 園 養 生 產

1̇ 1̇ 1̇ | 6 6 5 5 | 3 3 2 3 | 5 0 |  
 問 何 故 妻 凍 子 餒 何 故 涕 淚 潛

2 2 2 1̇ | 6 6 5 3 | 2 2 3 2 | 5 0 |  
 黑 藉 沈 淪 慘 不 慘 迷 途 急 早 返

歌 譜

六

## 勸戒烟

## (軼池)

(一) 民命兮何堪。毒哉國菌三。時文與纏足。鴉片尤糜殘。任英雄蓋世。個中墮落振作難。

事功甘坍塌。長夜漫漫無時且。誰謂烟鎗鈍。殺人如麻沒遮攔。誰謂烟燈小。燒盡田園

養生產。問何故妻凍子餒。何故涕淚潛。黑藉沈淪慘不慘。迷途急早返。

(二) 民命兮何堪。痛哉俗染三。妓寮與博局。鴉片更遺患。任丰姿俊秀。消磨幾載便羸孱。

衣食且緩圖。朝不及夕謀黑飯。誰謂神可提。筋力委靡日懶饑。誰謂智可益。腦髓愚闇。

日冥頑。問何故亡恥喪廉。何故名譽濫。黑籍沈淪慘不慘。迷途急早返。

音

調

# 本局新書廣告

**英文共和新讀本**  
 初集 定價 二角五分  
 二集 定價 四角  
 三集 定價 四角

我國英文讀本向以華英進階國學文編等書為最著然華英進階  
 乃英人滅印度後教授印人之用其用意在造成奴隸國學文編亦  
 英人數十年前教授彼國幼稚之用早不適用於我國徐如鮑而深  
 墨加非等讀本皆不合用於今日本局有鑒於此特請安徽高等學  
 堂教務長周君越然編輯是書自初集出書後頗受各學校之歡迎  
 靡不稱爲有一無二之善本茲二三集均已出版內分各課生字文  
 法句語三門取材優美字句新奇適合共和時代之用

中學用  
 英文教  
 增注  
 原文  
**海外風土記**

是書爲 Edward B. Shaw 原著以故事體裁記述十五國之風土  
 書中奇聞軼事有史傳所不及詳地志所不及載者讀之最足引起  
 人之興味在英美二國久已用爲課本以代讀本之用惟原書多出  
 彼邦人口吻不合我國學校之用本局有鑒於此特請周君之彥增  
 訂并增以音義及華文註釋始臻完善學校中用爲課本於學生可  
 受二大實益(一)不讀讀本而收讀讀本之效(二)不事遊歷而知  
 數國之風土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 英音引論

江蘇高等學堂教員周之彥編蓋英字之雙  
 聲互韻及發音之長短徐疾初學者恒覺其  
 難本書專爲初學拼音者設法於各字母之  
 變讀及拼切成聲之方法索與闡微詳舉靡  
 遺無論何等學校皆可用之內分十二課口  
 授一課不及兩星期可畢無論何等難字均  
 能於審音詞典中檢查之無錯毫釐誠爲初  
 學英文研究拼音法南針也裝訂一冊定價  
 大洋一角五分

## 簡易英文詩選

周越然選此書註解詳明選擇精當誠空前  
 絕後之作爲研究英文者所不可不備之書  
 也書前冠讀詩法一篇尤爲初學詩法者之  
 便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 英法學通論

是書係英國葛爾達原著周越然刪譯足資  
 吾國法政學校參考之用後附華英對照表  
 尤爲特色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一元



●學生恨 調寄梳妝臺

(鴻 卓)

正月裏水仙花兒鮮。思想起做學生好不慘然。誤光陰荒功課又去了數十日。破皮鞮舊校服。怎樣去賀新年。說甚西裝美。不及服翩翩。講幾句文明話。免得去周旋。羨若輩五花馬。千金裘。美悶瞧戲。閒打牌。隨意洒金錢。

二月裏杏花香。好天氣逢星期。出去沒衣裳。悶懨懨獨徘徊。懶出自修室。經濟窘。學費難。顏色淒涼。草色操場綠。花影拂齋房。恨稽查和學監。蠻野荒唐。每月底。索膳費。慣說勢利話。埋怨齋務長。不肯做周方。三月裏桃花紅。憔悴了好精神。埋怨東風恨。只恨日長夜偏短。聽打上堂點睡。夢惺忪。面未洗。腹空空。怕的是考國文。隻字不通。提起了。結團體。不值一笑。怕開除。和記過。都是可憐蟲。互相常攻擊。開口說大同。還有班。冒失鬼。亂撞自由鐘。可歎那青年佳子弟。都只為鬧風潮。落拓飄蓬。

四月裏木香花兒肥。困人的暖天氣。獨宿思歸。曾記得東家女。自由結婚事。歎離別。話依依。太息咨嗟。愛情好。悵睽違。瞞着人。寫情書。郵寄如飛。函面上寫的是父兄字樣。又深恐諸同學說他的品行虧。五月裏花事到石榴。堪堪的放暑假。既喜且愁。喜的是兩個月逍遙自在。愁的是要大考。等級難占優。揮

時 調

一



汗忙溫習怪狀如囹囚最可惡是算學萬緒千頭寄宿舍儉點燈連夜鈔夾帶有意馬和心猿不計更籌  
六月裏藕花長一個個回家去得意揚揚文明的終日裏非嫖卽賭腐敗的在家中苦讀漢文章時間如  
走馬又到七秋涼聽說是新校長卽日要開堂實指望涼爽天暢伸所欲沒奈何爲求學又要別妻房  
七月裏稻花天氣清有師範和武備陸軍學生好容易挨到了速成畢業一心心入專門又要費經營許  
多的新名目都是些老章程最可歎是軍人蠻野縱橫區隊長大半是不學無術嚴命令強服從殊覺大  
不情。

八月裏丹桂花兒飄無端的被激刺提倡起風潮自古道木直必先削悔不該做代表特地逞英豪西風  
陣陣緊紅葉晚蕭蕭被革的窮學生苦狀難描典衣裳作路費不如歸去對親朋訴一訴滿腹牢騷  
九月裏菊花開學滑頭專運動要算人材有幾個眞男兒不作妾婦態對校長莊禮貌形狀堪哀前途須  
努力快登大舞臺謀官費去出洋背地巧安排最討厭官場限資格拘保結索文書還要醋秀才  
十月裏蘆荻花兒寒準備着畢過業再下江南耳聽得蘇州省教育非容易託同學謀荐信難上加難  
希圖好位置祕密巧機關小學堂薪俸不過百餘番可憐他謀衣食更須酬應問學術不如人清夜懷慚  
冬月裏梅花影橫斜眼看看放年假心緒如麻欣欣然文憑可到手吃盡學生苦又要謀室家歸途多雨  
雪行李自携拿羨煞那富家郎肥馬輕車從今後再不說那些文明話第一樁要有錢才是好生涯  
臘月裏大雪花滿天盼新正想謀事意馬心猿某堂長假道學易於運動託親友忙介紹無味事周旋種  
因始得果浪擲數千又誰知才出山道德不完全怪不得人說學生流品雜大都是善逢迎主義尙金

錢。

●戒賭新曲 改良五更調

(豫立)

一更一點夜未央。牌九上場。呀呀篤噲。看想莊洋。幾回擺過梢欠長。怎商量。將家伙呀東。

押西當。呀呀篤噲。弄得精光。

二更二點月初高。要想反梢。呀呀篤噲。走路如跑。橫塘撇角越吃冒。運不好。爲什麼呀闌。

十長撈。呀呀篤噲。心中懊惱。

三更三點夜正長。就是碼帳。呀呀篤噲。四賭八相。囊賸餘錢手還癢。將半邊。四開頭呀挖。

到天亮。呀呀篤噲。精神硬撐。

四更四點月已斜。輸燥還家。呀呀篤噲。心像蟹爬。老婆反臉來相罵。你爲啥。偏好賭呀不。

管兒娜。呀呀篤噲。只裝聾啞。

五更五點天將明。我勸諸君。呀呀篤噲。戲場勿親。士農工商爲賭因。傷精神。失事業呀做。

家不成。呀呀篤噲。快去營生。

●新十盃酒 與梳妝臺同譜不同調

(笑余)

一盃酒。勸多情。天南地北頃刻要離分。離多會少從此難相見。萬里關山何處去追尋。從今。

分手後。何日再相親。可記得春宵一刻值千金。最淒涼窗前一輪明月淨。能照得你我二人。

兩地一樣心。

時 調

四

二孟酒。再進我那一盃。滿腹憂愁早已對郎題。生平唯有君知己。修得到文齊福又不得齊。  
 情脈脈。意悽悽。誓水盟山總是一場虛。郎身萍梗儂身絮。一樣的飄零兩地繫相思。  
 三孟酒。珠淚滴盃中。還是情濃還是酒濃。酒中和了幾點傷心淚。郎吃了這一盃酒要把我掛  
 在胸中。魂欲化。恨無窮。別後的音書要息息通。來鴻去雁知多少。問賓鴻郎有書來你可  
 認得儂。

四孟酒。郎莫推。忍淚含悲再陪郎吃一盃。要知道人生有酒須當醉。等到了月缺花殘懊悔已  
 嫌遲。最難是死別。最苦是生離。郎自心酸妾自曠。抬頭怕見團圓月。照見深閨有別離。  
 五孟酒。郎要在我手中嘗。說甚麼郎心似妾妾如郎。可記得畫眉郎對儂含笑。可記得潑墨淋  
 漓顛倒寫鴛鴦。與郎分了手。再也不添妝。趁我郎在身邊對鏡照容光。對鏡自憐還自怨。  
 爲什麼紅顏薄命名士沒下場。

六孟酒。滿滿斟。帶淚斟來帶淚吞。勸君更盡這一盃酒。怕只怕出了陽關無故人。留不住。  
 送君行。行盡了江南數十程。人間誰是多情種。越是多情越負心。

七孟酒。醉顏酡。再飲三盃莫厭多。既然是醉不成歡慘將別。又恐怕酒入愁腸化淚多。行不  
 得。喚哥哥。昨夜雙星渡過了天河。神仙都是情人做。但不知做了神仙情致又如何。

八孟酒。要飲乾。別後相思見面難。鞭絲帽影人何在。紅樹青山郎在馬上看。山疊疊。水潺潺。  
 夢魂飛不渡秦關。封侯夫婿歸何日。情淚紛紛叫我對着誰彈。

九盃酒。不忍篩。明朝門外卽天涯。山高水遠那在風塵裏。可憐我望斷雙眸望不見那回來。心志恹。意徘徊。恨不得扭轉郎心向我懷。雖然是夢中常到遼西去。最可恨好夢方濃又醒轉來。

十盃酒。莫說酒兒酸。你我的心酸總是一般。可知道路旁花草休回顧。自古道從來薄命多半。是女紅顏。多少知心話。都對我郎談。挑盡銀缸夜已闌。最關心情絲一縷將人絆。要咬斷這一縷情絲死也難。

○按此曲乃堆字調情揚州人唱之最佳予已唱過內中有搶字唱法非定須按舊調唱也

笑予誌

●新四季相思 銀紐絲調

(笑余)

春季裏。害相思。春歸在客先。傷春人兒悶坐小樓前。恨難言。伊人一去經歲又經年。懈把眉峯掃。徒將眼角懸。可憐儂。夢魂顛倒。將他念。莫不是在外面。有甚麼巧姻緣。儂呀儂的天。天兒吓。他不是負心人。爲何陡把心腸變。

夏季裏。害相思。怕去賞荷池。見鴛鴦。交頸。雙宿又雙飛。把儂欺。輸我柔腸結。瞞人捧面啼。最淒涼。夜深兀自噙。曉語。只問他。不戀儂。到底是戀着誰。儂呀儂的天。天兒吓。儂有一片心。昨朝已付書中寄。

秋季裏。害相思。黃華是我栽。秋心獨抱實實好難挨。怎安排。淚掩芙蓉面。羞含荳蔻胎。故撩人。一雙蝴蝶真無賴。他飛來飛去。總是不分開。儂呀儂的天。天兒吓。祇等我的他來。

我二人也會做多情態

時調

六

冬季裏。害相思。梅花欲笑儂。他笑儂。消瘦。煞是可憐蟲。兩惺忪。弔影魂偏化。懷人淚。轉濃。珊瑚枕上。好夢可能通。迷離。撲朔。又是一場空。儂呀儂的天。天兒吓。夢境太匆。匆。醒來仍把寒衾擁。

四季的。害相思。整整害了一年。尋簷。乾雀。悄悄對我言。報郎旋。預備玻璃盞。鋪張玳瑁筵。笑容。可掬。走到了鏡奩邊。重勻螺黛。意欲博他憐。儂呀儂的天。天兒吓。忙去揭門帘。揭開門帘人不見。

四季花兒詞 九連環調

(我)

春日暖洋洋。盆中供養蘭為花中王。山茶紅白鑲。玉簪花兒遠望白如霜。牡丹色飛揚。紅櫻白杏飄兩旁。茉莉透清芳。桃和李。帶着菜花黃。茶蘼香。夏季日正長。亭前槐花飄落在中央。玫瑰飄來香。薔薇花兒掩映在東牆。石榴開得狂。菖蒲婆娑溪兩旁。荷花滿池塘。鴛鴦花。代代美紅粧。葵花向。秋日天氣清。疏疏密密紅蓼水邊生。牆邊雞冠鬧。海棠紅白最分明。鳳仙早來臨。撲鼻丹桂插花瓶。木樨香噴噴。夜來香。蝴蝶穿成羣。菊花新。冬季氣凌霄。嶺上紅梅開得知多少。寒梅未分曉。芙蓉鮮艷滿樹開花早。荔子花兒飄。水仙直立真清高。松花任飄飄。南天竺。映着雪花好。蠟梅嬌。

●十一朵繡花 花鼓調

(我)

一。朵。繡。花。古。梅。裝。 耶。託。姐。來。姐。送。耶。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姐。送。耶。  
 兩。朵。繡。花。繡。出。紅。杏。枝。兒。長。 白。裏。帶。紅。真。好。看。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三。朵。繡。花。繡。出。菜。花。黃。更。黃。 蝴。蝶。雙。雙。穿。花。房。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四。朵。繡。花。繡。出。薔。薇。滿。東。牆。 架。子。分。配。罇。兩。旁。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五。朵。繡。花。繡。出。石。榴。手。段。強。 看。了。歡。喜。勿。肯。放。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六。朵。繡。花。繡。出。一。對。野。鴛。鴦。 相。戲。相。逐。荷。花。蕩。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七。朵。繡。花。繡。出。鳳。仙。針。脚。光。 五。顏。六。色。不。搭。漿。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八。朵。繡。花。繡。出。顏。色。黃。 好。比。真。花。一。樣。香。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九。朵。繡。花。繡。出。黃。菊。真。光。亮。 看。來。真。個。樂。心。腸。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十。朵。繡。花。繡。出。芙。蓉。好。新。妝。 兩。旁。猶。帶。葉。幾。張。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十一。朵。繡。花。繡。出。竹。葉。个。字。長。 隨。風。蕩。漾。勢。飄。揚。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十二。朵。繡。花。繡。出。臘。梅。顏。色。黃。 箇。中。透。出。有。暗。香。 揚。揚。柳。青。 蓬。鬆。 哎。哎。暗。  
 十二。朵。繡。花。唱。完。了。 諸。公。不。必。來。取。笑。 只。算。是。引。個。景。兒。 隨。口。道。來。不。入。調。

時 調

# 苑園隨筆

時

調

## ●斯文劣跡

村學究邀客譚心。更殘腹饑。素食不得。因思隔屋有寒菜一畦。可以佐食。迺踰牆而竊取。適爲隣婦窺見。大喊捉賊。定睛一望。識是對門塾師。欲吐仍訥。師恐惶甚。急搖手作情求狀。婦曰。也罷。如能答我一聯。當不汝咎。否則喚醒四隣。汝其何面目見人。學究唯唯從命。迺出聯語十七字云。白面書生儼吾家。田園中輒悠悠。幾株青菜學究本浮蕩子。頗具思才。顧急不暇擇。便應聲曰。紅顏女子摸我們。身體上硬卜卜。一只黃瓜婦以其詞雖近褻。而觸機靈敏。對偶工穩。乃舍之歸。

## ●乞丐奇遇

有宦家女。怙恃並失。年已及笄。爲賡標梅之什。徵人聯句。言明能對偶工雅者。願以身許。因於壁上題一聯云。紅綠未分此去。不知南北。張帖有日。無人顧問。無何。丐者臨門。見壁上徵聯。讀竟對曰。青黃不接。特來討些東西。西女以琢句雖工。而口吻不雅。頗有悔志。因重出一聯。黏諸壁上。明日。丐者復至。見壁上又有詩句曰。荷葉魚兒。蓋因對爲棉花虱子。窠女以仍是乞丐口吻。終不愜。立召丐者至。面屬對曰。籠堪藏鳥。丐者應聲曰。腰可盤蛇。女嘆曰。是其命矣夫。乃卒許與偶。

八

齋

齋



告 廣 書 新 局 本

譯 名 情 言

紅粉劫

書 出 版 再

是編為英 國大文豪 司達渥定 士原著畢 夷先南洋 業于兼精 公學南字 拮盧文之 以東方西 俊之才傑 土實則傑 事出則推 陳出新文 筆則全醜 穠郁全書 凡初版餘 言以十萬 版一初來 購之一高 值之一空 可再想見 經石印版 用美釘封 彩裝人水 前面釘封 前更為精 美仍售大 洋六角

定夷叢刊集

書 出 版 再

定夷善作小 說斷縑零 俱是名著 輯為叢刊 一 書初集凡 四卷二分 長篇小說 三短筆記 卷四雜著 書凡十萬 業已出版 述新穎趣 濃厚亦香 豔亦莊諧 以生花之 筆集說部 大成是誠 大生是佳 夷讀定夷 愛者盍置 筆當信言 不謬也封 用五彩美 書精裝一 定價大洋 角六册

定夷叢刊二集

告 預 版 出

二集俱係 定夷先生 新著較之 初集更見 新穎內容 凡分六卷 小卷二篇 長卷三篇 筆記四篇 長篇五篇 卷六譯叢 末附一卷 墨粹一紅 係所定夷 人闡著尤 之閩全出 為名貴尤 書十萬全 言業已付 印即日大 洋六角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 遊戲文章

●心譯法大臣撲馬萬能上拿破崙第三勸進表

(仿晉劉琨勸進表)

(原四表) (指 嚴)

民。權。之。說。帝。國。所。無。專。制。苟。文。明。曷。嘗。不。可。強。迫。以。號。中。興。故。蒙。奴。亂。奧。用。啓。諾。曼。聖。教。式。微。乃。發。十。字。  
 陛。下。天。授。睿。聖。聰。明。神。武。計。服。羣。雄。威。加。暴。亂。體。拿。翁。第。一。之。心。行。稱。霸。歐。西。之。事。上。復。法。蘭。之。舊。制。下。  
 垂。皇。帝。之。隆。規。收。羅。心。腹。廣。設。官。僚。捕。狼。陝。東。逐。鹿。海。外。友。邦。屬。國。咸。請。承。認。借。款。輸。財。不。遠。萬。里。臨。時。  
 正。式。新。舊。歸。心。况。陛。下。革。命。先。聲。功。無。與。敵。且。有。權。有。勢。位。實。兼。之。是。以。萬。能。敢。從。祀。天。彌。教。大。典。之。後。  
 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勿。共。和。以。獨。斷。爲。和。斥。虛。名。以。強。國。爲。實。則。中。央。集。權。可。以。持。久。黨。人。羣。醜。  
 一。討。即。滅。無。負。於。新。朝。無。愧。於。革。命。矣。

## ●又表

(指 嚴)

臣。聞。攀。龍。附。鳳。乃。致。風。雲。奔走。後。先。成。帝。業。臣。竊。職。先。朝。常。期。擇。主。得。歸。麾。下。視。同。休。戚。臣。聞。醉。心。民。

約者。妄以公僕為公。正稱帝制者。豈以大寶為私。舜禹禪讓。以陟帝位。湯武革命。以濟時艱。彼四王者。遭遇不同。登受有異。至夫立法垂統。創業可繼。其致一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為天下利而已矣。况功業是陛下之功業。法國本拿翁之法國。耶陛下若震民主之名。泥總統之義。大而無當。習焉不察。則國權不歸於統。一生靈無所慰其仰望矣。况臣當革命之初。任奔走之役。目擊共和之搗亂。民法之漫無統紀。哉。昔羅馬分裂。無統一之政。非洲部落。有自治之風。皆致禍亂。相踵蠻俗。未除英雄。崛起終歸。帝政臣生為大國之民。戴神聖之主。苟得上憑天威。下定國是。雖糜骨肉。猶得無憾。

●又表

(指嚴)

陛下之勉順時流。勞謙自牧。僅就公選職曰總統。而者定之功。開自新之路。文謨武烈。被及海隅。有生之倫。咸懷新緒。陛下量包宇宙。德茂三光。天人既洽。教化已宣。加以帝統。忽微中原。思主遺民。元元委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功固所獨有。誠宜黜俗議。復古制。援據經典。居正宸極。上承歷史之光榮。下副臣民之願望。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亂。孟子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名不正則言不順。總統僅掌事之職。名帝王實天與之隆號。古今載籍之明證。即順逆所由定。國家之所以強固也。

●又表

(指嚴)

臣聞稱天而治。謂之天子。歷數在躬。終陟元后。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四海困窮。則英雄承其乏綱。紀中替則易姓。纂其服。所以昭示大公式。固萬世自中紀以來。艱禍繁興。革命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繆選偽

統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天未悔禍。兵災薦臻。黨人覬覦。市民騷動。首逆黨魁。縱逸東邦。鯨鯢對壘。時肆梟  
 音。虎狼橫走。中原塗炭。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痛恨切  
 齒。希望眞主。况臣系出吹牛。賜姓撲馬。忠心愛戴。更切悚惶。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既革。歷數有  
 歸。或驅除以先。王者或趨附以奉。本朝是以日耳曼兼并諸侯。蔚成帝國之隆。運英吉利獨標君主。徐頒  
 憲法之空文。陛下大業邁於德英。奇功繩乎祖武。應命世之期。紹專制之運。符瑞之表。鄰邦有徵。中興之  
 兆。前朝垂典。自路易被刑。皇室如燬。陛下祖德宗功。奠撫法土。安民以財。伐叛以刑。抗明威以征。不類杖  
 大順以肅宇內。一姓既傾。則羣情向化。走狗既烹。則豪傑歸心。昔愷撒雄圖。霸業耀乎歐土。謨罕盛烈。王  
 迹徧乎亞西。况神威之加。無敵清暉之繼。有光蒼生。頤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拿翁之  
 後。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吾法必將有主。主法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中無異言。外無他望。  
 反對黨已匿迹。而銷聲自治。派亦熏煎而灰滅。抱器之裔。來歸夷齊之薇。不食祀天之典。弼教之儀。以爲  
 民望者。已集輦轂。負囑之逆。跳梁之寇。呼嘯而延。殘喘者。日就蕩平。是以臣等敢體帝王之心。識豪傑之  
 趣味。死上尊號。願陛下存德英帝制之懷。黜華盛頓矯抗之謬。以天地宗教爲務。不以百姓妄求爲先。以  
 政府強固爲能。不以共和公僕爲事。上以慰歷史。及乃祖之靈。下以釋子孫。及官僚奴隸之望。臣聞尊位  
 不可久虛。時機不可或失。虛之一日。則尊位徒懸。失之毫釐。則時機被奪。陛下雖欲逡巡。其如子孫富貴  
 何。其如官僚奴隸何。

●鼻涕致臭汗書

(軼池)

臭汗先生髒鑿久仰炎名如雷貫耳。屢欲踵謁臭顏。一聆警效。祇以先生襤襪子耐不得一些秋氣。每當金風起處。換得涼來。而先生已匿不見影。欲訪無從焉。嗚呼。先生殆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非耶。若某者志比冰清。情同玉潔。天生就一副耐寒骨。越是冰天雪地。朔風凜冽時。他人所深居蟄伏。惟恐入室之不密者。而某獨蓬蓬勃勃。衝寒以出。大有一往直前。莫可遏抑之勢。蓋僅言歲寒良友。猶非知某之深者也。所以溽暑薰蒸之日。卽某所潔身遠避之時。非不知趨炎附勢。爲現今時髦界一種經濟學。無如恬澹性成。勿論熱鬧場中。非某所敢插足。卽一聞春和景明。韶景將臨。而某已引避不遑矣。然則如先生之勢利。烘烘慣爲熱鍋上之螞蟻者。誠不知足下之是何肺腑也。嗚呼。先生此某之所以潔身。而先生之所以名臭。歟。相見參商用此佈。達先生如以爲不然乎。則請有以語我來。鼻涕手上。

### ●武松控俞仲華稟

(軼池)

稟爲滅功毀名。請求提起公訴事。竊某兄弟二人。爲大宋子民。向安本分。不幸亡兄武大。捉姦被毒。殞命一朝。某以手足復仇。鬧成殺嫂之變。不得已而避禍山泊。皇天后土。蓋實鑒此心也。厥後招降旨下。全體歸誠。而某尤立功疆場。宣力王家。雖至血糜肢殘。猶能獲巨魁。而凱還我國。所以某之獨手擒方臘。卽五尺童子。齊東野老。於此年湮代遠。時猶能歷歷道其事者。此某之並非終於梁山。可爲鐵證。該俞仲華。以末學後進。舞文弄墨。顛倒黑白。胆敢明目張膽。自撰一蕩寇志。烏書旣滅。沒某擒方臘之功。又復捏造某爲唐猛等車輪戰。所畢命。信是言也。則某非特無擒賊之功而已。先終於爲寇矣。似此黑口冤誣。公然侮辱情罪。已屬顯然。伏查新刑律第三百六十條。指摘事實。公然侮辱人者。不問其事實之有無。處五等有

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云云。又同律三百六十六條。犯本章之罪者。得褫奪公權云云。今僉仲華之滅功。毀名。儼然著之於書。其為指摘事實。公然侮辱人者。似即可褫奪其出版品之公權。而據律科斷矣。案關刑事。辱及生命。為此粘呈。蕩寇志一回。請求

檢察廳憲鑒准。迅予根據妨害名譽罪。提起公訴。俾得恢功名。而雪冤誣。曷勝感戴。謹狀。

計粘呈蕩寇志中車輪戰武行者力盡回鐵證一紙

烏託邦無量數年十二月三十二號

稟

●妓室銘(仿陋室銘)

(寄恨)

品不在高。有貌則名。交不在深。有錢則靈。斯是妓室。惟吾色馨。春黛橫眉。綠秋波蘸眼。青談笑皆嫖。客往來多。情人可以扯胡琴。沒正經。有絲竹之亂耳。灌米湯之勞形。得逢風流。願甘死牡丹亭。君子云何趣之有。

●春夜晏勾欄院序(仿春夜宴桃李園序)

(寄恨)

夫章臺者。行樂之逆。旅遊子者。碼頭之過客。而牀頭一夢。為歡幾何。今人挾妓夜遊。良有以也。况洋場媚我以風月。繁華豔我。以文章。會勾欄之歡場。成良宵之好事。羣雌俊秀。翩若仙姬。吾人冶遊。相期同樂。狂斟未已。高歌轉清。開綺筵。以坐花。敬皮杯。而醉月。不有孽作。何稱放懷。臨期歡成。償以纏頭錦數。

●大律師傳

(無愁)

大律師者。大中華民國中。一品大百姓。志大言大。才大。學大。嘗留學大日本。畢業於法政大學。充天大地。

大無大不。大之一等。大律師。大來。大往。敲大竹槓。斫大斧頭。出庭費一百大元。勝訴費一千大元。如獅子之開大口。排場廣。大手臂。闊大一天。到晚。大嫖。大賭。大吃。大喝。掉大槍。花頑。大巴戲。終則撒大爛汗。放開大步。走上一條。大路。溜之大吉。如荷花。大少之匿。不見影矣。

### ●大醫士傳

(無愁)

大醫士者。大清故國之大流氓。皮匠。阿大之。大兒子。只讀了半本大學。西瓜大的大字。識不了一大担。在一。升大藥材。店內。做過大半年。夥計。識得大肚皮。大戟。大黃之類。費二百大錢。買幾本大方書。翻了一個大概。粗知大略。于是。大發宏願。糾了一個扛頭。大會。湊成百千大錢。租大房子。挂起男婦大小方。鹹招牌。用大轎。班搭大架子。面戴黑晶大圓眼鏡。長袍大袖。大搖大擺。充作大鄉紳。官僚模樣。醫金定得極大。非大富大貴之家。斷然難屈。大駕許多大紳士。將大醫士登報揚名。做上一篇大文章。大吹大說。大稱大贊。張大李二。大家具名。介紹大醫士。乃移住在通商大埠。生意大忙。大有走前落後。應接不暇之勢。於是。大發其財。家中大小。老婆。皆大歡喜。大魚大肉。大吃。大嚼。大衣。大帽。大穿。大戴。大醫士貪心未饜。醫金愈大。門診。掛號。資亦收費大洋一元。許多大病。窮人。想醫士。大發慈悲。若大旱之望雲霓。一日。大醫士大門之內。抬進一乘綠呢大轎。轎內。走出一位大塊頭。舉止大方。大搖大擺。頗似大人。大物。大醫士趨承。恐後。請問尊姓。大名。此人。回稱。姓王。名香。大乃是。大英地界。大洋行。理大寫。因他。大嫖。大耍。下部。受了。大毒。大痛。非凡。所以。請教。大醫生。大加醫治。當大送酬謝。大醫士欲取償極大。酬金。於是大壞良心。大用爛藥。不上大半月。下部。大大潰爛。起來。香大大不得了。趕忙。請大英醫院。中大醫士。救治。誰知。元氣。大傷。梅毒。大作。

縱然大加施救。大勢已是不救。香大家中間。信知爲大醫士所害。大不甘休。大興問罪之師。大清早起。大呼小叫。大班人馬擁進。大醫士之寓。大醫士家中。男婦大小。弄得大驚小怪。大起恐慌。大班人馬進門之後。一面破口大罵。一面大肆攻打。大廳上許多東西。如大花瓶。大鏡屏。大白鳴鐘。大花盆。大玻璃。大廚大餐台子。一應大小物件。打得大破大壞。大醫士以及大小老婆。大少爺。大媳婦。大阿官。大小姐。大姨。大姐等。個個受着大辱。大放悲聲。大哭不止。幸虧隔壁大伯出來。大動唇舌。大費調停。大醫士出一種大罰款。賠償王香。大香大出殯之日。大醫士身披麻衣。大步相送。算是香大的大兒子。一路假意號陶大哭。旁觀者大笑不止。大醫士從此以後。大門可以張羅矣。

## 滑記新語

### ●一等嘉禾章

(無愁)

某君新自虎邱來。朋友讎集。輒搖首太息。歎國是之日非。人間其故。某君云。國家爵賞。所以鼓勵有功者。豈可濫施。滿清無道。優伶宦官。爵賞者尙不多。不謂民國竟有以一等嘉禾勳章。賜及娼妓者。殊可訝也。衆人聞其議論奇特。僉謂決無此事。必傳聞之誤。政府斷無以名器褻瀆至此者。肅政使豈遂默默不言乎。而某君堅執其詞。並謂躬親目覩。當無謬誤之理。衆與某君。乃約賭花酒。十台重往。虎邱道聽。及至枇杷門巷。果有殊紅蠟箋。大書國一等嘉禾章。菊芬校書寓之。籤條高揭。門楣惟上下數字。因粉刷牆壁之



時致被剝落。衆人見者無不疑駭叫絕。於是聯翩入門。問之老鴇。云昔有嘉興章妓來居是院。至今遷徙已久。羣客始恍然。大悟嘉禾者嘉興也。嘉禾章者嘉禾章氏也。一等云者。猶言頭等之意。譽其技藝也。國字之上當爲香字。於是某君遂踐約爲東道主。

### ●排排坐

(無愁)

北京某大學某專門學校等。開聯合運動會。比賽足球。自上將軍以次。到者甚衆。官多位少。有植立者。某軍署參謀。遍覓座位不得。忽挨近某司長而坐。疊股接膝。頗不雅馴。司長怒。以爲輕薄相戲。蓋司長之貌實佼好也。參謀云。弟與公同膺五等之賞。爵位相同。孟子有云。子男同一位。可見五等勳位。原與人排排坐的。足下何必動氣呢。

### ●藝員

(無愁)

某新劇家爲有名之角。且流波巧笑。見者魂銷。然其大父曾爲清季官吏。退職之後。亦居鄉紳之列。於某之伶官肆志。頗不謂然。一日某還家。頗有責備之辭。謂吾家世代清白。奈何出爾敗類。辱身虧體。貽先人羞。而某故與強辨。謂新劇同志。皆負開通社會先覺覺民之職。地位甚高。迥異舊伶。故稱新劇家曰藝員。其大父點頭道。這藝員二字。想即日本藝伎之意。是賣嘴不賣身的。果然如此。倒也罷了。

### ●大舉入寇

(無愁)

某君性極詼諧。一日同學娶親。新婦萊公後人也。某君亦不先期送禮。及既喜讌散席。衆賓一哄登樓。爲鬧新房之舉。則已煌煌喜軸。高挂新房中矣。衆賓見者。無不拍掌狂笑。蓋大舉入寇四字也。某君先時搆

軸上樓指揮衆人懸挂伴婆等不解文義故得售其計云。

●喝洗脚水

(無愁)

羌海等處俗風一家兄弟數人惟長兄可以娶婦餘子則否長兄死次兄據嫂氏爲妻次死三亦如之余友見而笑曰此所謂兄終弟及是也然此風內地鄉民亦有之謂之接勝(勝即脚勝)亦謂之接爛汗泥勝又羌俗夫死取盆水爲夫濯足既訖卽貯盆水於床下妻每日入床下飲脚水少許飲完爲度非是者卽爲不賢之婦余詢諸友曰此亦有說乎友云此則彼處女子弱於內地女子多矣蓋內地夙有『憑你丈夫乖似狗也要吃我老娘洗脚水之謠』不謂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

●此亦報館中人

(無愁)

現任某知事上省在俱樂部中大嫖大賭吃醋打降無所不爲某妓院之正房間內先來一客知事大發標勁敲台拍案羣客和之某客懼願讓正房通融辦理知事之科員忽就知事耳語知事色陡變請罪某客卑躬屈節強笑承迎備諸醜態某客受寵若驚大有手足罔措之狀不及席終抱頭鼠竄而去問之娘姨方知錯誤蓋誤以報關行中人爲報館中人云

●斟酌飽滿

(軼池)

甲乙兩友善相謔一日甲出外遇雨未及攜傘衣履盡濕狼狽不堪途遇乙問之曰子何斟酌讀如緊脚飽滿若是甲姑示莊容道想因我輩文字太好滿腹所不能容故迫而下達耳

●推事

(軼池)

一鄉人至審判廳告狀不解稱謂不明管轄。只知問官爲推事而已。初遞狀於初級審廳。批令應向地方起訴。及投狀於地方審廳。又批令應向初級呈訴。鄉人瞠目自言曰。余先不解推事二字之意。今而知推事云者。卽遇事推諉之謂也。聞者啞然。

●泰水其涸

(軼池)

俗語婦翁曰。泰山因稱婦之母曰泰水。此風古矣。予在杭時。偶適鄉間。見喪家懸有一額曰泰水其涸。怪而察之。則死者乃婦人額其壻所書也。

●琵琶結子

(寄恨)

學究某。訓蒙餬口。呶呶咕嗶中。魯魚帝虎不辨也。一日晚間。見窗下枇杷結實纍纍。遂偶寫琵琶結子四字。令徒囑對。其徒苦思不得。歸告其父。父見師之誤書也。笑不可仰。因教子以喇叭開花答之。次日徒以對。某怒曰。喇叭樂器也。何能對薄責之數下。徒歸。又泣訴於父。父卽作詩一首。命致其師。詞曰。枇杷不是此琵琶。想是先生落筆差。若果琵琶能結子。定教喇叭也開花。某見之大慚。歸商諸妻。某妻故世家女。饒有才。閱詩後。爲代答詩以辨護云。琵琶就是這枇杷。不是先生落筆差。若果琵琶不結子。笛中那得落梅花。

●人情之比例

(寄恨)

兄弟二人。皆憤世嫉俗者。一日相與論世。兄曰。近日人情之薄。真薄於棉矣。可勝浩歎。弟曰。否。猶不如荆川紙之對解也。兄曰。然則荆川紙對解。尙有表裏可分。未可謂其至薄。弟又曰。猶有一說。庶幾近之。嘗聞

白。金。打。箔。每。方。寸。可。分。三。萬。六。千。張。人。情。之。薄。得。母。類。是。兄。撫。然。曰。旨。哉。是。言。

●社會主義

(無愁)

某君遊學歸國。提倡社會主義。不遺餘力。共產主義。公妻制度。所至演說。聞者爲之動容。有來報告者。謂先生家中。昨夜被盜。師母亦不知下落。先生聞言大駭。遣人四出探聽。或謂先生曰。先生日日唱導社會主義。他人之妻。即先生之妻。先生之妻。亦即他人之妻。何必介介。先生急忙分辨。道。兄弟提倡社會主義。並與賤內無涉。何必與他作對呢。

●怕事

(無愁)

某君與衆友夜話。各述怕事相難。一友道。攜重金。歷遠道。日暮途荒。前不把村。後不把店。羣盜出沒。隱約林外。你怕也。不怕。某君云。銅錢銀子。可買命。如數供獻。諒無大礙。所以不怕。一友道。火燒危樓。扶梯先斷。開窗四望。下臨無地。你怕也。不怕。某君云。跳高天橋。體育素諳。臨變從容。賴有絕技。所以不怕。一友道家。住深山。淫雨爲災。澗水暴發。浮家泛宅。性命呼吸。哭泣倉皇。你怕也。不怕。某君道。幼習泗術。以泳以游。長學海軍。十決十盪。順水之性。無往不利。左挾嬌妻。右抱稚子。兩足上下。激水如飛。認定目的。誕登彼岸。不怕。一友道。上海租界。羣雌遍地。搔首美姿。爭妍取憐。少加青眼。則連推帶聳。拖進弄底。流連任夜。不放還家。你怕也。不怕。某君哈哈大笑。道。這事兄弟求之不得。何怕之有。果有此遇。定當左擁右抱。盡情作樂。玩他一個淋漓。盡致。誰知道。言未了。室內拍桌打燈。震天作響。起來衆人變色相覷。某君更戰慄不已。衆友起身出門。點首不迭。追道。噢……噢……噢……原來只怕這事。

## ● 一門四書

(苑 園)

二〇

村學究某。門徒七十。妻妾五人。課餘入內。嬪庶爭春。學究饒有儒風。每一矢口。輒通文達理。驕其妻妾。曰者。願謂諸女子曰。我乃儒者。腹有詩書。汝輩能各述四書一二句。我即幸之。其一獨自尊大。昂首而言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其二座居次位。思與夫君婉商曰。君請擇於斯二者。其三以事在實。行。我願沾其實惠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四自慚貌陋。作哀求語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五年最幼。貌獨美。驕氣逼人。急切言曰。尊五美。屏四惡。學究以各有所長。均堪領略。莫定行止。願謂恃貌者曰。色難不圖。弟子自後聞之。莞爾而笑曰。有事弟子服其勞。學究勃然不悅曰。惡。是何言。與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譯

叢

# 東 方 書 局 廣 告

三 版



世界皇室奇談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是書為太倉唐真如先生譯述對於世界皇室瑣屑之事秘密之舉以及宮闈之異聞內庭之豔話正史所不及詳者莫不一一備載出書未及一月已經三版其價值無待贅言

再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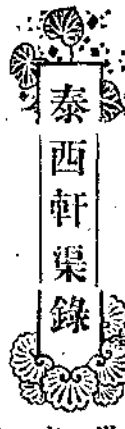


世界新婚奇談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是書為太倉唐真如先生譯述分世界結婚奇談各國結婚叢話二編並附日本名人之結婚佳話及各地奇異之結婚風俗二編舉凡關於婚姻之宜否婚禮之異同罔不搜羅備載饒有興味既可供茶後酒餘之談助又可為研究風俗之致證洵為近今譯籍中最有興味之佳構也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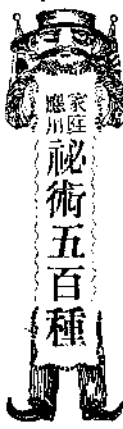


泰西軒渠錄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是書為太倉唐真如先生編譯其中所錄凡數百則極有趣味讀者手此一編可知碧眼虬髯之儔其好談諧殊不讓於吾國而其供人嚙噏且遠勝於吾國之笑林諧譚各書也

四 版



秘術五百種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是書係日本日用百科全書之一為大橋又太郎編輯太倉唐真如先生譯述分人事門飲食門衣服門器具門妙術門五部類所載之秘術皆有確實之證據而合於科學之原理誠家庭不可少之書也

第一冊  
第二冊  
出版



觀劇指南

每冊定價  
一角二分

觀劇者必深知戲劇之情節始能與致勃然不生厭倦之心否則雖金鼓喧闐裝飾鮮明亦不免味同嚼蠟是書分角色事實曲評三門每冊載戲劇至百餘齣手此編于新舊劇之源流底蘊無不瞭如指掌願曲者幸勿交臂失之

再 版



空中戰術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是書為日本陸軍少佐高塚強原著太倉唐真如同先生編譯詳述飛船飛車關於軍事上之戰鬪力及國際上之領空問題凡研究法律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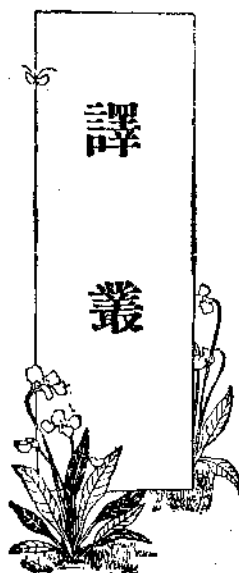
三 版



破天荒

洋裝精本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近世發明空中飛行之術實為軍事上唯一之利器此次歐洲大戰各國利用空中飛行之術其載於報紙者已屢見不一見據最近消息普泊林汽球隊有攻英之說德軍今又破盤凡爾以得攻英之近路而法境已有飛機交戰及巴黎組織空中防禦隊之事青島亦有日本飛機與德國飛機交戰之事總觀所世始去空中大戰之期不遠諸君倘欲觀察歐洲戰事而求其利用空中飛行之法乎則曷一讀軍事小說破天荒是書為德國冒京原著內盛言德皇維廉第二注意飛行事業今將一一見諸實驗且是書所載不獨關於軍事一方面即空中之交通空中之探險空中之旅行以及日後空中事業之發達罔不包羅淨盡諸君如欲應世界之潮流考物質之進步則斷不可不讀是書也茲特重加修訂付印三版封面改用五彩石印空中戰爭圖尤為絢麗奪目



名著

美洲

原序

伍廷芳博士原著

杜逢一 姚鵠 同譯

亞美利加者。於世界各國中最足以引起吾華人之興趣者也。歐洲人民由英倫尋獲此土。生齒日繁。俄而五方之民。移居於此。其益以盛焉。國人均受治於來自先民故鄉之官吏。卒以政治不得其平。輿言改革。人民相率起義。與世界最強之英國相抗。經七年沉毅劇烈之戰爭。犧牲數千萬人。英吉利不能不認其獨立。新種遂得。因是以脫離舊種之羈絆矣。自是厥後。百三十年間。其開國之新黨。與其子若孫。締造此民主立國。為世界最富之國。且使其國之言論。在國際間生重大之勢力也。

美利堅國土之大。其初不過中國二行省耳。厥後廣為購地。並就種種方法。擴張領土。今則東自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北抵寒帶。南及熱道矣。新國之人民。就文學。科學。及技術之發明。而成名者。不一而足。國民



有堅忍不拔之氣。善於營業。以華門圭竇。而致巨室之富者。往往而然。風俗樸厚。富者不尚文飾。無執袴之習。自奉儉約。出入不以僕從。外國之世爵皇族。多與美利堅女子結婚。其子孫之在各國彈冠相慶者。比比然也。

美俗尙俠義。好施與。富者以其財產。從事於慈善事業。設圖書館於國內外。爲文明之輔導。好維持和平。每年開平和會議。務達其目的。曾有最富之美人。出其私產。設和平裁判所於國外。盡其心力。日以鞏固平和之基礎。然以斐律賓人民。不堪西班牙政府之虐待。美人出助斐人與西國戰。卒獲勝利。取斐律賓羣島。而給與西政府償金。金洋二十兆元。

美人具積極的愛國熱誠。近與他國戰爭。國民均棄職業而服兵役。其富者竟有以私財組織軍隊。而爲之統領焉。

全國公民。人人得爲白宮（卽總統府）之繼承人。而作國家之元首。惟當其任滿。自白退宮。其地位仍與齊民等耳。如素操辯護士職業者。即出席於其爲總統時所任命之裁判吏之前。彼國婦女。得爲律師。言論自由。達於極點。交通便利。莫之與京。商業之盛。爲全球冠。嗚呼。美利堅之國情民性。具有特質。洵足以教誨吾人。而喚起吾人研究之興味者矣。余二次奉簡命。使彼土。先後僑居。約有八載。客之索余著美洲見聞者。踵相接。而余終不敢率爾操觚。以職務羈絆。無此晷刻。余在彼國。雖得與種種社會人物交接。願見聞未廣。遺漏甚多。余之崇拜美國人民。匪可言喻。而其事之尙待改良者。不無可議。然以若斯仁慈友愛之人民。而加以譏議。則非余之願也。以是疑畏。不敢執筆。人之勸余者。以爲宜秉直筆。不尙諛詞。一女

友語余曰。我儕願君記載國事。臧否人物。爲春秋之褒貶。苟有缺憾。舉而指摘之。以促吾人之自新。諛媚之詞。非吾人所望也。余友偉論。頗中肯綮。余深敬仰。而服膺之。美人之豁達大度。於此亦可見矣。是書之作。悉本斯旨。就余所見。著之於篇。不爲阿曲。不事吹求。美人有讀是編而未盡贊同者。當亦能諒我也。如隱諱其不善。以美利堅譬天國。不幾爲美人之罪人乎。豈余所願哉。伍廷芳序。

### 第一章 名稱

「玫瑰之花。卽不名爲玫瑰。其色香自若。」名固無與也。雖然。究以擇名爲要。擇之不愼。偏頗出焉。而彰瘴判矣。我華人尤講名理。人之始生。父母爲之卜名。冀其成立。張大事業。或表家庭期望之心。大率富貴壽考之意爲多。咸寓迪吉迎祚之思。若爲女子。尤當錫以花木之名。張其美質。大抵力避不祥之語。余曩留美。于華盛頓登升降機。遇一美人。其名爲「棺材」。設我人于升降機。次值一人。乃以棺槨爲名。能毋異甚。又于別地得一友。其名尤奇。乃爲一死字。余每值其人。思其名。輒欲遠避。以余固樂生畏死者也。特余尙非迷信。余嘗宴會。合席得十三人。嘗于星期五日外出。此二者皆西俗所避。以爲不祥。固了不之異。卽爲中俗所不樂趨之事。余固亦常爲之。惟是值人以棺材或死爲名。則良覺太過。爲余所匪樂。不期而生其疾惡之心。

是故余意謂爲國擇名。要不能不視較爲人擇名。爲尤重。美國者。當各州獨立抗英時。卽自名爲合衆國。字義間微含有幸福之意。此合衆國初僅十三州。積十三萬英方里之幅員。至于今日。乃得四十八州。及屬地三處之夥。合計面積。乃竟得三百五十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二英方里。實足與世界最古之中國齊。

其大。若以合衆二字之義言之。其賅括固亦甚廣。即舉南北美洲盡入範圍。亦未爲非常。此足知立國之初。幾經審擇而定。是名合衆兩字。固包含無限生意也。余又嘗偶值一友。詢其爲南美或北美人。或爲墨西哥。秘魯。或爲中美州之土著。渠之答辭。乃甚注意曰。余乃合衆國公民也。余又詢曰。合衆國者。或爲墨西哥。合衆國。或埃及。丁那合衆國。或他合衆國。君究何一之從。渠又答曰。合衆之名。能副是公民二字者。舍我美其誰。余又嘗遍詢余所交之美人。以同上之問題。而答辭亦同上。若合一轍。我人稱我國爲中華。意爲居全世界之中。余乃信美人爲國。擇名較我人之地理知識爲高。合衆二字之義。簡舉南北美洲之辭也。雖其意義之廣。乃使人不能不疑爲確有賅括新世界之意。就余之見聞。論美國民之品性。尤甚公正。爲西半球諸邦中最高貴之民。其諸邦間之聯絡。亦甚親密。頗有互相維持公理之善意。實足爲世界民主政治最善之模範。政治至高尙。憲法尤爲自由。政府由人民造成。而政府亦實爲人民而設。其監督之權。當然操之人民。人民一例平等。無論何人。苟具通俗知識。而至美國者。必具一種之觀感。以其社會之整秩風尙之樸厚。率取地方自治制度。人民尤富于民主政治之性質。即于小學之中。而民主政治之知識。已肇溯其基礎。余嘗至費拉突爾菲亞州。一公立小學校。其中所得。使余至今未能忘。校爲男女同校。共得學生三四百人。大率在七歲至十四齡之間。于衆生中選擇一人爲該市市長。其另一人爲審判長。又有一人爲警長。實則使之管理全校一校耳。其治制。乃儼同一城中。有數學生爲我國籍。其中一人亦爲警察監督。當其謂余時。初非自曝其名。實足以稔其校中和親一致。全泯種族界限之意。校長及教員與余語。則謂管理學生了無困難。萬一學生中偶有一二得罪道者。則由學生警察逮之以歸于審

判長。審判者。即為學生。審判長。獄成。乃執行其罰。事至簡易。余良能信其自治之成績。有足觀也。此不特足輕減教員管理之職。即由是而生學生保全其校名譽之心。其道德心。乃日漸養成。自幼即薰陶以自治之道。德及壯而為事。必深欽心于己國之自治政治。就選受職于國家。必能堅信其不負國家之心。其自治政治制度之勢力。足感化全洲。良非偶然也。下表即列美洲多國由君主政體而變為民主政體之數。并其改政之年月。

國民

改政年月

墨西哥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康送拉司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

撒爾煩特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

業楷拉茄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可斯脫立加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巴拿瑪

一千九百〇三年

哥倫比亞

一千八百十九年

萬業儒拉

一千八百三十年

以可毒

一千八百十年

巴西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祕魯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巴力維亞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派拉揆 一千八百十一年

智利 一千八百十年

阿勒聽那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

油路葵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

以上諸共和國。咸以美之政治爲模範。美洲各國。至今日。幾盡變爲共和國。所屬于英君主政體之下者。僅一加拿大。維英之君主政治。尙能措施滿意。故加拿大亦尙未有叛志。而美人中。又已有倡加拿大合併美國之義者。某日華盛頓有公會。余亦列席。加國國務卿勞立維而亦在坐。美之最高法院之法官某。曾宣示加拿大應合并于美之意。後有克拉克強姆潑者爲民主黨領袖。下議院演說之際。主合并尤力。此等議論。現雖尙未有十分勢力。要已足代表美人一班之情感矣。究竟加國將來之趨勢。尙未可測度。而得。惟據見在情形。則數年之間。當不改其故步。加雖名義上爲英國領土。而實際上種種應享之權利。實與獨立國同。其憲法略似英國。亦有上下議院。英皇僅能委任總督以代行其職權。其政治由負責任之國務院管理。地方上仍由居民主持。母國略不加以干涉。加拿大之民應享權利。既與英民同等。而不担任海陸軍經費。又似較英之民爲勝。數年前。居民亦曾謀獨立之事。而英之殖民大臣宣言亦表示英國無反對之意。惟謂加民當思獨立之後。所得利益亦殊難定。以所有自由之利益。加民固已盡享。英國

所得之權。僅委任一總督而已。雖英欲保全其屬地之心。甚堅實亦迥殊于侵略獨立之無益。如是故加民亦平貼無復他念矣。

就美商業上及人民利益上立論。民主與君主實亦無甚軒輊。譬以英美二國言。英國人民與美人其民間所享權利實為均等。英民固能盡享美人所享有之自由。惟民主另有數種之利益。一則美總領年費僅五萬金元。近加遊歷之費二萬五千。合計七萬。有奇。較大國皇室之經費已省一則。民主國凡具奇才異能之士。其成名較易于君主之國。齊民皆可以為總統。而總統之職權固已媿于帝皇。總統有任命各國務員及大使公使等官吏之權。論其行政事務。其權實較君主立憲政禮之帝皇為巨。惟有數端。民立國之元首不能如君主之為者。則總統不能率與他國宣戰。若君主政府。則君主或內閣負完全責任。前英內閣總理倍根荷爾特曾以金三百九十七萬六千五百八十二金磅向伊及國皇購蘇彝士運收股票十七萬六千六百零二股。由己負責任。亦并不商及議會苟事。稟取議會則有時亦有以絕大之事。坐失利益之時。如倍根之所為。若美總統即不能至前總統克蘭弗雷特有言。美國國務如往來于玻璃房之中。盡人能曉也。

華盛頓當退大總統任時。曾勸告一班志士。謂以美之幅員遼廓。而欲擴張其商業。則當力求商業之進行。離政治之範圍。始可。又嘗問人。謂以我儕之國。何由乃必與歐人膠連而生種種之交涉。我國家之平和及隆盛。又何必必效歐人而後。至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為華盛頓名言。露布之後。之二十七年。門羅總統。即以公文通于國會。戒歐人殖民于美洲。果歐人欲于美洲之地擴張。其殖民地者。則當認為對于美

國之治安爲甚危極險之事。門羅主義實能保美洲之安全而禦外來之侵略。故門羅之政策惟日孳孳以保全美洲各邦爲事。不啻爲全洲盟主也。

華盛頓州有一美洲各共和國之會議。其間中美及南美洲咸有代表。會場房舍極宏麗之觀。爲美富人而兼慈善家之若南奇所捐。而各共和國政府咸有捐助。築舍之費共得七十五萬金元。有擺萊脫約翰者爲其中著名之經理。約翰稱是會議爲美州共和國公共會集之處。亦爲交通商務輸貫友誼之場所。此會經費由各共和國共同担任。會中事務亦由駐在華盛頓之各國外交團管領。而美國務卿爲之長。此類機關能使美國在全洲中之地位更形鞏固。亦足使美洲各共和國間之友誼益形敦睦。不待言喻也。

## 第二章 富原

美國富原之主要原素實在天產物之富。煤油金銀銅各種礦苗在在而是。土地肥沃麥及果品產殖尤盛。雖然天然之利固如是。設其民無實業之知識及實力。卽亦無從致大利。亞非各國亦未嘗無如是富碩之土。而榮悴不同者。是何以故。深可思矣。凡他洲人民之移居美洲者。類皆富碩。願乃齊至此間。求生活。彼等皆能瘁其心力以謀改進。一己之地位。絕不畏勞。而長日治事。亦不覺劬。故其性質之遺傳。以迄乎今。耐苦習勞。亢志遠大。而事業亦適副其欲。較歐人勝也。

美之能興盛。至是者。固尙別有故。人人相視。咸居平等。少年遠志。自騫異絕。倫旣無地望。爲閥。其成就亦遂不復可制。有無數美人大率早處寒微。卒成鉅富。擁貲至數千兆。亦有未嘗入大學。竟業由其自脩砥。

礪之功而品學兼優者比比或謂彼曾受完全教育者其學識乃反出其下甚夥也余爲此言固非蔑視大學教育以爲不足從事實則曾受大學教育者其一生之中固當然有良好之機會以促其成就惟謂未受如是利益者亦固不乏才能拔衆之士其國勢之日上未必非出若輩之功也

美人率有一願望願望維何則旅行國外是人不能去其鄉者其知聞終域人之智識得于讀書者固然特持較身嘗遊歷實地以驗其所學者當不之及我華人之習尙尤黯于此諺曰出門一里不如居家故于遠涉重洋遊歷異國之輩尤詫爲危事實則人居常不出里閭一步其心思褊狹意見偏複遇事先私而後公自是常事美人則無是也不特巨富小康挾貲遊歷視爲要圖卽彼工人賤儉亦嘗節縮衣食以會一渡大西洋爲幸事數年前有華盛頓一上院議士語我渠每當夏令必渡大西洋旅歐洲數日至明年夏令當爲余第廿八次之航海矣惟以余視之彼實亦未嘗出歐洲一步耳故余乃敢貢獻我意見于彼之前詔其明歲更旅行者當少廓其行道之程即中華日本遠東諸國亦未嘗不足一擴眼界較歐洲趣味當尤深長也

余旅行歐洲及南美洲各國時客邸郵程數數遇在美國華盛頓或紐約所識之友不唯男子卽婦人之旅行國外者爲數正復匪尠余居我國北都時數有居美時女友遠道遊歷至華踵門謁我此亦美人優點之一擲數百金于旅行之費其所得益乃不鮮知識旣以增高度量因亦廓落較浪拋金錢而屑屑于飲食衣服之間者爲何如也

美國土地既廣至今蒿萊未闢之處尙多則勤勞耐苦之工人爲其所必需各處移殖之民如潮而至問



亦不無不治一藝之人。屢雜其中。爲害羣之馬。通商時代。人民遷徙。本有自由。惟有一班人之來。其初或在本國犯罪。羅譴不得已。而至此。或則遊浪之民。素不事事。當在本國。既不足自立。其來也無益于美國。人民可知。此則我爲美計。所不能不設法阻止者也。若外人之來美者。其從事于地方自治。或國家之事業。頗亦盡力。而能得名。則似移殖之事。又在所不當禁。惟大概尙無是見解。故移居之自由。是否當加以限制。現尙爲一問題。就他方面言。良田不耕。荒蕪頗多。爲害亦大。則無論如何。國人苟能作工。而耐勞。茹苦。不以爲辛者。當聽其從事于此。國家譬之人身。工人則其脊梁也。苟爲工人。爭工值。而生其恐慌。此意要爲無當。現當詳定管理。外來工人之規。俟其既來。卽與以所須之地。誠擊勤樸之工人。了無他故。惟以爲黃種之亞洲人。故必驅逐無遺。而于白人之來。則涇渭不辨。無所不容。我恐長此以後。美之富原。將緣是而中絕。以農業固國之脊梁也。美國之雄長于世界者。惟有富耳。美有數鉅。富擁費在算式中。可列七八位。(意言數千百萬也)其金錢所用。率在鐵路工廠各種實業之中。美之強。不以海陸軍而以實業。固已爲世界所公認。千八百八十一年。綜計美國陸軍之數。可二萬六千六百二十餘人。海軍則鐵甲艦二十有。四。水雷艇二。網曳艦二十五耳。至一千九百十年。其平時軍隊。可九萬六千六百二十餘人。海軍稍足自豪。則戰鬪艦三十有三。巡洋艦大小一百二十。如是而已。

近來世界各國之政策。注重軍事。增加軍隊。不遺餘力。添造無畏艦隊。日有未遑。國力之強弱。決于艦隊之多寡。多數政治家。咸發無畏艦隊之狂熱病。即素嗜和平之輩。亦爲此主義所動。二三十年來。已成一大變局。糜無數金錢。以構成此可懼之怪象。設以是巨費投之。得當則當得更巨之結果。以保全國家之

平安當較勝于爲此流血之基礎也。

國有強兵。此僅得爲強國耳。無其他之善政。自不足齒于文明國之數。所謂文明國者。其政治則和平。而公正。其政府人物則慈祥。而博大。善人愈衆。國愈進于文明之境。美以共和先進之國。善男善女。若是其衆。咸能犧牲其金錢實力。以希望和平。卡男奇恩權而一人。固足以比數百之無畏艦隊。而美人之如卡男奇之爲人。主持公利。以圖慈善者。爲數甚夥。美土地與歐隔絕。敵人亦猝難以兵力臨其國境。復誰欲以兵力臨之者哉。美與各國間之情感。素無所謂仇敵。無論何國。決無無故而受人侵略者。美既於外交之際。敦睦如是。亦無當懼有外訖之臨邊也。即使有之。或欲侵削其領土之一部。然敵人亦當自念。侵略得之。卽能終日保有否。天下斷無不得人民之同意之屬土。而能永永相依于不叛者。而美人則斷不能相安于外人政治之下。所可知也。

我輩今日所冀望者。美國當弗欲效他國之所爲。無由而增加軍隊。而更冀爲提倡世界和平之領袖。而可表示于世界。知咸使苟爲強國。而欲伸張其將來之勢力。保守其現在之地位。正不藉乎兵力之雄。余知弭兵之言。非近世政治家所願出。有某名人言。弭兵之說。燐火一熠耳。卽平和裁判亦爲空中樓閣。以惡辭詆弭兵之說者。數見不一。見眼前文明之局。此殘餘之二十世紀中。後有破壞之者。與否亦正難言。世界各國日。屹屹以增加軍隊爲事者。復爲何故。以余所見。當有二解。一則彼此之間。信心未孚。此既增加彼國起而效。尤因疑生。畏以成事實。一則爲海權之故。不得不羣相徵逐。惟美則不然。既無所用。其爲畏尤不必爲無謂之效。尤美能以獨立之力。自成一雄強之國。苟能以是獨立自雄之態度。爲世界列國。

譯 叢

二二

之標率則將來會逢其適或有他國能從之者則世界和平必更鞏固此我所以爲美國祝并爲世界和平祝者也

(未完)

## 易時雜譯

### 雞尾

英人有名卡司德者少從村學究遊有小才以能訛人所短嘗詡詡然以大小說家狄更司自擬人謂狄更司文學淵博迥非其儔輒揶揄之卡司德不顧也一日卡司德赴友人約至酒樓歡讌見席上有髮蓬蓬如病鬣者高踞首位若甚貴顯卡自負才學怪其慢不爲禮飲次頗目睨之既且鼓其如簧之舌飾作誑語謂彼今日途經市廛見一母雞其尾鬢鬢邁步籠中傲睨一切彼行近其身亦不少動云環坐其旁者審其有指而發爭以目視鬣者笑鬣者亦滑稽者流夙聞卡司德以狄更司自命怒極因反唇相譏曰卡司德君所見之雞尾尙不足奇以我少時所聞竟有人而雞尾者斯乃奇耳衆不知其意何居齊詢曰願聞其詳鬣者曰吾鄉昔有無賴名更司牧豬爲生性桀傲不馴學得一知半解卽喜狷驕人其父惡之以更司爲英語雞雞之尾(英語雞雞爲欺更司)嘗怒呼之爲雞尾是豈非人而雞尾乎闔座聞之均爲粲然卡司德抱慚遁去

### 哥納玲

美國吉枝恩州產一寶石曰哥納玲。外作橙黃色。其內瑩澈如晶。纖污不染。兒童喜其玲瓏可愛。輒向販賣者購玩之。積習如是。雖價昂。父母弗禁也。有斯米達者。亦爲個中嗜弄哥納玲者。父業機匠。家貧而性狡黠。以無多資購玲品。遇販者自戶過。必多方誘之。從中取巧。販者怒其頑。思不之顧。則斯米達握錢在手。殊不忍坐棄營業。思廉價賤讓。則彼又趨趨不逕出錢。職是之故。每相違。必惡聲漫罵。雖斯米達允出多金。亦不顧。斯米達見其勢利若是。久欲出計弄之一紓積憤。會聖誕節。父母昇彼金幣二枚爲節賞。見販者荷哥納玲櫃。行近其居。乃亟舉金幣呼之曰。我有巨金在此。買哥納玲者。幸速將櫃來聽我選擇。販者見斯米達果手持金幣。卽齷顏相嚮。斯米達曰。我今日須購數十枚分贈戚友。請君枉駕入室。可乎。販者亦頷之。惟見室中無長物可盛。則詢曰。哥納玲光滑如球。苟置桌上。易于滾墮。君意暫置何處。爲佳。斯米達泰然曰。此何難事。君如惡有失。第圈手桌面。由我將揀出者投入其中。可耳。販者果如言。于是斯米達遂檢其櫃。將所揀數十枚盡納之。揚言手中金幣不敷。踉蹌入內。取資隱驅家畜。猛犬外出。嚇人。犬見販者伏桌立。訝爲圖竊。果作勢上前撲。嚙既審其屹然不動。更出不意力抓之。使彼痛極。釋手將哥納玲盡墜地上。陶息碎爲齏粉。斯米達聞聲。知計已售。乃趣持金奔出。故作太息曰。惜哉。此至可寶貴之哥納玲。今雖一辨士之微。亦不值矣。販者察其詐怒形于色。頗欲得犬而甘心。顧斯米達反作色。謂此我家物。母預汝事。轉使面頰耳熱。辭窮遁去。迨後斯米達父母廉知其詳。將斯米達大加訓責。斯米達豫然曰。彼人侮我。甚至我爲此特略示我窮人。非易與者耳。

● 推己及人

有斯密士者。訓蒙爲業。嘗設帳諾克福村之某富戶家。平居以講解詳明。負通人名。富戶有子三。長次均從斯密士學。齒雖長而性魯鈍絕倫。如朽木之不可雕。故值課餘。輒有可哂之趣聞。傳播闔村。斯密士未嘗不知彼昆仲不肖。願以冬烘生涯得失無定。每一笑置之。一日斯密士爲諸生釋讀本中『推己及人』句。自覺剖解精覈。無人不喻。而彼賢昆仲猶絮絮索解不已。怒火中焚。不覺色然曰。此大易事。若曹胡不思之甚。今譬有甲乙二人于此。甲欲擊乙。當先擱己臂一試。輕重然後舉手。俾乙卽受其擊。亦不至創。又如約翰有飴欲餽諸友。當先嘗其甘苦。甘以與人。苦留自食。推己及人之意如是而已。豈有他哉。斯密士言次洋洋有得色。詎二人聞之。誤解其意。不問情由。乃竟奮起相角。互言曰。我臂不痛。可速來受擱。而二三年事較釋之童子亦羣起喧嚷。爭謂約翰含飴口中。其味甘芳。乃竟斬不我與。是何得謂推己及人。忽遽間轉使斯密士不知所措。事聞于外。諾克福村人咸爲絕倒。

### ●三千九百九十九

湯姆森者。英國牛津大學之教師也。晚年得神經病。心有所思。旋踵卽忘。以故遇要事輒默誦口中。助其記憶。湯姆森有養廉金儲于倫敦銀行。須用時常預權子母。詣取之。銀行中人見彼嚴厲。鮮有能短其毫忽者。一日湯姆森復赴倫敦銀行。途遘友人。約與偕行。友人見其唇張闔不輟。驚詢之曰。君唇翕張。乃何病症。湯姆森笑曰。君言何謂三千九百九十九。友人審訝曰。有是病乎。君患之幾何日矣。湯姆森曰。病乎。誤矣。三千九百九十九。友人曰。使病延。互若是。吾實爲君不取。雖然。我今亟欲往訪。令弟蒲根。彼尙作居漢士斐街之三千九百號乎。湯姆森曰。然。三千九百九十九。友人疑曰。蒲根何時喬遷。乃竟不令我知。

我憶漢十斐街共三千九百號君言得毋誤乎湯姆森復笑曰君言誠然三千九百九十九友人不解怪湯姆森有意調侃不別逕去時倫敦銀行已轟目前湯姆森昂首見之即止其口逕入取款大聲謂司事曰爲我將本屆存款利息三千九百九十九鎊取出我有事急欲去也

### ●水人

土耳其當漢米二世在位時內亂甚烈君士坦丁諸城均派專員檢查各地郵件有亞薩托特者亦爲檢查之一爲人謹厚愚闇胸無點墨同僚多藐視之一日亞薩托特查得英文化學書籍數十冊見書中有一(即輕氣一分)字連篇累牘數不勝數意其或爲漢密二世簡筆(按英文漢密二世爲 Hamid II)必與黨人有涉不問原由即將悉數扣留彼以爲從公勤勞必邀上賞矣顧一星期後乃有一不速客洶洶詣彼問罪聲言曰速還我化學書來不則吾大使某且下文緝汝亞薩托特不諳西文略不皇臆即將原書取出指口心字示客且述扣留之故客初怒甚既見亞薩托特憨態可掬笑曰此待水之成分名輕二者耳貴國皇帝非水製者胡必須此聞者咸爲絕倒

## 歐戰遠因談

(茹勝)

今之歐戰與四十三年前法普之戰相似之點甚多普法之戰建造德意志帝國而毀法蘭西帝國者也今之戰其將毀德意志帝國而爲共和乎若然則德將大受其益蓋法自拿破侖第三改建共和後

國勢固蒸蒸日上也。

### ●法國讎普之由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德與普戰。敗之。德之軍力。遂一躍而雄冠全歐。顧此戰。俾司麥未能達其建立德意志合衆國之希望。當德普戰時。拿破侖第三。頗示贊助奧地利意。俾司麥乃施其欺詐手段。暗與拿破侖第三約。謂君若守中立不與是役。事平後。當以萊茵河西岸地若干。益君版圖。拿破侖第三信之。遂寢助與之議。自是法人日引領望德之大惠。而德竟食其言。置約不顧。於是法人銜德益深。不知此適中俾氏之計。蓋俾欲激法一戰。以遂其雄飛之心。既俾察戰機將熟。已無倖免之理。乃與摩爾德一志。治兵造成德意志陸軍。以備與法宣戰時。操必勝之券焉。

### ●危險消滅之機

一千八百七十年。赫亨沙隆王黎安伯被舉爲西班牙儲王。西班牙人以王與德親舉之。以媚德。選舉時。是否受德之指揮。事不明瞭。蓋王非赫亨沙隆王族正支也。舉定後。通告儲王之名於列國。法首先反對。拿破侖第三請比王以力迫西班牙除其名。後儲王名果除。似衝突點已消釋。顧法外部大臣格萊氏銜恨於俾司麥之侮辱。嘗言必覓機會與德一戰。以消宿憾。當黎安伯儲王之名未撤消時。格萊氏決計借此爲口實。與德宣戰。幸未幾而黎安伯儲王之名除。戰釁得不開。

### ●法國蠻橫之要求

格萊氏既不得逞志。乃致電駐德法大使本尼伯爵。爲西班牙除黎安伯儲王之名。事普王亦應列名。且

須。聲。明。後。若。黎。安。伯。更。立。爲。儲。王。當。不。承。認。時。普。王。旅。行。於。外。本。尼。伯。爵。遇。普。王。於。遏。姆。司。致。此。使。命。普。王。未。卽。作。答。謂。須。將。公。文。詳。加。研。究。後。普。王。命。總。理。大。臣。阿。皮。根。寓。書。俾。司。麥。詳。陳。其。事。不。加。斷。語。法。之。要。求。及。否。認。之。答。復。或。由。官。報。宣。布。或。通。告。各。大。使。一。任。俾。司。麥。主。政。絕。不。干。涉。

●俾司麥之好機會

俾。司。麥。得。普。王。書。時。適。與。摩。爾。德。及。廬。恩。伯。爵。偕。急。譯。而。共。研。究。之。俾。司。麥。處。心。積。慮。與。法。尋。釁。歷。有。年。所。得。此。如。獲。拱。璧。卽。就。書。略。加。改。竄。通。告。各。大。使。並。由。官。報。宣。布。於。是。德。人。大。譁。舉。國。一。致。謂。法。辱。德。意。存。挑。釁。法。人。亦。大。譁。謂。法。大。使。嘗。受。某。王。拒。不。與。語。之。侮。辱。且。以。蔑。禮。之。函。致。法。某。副。將。此。等。事。設。非。巴。黎。有。一。瘋。人。柏。林。有。一。鬼。不。難。調。定。妥。帖。何。致。導。成。今。日。之。大。戰。爭。哉。





顛 硯 焚 燼

碑

遺

一八

●東病骸

別來曾幾日。時序已滄桑。蕉破雨聲碎。花殘風景涼。寒蟲號敗壁。孤鴈下橫塘。惟見垂垂柳。疏黃鬪夕陽。

●春歸久矣而友人以梅柳迎春圖囑題賦此誌感

開到荼蘼春已了。梅花影事早成塵。柳枝畢竟較輕薄。解得迎春又送春。

●秋日野望

翔步郊垆上。秋客列眼前。遠山吞落日。碧水混長天。覓宿噪歸鳥。噤寒咽暮蟬。慰情祇一事。香氣却清鮮。

●讀花月痕故園歸去已無家句詩以誌感

故園歸去已無家。潦倒征途遇合差。二月春愁蠶縛繭。三更客夢蟹爬沙。俗情久與冰心忤。行色乍添霜鬢華。塵影思量還自笑。頻年何事到天涯。

劇川

六武  
七回

廣東朱普太和號

國產良藥

# 太和丹

治效

感受邪疫 霍亂吐瀉 四時感冒 中風中暑 不省人事 各種痧症 嘔吐不安 急絞腸痧 瘟症鼠疫 頭暈眼花 心腹飽脹 寒熱並作 止渴消暑 風火牙痛 水土不服 小兒驚風 各種瘡癤 虫蝎薰傷 醒酒解吐 肝胃氣痛

愛國同胞爾知今日商業之競爭乎夫工藝之不  
振以至倚賴舶來之品故國產因而廢棄豈不痛  
惜哉今本號言念及此特創扶危轉安太和丹用  
白銅匣裝載其藥品純用本國土產製煉而成凡  
屬時邪癘疫內各症但照仿單服用無不立效蓋  
以本國之藥治本國人之病無遷地弗良之患而  
又得以維持國產庶免金錢流出豈不兩全其美  
乎愛國諸君注意注意

大匣 洋壹角半

小匣 洋五分正

總發行所 上海 朱普太和號  
分 鋪 開封 城北土街

南京 城行口街

濟南 城芙蓉街

徐州 城二府街

## 脈脈談劇



孫菊仙碰碑詞句與譚鑫培迥乎不同而唱法又各異前年在新舞台演唱帷幕啓處甫一開口聞者咸爲詫異譁笑者有之拍手者有之叫倒好者有之紛紛擾擾竟無已時官廳內某客適擊一哈叭狗來狗聞人聲喧沸噪而鳴於是人聲狗聲融爲一片羣焉譁笑菊仙唱聲幾悉爲所掩移時甫平靜如恆幸菊仙廁身伶界數十年倫初次登台經此大打擊必致歌不成聲反袂疾入要之菊仙碰碑固自有獨到處反二黃一段聲情激越悲壯蒼涼大有高漸離擊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概雖善唱如叫天見之當退避三舍乃觀者因詞句之不同而竟如此惡作劇未免唐突老鄉親矣菊仙廿年前演於天津下天仙第一日洪羊洞視者大不滿意翌日李陵碑聞者又極端歡迎老孫之歌聲自是大著至今津人每道及老鄉親之碰碑猶不勝其餘慕焉

賣油郎一劇滬上昔推小子和緣其靜穆端莊一洗蕩婦醜態然有失之太冷處按諸現居青樓地位似覺不合買璧雲演此輕颺淺笑宜喜宜愠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如處小馮見之必嘗斂手推服曰吾不如

也。

孫菊仙次孫諳英文。執業於大陸報館。去夏有美人某。係奉美政府命令來華。調查風俗政治及華人一切習慣。游歷各省。中國國家社會之情形。一覽便略。窺涯涘。惟對於中國劇界。則絕對的不能了然於心。商請菊仙次孫。爲之介紹於其祖。詳述來意。菊仙爰將中國戲劇之源流。本本告之。大旨不外勸善懲惡。乃變本加厲。久而漸失其真。然如天雷報。桑園寄子等劇。則皆有裨於社會風化之劇也。王佐斷臂。明末遺恨等劇。則皆有裨於國家政治之劇也。菊仙撮舉概要。由其次孫譯作英文。某美人讀之。讚賞不止。曩李百歲。隸石路新天仙。演丑表功。所着馬甲。繪文十三塊。酷肖龜板。再加天生一副奇形怪狀。使演此戲。真不愧爲元緒公之代表。凡北里中。騷大姐。俏娘。姨。爛污先生。觀百歲此劇。莫不相視而笑之者。脈脈曰。渠輩皆爲百歲搔着癢處也。

戲中之樊梨花。約有四折。馬上緣。蘆花河。三休。樊江關。近日所演者。則僅馬上緣一折。蘆花河（帶破金光陣）樊江關則不多見。至於三休。且有不知爲何戲者。更無論演唱矣。前清某年。洵貝勒生辰。府中傳戲。欲演樊梨花全本。伶人皆難之。蓋此四折中。扮樊梨花之旦角。有一叟一青衫二頑笑三刀馬一人。獨扮恐無此才力。三人分扮。則又無精神。京伶青衫旦。惟陳石頭王瑤卿兩人。然不能兼頑笑刀馬之長。若以一人連台演此四折。則惟蘆花河。樊江關可聽而已。

譚鑫培賣馬一劇。妙在聲容。藝三者俱全。聲者何。卽店主東。西皮一段。譚能傳神。阿堵洵肖。秦瓊當日病困之口吻。容者何。卽全折之姿勢。譚之烟容滿面。瘦骨支離。稍一矯揉。宛然當日落魂之光景。藝者何。卽

舞。鋼。一。段。是。也。譚。本。勛。斗。生。精。於。此。道。而。此。折。另。具。一。副。手。腕。低。昂。翻。覆。頓。挫。疾。徐。能。於。百。忙。中。繪。出。侘。傺。無。聊。之。悲。憤。與。他。折。舞。劍。舞。刀。者。不。同。故。能。使。數。十。年。之。舊。劇。化。朽。腐。爲。神。奇。他。人。有。其。聲。容。無。其。藝。有。其。藝。者。無。其。聲。容。餘。子。無。論。矣。卽。與。譚。齊。名。之。汪。大。頭。亦。曾。低。首。折。服。曰。秦。叔。寶。想。是。你。的。前。身。此。齣。只。得。讓。你。專。美。了。

## 梨園雜記

(冠 吾)

梨園戲曲。雖有杜撰。而強半本於說部。舊說部中。以三國志演義爲佳。故梨園中。三國戲。獨多。如虎牢關。鳳儀亭。斬華雄。中牟縣射戟。奪小沛。斬車胄。白門樓。屯土山。羣臣宴。打吉平。掛印封金。挑袍。白馬坡。過五關。古城會。戰盤河。徐母罵曹。三顧茅廬。長坂坡。羣英會。華容道。取南郡。戰長沙。逍遙津。戰合淝。戰宛城。割鬚棄袍。冀州城。臨江會。黃鶴樓。回荊州。金雁橋。葭葫關。取城都。柴桑口。水淹七軍。走麥城。連營寨。祭江。天水關。鳳鳴關。陽平關。空城計。葫蘆谷。戰北原。七星燈。鐵籠山。紅逼宮。戰錦竹。等等。紀不勝紀。類都唱做兼重之作。而羣英會。取南郡。黃鶴樓。回荊州。配置角色。尤難得當。蓋戲中生旦淨丑俱需。上等人。物也。前歲叫天來滬。觀其羣英會。譚起魯肅。德珺如起周瑜。慈瑞全起蔣幹。金仲麟起諸葛亮。一時嘆爲傑作。惟黃蓋似非金秀山所起。尙有缺憾。客臘第一台。亦排羣英會。則有貴俊卿之魯肅。朱素雲之周瑜。唐靜庵之諸葛亮。克秀山之蔣幹。郎德山之黃蓋。劉壽峯之曹操。不亞於當年新新舞台之羣英會。頃又聞諸友人

云十五年前都門某處演義務戲。其羣英會中魯肅爲汪桂芬。周瑜爲王楞仙。諸葛爲譚鑫培。黃蓋爲金秀山。曹操爲黃三。蔣幹爲羅百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此種戲文一見而已。是真羣英會也。

說京劇者以程長庚爲鼻祖。長庚後聞有陳紫齋。堪爲第二人。然渠並不搭班。閒在清吟中坐唱而已。長庚聲調力主純厚。及汪桂芬出一變爲高亢。至譚鑫培再變而爲悠揚。於是腔調愈多而調格愈下矣。然譚未可厚非。其發音之清澈。咬字之正確。後輩中已繼起無人。例如四聲爲平上去入。而平聲中後有陽平陰平。叫天唱來一字不苟。刻畫戲情尤爲入神。環顧今日伶界。叫天當執牛耳。鳳卿鴻聲。差之尙遠。戲中重要角色出場。先以一句引子。再念四句詩。然後通名道姓。說白一場。乃唱戲曲。故梨園曲本。類似彈詞。惟彈詞係刻板。曲本乃祕傳。祕傳之物。最易失真。口講指授。既難背誦。及一再傳而訛誤頻仍矣。童伶小楊月樓。唱空城計。白口中有當年先帝在時。曾言馬謖爲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句言過其實。誤作年過七十。時人引爲笑柄。此等處正不一而足。况梨園子弟。鮮有知書識字者。則其所誤不之曲本。已足道矣。

鬚生戲有重唱者。有重做者。有重念白者。有重靠把者。重唱者如烏盆記。重做者如四進士。重念白者如白門樓之陳宮。重靠把者如陽平關。鳳鳴關。定軍山。鎮檀州。戰長沙。就中自以靠把鬚生爲難學。唱也費力。做也費力。手脚稍一鬆懈。雖有好唱工。劇情亦爲之減色。叫天唱做念白文武崑亂一一優爲之。其演周遇吉。別母。亂箭。真一步一趨。一字一淚。不獨唱有板眼。做亦有板眼。且着靠極重。他人安得望其項背。

哉。

做工鬚生。叫天而下。以賈洪林。貴俊卿。爲上品。洪林倒嗓久。老貴所歌。非復曩日。然二人聲譽。尙能維持。弗替者。以善做也。賈狗兒戲。描摹叫天盡致。貴之出箱空城。興漢圖。洪羊洞。與叫天無二。此比之小達子。麒麟童。潘月樵。袍袖一拂。靴尖一觸。遍體俗骨。滿面火氣。者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小達子之劍峯山。麒麟童之獨木關。潘月樵昔時之戰宛城。亦稱當意之作。未可一筆抹然。

花衫子。南方推馮子和。北方推侯俊山。路三寶。梅畹華。南下。滬人士傾其貌。交相稱羨。喧騰報紙。余獨有微辭。蓋梅唱青衫戲。間演刀馬旦。或虹霓關中之小婢。戲爲之耳。不足爲訓。青衫戲多哀怨之音。不宜時時出以笑容。畹華欲博座客歡。常串穆柯寨。虹霓關。是失青衫之真。况復笑靨迎人。哉。至於梅之聲調。抑揚入妙。時人宗之。周鳳文之玩笑。且小如意之跌撲。且亦獨標一幟者。鳳文之打花鼓。堂樓詳夢。雙搖會。細膩非常。小如意之陰陽河。紅梅閣。劈棺鎖雲囊。矯捷有力。至於小桂枝。善崑曲。恆演拷紅。儉詩跳牆。漁家樂。身段俱合板眼。畢竟崑曲勝人。一籌璧雲之梵。王宮採花戲。主或嬉皮笑臉。或裝腔做勢。曲盡其妙。小子固非浪得名者。林顰卿一意學子。和頗有似處。

論武生。楊小樓。俞振廷。李吉瑞。爲三傑。時人類能道之。余舍三人而言。其次短打。則推蓋叫天。把子。則推高福安。唱白。則推張桂軒。長靠。則推沈華軒。童伶。則推七歲紅。小寶。義蓋叫天之椽。伙好看。在最緊密之五分鐘。覺得盤旋飛舞。比台上鑼鼓。快上加快。斯時。看客必目爲之眩神。爲之奪田。雨農短靠戲。亦極緊湊。但不如蓋伶。高福安。肯賣力。精神抖擻。惡很很。地彷彿真打。把子之佳。登峯造極。愈五亦不過如是。某



日演武松打店。竟將四跳蟲背上。連擊四拳。砰然有聲。一跳蟲被擊倒地。台下大笑。誠惡作劇哉。桂軒之翠屏山。華軒之長板坡。均拿手戲。華軒非科甲出身。雖有小疵。亦宜推崇之。七歲紅之靠把小寶義之硬腿。童伶中無第二人。蓋春來小福安八歲紅。余不敢贊一辭焉。

李春來。沈韻秋。年邁矣。而精神矍鑠。不讓當年。張德俊亦後起之秀。特表而出之。

新劇多取材於聊齋。田七郎其一也。而田七郎舊戲中已先演之。王子春見女伶小寶珊。演於羣舞。台戲分四本。首本爲訪田。次本爲刺虎。配以金翠英之武員外。銖鏹相稱。被逮別母一場。尤見精彩。翌日演三四本。余適臥疾。未得窺其全豹。癸丑冬。李吉瑞隸新新舞台。復排是劇。劇本唱白。增至倍餘。以小孟七飾武員外。亦不弱。餽金一場。做白周到。無以復加。吉瑞於奉金告母進後堂時。以雙足作點步狀。見受寵若驚。情形真所謂妙到毫巔。惜全劇祇幾句搖板。白口太多。海上顧客。鮮辨戲味者。咸不歡迎之。次日遂未續排。

黃鶴樓中之劉立德。不見趙雲。倉皇失措。一見趙雲。便怒髮冲冠。時而哭泣。時而忿懣。時而卑躬折節。向周瑜長揖。此雖劇意如斯。然寫立德身分。未免辱沒。回荊州中。劉立德乞憐於孫夫人。兒女情長。尙不失英雄氣概。迨見孫夫人怒叱。追將時。立德在旁。洋洋自得。何哉。天下英雄。大耳兒與曹阿瞞。吾知立德決不若此也。羣英會取南郡之魯肅。直是笨伯。是亦形容過甚處。魯子敬豁達大達。老成謀國。虛己容人。諸葛而下。堪稱第一。豈真戲文中之無用參謀哉。

馬德成楊瑞亭。學出一派。而馬戲較楊爲佳。瑞亭以百涼樓潞安州迴龍閣。最擅勝場。德成更能碰碑空。

城拜山諸齣樓城二六鏗鏘動人亦能一句一采惜台步太爲嚴整舉趾過高殊不雅觀瑞亭雖文武兼長而過於駁雜君子弗取。

金秀山老去黑頭惟餘一劉永春余嘗謂黑頭戲最難面上表情而永春獨能之其演探陰山中包拯於陰山遇油流鬼時一個寒噤雙眸直瞪面見悚然之貌在他入爲之則黑炭面上安見其有表情哉次則劉永奎之架子不可埋沒至於劉壽峯之鼻音宕板頗爲時人稱許然究失典型所謂時下文章是矣郎德山念白朗然惜滿口津音與李吉瑞同犯一病納紹先往日之戲尙可今則愈趨愈下非復舊觀而余所最奇者十五年前在上海大哄之李長勝唱做字眼一無可取竟獲虛譽寧非怪事。

配搭角色最難得當大舞台二本虹蜡廟有沈韻秋之褚彪李春來之黃天霸七歲紅之賀仁傑王永利之費德公便覺非常生色第一台重排鉄公鷄必需三麻子之向榮潘月樵之張嘉祥趙小廉之張玉樑可見好角色不易得也偶檢書篋得昔年伶界聯合會六班合演戲單一紙中有納紹先曹甫臣李長勝之三劍美案祁彩芬等之二十四泗洲城林顰卿馮春航綠牡丹萬盞燈四陰陽河三麻子夏月潤呂月樵三戰長沙張雲青周詠棠趙文連小如意四紅梅閣應寶蓮等之五花蝴蝶馬德成揚四立麒麟童高福安之四獨木關貴俊卿毛韻珂王又宸之三洪羊洞將幾許好角色盡排作合演之胡鬧戲可惜可惜毛韻珂戲色色均會件件皆低不三不四不生不旦時人稱之余獨非之是日三洪羊洞唱回院一段原板未見佳處而翌日海上某新聞紙有大捧之者誠可笑也。

戲文與演者有不謀而合處如玉鳳卿幼卿之認子金秀山少山之父子會是也父子會卽白良關出掃

北傳尉遲寶林疆場認父。骨肉重圓。劇中尉遲敬德。以正淨起之。寶林以副淨起之。亦爲黑頭之主要戲。武生有短靠長甲箭衣之別。箭衣戲多出於七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等說部。短靠多出於五才子。長甲多出於三國演義及唐宋說部。戲文慢無稽考者。花旦戲爲多。至於鬚生戲。強半有所本。見諸史官者亦多。近年以來。梨園中新編之脚本殊夥。如共和中舞台之孔子。刳齊。第一台之三顧茅廬。新新舞台之雙珠球。要離斷臂。歌舞台之蒸骨洗冤。新舞台之明末遺恨。皆爲一時賣座之作。較之二十本新茶花。不知高出幾許矣。

貴俊卿與朱素雲之八大鎚。與三麻子之紅奇山。與劉壽峯之空城計。與克秀山之奇冤報。皆爲得意之作。余則更勸其多演盜宗卷。清官冊等重做白之戲。滬上不乏知音者。當拭目俟之。三麻子不僅長於關公戲。如掃松搜蘇府。跑城潯陽樓。下河東。梅龍鎮。討魚稅。均稱拿手真數。一數二人物。余所最不平者。第一台委屈朱素雲。卽如排朱素雲三麻子趙君玉之奇雙會。必以趙名列第一。而朱王居後。不知朱王崑曲已成老手。而君玉之花旦戲。尙唱不成聲也。是真嘔氣。女伶如恩曉峯亦足多矣。空城計。譚鑫培之戲也。而曉峯能之。且能唱老脚本。斬黃袍。劉跛子之戲也。而曉峯能之。盜御馬。黃月山之戲也。而曉峯能之。雖不能言精。亦足以當博。惜噪響腔花。是其一生大病。否則聲譽豈如斯而已哉。

## 伶話星星

(雲雲)

曩時伶界頗有慷慨任俠之人。竊培曾助汪桂芬月二十金以補其家中不足。楊小朵有資送范某回漢之舉。耗數百金而不惜。其他實繁有徒。不可枚舉。一時風會所趨。一唱百和。梨園佳話。各相爭傳。一躍而登山峯。高自位置。膏粱子弟。甚有願終身爲伶人者。於是伶界大發達。今則輕利重義。任俠之舉。久而不聞。吾謂伶界最盛時代。在於彼時。今日中興已過。便成強弩之末。然此次新劇一盛。伶界之舒展力。復蠕蠕而漸有發生之象。表面言之。被其影響。實則不啻舊劇伶人之功臣。蓋雙方作比較觀。還推舊劇界品行藝術。新劇不足道也。

汪桂芬好汪佛言。人人殊。或云所入不足瞻家。心頗怏怏。或言深恐日後嗓子不足。難以持久。考當時桂芬與譚鑫培最善。曾對譚言。吾今方在壯年。嗓子固不患不足。包銀所入。尙如此微細。日後年老氣衰。我唱一字調。字字須出丹田。行將奈何。當時包銀之數。較現在僅十之二三。最優不過三百四五百元。尙是上海漢口各埠。至于京中。又不及二三之半。桂芬遂有遯跡林壑。不復作振翼高飛之想。其實不然。桂芬無見地。今日包銀之鉅。動以千計。爾時已有朕兆。德珺如之祖。穆相曾崇拜陳長庚。不啻視如師長。雖一費千金。絕無吝色。若遇善舉之事。一毛不拔。桂芬與鑫培同出長庚門下。目擊耳聞。桂芬曾不計及。惟彼賦性奇僻。不合時宜。腔調雖足傾倒一時。而邀寵見憐。亦須具有媚術。社會本視伶人無足重輕。桂芬亦不免有自卑之嘆。其參禪之由。二說雖不足爲定論。殊有關係。

劉永春之草橋關。發音宏亮。腔調純熟。與金秀山較。秀山卻無十分嗓子。特以鼻音善於取巧。耳終不若永春之氣充詞沛也。無論表情。當家丁報耗時。神色頓異。旋令僕婢逃生。詎皆願死。便痛哭不言。迨請罪

出宮向兒怒目而視。是爲該劇表情中一大關鍵。尤不可忽焉者。吾聞永春嘗瀏覽書籍。此種表情。烏知其非從書中得來哉。

昨晤朱素雲。談及大舞台前排紅樓夢。編而未演。爰述及種種困難。第一人才難得。第二事實難紀。非無事實也。良以石頭記一書。類紀家常瑣事。平鋪直叙。無要扼可演。演者不易見。長觀者太覺索然。寡味。欲觀是劇。必先熟讀紅樓夢。始有意味。否則如同嚼蠟。即觀者而皆爲熟讀紅樓之人。當場必須平心靜氣。方能體察入微。若少涉粗浮。即不能領略其旨趣矣。觀者既須具如是程度。演者又當具有若何程度也。此戲在前清時代。京師某園曾欲排演。均以畏難而止。厥後某客串。曾截取葬花一則。編而演之。飾黛玉者爲陳子餘。飾寶玉者鄙人（素雲自謂）葬花一幕。重在唱工。詞句即由黛玉葬花詩中化出。謂可雅人深致矣。乃一般觀者。強半俗流。訾其佶屈。擎牙。嗣後遂不復演。是書中人。最難去者。首推賈寶玉。面首既須佳。吐屬亦須雅。尤須具有一種富貴家孩子氣。次則黛玉。餘如史湘雲。薛寶釵等。各有其真。非可強飾。現即聯合南北伶界。遴尤串演。恐仍不免才難之嘆。大舞台欲演而不即演者。亦鑒於余言。不敢貿然從事也。素雲持論甚是。予故樂爲紀之。



樂

史

# 天風閣會譚

是書係徵集軼聞豔說彙輯而成內容計分四卷都二百餘則蒐羅宏富摭拾繁多其中刊列事實胥他書所未經見及者如(文文山別史)(明末老蓮以畫不屈)(西太后)(寄衣曲)(聞笛詞)(詠繡鞋)(石人語)(誤殺奇案)(粵人某夫婦事)諸紀載尤為光怪陸離新奇炫目抑且敘述詳明洵足為酒後茶餘揮塵清談之助愛讀筆記諸君當必爭先快觀焉全書四册精裝布套定價大洋六角

代發行所 上海 國華書局

- 中華圖書局  
 掃葉山房  
 蘇州 文怡福記書局  
 天津 博雅書局  
 河南 新華書局  
 北京 富強齋  
 文會山房  
 福州 宏文閣書局  
 及各埠大書坊

## 貞蓮老人包陳淑真畫例

堂幅肆尺肆圓伍尺陸圓陸尺八圓  
 橫幅同對開減半  
 屏幅肆尺每幅貳圓伍尺三圓陸尺肆圓  
 三尺掛屏三圓  
 二三尺炕屏每幅壹圓  
 帳衡每尺壹圓卅頁斗方手卷同

統摺扇每柄壹圓半  
 翎毛草蟲磁青泥金半點品小景加倍  
 油金劣紙紅綠綾絹不應  
 遇未經定潤之件及大小不符者  
 酌議

民國三年四月重定

交件處 國華書局

## 吳興陳陶齋先生書例

堂扁八元 過大者另議 元 四尺二元 四尺以下一元  
 齋扁四元  
 直幅整張 八尺八元 六尺六元 五尺四元 四尺二元  
 橫幅整張與直幅同  
 對開減半  
 條幅與直幅折半核  
 算  
 楹聯 八尺四元 六尺五尺三元

長聯及泥金酌加  
 統摺扇一元楷加倍  
 名戳半元  
 碑版卷册及題跋另議

光緒戊申春月吳興  
 陳鎔重釘  
 交件處 上海 國華書局  
 四馬路



花史

過眼繁華錄

(蘇客口述 定夷筆錄)

蘇州當未闢租界以前。燕。鶯。鶯。鶯。大半棲枝於城內。倉橋。浜。九。巷。曲。三。茅。觀。巷。馬。錄。頭。巷。等。處。爭。寵。鬪。艷。備。極。華。靡。各。妓。有。兩。派。吳。下。阿。儂。廣。陵。絕。艷。各。立。門。戶。以。競。色。藝。蘇。幫。多。用。畫。舫。每。值。夕。陽。天。氣。一。舟。雙。槳。鼓。棹。虎。邱。山。塘。間。居。其。中。者。疑。是。秦。淮。烟。水。間。也。然。畫。舫。盛。行。於。春。夏。秋。三。季。朔。風。既。作。則。圍。爐。室。內。不。復。作。泛。舟。遊。若。京。(京口鎮江別名)幫。則。家。居。行。樂。不。作。水。上。生。涯。也。至。於。歌。喉。宛。轉。響。遏。行。雲。吳。儂。又。優。於。揚。妓。是。時。流。行。崑。曲。及。滿。江。紅。等。小。調。蘇。幫。皆。優。為。之。京。幫。多。唱。京。諷。時。京。調。尙。未。風。行。故。京。幫。營。業。略。遜。於。蘇。幫。也。

吳。邑。為。蘇。之。省。垣。巨。室。大。賈。以。及。官。僚。寓。居。者。極。多。纏。頭。一。擲。千。金。勿。吝。營。業。皆。極。發。達。且。妓。女。之。酬。應。功。夫。亦。較。今。日。週。到。無。論。名。姝。俗。艷。凡。客。蒞。止。必。親。敬。水。烟。非。若。今。日。之。妓。女。見。生。張。則。高。自。位。置。見。熟。魏。則。嬉。皮。笑。臉。於。應。盡。之。事。反。置。之。不。為。也。當。時。蘇。幫。中。著。名。者。有。陳。翠。娥。高。小。寶。葉。小。蘭。周。二。寶。陳。小。



香陳蘭芬陳雪香嚴桂寶張墨蘭王佩蘭等翠娥小香雪香桂寶等皆有畫舫葉小蘭爲個中翹楚然葉多家居時山光溪影閒罕見姿色也當時有人贈以詩曰美人姿首合傾城錦瑟年華屬阿卿昔日孤舟曾記否碧紗窗外月盈盈紫玉身材畫不如可人徧是晚妝餘當時記否茶糜院倦坐紅閨獨看書是兒秀骨珊珊明姿濯濯宜濃宜淡有色有香所謂端莊流麗兼而有之者惟葉曾被盜劫輪汚於羣盜後始以千金贖歸論者惜之

吾猶憶王佩蘭事足令狎邪者之猛甦佩蘭工演唱優孟登場頗干時譽有朱四者蘇台花界大王也溺佩蘭之色解佩贈珠動擲千金佩蘭之翡翠頭面紅木器具及諸珍品大半朱所贈者朱貌不揚佩蘭心惡之以戀其財故表面強與週旋一夕佩蘭爲朱所強以至萬無可却地步乃允留朱信宿朱欣從之將就枕矣忽聞叩門聲甚急則來叫天平局者（時蘇州有所謂天平局天平係俗呼即天明之意局往可達旦也）佩蘭聞之喃喃而詈殺千刀接告人之辭不絕於口朱轉勸之謂吾輩來日方長不必定須今夕爲汝營業計不可不去佩蘭乃含憤而去然朱固老於此中者見佩蘭去倚窗望之佩蘭之室在樓上臨街而居也旋見空轎由大門而出含憤已極欲窮其究竟仍伏窗以待久之則轎由他門而入朱憤甚秉燭待旦不復歸寢將及天明忽聞門外高呼啓門聲朱趨視之又聞轎役高呼先生歸實則仍空轎也又由他門出而復入矣朱瞥見佩蘭從樓下他室珊珊而出星眼朦朧倦容可掬至樓上仍與朱敷衍朱婉却之謂汝終宵出局精神憊矣可速寢佩蘭方與恩客自巫山歸來力不能支睡魔遂至即從朱言而獨寢朱徘徊屋中沉思有問呼娘姨至索并州利器謂須修足也娘姨取而與之朱囑往眠又從之時佩

蘭已入夢。朱呼之不應。有頃直取快剪。猛斷其髻。佩蘭不之覺。朱竟裹之以去。娘姨等亦未嘗他疑也。朱旋以佩蘭之髻飾以紅木之匣。傳示曲院中。佩蘭不情之名。遂喧傳蘇垣。花叢然明日某公館介壽佩蘭。竟裝假髮登台。行若無事。其心術之狠險可見一斑。狎邪者可以知所反矣。

京帮中有周翠玉。周麗雲。仇金鳳。仇新鳳。仇銀珠。薛鳳。薛彩林。高小寶。楊二寶。楊玉寶。許寶玉。許文仙。高秀卿等。二薛最艷。鳳凰尤佳。容光四射。妙麗天然。灼如出水芙蓉。宛若迎風楊柳。彩林則風華倜儻。顧盼嬌妍。丰神秀逸。態度幽閒。二周善唱小調。三仇則皆串戲名角。不僅工唱。兼能自調絲絃也。其中福慧雙修者。莫如高秀卿。前清江西巡警道。民國褫職。江西民政長汪瑞闈娶爲如夫人。今則居然扶正儼然太太矣。

及後闢青陽地爲日租界。城內妓院相率遷徙於青陽地。(妓院並不在租界內)久而久之。倉橋浜等地。香鬢艷跡。日見其少。於是漸染上海習氣。亦傲氣凌人矣。青陽地妓界全盛時代。約有二三年。最著名者。如林秀琴。林寶琴。林小琴。石琴。仙朱寶釵。王二寶等。秀琴善去大面。寶琴老生。尤佳。皆有名客串也。琴仙姿容濃艷。性格溫和平。寶釵之葉阿水。金綽約。其姿賦媚。其韻洵屬葉中翹楚。小琴二寶皆善去花日珠歌。翠舞音節自然。聞之者幾疑霓裳一曲。猶在人間也。

及滬蘇通行汽車。於閘門外建築馬路。直達火車站。欲求市面興旺。乃取締妓女營業於城內。於是閘門外遂一變爲香巢艷窟之林。青陽地妓院旋亦相率來歸。其繁盛幾等於上海。名花冶葉。先後輩出。此過眼繁華。一迴顧間。覺吳宮花草。僅有殘芳。不禁來無限感慨矣。

(未完)

## 海上花叢之沿革

(橫山)

在昔板橋有志秦淮風月選事者輒據爲懽場信史泊乎事至境遷尤有盛衰之感上海一隅自經互市商賈之所駢臻聲伎於焉麇集舉凡居處飲食服飾陳設游觀之好五十年來日新月異潮流所趨風會斯殊端居多暇試爲列舉頻笑資爲掌故沿革發其大凡數龜蒙侍兒之名擬張泌粧樓之記後之君子或有取焉

### ●居處之沿革

#### ▲東方西漸

長三書寓之聚集於福州路一帶也實始於清光緒初年其時僅有東西公利里中尙仁里東尙仁里霧閣雲窗此中翹楚多棲止於是厥後東西合興里東西蒼芳里同慶普慶相繼營造範圍漸廣未幾而鼎豐里而燕慶里而大興里又未幾而改鼎豐燕慶爲迎春坊而西安坊而平安里近則福祥福甯折而往北接亘三馬路直達跑馬廳魚鱗櫛比大勢以石路迤西爲中心點而石路東之公和合興蒼芳諸里幾無箇中人蹤跡於是保障東隅之巍然一品香番菜館至因之而消滅迷香洞歟銷金窟歟東力之西漸誠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 ▲三馬路多世家

十年前老妓胡寶玉尙在三馬路赫然榜門曰慶餘堂者是也地臨孔道明燈既照駟馬高車喧然戾止應客二雛鬟曰左英臺曰胡玉蓮燕瘦環肥並有大家風範同時望衡對宇者曰洪幼蓮爲洪寓（卽三小姐與老林寶珠爲密友巍然老前輩也）之養女曰花奇玉類皆席豐履厚近則如林媛媛如金鴻仙肴饌精美酬應大方蓋充實而後光輝迴非尋常家數論者輒比之金張甲弟王謝高門云

### ▲洋房不能發達

海上曲院之洋房以陸蘭芬爲始作俑者時在清光緒己亥庚子之交其地址卽今之一枝香番菜館蘭芬向馳盛譽本不以洋房而增聲價庚子之秋玉殞香消隱然以洋房爲其收局蘭芬既歿其居卽變更爲長樂居菜館厥後紅妓之住洋房者惟跑馬廳琴寓雖外觀閱廠其實生涯並不繁盛未幾卽下場統觀前後滬妓之住洋房實無轟轟烈烈之舉動故雖以空前絕後之瀟湘館主歷數其住址未嘗及於洋房海上紅妓之講究居處者多矣而注意洋房者絕無僅有卽有之亦不見發達殊可怪也

### ●飲食之沿革

#### ▲代價之繼長增高

一。檯面之代價 十五年前上海所謂花酒每檯八元加檯面下脚四元合爲十二元厥後有所謂十元菜者須貴客特別提議彼時八元菜都用白磁杯盤惟十元菜則用銀檯面其下脚有犒以五元者有犒以六元者近則一律用十元菜一律用銀檯面下脚則以五元爲本位遞加至六七八元不等風尙日趨奢侈而客與妓之擔負亦因之而增至可慨嘆

一司菜之代價。三節將屆妓院廚司製菜分饋各妓藉叨犒賞名曰司菜妓每以司菜轉餉密切之客其犒賞即責客代給之此例久矣惟十年前司菜之犒賞大都四元六元若八元十元則爲絕無僅有之闊客矣近數年來客有以吃司菜之日碰和一場作爲司菜代價者嗣是相沿即不碰和仍給以十二元之代價矣近來闊客多於吃司菜日號召狎友碰和二三場復給以十六元之司菜代價於是向之十元以內犒賞之說噤若寒蟬矣

### ▲菜館之新陳代謝

從前滬妓住家之叫菜十五年前最著名者爲聚豐園自招商華商品商通源各菜館相繼列肆住客叫菜隱然爲各家專利辛亥而後川閩各菜館如醉漚如式軒如別有天如小有天次弟崛起一般老饕若有同嗜於是招商等各家有天然淘汰之象近則尤以別有天小有天兩家最流行云

### ▲船菜之文明輸入

蘇州曲院有所謂船菜者太抵以家廚製饌而肆筵於燈舫者水陸錯陳精潔無比而尤長於製點其點之種別以粉以麵凡數十計雖老饕不能遍嘗也壬子春蘇軍之變避滬而居者若福致里之花桂香三馬路之林媛媛凡客之讌集於其家者庖人出其所長以餉蘇客者餉之腸肥腦滿之流靡不交口稱頌爲滬人口味別開生面比之文明輸入云

(未完)

豐盈  
情  
尺  
牘

# 司公光珍 飾首鏡眼

本公司自製最新式最優等之托力配光學眼鏡目力不足者固有益而增明健視之功而美目少年亦獲養明去患之益裝配金銀鋼絲邊脚各款新式架尤為善法絕無壓鼻礙磨諸苦凡驗光室磨光機等一切器械靡不巧妙絕倫盡善盡美兼購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選聘粵東著名工匠鑲嵌各種真金洋裝首飾貨美價廉包用包換本公克已賜顧諸君幸早惠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四百四十三號石路口西首○電話第百四八九號

## 出版預告



中外笑林一千種

印刷中

近今坊間所出笑林各書大都粗言濁語俗不可耐甚至誹淫誣盜每况愈下本局欲力除此弊爰請太倉唐真如先生另編中外古今笑林一千種選精剔俗不傷雅誠近今笑林書中未有之傑作也現已付印不日即可出版  
總發行所 上海六馬路石路口東方書局

## 出版預告



衛生女醫者

印刷中

人生於世莫不以身體康健為無上之幸福唯欲求康健必須注意衛生問題欲解決衛生問題又須先養成衛生智識是書係日本女醫泰斗秋琴女史原著分前後兩編全書用問答體共有問題數千則在日本已再版數十次行銷數十萬部故其價值可知前編為人身病理包括腦病肺臟病肋膜炎心臟病肝臟及腎臟病腹膜炎膀胱病胃腸病痔疾傳染性病諸病皮膚諸病骨髓及神經諸病精神病骨膜炎諸病眼病鼻腔諸病口舌咽喉諸病及聲帶氣管及氣管枝諸病齒病耳病毛髮病脂肪過多肥胖病及瘦病腺病發汗睡眼運動創傷中毒火傷咬傷消毒分析之一斑蟲類驅除各試驗檢查法衛生食料飲料水及一切衛生之方法後編為生殖機能包括男子生殖器等丸精液遺精陽萎早洩女子生殖陰核及陰唇子宮卵巢月經白帶妊娠小產及避妊產科一環早產及流產分娩乳房及骨盤育兒一斑婦人科藥物一覽花柳淋病軟性下疳梅毒手淫色慾等治療之方法凡一切難雜症及秘密不可告人之男女生殖諸病不詳細說明病原且均有治療及預防之方法又日常家庭應用衛生諸問題亦包羅淨盡洵為家庭之寶鑑荷備一冊於石無異常置一良醫於家中倘患各項疾病即可隨時檢查以施治療其效用有遠勝驗方新編萬萬者想各界必當歡迎此書現已從速趕印賜歷三月准可出版  
總發行所 上海六馬路石路口東方書局



豔情尺牘



代金珊珊致某客書

(好事)

春駒載秣。歲鼓俄催。南北殊途。彌增悵悵。入春以後。諸務全集。勞勞終日。心力為瘁。津門風雪。燕市塵沙。白雲在天。絕無景響。比想酒屏燈角。冶興如何。重碧買春。輕紅劈荔。南方風景。自必宜人。珊珊自到此間。已逾半稔。紅衫逐隊。青眼看人。冀以諧價。鴻都稍補。晚景何意。跬步竟致。蹉跌良可痛也。少以綺債重錮。豔情一不措心。風塵再墮。追溯影事。為悔已多。巨巨長宵。輒為涕下。自維曩歲。天貺節前。鼎豐里中。與君申覲。剪缸夜話。歡怵何如。談詞如雲。鬢影妨燭。觸屏老嫗。軒聲成雷。鐘杵屢催。高興未已。墜歡快拾。率以為常。人事變遷。車輪生角。前塵回首。不覺憮然。夫過時之悲。莫如履舄為歡。之蹇。速於烟雲。故舊院者。頓悟之桃。對酒者。騷歌之府。而况自來。津沽言習。殊異求一知我。與譚衷曲。而渺渺予懷。所期終左。含沙伺影。媒藥偏乘。猿狖投骨之爭。談談燒城之舌。日來相勦。鷓鴣休鬼。車傾軋何窮。置之不校。珊珊嘗聞。東食西宿者。賤女之醜。行得羹乞食者。餓隸之惡。狀猥以無知。硜硜自守。此種怪態。嘗竊恥之。君以春華之年。為秋實之學。讀書之暇。偶涉平康。陶寫閒情。古人不免。惟滬江風氣。日就摧頹。蕩婦淫娃。口蜜腹劍。致令識者。視為畏途。世運滔滔。靡有底止。惟願竺志。幼學益崇。令名珊珊。弱質陋姿。為世唾棄。棄蘭因絮。果一切茫。



茫。嗚。呼。素。衣。欲。化。續。泉。石。於。行。膝。碧。雲。知。歸。作。純。鱸。之。先。券。嗣。音。敬。味。不。盡。欲。言。珊。珊。再。拜。

●代吳新寶詞史致穎川君書

(軼池)

爆。竹。聲。中。梅。花。影。裏。深。閨。嬌。塞。人。生。被。比。鄰。黃。鶯。兒。千。囀。百。囀。催。起。知。大。地。春。回。又。是。一。番。新。景。象。矣。屈。指。歸。期。早。逾。月。半。緬。懷。嘉。會。幾。度。風。流。臘。尾。清。河。君。來。爲。言。郎。歸。去。後。居。鄉。卻。缺。唱。隨。伴。高。髻。之。妻。返。旆。中。郎。團。坐。並。脩。鬢。之。女。一。門。歡。聚。樂。也。融。融。固。不。惟。花。月。長。春。益。金。躬。之。納。祐。已。也。妾。烟。花。陋。質。萍。絮。生。涯。影。事。前。塵。不。堪。回。首。比。得。守。約。居。士。傾。心。一。見。聘。我。量。珠。萬。丈。火。坑。現。出。青。蓮。一。朶。自。分。已。嫁。蘭。香。應。脫。苦。海。而。證。菩。提。矣。而。乃。紅。顏。薄。命。遽。奪。所。天。白。練。新。裙。再。歌。灰。斷。而。未。亡。歲。月。重。來。惡。紫。之。詞。弱。息。嗣。宗。猶。妬。繫。紅。之。線。以。致。鼠。牙。一。搆。中。道。佻。儻。泊。蘭。江。幾。同。匏。繫。屢。思。空。門。遁。迹。懺。悔。來。生。而。幾。回。解。脫。幾。遲。疑。亦。捨。不。得。趙。氏。一。塊。肉。耳。天。幸。風。絮。姻。緣。得。見。君。子。纏。帳。塵。封。中。乃。復。獲。真。視。我。天。日。於。是。三。生。石。上。沆。瀣。緣。聯。八。寶。樓。頭。海。山。約。訂。月。圓。寶。鏡。春。生。連。理。之。枝。風。憂。玉。鈎。夜。穩。合。歡。之。蒂。此。固。徐。孀。之。幸。福。而。亦。我。郎。之。恩。寵。也。所。以。客。冬。倉。卒。分。襟。出。於。意。外。臨。行。數。語。如。拈。惆。恍。之。丸。轉。低。徊。且。欲。絕。滿。擬。牽。衣。攬。袂。不。放。郎。行。而。既。覆。前。車。生。怕。河。東。之。吼。遂。不。得。不。忍。心。他。顧。省。別。臨。歧。其。實。黯。黯。魂。銷。甚。於。顰。兒。之。眼。腫。矣。別。後。枇。杷。花。下。薛。濤。固。是。閉。門。荆。棘。叢。中。蘇。小。不。輕。啓。戶。然。而。螢。螢。顧。影。懶。掃。蛾。眉。一。縷。情。絲。影。衾。繭。縛。相。思。萬。疊。頓。教。減。瘦。腰。支。午。夜。三。更。無。刻。不。縈。別。夢。他。日。粧。臺。重。到。入。門。歡。迎。恐。有。情。相。見。之。餘。當。深。訝。鏡。裏。容。顏。爲。郎。憔悴。也。所。歡。不。見。一。日。三。秋。每。從。靜。裏。思。君。只。覺。熱。中。癡。我。所。喜。文。駕。將。次。言。還。拂。席。薰。香。妾。已。安。排。貼。妥。用。冀。早。遂。良。覲。歡。慰。平。生。和。與。煮。酒。評。茶。紅。樓。絮。語。消。此。永。夕。證。我。良。緣。昨。

夜燈花結今朝。喜子飛不勝凝粧。以咲。

●代薜華女士賀某女士結婚書

(笑 余)

兩地睽違。不接香歎者久矣。滿擬時薦雙鯉。藉通芳訊。旋晤某女士。知吾妹吉期伊邇。剪刀熨斗。正在預備。嫁衣裳。所謂金龜。聲價抵金玉。正是婿家眼熱時。未敢以帕交。一紙書來。爭佔香腦位置也。迺荷不鄙。舊情分撥。此星期金陰。先自綵雲飛下。掃我雙眉。盥誦迴環。喜動顏色。且吾妹溫靡手筆。尤勝從前人。逢喜事精神爽。古語洵不我欺也。遙想吾妹風韻天然。標梅恰好。及時加笄樂也。何如屆期一對璧人。雙雙立於紅氍毹上。行握手禮。爾時初試春風。定必怲怲。覩紅暈雙頰矣。姊家政勞形。愧不能躬親。忭賀。祇此一。寸燕絨。聊當面罄。試問合昏佳夕。真個銷魂之際。不知能尙憶綠窗膩友。喁喁促膝之時否。耶。臨風遙祝。敬頌雙佳。

●代比隣新嫁娘致征夫書

(守黎女士)

郎君愛鑒。自君之去。已一來復矣。古人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摯哉言乎。願以妾方之。則一刻且有三秋之感。此一來復中之六百餘刻。不已經過。千秋歲月之悠久。思耶。猶憶情天深處。蜜月芳時。臂痕褪守宮之砂。儂泥郎看眉嫵。愛入時之畫。郎替儂勞。花拂雕欄。小立並肩之地。燈明綺夜。雙心私語之宵。此溫香。輒玉之深情。固已春蠶縛繭。無恨纏綿已而。乃昨夜冰蟾猶圓。好夢離年。粉蝶頓怯。春華帽影。鞭絲快金。夫之壯志。璇機文錦。縑玉女之離思。明知夫婿封侯。正是男兒報國。初不容以兒女私情。來短英雄之豪氣也。然而枕函芍藥。難禁玉管相思。衾褥芙蓉。孤負畫屏春色。又况鷄聲茅店。記否遲眠人迹。板橋應無。

4年3月

此處黏有贈券一張如有貴客請向本館索取

離情尺牘

早。起。此。妾。與。君。之。臨。歧。握。手。時。尤。叮。嚀。咐。者。也。所。望。者。天。涯。游。子。春。日。征。夫。曲。體。儂。心。早。旋。客。旆。則。入。門。迎。笑。試。調。鸚。鵡。新。聲。闔。室。歡。娛。重。溫。鴛。鴦。夢。妾。晨。占。鵲。噪。夕。卜。燈。花。為。速。征。書。用。修。闔。柬。幸。耶。君。母。使。樓。頭。關。盼。望。斷。王。孫。草。長。也。

四





竊以珠明玉潤山川之嘉瑞攸鍾金燦銀輝  
地之精華畢萃是故古今崇飾品均惟珠玉之  
是珍中外競文明悉喜金銀以爲器然而物必  
製造後而成實以嵌鑲而益貴倘不講求美術  
而以製嵌之事付之拙工不幾擬金銀於銅鐵  
飾珠玉以塗泥乎本號業此多年考之有素今  
復推廣營業添聘良工精製各種大小金銀器  
皿中西飾品如彈簧戒指圖書戒指藏小照戒  
指圖書表際彈簧圖書印色匣等尤爲特色其  
餘嵌寶手鐲撒針領針耳圈頸鍊金絲眼鏡等  
類莫不工精品美迥異尋常洵不玷乎最可貴  
之物質也兼選辦金剛鑽石珠寶翡翠托力克  
墨水眼鏡片物質既良製嵌復妙購物諸君  
幸垂意焉

上海河南路地球場壹佰壹號時和謹識